

白璧人皮（新穎脫俗詭異故事） 馬 騰・著

自古以來，只聽聞男逼女婚，那有女逼男婚的，偏偏，一名年輕人就遭遇上這等咄咄怪事！居然被女家逼婚，其中內情，耐人尋味，百思不解，而一個女孩子居然自甘下賤，到底爲了什麼？

$4.00

第26年

8

編者話 馬騰今期又一巨著刊出，是篇新穎脫俗俠情詭異倫理故事──「白壁人皮」。內容相當曲折離奇，情節陰森香艷，出奇之處，令人費思，講述一個錯過投宿的小伙子，遇上一件女逼男婚的怪事。誠然，自古以來，只有男逼女婚爲常見事，但他竟然遇到了相反的不尋常事，其中內情，必有蹺蹊，而一個女孩子又怎會自願獻身，目的何在？當你看到本文結局時，定會拍案讚賞作者之佈局巧妙，心裁別出，詳情請參閱今期第3頁。

龍乘風的中篇連載：「虬龍倚馬錄」刊出已多期，情節發展期期邁向高潮，波雲譎幻，滑稽突梯，精彩非常。今期又有令你意想不到峯廻路轉的傾向，各位敬請萬勿錯過，先睹爲快。

**　　**　　**

一條龍的故事集我們已刊出三個，下期故事之四：「鬼窟」刊出。是描述三個義結金蘭的好兄弟爲情所困，結果反目相向，導致一個蒙塵鬼窟，生不如死，一個被迫裝死，隱姓埋名，一個剃度出家，充當火僧，而他們所愛之人怎樣呢？請你猜猜吧。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8期
（總號129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脫俗詭異故事

白璧人皮

馬騰·文
可飛·圖



雪夜投宿　强逼成親

「呱呱呱」一陣刺耳的鴉叫聲响起，接着是「噗簌簌」的翅膀拍動聲，兩隻老鴉從一棵半枯的樹上展翅飛起，就像受到甚麼驚嚇般，慌急地飛上了天空，「刮叫」着飛向遠處。

未幾，只見那棵樹下的枯葉微微一動，有一隻手伸了出來，無力地撥動着枯葉，慢慢的，那堆枯葉被撥開來，露出一條身影來。

原來樹下的枯葉中，「埋」了一個人，怪不得那兩隻老鴉受驚飛走了。

「埋」在枯葉下的這人，乍看之下，有如一個死人，只是他渾身上下染滿了血漬，那張臉亦是慘白一片。佈滿了汚漬，簡直不似人形，散亂的頭髮一綹綹地粘結在一起，披散在頭臉上，只有那雙眼睛還發出生命之光彩來。

這樣的一個人，若是在黑夜中看到，不以爲他是鬼怪才怪呢！

「埋」在枯葉下的人掙動了一下，似乎想站起來，但掙動了幾下之後，依然起不了身，躺在地上直喘氣。

一陣寒風吹來，將他身上的枯葉完全吹走了，但亦將一些枯葉吹落在他的身上，地上的人禁不住抖索了一下。

明顯的，地上這人受了重傷，只不知爲了甚麼會負傷，又是誰將他傷成這樣，這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驀地，地上的人忽然又抖動了一下，接閉上了眼睛，原本急劇起伏的胸脯變得有如湖水般平靜，若只是匆匆瞧他一眼，胆小點的人準會以爲他是個死人！

一陣衣袂掠風聲也就在這刹那傳來。接一條飛掠如風的身形急掠而至，一陣風般從那棵樹旁掠過！

陡地，那身形却猝然煞停下來，接有如一股疾風般倒旋回樹旁，好奇地瞪着躺在樹的另一邊，狀若死人，身上有部份地方被枯葉「埋」着的那人。

那人大概這時候連呼吸也屏息了，一點動靜也沒有，十足十是一個死人。

那倒旋回來的人大概是位好奇心很重的人，這時正奇怪地注視着地上那人。

那倒旋回來的人年紀大約三十上下，穿一身淡褐色的衣衫，身材挺削，臉貌稜角分明，給人一種精明堅毅的感覺，一雙目光更是銳亮如電！

這樣的一位人物，而身法又是那樣快捷，出現在這種荒野地上，不用說：肯定是一位不簡單的人物！

那淡褐衣衫人微蹙着眉毛，狐疑地盯視着地上那人，起初的刹那，目中露出一抹兔死狐悲之色，但繼之却訝異地張口輕咦了一聲，自語道：「看樣子這人是死了，不過，還是小心點，看看他是昏了過去，還是眞的死了！否則……」

那知他的語聲未落，地上那看似死了（其實是裝死）的人却驀地一挺身彈起來，手一揚，數點閃光疾射向淡褐衣人的上半身要害！

淡褐衣人口裏發出一聲驚叫聲，接身形向後一仰，雙手一陣急抓！

地上那人顯然是提聚了全身的氣力，作孤注一擊的，這刹那彈挺起的身形有如一團爛泥般，墜跌回地上！

但他却像瘋了般嘶聲叫道：「我與你拚了！」

但却力不從心，只是在地上掙動了一下，無法挺起身來！

淡褐衣人適才猝然受襲，雖則他的反應敏捷，身手靈活，但要不是地上那人的猝然一擊是在傷重力竭之下勉强出手的，只怕他不會那樣輕易閃避得過及接下地上那人發出的暗器。

那淡褐衣人抓着暗器的雙手一展，看清楚了，原來只不過是幾顆碎石子，他不由笑出聲來，接將手上的碎石子扔掉，略加戒備地注視着地上那人，吐口氣道：「朋友，原來你剛才是裝死的！」

地上那人睜着一雙仇恨的眼睛，嘶啞地叫道：「你當然想我死了！現在你們可

以如願以償了，動手吧，不過，我不會束手待斃的！」

淡褐衣人被地上那人的話說得一頭霧水，不明白他爲何會這樣說，蹙着眉頭說：「朋友，你這是甚麼意思？」

地上那人憤怒地嘶叫道：「賊子，你還在裝甚麼蒜？我只要有一口氣，也不會束手待斃！」

掙動着身形，欲站起來。但却有心無力，徒自喘息不已，就是起不了身，更不要說動手了！

淡褐衣人想了一下，目光一閃，有點恍然地道：「朋友，你以爲我是來殺你的嗎？」

地上那人氣息急喘着道：「費話！」

淡褐衣人不由失笑起來。但却立即收斂起笑意，正色道：「朋友，你大概是認錯人了，我根本就不認識你，我只是在此路過，發現你躺在地上，一時好奇，不知你是死了還是昏了，故此停下來一看。佛偈有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地上那人聽了，驚疑不信地道：「眞的是這樣？」

淡褐衣人開朗地笑道：「朋友，我騙你幹麼？」

地上那人聽了，神色變動了幾下，似乎有點相信了，但仍然謹慎地道：「請教朋友如何稱呼！」

淡褐衣人正聲道：「在下夏侯宗！」

地上那人一聽，雙眼倏睜，上下打量了淡褐衣人一眼，疾聲道：「你就是江湖上人稱的『刀不留人』夏侯宗？」

淡褐衣人正色道：「如假包換！」接

拍了拍腰間的長刀！

地上那人不由得釋然而喜，長長地噓了口氣，神態亦疲弱下來，啞澀地道：「夏侯兄，小弟久聞大名，適才誤會了兄台，言語間多有冒犯，請……夏侯兄……海量，不要……見怪。」

夏侯宗朗聲笑道：「朋友，我夏侯某人豈是那種淺薄之人，換轉是我處於你現在這種情形，我也會思疑每一個接近我的人的。」

一頓，又接着道：「還未請教朋友稱呼！」

地上那人露出一抹苦澀的笑容，虛弱地道：「在下兪……」

忽然間沒了聲息，夏侯宗霍然一驚，疾呼一聲：「朋友，你……」

及至蹲下來看清楚了歪着頭，閉上雙眼的地上那人的情形，才如釋重負般吐了口氣，自言自語道：「還好，只是昏了過去！」

日光在地上那人的身上掃視了一下，露出驚詫之色，嘟喃道：「這人身上負傷多處，居然還能夠挺到現在，這可眞不簡單！」

語聲未了，他已伸手抄起了地上那人，略爲辨認了一下方向，便展開身形，一陣風般急掠而去，帶起了地上的枯葉飄滾飛揚起來。

×　×　×

吹了一夜的寒風，天亮時分，終於飄飄揚揚地，下起鵝毛般的白雪來。

這種充滿了詩畫般意景的下雪天，若是能夠找來三五知己，圍爐喝酒賞雪賦詩，倒是風雅不過的樂事。

可惜，世間上有這種閒情雅興的人，實在太少了，就像夏侯宗，他這時候就沒有這種心情，因爲被他從荒野地上救回這家客棧的那人，直到現在還未醒轉，令到他什麼心情也沒有了，一心只是希望那人能夠醒過來。

——若不是心懸那人的安危，他就算是一個人，在這種下雪天，亦有興趣喝酒賞雪的。

因爲他雖則是個武林人，但却不是那種胸無點墨的粗俗之人，就在去年，他就曾經一個人在仲春時節，老遠地跑到江南杭州，欣賞那有如籠了一層輕紗般的雨中西子湖！

他雖然喜歡朋友，但亦喜歡一個人無拘無束地漫遊，他的外號雖然嚇人，煞氣十足，實則，他是一個頗爲儒雅之人。

他的外號叫「刀不留人」，那是指他的刀法，其實，他自出道以來，甚少殺人，只不過他的刀若是一出鞘，那便會有人喪生在他的刀下，故此，他自出道以來，甚少亮出他的佩刀來，只有面對大奸巨惡，兇殘狠毒，死有餘辜之人，他才會亮出他的佩刀！

因此，他亦得了「刀不留人」這個外號！

×　×　×

鵝毛般潔白的雪花飄揚飛舞在空中，有如仙女妙舞般好看，簷前廊下，庭院中的花樹上，均沾滿了雪花，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夏侯宗却沒有心情去理會這些，皺着眉頭，負手站在床前，焦灼地注視着躺在床上、閉着雙眼的那人！

那人在被他救來這家客棧後，他首先喂他吃了三顆師門秘製的保命救心丹，然後才替那人換了一身乾淨的衣衫，並將他身上的大小傷口洗滌包紮妥當，亦替那人洗抹去臉上的汚漬，照他的估計，那人如無意外，應該在今天早上醒轉過來的，因爲他師門秘製的救命藥——保命救心丹，乃是保命續氣療傷的聖藥，就算負傷再重的人，只要吃兩顆，便可在一個對時之內醒轉過來，如今他給那人吃了三顆，照計應該早就醒過來的了，但仍然昏睡不醒，這就令到他爲之担心了。

那人臉上的汚漬被洗抹去後，這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相貌了。

這人看年紀大約只有二十三四歲，相貌端正，給人一種忠厚的感覺，當然說不上英俊了，但也不會惹人討厭，這人的相貌毫無特出之處，當然，人不可貌相，俗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個人的相貌，並不一定代表這個人的性格及爲人的！

這時候已近晌午時分，外面的雪却越下越大了，從窗口望出去，盡是白濛濛地一片。

夏侯宗終於忍不住，俯身伸手抓起那人的左手，把着他的脈門靜聽起來。

那人的脈搏却平緩有力，節奏分明，絲毫沒有不妥的跡象，夏侯宗的心頭才放了下來，心想：「大概這人元氣耗損過甚，並令到他一時間恢復不過來，就讓他多睡一會，待他醒過來再說。」

放下那人的手，將之塞回被內，然後開門走出房外，站在廊前，長長地吸了口氣，伸手出窗外，接住了幾片飄落下來的雪片。

雪片入手一陣冰涼，浸肌透骨，他不由精神一振，手掌一拳，握住了那些雪花，接轉身向店堂走去。

這家客棧的店堂是闢作飯堂的，夏侯宗走出去是想乘這段時間吃飯。

出到店堂時，由於是午飯時候，已上了七八成座，夏侯宗隨便找了一副空座頭，坐了下來。

要了吃的東西後，趁着飯菜還未來，他便流目打量着店堂內的食客。

店堂內的食客大半是這客棧的住客，隣近幾張枱子的食客沒有特別惹眼的，只有坐在門那邊牆角旁邊那張枱子的三名食客，比較扎眼。

那是三名身上携帶了兵器的壯年漢子，雖然年紀不很大，但只要看一下那雙眼充足的眼神，便知道這三名漢子的內功造詣不俗。

夏侯宗不由多看了三名漢子幾眼。

那三名漢子正在喝着酒，肩頭帽沿上還沾了一兩片雪花，正在慢慢地消溶，由此可以判斷三人是才進店不久的！

伙計將他要的飯菜送上來，他便將目光收回，專心一意地吃他的，不再理會那三名漢子。

正吃着，忽地一陣寒風挾着雪花刮了入來，令到所有的食客俱不由猛古丁打了個寒顫，夏侯宗忙雙眼向門口那邊望去。

原來有四名客人掀帘走入店堂來，帶入了那股風雪。

夏侯宗的目光却沒有收回，因爲他被那才進來的四名客人吸引住了。

進來的是兩男兩女，皆身披雪氅，頭戴雪帽，這時候正掀下帽子，解下雪氅，露出一身紫藍兩色的勁裝來，腰上皆掛着長劍。

這兩男兩女的年紀都很輕，男的只是二十出頭，女的只有十六七歲，樣貌頗爲俊美，一看就知是武林人物。

夏侯宗不由在心裏嘀咕道：「這樣的大雪天仍趕路，不知有什麼緊要的事！」

繼又暗自笑笑道：「唉，我眞是多管閒事，管他們那樣多作什麼？眞是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於是便又低頭吃喝起來，不再去看那兩男兩女。

但坐在門那邊牆角旁的那一枱的三名漢子，却一直偷偷地注視着那四名年輕男女，而那四名男女却毫不在意地找了一副空坐頭坐下來。

夏侯宗心中記掛着房中仍然昏睡未醒的那人，匆匆吃飽飯，結賬返入後面的房中。

才進入房中，一眼便看到那人已醒轉過來，正在轉着眼珠在打量着房間內的環境。

夏侯宗見他醒了，歡喜地邊向床前走去，邊道：「朋友，你終於醒過來了！」

那人亦看到了夏侯宗，目光緊緊地盯着他的身上，臉上的神色先是一片迷茫，繼之是疑惑與警惕，但隨之一喜，目光亦陡然一亮，脫口道：「你就是那位夏侯兄麼？」

夏侯宗忙笑着道：「正是夏侯某人。朋友，你還記得我，眞敎我高興。」

那人的眼珠轉了一下，語聲低弱啞澀地道：「夏侯兄這是什麼地方？」

夏侯宗在床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親切地道：「這是客棧的房間。」

那人恍然道：「夏侯兄，是你將小弟救來這裏的？」

「那時候你昏了過去。」夏侯宗道：「你的傷勢又那樣重，我只好將你帶來這家客棧，以便爲你療傷上藥。」

那人感激地道：「夏侯兄，大恩不敢言謝……」

夏侯宗切截斷了那人的話。「朋友，你現在覺得怎樣？」

那人舔舔乾裂的嘴唇，啞澀地說道：「多謝夏侯兄垂顧，現在感到好多了，只是……」

夏侯宗忙搖手阻止那人說下去，急不迭道：「瞧我，眞是多此一問，朋友你既然醒了，負了那麼重的傷，又一夜半日沒有東西到肚，自然是肚子餓了，你躺着別動，我這就去吩咐伙計將今早已熬好的米粥拿來給你吃。」

說完起身急急走了出去！

那人躺在床上，望着夏侯宗出去的背影，眼中濕濕的，一臉感激之色。

夏侯宗在走廊上遇上一名伙計，忙將他叫住，吩咐他將熬好的那鍋米粥端到他的房間內，接着便轉身走向自己的房間。

他才轉身，眼角却瞥到那四名年輕男女在另一名伙計的帶引下，從店堂那邊走過來，恰好那四名男女的八道目光亦齊射在他的身上，目光閃閃的，他也不以爲意，轉過身，逕自走向自己的房間。

不過，他的心中仍然忍不住忖道：「四名男女巴巴地冒着風雪趕到這裏，照說應該是有急事，爲何却又不再趕路了，而在這裏住下來，莫非他們正是趕來這裏不成？」

想着，忍不住扭頭瞥了身後那四名男女一眼。

那四名男女原來一直盯着他，兩下裏目光一觸，夏侯宗不好意思地急將頭轉回來。心中一動，忖道：「這四名男女是何來路？怎麼對我像是頗爲注意的？」

想着，已來到房門口，便不再想下去，推門而入，隨手將門關上！

×　×　×

那人吃了米粥後，果然精神了很多，不像剛醒來時那樣虛弱，而且可以半躺半倚在枕上。

夏侯宗實在很想知道這人爲何會弄成這種樣子，他本就是個好奇心很重的人，但想起還未請敎此人的姓名，以便稱呼，於是捺下好奇心，請敎那人的姓名。「朋友，你怎樣稱呼？」

那人毫不遲疑地道：「兪白璧。」

夏侯宗却想不起曾經聽聞過他的大名，但仍然客氣地「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兪兄弟。」

兪白璧吐口氣道：「小弟只是個藉藉無名的……」

夏侯宗忙打斷了他的話，親切地道：「兪兄弟，俗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江湖上有沒有名不要緊，最要緊是行得正坐得正，那才值得結交。」

兪白璧有點愧然地道：「夏兄說得是，小弟受敎。」

夏侯宗話題一轉，道：「兪兄弟，你怎會弄成這個樣子的？爲何將我當作了殺你的人？」

兪白璧神色刹那變得很複雜，而且亦激動起來，好一會，才噓口氣，苦笑着說道：「夏侯兄，這件事說來眞是離奇到沒有人相信，一時間，我也不知該從那裏說起！」

夏侯宗道：「不要急，你可以從頭說起。」

他聽了兪白璧那句話後，好奇之心更盛。

兪白璧凝眸想了一下，才慢慢地說道：「那麼就從我莫名其妙地被人逼婚說起吧。」

「逼婚？」夏侯宗詫異地道：「這眞是千古奇聞，自古以來，只有女子被逼婚的，那有男子被逼婚的？」

兪白璧苦澀地道：「我直到現在，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這一次夏侯宗沒有插口說話，靜等兪白璧說下去。

「事情是這樣的。」兪白璧吸口氣，臉上的神色接連變動着，顯示出他的內心是很激動的。「是在三日之前，那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候了，小弟由於貪趕路，一時間忘記了找個地方投宿一宵，直到夕陽西下，小弟才猛省起來了……」

×　×　×

兪白璧那時候才發覺到，自己置身在

一片荒野地中，正是前不着村，後不靠店，他這才着急起來。

於是乎，他掠上一棵樹上，運目眺望着，希望能夠望到房舍或是炊烟，或許是注定教他遇上那離奇的事情，他很快便發現到，在正南那面，隱約有一片房舍隱沒在一片樹林子中。

他大喜過望之下，立時從樹上掠下來，朝正南方掠去。

在天將黑齊的時候，他終於趕到那片樹林子前。

却原來那是一座佔地頗大的莊院，四周遍植樹木，就像一面屏風般將之圍遮起來，若不是居高臨下眺望，在平地上是很難發現這座莊院的，路過的人往往會以爲那只是一座樹林子。

他來到莊院的大門前，只見兩扇莊門緊閉，黑沉沉一片，連一盞燈籠也沒有，不過，隔着那道高大的圍牆，依然可以看到莊院的上空一片亮白，這就證明了莊院內是有人居住的。

這時候他已別無選擇，天寒地凍的，在外面露宿可不是好受的，雖然他覺得這座莊院有點古怪，也顧不了那樣多，步上那門階，執起門環叩動起來。

不一會，那兩扇大門便打開尺許的一條縫來，從門縫中探出一顆頭髮已經斑白的腦袋來，一雙烱烱的目光直射在他的身上！

他連忙有禮地朝那門公裝束的老人抱拳道：「老伯，驚擾了你，小可貪趕路，一時錯過了宿頭，未知可否在貴莊借宿一宵呢？」

那老頭大概已看清楚了俞白璧只是單身一人，而且相貌端正忠厚，不類歹人，遲疑地道：「公子怎樣稱呼？」

俞白璧只好報上自己的名字。

那老頭兒眼珠轉了一下，道：「原來是俞公子，請稍候一下，老兒作不了主，待老兒進去禀報老爺。」

說完重新關上兩扇大門。

俞白璧只好站在階上，耐心地等着。

這時候天已黑齊，一陣陣寒風掠過樹梢椏頭，發出嘯嘯的呼號聲，加上四周一片黑暗，若是胆小一點的人，準會被嚇得心驚肉跳。

一陣寒風吹刮在身上，俞白璧忍不住打了個寒顫，將脖子縮起來，只盼那老頭兒快點出來。

那老頭兒終於又再出來了，並且將他請進去。

俞白璧七上八下的心頭才定下來，隨着那老頭兒向內走去。

穿過頭一進庭院，老頭兒將他帶進了第二進的一座小廳上。

小廳上早已坐了一位身材微胖，臉色白中透紅，模樣很隨和的半百老者，見那老頭兒將俞白璧帶進來，含笑站了起來。

那老頭兒忙站下來，垂手道：「老爺，就是這位俞公子！」

一頓接轉對俞白璧道：「俞公子，這是我家老爺。」

俞白璧忙趨前一步，抱拳恭聲道：「在下俞白璧，承蒙莊主慨允借宿一宵，在下感激不已。」

那半百老者霍然笑道：「俞公子請別客氣，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快請坐下再說。」

坐下後，俞白璧才醒起還未請教主人貴姓，忙站起來抱拳朝那老者道：「在下失禮，還未請教莊主貴姓。」

那老者呵呵一笑道：「是老夫失禮了，老夫姓秦。」

俞白璧忙又欠身抱拳道：「原來是秦莊主，在下久仰。」

那秦莊主拈鬚笑道：「俞公子，想必你趕了一天的路，又累又餓了，請跟秦福先到客房洗把臉，待會自有人將飯菜送到你的房中，請恕老夫不陪了。」

俞白璧連忙客氣地說道：「秦莊主有事只管請便，在下諸多打擾，實在不好意思。」

於是，那老頭兒秦福將俞白璧帶到一座偏院的客房中，說了兩句話，便逕自走了。

未幾，有一名漢子捧來一盆熱騰騰的洗臉水，一聲不響，他退了出去，待俞白璧洗淨了臉後，才進來將盆子端走，自始至終，就像一個啞巴一樣，未曾開過口。

俞白璧也不理會那樣多，在這種寒夜能夠找到一處借宿的地方，已是求之不得的了，雖然他總是覺得這座莊院有點古古怪怪的，但又說不出來，他也不放在心上了。

接着，有一名年約十五六歲的俏婢捧着一個食盤，將飯菜送來，亦是一聲不響的，不過，目光古怪地望了俞白璧兩眼。

俞白璧雖然覺得那俏婢的目光有點古怪，但又想不出她爲何會那樣看他，便不多想，說了聲：「多謝。」待那俏婢退出房間後，便吃喝起來。

他的肚子實在餓了。

這一晚再沒有什麼人來找他，他也樂得清靜，橫豎他明天一早便要離開了，加上趕了一天的路，身體也累了，便上床睡了。

翌日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日上三竿的時候了，他想不到自己這一覺睡得這樣沉，慌忙翻身下床，匆匆穿好衣服，正想開門出去看看，門外已响起輕輕的叩門聲：「俞公子，醒了麼？請開開門，待婢子將洗臉水端進來。」

俞白璧一聽，不由暗叫一聲：「慚愧！」原來人家早已在外面等着他醒來，忙應了一聲，將門打開。

將洗臉水端來的，正是昨晚那位將飯菜捧來的俏婢，將洗臉水端進房後，垂手道：「俞公子，請快些漱洗，我家老爺夫人一早就在廳上等着與你說話了。」

俞白璧心頭跳了一下，更加不好意思，忙道：「這位姐姐請等一等，我也想向你家老爺告辭了。」

那俏婢沒有再說什麼，但雙目却直往他身上溜。

俞白璧不由暗自奇怪起來：「這婢女幹麼往我身上瞧？我身上可沒有什麼好看的啊！」臉上却一陣燥熱，渾身亦感到不自在起來，當下胡亂地漱洗完了，那俏婢不等他說話，已開聲道：「俞公子請隨婢子來。」

說着盈盈向外行去。

俞白璧只好整整衣衫，便隨着向外走

去。

經過兩道月洞門，那俏婢將俞白璧帶到一座佈置華貴的內廳上。

俞白璧這時候可謂身不由己，才進入廳內，那位秦莊主已站着迎接他，他忙趨前兩步，抱拳一揖道：「在下貪睡，累秦莊主久等，心實不安。」

秦莊主却呵呵一笑，連聲道：「俞公子千萬別那樣說，時候還早呢，快請坐下說話。」

俞白璧謙謝一聲，正欲坐下來，一眼看到秦莊主的身後一張椅子上，端坐着一位年約四十許的雍容婦人，忙不好意思地道：「秦莊主，這位……」

秦莊主省覺地呵呵笑道：「俞公子，這位是拙荊。」

俞白璧少不免上前見禮道：「在下見過秦夫人。」

秦夫人一雙目光始終未離開過俞白璧的身上，聞言之下，高雅地道：「俞公子，別客氣，請坐。」

俞白璧坐下後，才發覺到身邊的紫檀雲石枱上，早已擺放了精美的早點，心中更加不安。

秦莊主却靄然道：「俞公子，請到這邊用些早點。」

用完早點後，俞白璧幾次想開聲告辭，但碍於主人夫婦盛意拳拳，不好意思這麼快便告辭，只好陪坐着。

終於，那秦莊主開口說話了。「俞公子是那裏人氏？」

俞白璧雖然心中奇怪主人爲何忽然問起他的籍貫，却想不到那樣多，答道：「在下祖籍河南開封人氏。」

秦莊主夫婦兩人聽了，含有深意地互相望了一眼，接又問道：「俞公子，令尊怎樣稱呼？」

俞白璧心中更奇了，想不通秦莊主爲何會查問到他的父親名諱，不知是何意思，但又不便不答，只好答道：「先父諱伯恆。」

秦莊主夫婦兩人一聽，同時點了點頭。「令尊是在十四年前仙遊的吧？」

俞白璧一聽，驚得差一點沒有跳了起來，心中驚詫地忖道：「秦莊主怎會知道先父在十四年前暴斃的？」

繼之又一想：「或許他是先父故人也說不定，看情形十九是了。」

心中想着，臉上却戚然道：「正是，秦莊主怎會知道的？」

秦莊主喟然嘆口氣道：「世姪，不怕對你說，老夫乃是令尊生前的摯友，令尊死時，老夫舉家正在塞外，是以不能趕到府上吊祭令尊，後來又因一些事故，始終不能抽身到府上拜候令堂，想不到却在這裏見到故人之後輩，且已長大成材，只不知令堂安好否？」

俞白璧心中一熱，急忙起身，大禮拜見道：「秦伯父秦伯母，姪兒竟然當面不識尊顏，失禮之處，尚祈見諒，姪兒拜見兩位伯父伯母。」

秦莊主夫婦忙起身攙扶道：「世姪快請起來，折殺老夫夫婦了！」

其實，這時候他連秦莊主夫婦的名字怎樣稱呼還不知道，不過，對方既然能夠道出那些話來，絕不是憑空能夠揑造出來的，而且，他只是孑然一身，除了一條命外，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給人圖謀的，這就是他相信秦莊主是他的父執輩的主要原因。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他自父母死後，除了師傅，再沒有別的親人，乍然在此遇上秦莊主自稱是父親生前的好友，那猶如一個摸黑行夜路的人驟然遇到一點燈光那樣，心中那份驚喜，是難以形容的，自然會不加思索便接受了。

重新坐下來之後，秦莊主親切地道：「世姪，你如今情形怎樣？」

俞白璧感慨地道：「秦世伯，小姪自先父母相繼過世後，便孑然一身，幸得恩師收留，姪兒才不至於淪爲浪蕩兒，直到三個月前，恩師他老人家着姪兒到江湖上歷練一下，姪兒便興之所至地在江湖上亂走，不意在此得以拜識秦世伯及伯母兩位，實在驚喜莫名，意料不及。」

「世姪，不知令師何人？」秦莊主問道。

俞白璧恭聲應道：「家師姓應，諱天風！」

秦莊主一聽，皺了皺眉頭，頷首道：「嗯，老夫也聽聞過令師的大名，只是無緣得晤！」

一頓接又道：「賢姪家學淵源，未知是否盡得令尊眞傳？」

俞白璧道：「先父死時，姪兒才九歲，先父只傳授了姪兒一些練功的入門心法，及一套劍法，不過，先父遺下不少物件給姪兒。」

秦莊主臉色一動，似乎想說什麼，但却忽然又噎住了，咳了一聲，那位秦夫人却忽然開聲道：「俞賢姪，令尊及令堂在世時，有沒有向你提及一件事？」

俞白璧摸不着頭腦地道：「伯母，請恕姪兒愚笨，想不起到底是什麼事，請伯母明告。」

秦夫人忽然古怪地一笑，緩聲道：「這可是一件大事，不但關係到姪兒你的終身，亦涉及我家宛兒的終身大事，令尊令堂怎會沒有告訴你的？」

俞白璧莫名其妙地道：「姪兒實在想不起來。」

秦夫人望了秦莊主一眼，秦莊主點點頭，於是，她正容道：「俞賢姪，你聽着，我家宛兒與你在十八年前，已訂下婚約的了！」

俞白璧一聽，有如當頭响了一記轟天雷，神情震動了一下，還以爲自己聽錯了，眨眨眼，吸口氣，急聲道：「秦伯母，妳是說姪兒與令千金曾訂下婚約？」

秦夫人正色道：「俞賢姪，這可不是兒戲之事，老身又怎會信口亂說。」

俞白璧呆了一下，心中却沒有喜悅之意，他只是感到驚疑，既然這是關係到終身的大事，他的父母斷不會不對他提及的，雖說父親死得突然，或許來不及對他說，但他的母親是悲痛鬱悶成病而死的，若是有這件事，在臨終之時，說什麼也會對他提及的！這就不由令他感到惑然不解了，亦動了疑念。

秦莊主夫婦兩人見他不說話，交換了一下眼色，秦莊主「咳」了一聲，加重語氣道：「賢姪，你一定感到很驚奇了？」

俞白璧不能不出聲了：「秦世伯，小姪確實感到很驚奇，因爲先父母皆沒有對小姪提及此事，這是不可能的，先父母不可能不對小姪提及的！」

秦莊主夫婦臉色一變，秦莊主沉聲道：「賢姪是否懷疑老夫夫婦的說話？」

俞白璧慌忙道：「姪兒不敢……不過……這……」

「別不過，這個的了，俞賢姪，我家宛兒可不是醜八怪母夜叉，嫁不出去，硬要你娶宛兒爲妻，老身夫婦有必要騙你麼？」秦夫人語聲冷了下來。

秦莊主亦不滿地道：「賢姪，自古以來只有女的被騙婚的，那有女家向男家騙婚的？何況，你又不是什麼王孫公子，老夫若是要騙，也不會揀上你來騙吧？」

俞白璧聽了兩人的話，一想也對，可不是麼，秦莊主家大業大，而自己只是孑然一身，家無恆產，天下間那有人笨到用自己的女兒來騙一個這樣的人的？那豈不是賠了夫人又吃虧？

不過，想雖是這樣想，他心中的疑念卻難釋，他又不是那種見獵心喜，愛佔便宜的人，他的外貌雖則生得忠厚，卻不是木訥之人，而且心思靈活，他認爲有疑點的事情，則非要弄清楚才會首肯的。

這種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便宜事，要是換了一個心眼活一點的人，保準不再想那樣多，便欣然答應下來，偏偏他却不是那種人。

「兩位伯父母，小姪不是不相信兩位伯父母的話，而是……而是……」

下面的話，他硬是說不出口。

秦莊主拂袖道：「賢姪，你這是什麼意思？」

俞白璧正想說什麼，一陣細碎輕盈的脚步聲忽然從廳後傳了出來，接响起一聲嬌脆的呼叫聲：「爹，娘親，女兒出來看看俞世兄走了沒有。」

隨着話聲，從後面走出一位體態婀娜，模樣嬌美的少女來。

秦莊主夫婦一見女兒出來，沉下來的臉立刻寬容起來，愛惜地道：「宛兒，妳出來見一下妳這位俞世兄也好，免得他以爲妳是見不得人的。」

俞白璧一眼看到那少女，心中不由跳了一下，這少女好美，他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嬌美的女孩子，自然忍不住心跳了。

不過，他立刻就發覺到這少女的神態間有點輕佻，眉眼含媚，這時正一記消魂眼朝他瞟過來，他忙將目光移開。

「爹，娘親，女兒好好的，怎會見不得人？」那少女撒嬌地走到秦夫人的身邊，不依地說。

秦夫人忙道：「宛兒，這位就是妳俞世兄，還不去見個禮？」

少女宛兒嬌笑了一聲，婀娜地走上前去，朝俞白璧施了一禮。「小妹見過俞世兄！」

俞白璧站起來還禮不迭。「在下見過秦世妹！」

秦莊主夫婦看到女兒與俞白璧那樣客氣，這才露出一絲笑容來。

秦宛兒又偷瞟了俞白璧一眼，這才嬝嬝娜娜地退回秦夫人的身邊。

秦夫人白了俞白璧一眼，自傲地道：「俞賢姪，我家宛兒配得上你了吧？」

俞白璧慌忙道：「秦伯母千萬不要這樣說，是小姪配不上秦世妹。」

秦夫人微哼一聲：「老身可沒有嫌棄賢姪你啊！」

俞白璧惶恐地道：「秦伯母……」

秦宛兒却疑惑地望望秦夫人又望望俞白璧，用手輕搖着母親的肩頭，嗔道：「娘親，你與俞世兄說什麼啊？怎會扯上女兒的？」

秦夫人賭氣地道：「宛兒，旣然你在這裏，讓妳知道也好，十八年前，娘與你爹當年曾與妳俞世伯訂下妳與俞賢姪的終身大事，娘與你爹適才向妳俞世兄提及，他却似乎不大願意承認這頭婚事，是以娘便賭氣說妳配不上他！」

俞白璧這時眞是有口難辯，急得差點坐不住，一時間又不知怎樣說才好，坐在椅上渾身不自在的。

秦宛兒聽了，呆了一下，繼之有點嬌羞地道：「娘，這是眞的麼？」

秦夫人生氣地道：「宛兒，難道娘也要騙妳麼？」

秦莊主亦開口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宛兒，爹與妳娘怎會將妳的終生幸福當兒戲？」

秦宛兒立時紅飛雙頰，嬌羞地垂下頭來，偷偷地瞥了一眼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的俞白璧，怯怯地道：「娘，怎麼女兒沒有聽妳說過？」

秦夫人嘆了口氣。「宛兒，娘一直想對妳說的了，只因一直打探不到俞賢姪的踪跡下落，若對妳說了，徒自令妳牽腸掛肚，是故才沒有對妳提起，怎知冥冥中自有安排，忽然間賢姪因錯過了宿頭而找到來借宿一宵，娘與你爹適才詢問過妳俞世兄後，證實了他的身份，這才向他提起你們的親事，那知道他……」

嘆了口氣，接道：「本來，娘與你爹正想趁這天作之合，替你兩完了這頭親事，也好了却這件一直掛在心頭的心事的，如今看來……」

下面的話秦夫人以一聲嘆息代替了，沒有說出來。

秦宛兒聽完之後，猛地抬起頭來，幽幽地瞥了俞白璧一眼，鼓起勇氣道：「俞世兄，你……你眞的不肯承認這椿……親事？」

說完泫然欲泣。

俞白璧一聽，立時手足無措起來，心頭「砰砰」亂跳，慌亂地道：「秦世妹……在下……在下沒有說不承認這件親……事，但……但在下却從來沒有聽先……父母提說過……所以……所以我……」

下面的話他一時間想不到怎樣措詞才好，故此吶吶着說不下去！

秦宛兒臉色一變，氣恨地瞥了俞白璧一眼，跺脚道：「俞世兄，所以你便不肯承認這頭親事了？」

說着「哇」地哭出聲來，雙手掩臉，奔入後面。

這令到秦莊主夫婦與俞白璧皆呆怔住了。

俞白璧更是急亂得坐不住，忙站了起來。

秦夫人唉嘆了一聲，惱恨地瞪了俞白璧一眼，立起來，急步向後面走去。

秦莊主亦惱怒地望着俞白璧，重重地「哼」了一聲，拂袖道：「賢姪，你到底想怎樣？」

俞白璧長吸了口氣，努力讓自己的心緒平靜下來，想了一下，才謹愼地道：「秦世伯，小姪不是登徒子，小姪只是爲了愼重起見，才不敢胡亂承認這頭親事，小姪這點心意，可表天日！」

秦莊主聽了他這樣說，臉色稍緩，吁口氣道：「賢姪，老夫好高興你不是那種苟且貪佔便宜的人，但你在宛兒面前這樣說，叫她怎麼做人，那還有臉見人，賢姪，你也要爲她設想一下的啊！」

俞白璧想想，也是，但又不知怎樣說才好，只好吶吶地道：「這……這小姪……倒是……沒有……想到……」

「唉——」秦莊主重重地嘆了口氣。

忽然間後面傳來一陣驚叫哭聲，秦莊主一聽，臉色大變，脫口一聲：「會不會是宛兒她……」

下面的話他說不下去了，一頓足，急急忙忙地朝後面走去。

剩下俞白璧一個人，不知如何是好，又不便胡亂闖入後面去瞧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只好在廳上一個人乾着急，兀自在團團轉。

好一會，裏面的哭嚷驚叫聲才漸漸停下來。

俞白璧一直搓着手，眼巴巴地望着通向裏面的那條甬道，心中焦急萬分，只盼有一個人走出來，好問一下裏面發生了什麼事。

裏面眞的有一個人走出來了，俞白璧像遇溺的人忽然抓住了一根稻草般驚喜，疾急地道：「秦世伯，發生了什麼事？」

神情沉重，臉色驚惱的秦莊主似乎亂了方寸，連聲唉嘆着。「賢侄，是宛兒她心傷你不肯承認這頭親事，覺得無臉做人，憤而自殺……」

俞白璧一聽，驚惶得疾聲打斷了秦莊主的話。「秦世伯，秦世妹……她沒有什麼吧？」

秦莊主搓着手道：「還好，幸好拙荊及時發覺，將她解救下來，否則……唉，眞不知怎樣才好，守得了她一時守不住她一世！」

俞白璧不由心亂如麻起來，人家一個女孩子爲了他的推搪而羞憤自殺了，在情在理，他亦好應該應承這頭親事才是。而他的心意也開始動搖了，不過，他却忽然間想起他師傅諄諄告誡他的一句話：「千萬別因一時之意念，而輕率地答應任何人的承諾，說不定會令到你墮入萬刼不復之境！」

一念及此，他不由悚然一驚，呆在那裏，不知說什麼才好。

秦莊主的目光一直盯着俞白璧的臉上表情變化，見他呆愕着不表示什麼，目光一閃，忽然間沉下臉來，凝聲道：「賢侄，難道你的心是鐵鑄的不成？」

俞白璧急忙分辯道：「秦世伯，不是小侄心硬，不通情理，實是……實是這關係到終身的大事，必須要弄清楚才成，小侄若是輕率地答應了，那麼小侄就不足取了！」

「哼！說得倒好聽！」秦莊主變了臉。「這可是關乎到小女的生死大事，難道你不可以從權變通一下的麼？你以爲老夫是個恬不知恥的人，非要將女兒嫁給你不成？」

俞白璧被秦莊主這番話說得惶愧無限，急急道：「秦世伯……小侄不是這個意思……」

秦莊主却已拂袖道：「聽着，爲了小女的生命着想，老夫說不得丟面子也要你與小女成親的了，不管你願不願意，明天是黃道吉日，老夫要你明天與小女拜堂成親！」

俞白璧被秦莊主的這一決定驚呆了，若是換了別的輕薄無行之輩，歡喜還不來不及，但偏偏俞白璧就是個守理不阿之人，心中有的只是驚急惶亂，慌忙道：「秦世伯，這……這怎使得……」

秦莊主怒哼一聲：「使不得也要使得，爲了小女的安危幸福，豁着被江湖同道恥笑，老夫也要這麼做的了！老夫只得這個女兒，不想白頭人送黑頭人！」

語聲一頓，接喝道：「秦忠！帶俞公子回客房！」

說着不再理會俞白璧，逕自轉身走入後面。

俞白璧正想搶上前去說什麼時，廳門外人影一閃，好快的身法，一下子便橫阻在俞白璧的身前，拱手爲禮道：「俞公子，請回客房！」

那漢子——秦忠雙手一拱的刹那，一股暗勁疾湧向俞白璧當胸，冷不防之下，俞白璧被那股暗勁撞壓得胸口一悶，氣息爲之一窒，由不住退了一步！

俞白璧駭怒不已，對方只是一名下人，居然有這樣深厚的內功造詣，實是匪夷所思，以此推之，身爲主人的秦莊主，一身功力豈不是更加高明？

他本想發作的，但隨之忍了下來，雖然秦莊主這樣作有點毫不講理，但他是爲了他的女兒才會這樣的，這就可以原諒了，本來，他亦可以一走了之的，但他却顧慮到若是這一走，可能會害了秦宛兒，他才打消了去意，決定留下來，伺機解釋一番，希望能夠說服秦莊主夫婦及秦宛兒，將這件事暫且擱置下來，待他查證一下，才作決定。

他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爲一位曾經服侍過他娘親的一名老奶媽仍在世，當兩家提親的時候，那位老奶媽或許在場，又或者他娘在生前曾對老奶媽提及，這就可以查證一下了。

於是乎他忍耐着，在那位秦忠的伴隨下，走回客房。

但他立刻就發覺到，他這樣做等於將自己送進了「監牢」一樣，失去了自由。

因爲他返回客房，他便沒有機會再離開一步，不但房門被反鎖了，房子的四周亦有人看守着，吃飯的時候仍由那名俏婢將飯菜送入房中，出去之後又有人將房門反鎖起來。

原本，他是可以憤而破門而出的，更可以將那名送飯菜的俏婢制住，挾之出房，一走了之的，但他却不想弄到反臉成仇的樣子，說什麼秦莊主也是父親生前的故交好友，若弄到兵刄相見的局面，那就不

但無趣，亦難以收拾了，何況，他更不想因自己一走而令到秦宛兒羞憤之下，再自尋短見，那豈不是無端害了一條人命？

有見及此，他才隱忍下來，仍然希望在明天「成親」之前，向秦莊主剖白自己對這件事的心意。

好可惜，秦莊主却避而不見，他曾經與送飯的俏婢提及欲與秦莊主一談，但却得不到回覆，也不見秦莊主來客房找他，但却隱約聽到外面傳來的人語聲。

「大概他們忙於籌辦喜事了，這却怎麼是好？」

他急得在房中團團亂轉起來。

慢慢地，他冷靜下來，躺在床上，再思前想後，將這件事由頭至尾，再想了一遍。

這一細想之下，他立時發覺到疑點頗多，別的不說，首先是這位秦莊主究竟是不是父親生前的好友，便頗成疑問。

這位秦莊主若是父親生前的好友，自己斷不會一點印象也沒有的，何況自己還與他的女兒有婚約，這種大事，父母也斷不會不對他提起的。

還有一點令他感到懷疑的是，他昨晚借宿時，秦莊主既認出他就是故人之子，怎麼一點表示也沒有？按照常情，應該在昨晚向他查證的，為何要到今天早上才與他晤談？

最令他感到懷疑的是，秦莊主夫婦忽然沒頭沒腦地向他提及這段婚事，而且一口咬定，但却又拿不出確實的證據來，若是兩家曾有婚約，那必然互相交換信物的，他們連這一點也沒有提及，這怎叫他不思疑？

但到底秦莊主夫婦硬要將女兒嫁給他，有何圖謀呢？這就令到他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說起來，他一無恆產，二沒有名聲，若說秦莊主夫婦將女兒嫁給他是有企圖，那到底為了什麼？根本上是不可能在他身上得什麼的？他可說是個「身無長物」的無名小子，這就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了。

但若沒有圖謀，他又怎會將女兒白白嫁給他？那除非是個白痴，或是這頭親事是眞的，但也無理由硬要急急將女兒嫁給他的啊，除非秦宛兒是個人見人怕的醜八怪！

這些問題想不通，他的人却朦朧睡着了。

忽然間，他給一陣輕微的怪異聲響驚醒了，睜眼一看，房內那盞燈已黯然欲滅，由此推算，這時候總該是半夜了。

一陣寒風吹來，他才驚覺到原本關着的後窗，這時候却敞開着，風正是從敞開的後窗吹進來的。

他不由驚奇地翻身坐起來，凝目望去，心頭跳動了一下，急忙翻身下床，伸手將放在床邊的長劍抓在手上。

令到他這樣緊張的是，那敞開的後窗赫然露出一截黑黑的身形來，正在向他點頭招手。

這怎不令他驚奇不已，在未確定那人是何來意時，他自然非要小心不可了。

窗口上那黑影見他只是戒備地站着，急得頻頻向他招手，並低聲道：「朋友，你明天若不想莫名其妙地與秦老兒的寶貝女兒成親，便立刻跟我離開，別猶豫，再遲就來不及的了。」

俞白璧遲疑着道：「朋友，你到底是誰？」

那人發急地說道：「先別理我是誰，待離開了這裏之後，我自會告訴你，快走吧！」

俞白璧想了一下，下決心離開這裏再說，因為從秦莊主避而不見，並將他「囚」了起來，可知秦莊主是一意孤行，不會再聽他解釋，硬迫他與秦宛兒結婚的了，雖然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飛來艷福，但他却不想佔便宜，更不想糊裏糊塗地成親，故此他決定還是先離開再說。

於是，他朝那人影點了點頭，脚下一點，身形射向後窗。

那人影立時返身，掠了出去。

俞白璧才掠出窗外，一眼便瞥到窗前的一棵樹下，倒着兩團黑影，不用說，準是那人將守在房後的秦莊主的兩名手下點倒或是殺了，他也來不及細想，因為他已瞥到那黑影已掠上了斜對面的屋簷上，正扭過身來，向他招手。

他略一點頭，身形一起，亦掠向那屋簷。

就這樣，前面那人影似乎對秦家莊的環境很熟悉，在前面起伏竄掠着，帶引着俞白璧穿越房脊院落。

陡地，前面那人停下來，伏在一道牆頭上，待俞白璧掠到他的身邊，他才伸手向前面指一指，附着俞白璧耳邊，悄聲道：「朋友，你看一下，喜堂也佈置好了，明天吉時一到，你就會被迫與秦小姐成親了！」

俞白璧循指望過去，看到那邊原來是一座寬敞的大廳，大廳內外張燈結彩，佈置得美侖美奐的，仍有不少人在忙着披紅掛彩，佈置枱椅的，他不由暗抽了一口冷氣，同時奇怪這人怎會對秦家的情形知道得這樣清楚，更不明白為何要冒險救他。

不容他再想下去，那人已一長身，斜掠向大廳後面，俞白璧只好亦長身掠起，緊隨其後。

掠出了秦家莊，那人身形依然不停，繼續掠出林外，一直向前掠去。

俞白璧幾次想開聲問一下那人要將自己帶到什麼地方，但又怕驚動了秦家莊的人，只好悶聲不响，跟着掠下去。

俞白璧暗自估量最少掠出秦家莊有十數里外的一片荒野地，那人才停了下來。

俞白璧喘了口氣，急不及待地問道：「朋友怎樣稱呼？」

那人亦喘了口氣，才道：「我不會告訴你的！」

俞白璧這才發覺到，那人原來是用一塊布將臉幪了起來的，只露出兩道炯炯的目光來。

他不由奇怪地忖道：「這人眞怪，既不願將姓名見告，又不將眞面目示人，莫非這人見不得人？」

心中這樣想着，口裏却道：「朋友為何要救我離開秦家莊？」

那人的兩道目光陡厲，語氣亦陡變，冷森森地道：「因為我要殺你！」

俞白璧聽得又驚又奇，吸口氣，詫聲道：「咱們有仇？」

那人搖搖頭。

俞白璧不禁生氣地道：「朋友，殺人總有個理由的吧？」

那人冷然笑道：「我殺人是從來也不用理由的！」

俞白璧憤怒道：「你以為你是什麼人？皇帝老子？就算是，殺人也都有個理由的！」

那人嘿嘿陰笑着道：「隨便你怎樣說，今晚你也非死不可！」

俞白璧吸了口寒冷的空氣，精神一振，人也冷靜下來，眼珠一轉，冷笑道：「你一定是秦家莊的人，或是與秦家莊大有關係的人！」

那人目光閃了閃。「何以見得？」

俞白璧道：「很簡單，你用布幪着臉，不但是怕我看到你的臉，萬一般殺不了我時，也不至被我由此而追查到你的身份了，再有就是，萬一我不肯跟你離開秦家莊，驚動了秦家莊內的人，不會被秦家莊的人認出是你來，我沒有說錯吧？」

那人目中殺機暴閃，「哼」一聲道：「你果然聰明，怪不得秦老兒非要招你為婿不可了！」

俞白璧却聽出那人的語氣有點酸酸的意味。

「還有，我現在明白了。」俞白璧冷冷地直視着那人。「你之所以將我帶出秦家莊，而不在那時候殺我，是怕萬一出手一擊殺不了我的時候，驚動了秦家莊的人，所以將我引到這裏才動手，是麼？」

那人却悶聲不响，忽然間一劍向他急刺過來！

俞白璧大吃一驚，急忙偏身橫閃，那知道那人招法奇詭莫測，劍光在閃，居然劍招急變，嗤地一聲，急劃向他的左肋部位！

俞白璧發夢也料不到對方招法是如此詭異奇幻，心頭猛震的剎那，急切間只好一掌拍向那人的劍脊！

那人仍然悶聲不响，劍勢倏地又一變，劍光有如綠瑩飛渡，忽地斜靠而起，改刺向他的咽喉！

俞白璧不禁驚出一身冷汗來，百忙中上身一仰，長劍亦隨之出鞘，斜抹向那人的右脅！

那人居然不縮臂撤劍，左手倏地曲指一彈，「錚」一下脆响，彈在他的劍身上，硬是將他的長劍彈得歪斜開去！

同時間，他感到顎下一痛，忍不住叫出聲來，身形藉勢向後倒縱出去！

那人叱喝一聲：「那裏走，納命來！」人劍緊迫俞白璧。

俞白璧已無暇察看一下頷下受傷輕重了，只覺頷下一陣劇痛，粘糊糊的流落脖頸上，知道被割傷了，心中驚駭惱怒之下，迎着那人急刺而至的劍光盡力一絞，只聽一陣激越的碎响聲在這寒冷的夜空中震蕩迴响不絕，那人緊逼的身形一窒，總算被俞白璧那奮力一劍將他的攻勢遏阻了。

不過，俞白璧亦被震得蹌退出一步，心中暗懍不已。

觀諸那人出手之快，變招之奇詭，足以顯出這人是一位用劍的高手，而且功力不弱。

這怎不令俞白璧暗暗心驚，他可不是個不知自量的人，自己有多少斤兩，心中有數，他已知道自己絕不是那人的對手，但又不至於很快落敗，起碼要在拚鬥百五招後，自己才會落敗。

既然明知不敵，他便暗自決定，伺機溜之乎也。

他決不會拿自己的生命來逞英雄充好漢的，這划不來，何況，這根本就是莫名所以的事情，若是就這樣死了，實在不值得！

因為他根本連自己為何會被那人殺之而後甘心的原因也不知道，若他被殺死，眞是死得不明不白，死不瞑目。

主意打定了以後，他便裝出與那人拚命的樣子，叱喝一聲，返身撲向那人，一口氣攻出了十八九劍！

那人「咦」了一聲，長劍急舞，與俞白璧硬碰起來。

有幾次，俞白璧都想伺機將那人幪面的巾布挑飛或是削下來，但却被那人機警地避讓開去或是將他的劍勢封拒！

兩人就在這片荒野地上，寒風吹刮之下，兇險萬分地惡鬥起來。

不過，雖則俞白璧奪力抗擊，但仍然是守多於攻，雖是這樣，那人一時間也奈何不了他！

俞白璧在激鬥中，有意無意地設法將距離拉遠一些，並且慢慢向一棵枝椏光禿禿的枯樹退過去。

只要退到那棵枯樹前，他便覷個機會，騰身縱掠上樹，再藉力彈射出去，擺脫那人的糾纏。

可惜，却事與願違。

不知是那人看穿了他的意圖還是不耐煩了，忽然撮口發出一聲短嘯。

剎那間應聲從四下的黑暗中，撲出三條黑影來，悶聲不响的，只見寒光飛閃，撲斬向俞白璧！

俞白璧一個人對付那人已經感到越來越吃力，這時候忽然殺出這三個人來，如何應付得了？

心頭懍駭之下，他只好奮起全力，閃轉騰挪，勉強封擋閃避過那四人的一輪急攻，但已左支右拙，驚險百出，他自己已驚出了一身冷汗來。

那人與三名同伙看來是老拍檔，四人合作得很好，出手更是互相配合得妙到毫巔，剎那間將俞白璧圍了起來，令到他四面受敵，被攻得喘不過氣來。

勉強支撐應付了二十多招，俞白璧終於被一名黑衣人乘隙突進，一刀削斬在腰側上，幸好他在百忙中奮力一閃，才不至實受了那一刀，但也被削割出一道八九寸長的血口來，痛得他全身顫搐了一下。

接着，他便接二連三地，身上挨了幾刀幾劍，所幸皆不是傷在要害上，不致立刻喪命，但也血流滿身，手脚更慢，情勢更危急了！

不過，他絕不會甘心就這樣死去，所以，他仍然拚力封拒閃避那四人的兇猛攻擊！

身上又挨了幾下，俞白璧已全身上下負了不下十處傷，整個人已感到隨時會一頭摔倒在地上，而他亦在勉強擋了一刀之後，被震翻在地上！

剎時便有一劍兩刀刺劈向他的身上！

在這生死存亡之際，他也不知那來的力氣，陡地大喝一聲一劍全力揮斬出去。

「鏗鏘」連串金鐵大震聲中，居然奇跡地將一劍兩刀封拒開去，他連氣也不敢喘，立刻讓身並接連揮動左手！

「噗」一下沉响，第四名漢子的長刀險險從他的身邊劈下，不但將地面劈裂，也將他的一截衣角斬了下來！

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

隨着他滾動的身形，接連揚起幾蓬塵沙來，由於夜黑，那四名漢子根本看不到，只是急斬兪白壁，待到四人驚覺時，閃避已來不及了，只好急忙閉眼閃跳開去。

兪白壁就利用這稍縱即逝的機會，拚命地從地上力竄起來，一甩手連手中的長劍也甩射向那四人，連跌帶滾地，拚命急掠而去！

那四人雖然閉眼得快，但仍然不少泥沙被撒入眼內，一時間睜不開眼來，及至手忙脚亂地閃避開那柄射來的長劍，勉强地睜開眼來，已差點看不到兪白壁的身形了。

× × ×

「夏侯兄，小弟總算命大，逃脫了那四人的追殺，後來不支倒在那棵樹下，用地上的枯葉將自己『埋』了起來，幸好遇上兄台你，若是那些人，小弟便完了！」兪白壁說了差不多有半個時辰，這時候早已累得接連喘了幾口氣！

夏侯宗對於兪白壁的敍述，感到驚奇不已，目光連閃，道：「兪兄弟，你的遭遇確是離奇，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硬要將女兒嫁給一個人的，但那人爲何要殺你呢？相信可能與你與秦宛兒的親事有關也說不定！」

兪白壁雙眼眨動了一下，吃驚地道：「夏侯兄，你是說那人出於妒忌小弟可能會與秦宛兒成親而殺我？」

夏侯宗說道：「我是這樣想，至於是不是，就要那個人才知道了，不過，你試想一下，那人與你根本毫不相識，自然說不上有仇隙，但他却要殺你，除了出於妒嫉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理由了！」

兪白壁想想，不得不同意夏侯宗的猜測。「夏侯兄，小弟也想不出除了兄台說的那一點之外，還有別的理由，最令小弟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那位秦莊主爲何硬是要小弟與他的女兒成親，他到底有什麼企圖？小弟又不是什麼成名人物，更不是家財千萬的富家公子，亦沒有什麼可以引起他垂涎的異寶秘笈之類的物件，而他的女兒又年輕貌美，不愁嫁不出去，這眞叫小弟想爆了腦袋也想不透！」

夏侯宗道：「兪兄弟，依你觀察，秦莊主夫婦是否在某一方面有點問題？」

兪白壁望了夏侯宗一眼，目光一閃道：「夏侯兄是否懷疑秦莊主夫婦在神智上有點問題？」

「若你與那位秦莊主的女兒沒有婚約，而你又沒有什麼值得他圖謀的，那麼，你說說，除了腦袋有問題的人之外，正常的人會不會這樣做？」

兪白壁點頭道：「夏侯兄說得對，但據我觀察所得，那位秦莊主絕對是個神智正常的人！」

「那麼，就只有兩個可能了。」夏侯宗頭腦清醒地道：「一就是你眞的與那位秦宛兒有婚約，二就是你有什麼是値得他犧牲女兒的幸福的，除了這兩點之外，我實在想不到還有其他的！」

兪白壁認眞地想了一下，搖搖頭道：「夏侯兄，小弟雖然不敢確實地說與那位秦莊主的女兒沒有婚約之盟，但在我的意念中，可以肯定地說沒有，至於我有什麼好圖謀的，小弟可說身無長物，想不出有什麼可以令到他用女兒的幸福來換取的東西。」

夏侯宗却肯定地道：「事實上却只有這兩個可能，但據我的猜想，可能後者居多，正如你所說，婚姻大事，令尊令堂不會到死也不告訴你的，何況，你對他一點印象也沒有，這是絕不可能的，既有兒女之親，關係是何等密切，怎會沒有見過面之理，最令人懷疑的是，你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而他亦沒有對你說，這是不合情理的。」

兪白壁聽得連連點頭。「夏侯兄說得極是，小弟正是心有所疑，才不敢輕率地承認那頭婚事，正是怕那位秦莊主暗中藏有奸計。」

夏侯宗忽然道：「兪兄弟，那你打算怎樣辦？」

兪白壁想了想，道：「這件事這樣離奇，而且差點死得不明不白，小弟說什麼也要查個一清二楚，否則心裏難安，再說，只怕那要殺小弟的人也不會就這樣放過小弟，還有那位秦莊主，亦必然不肯罷休，非要將我『請』回去與他的女兒成親不可的！」

夏侯宗滿有興趣地道：「兪兄弟，你這種離奇的遭遇，引起了我的興趣及好奇，你若不嫌我多管閑事，我想與你一同探查一下這件事的眞相！」

兪白壁正担心自己一人勢孤力弱，力有不逮，能夠多一個人帮忙，總比孤身一人要好得多，起碼有個照應，凡事也可以商量一下，俗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夏侯宗自告奮勇，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不禁喜形於色地道：「能夠得到夏侯兄的大力協助，眞是求之不得，不過，小弟又恐怕萬一將兄台你捲入漩渦中……」

夏侯宗搖手道：「兪兄弟，這一點你不用担心，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會怪你的。」

兪白壁吁口氣道：「夏侯兄，依你看，是否從那座秦家莊下手偵查？」

夏侯宗想了想道：「目前唯一可以着手從中偵查的，只有這座秦家莊了，自然從那裏着手，不過，咱們是暗中偵查，同時，還要提防那位神秘人物隨時會對你驟施毒手，別忘了他在暗，你在明，他認識你，你却不認識他，這對你是極端不利的，今後一定要極之小心。」

兪白壁不由想起那一夜的九死一生的經歷來，心有餘悸地道：「夏侯兄，那人確是不容易應付的對手，小弟會小心提防的。」

夏侯宗站起來，望一下窗外，意外地道：「外面的雪停了！」

外面的雪果然停了，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停的，天色份外地晴朗。

夜半被擄　莊院遇險

傍晚的時候，又飄飄揚揚地下起雪來。這一次的雪下得更大，但見天地間一片白茫茫的，已分不清天地的界限，彷彿天地間已混爲一體。

可能是日間說話太多的關係吧，這時候兪白壁又已沉沉睡着，剩下夏侯宗一個人無聊地坐在房中，望着窗外的紛飛大雪，忽然間雅興大發起來。

回身看了一下仍在沉睡的兪白壁一眼，站起身來，開門走了出去，到前面去吩咐伙計送一壺酒，二三碟小菜來，準備在房中窗前，喝酒賞雪。

在前面的店堂中找到一名伙計，吩咐了之後，他便轉回房中。

伸手推門進入房中後，他的目光很自然地望向那邊床上的兪白壁。

那知道他的目光所及之處，床上的兪白壁却不見了，不由吃了一驚，他出去只不過一會，而兪白壁又是睡得這樣沉，斷不會在他離開的刹那，醒過來下床出房的，就算是，他也應該遇到他的。「莫非他被擄去不成了？」一念及此，他也不及走前去察看一下那張空床，身形猛轉，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外面大雪紛飛，寒氣侵人，他也顧不了那樣多，身形一縱，掠到廊外的庭院中，飄飛的雪花立時洒落在他的頭上身上，斑斑點點的。

四下急掃了一下，毫無動靜，所有客房的門窗皆緊閉着，獨有他那間房是門窗大開，這樣的雪夜，躺在熱被窩內應該是最好的享受了。

略爲遲疑了一下，身形斜縱掠起，帶着一身的雪花，掠上了院中的一棵掛滿了雪花的禿樹上，身形略爲一停，接一彈，長身掠向院牆之上。

那棵禿樹上的積雪在他的身形掠起的刹那，被那一彈之力震得簌簌飄散落地。

這時候雖然是在黑夜中，但在雪光之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雪地上的情形。

而夏侯宗一雙明銳的目光，正在掃視着皚白的雪地。

根據他的經驗，在這種大雪天，若是有人行走，就算輕功再高明的人，在携帶着一個人飛行時，必然會在鬆軟皚白的雪地上留下痕跡的，除非是一隻飛鳥。

忽地，他站在牆頭上的身形斜掠向牆外左面的雪地上。

只不過站在牆上這麼一刻，他的頭上身上已落滿了雪花，令到他看來就像穿了一件白衣服。

那一處的雪地上，清晰地顯現着一行脚印來，紛揚的雪花自然將那一串脚印掩蓋了一些，不過，總算還能夠看出來，若是再遲些，就會被不停地落下的雪花將脚印塡滿掩蓋了。

蹲下來，他仔細地察看了一下那些脚印，發現到那些脚印不只一個人的，起碼有三四個之多，而且深淺不一。

思索了一下，他決定循此追踪下去。

目前，也只有追下去看看一途了，因爲這是唯一的綫索，說什麼也要追下去，希望能夠將兪白壁救回來。

× × ×

循着那些脚印的方向一路追踪下去，一直追出有十數里外，那些脚印却忽然中斷了。

站在那忽然消失了的脚印的地方，夏侯宗心急如焚，也不理會身上越積越厚的雪花，在附近小心地找尋着。

他希望能夠找尋到一些踪跡！

脚印在這裏中斷了，那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那些人終於想起要消滅脚印，於是由這裏開始，將留下的脚印消滅了，二是那些人在此有接應，改乘雪橇之類的工具，那同樣不會留下痕跡的，因爲雪橇在雪地上滑行，只留下很淺的痕跡，而雪又落得這樣大，只需一會，便可以將留在雪地上的足跡掩蓋了。

附近一樣白雪皚皚，連一絲異樣的痕跡也沒有，這令到夏侯宗無所適從了。

因爲在這種白茫茫的雪地上，只要追錯了那麼一絲方向，那就會謬誤千里的了，所以，他不敢亂追下去。

但站在這雪地上也不是辦法的啊，那豈不是讓將兪白壁擄走的人有機會逃得更遠了。

但要追，總要找到可以循之追下去的踪跡才好追下去，若是胡亂追下去，說不定會「背道而馳」，那乾脆站着更好。

正當他不知怎辦才好的時候，忽然間他聽到一聲夜梟的驚鳴聲，在這種荒僻寒夜，份外刺耳寒心。

心頭一動，他急忙循聲望過去。

就在那些中斷的脚印的正前方上空，在飄飛的雪花中，他依稀看到有一團黑影飛掠着，瞬即消失在漫天的雪花夜色中。

而這時候落雪亦將殘留在雪地上那些脚印塡塞掩蓋了，抖落了身上厚厚的雪花，夏侯宗毫不猶豫地掠向那夜梟飛過的方向！

× × ×

掠出大約有五六里外，四下裏却一點痕跡也沒有，他不由有點猶豫地放慢了奔掠的速度。

「會不會那隻夜梟只是抵不住寒冷，飛了起來，而不是被人驚飛的？」這個念頭在他的腦中閃過。

「不，不會的！」立刻，他自己將之否定了。「像夜梟這種只在夜間才出動的禽鳥，斷不會無緣無故發出驚鳴的，只有受到驚嚇，才會發出驚鳴聲的！」

一念及此，他的信心又增强了，目光一掃之下，看到前面十多丈遠的雪地上，孤零零地豎立着三幾棵怪模怪樣，樹身粗矮的怪樹！

心念一動，他不由自主向那面掠去。

掠到樹前約丈許遠停下來，他警惕地四下察看着，他相信那隻夜梟是在這裏被驚飛的，因爲附近再沒有別的樹木，這是絕無疑問的了。

但這裏却一點異樣的跡像也沒有，有的只是那砭人肌膚的寒風，以及飄舞的雪花，在寒風中搖顫着的那幾棵積雪滿椏的粗矮樹木。

不過，他還是很小心，因爲江湖上什麼鬼蜮技倆也有，他雖然出道不太久，但却領敎過不少，就拿這雪地來說，眼前雖然毫無異狀，但說不定脚下就是足以置你

於死的陷阱，雪下藏人，伺機施襲，更是慣用的技倆！

既然這裏是夜梟被驚飛的地方，那就證明這裏一定有人出現或停留過，而這裏卻一點異樣的痕跡也沒有，這就不得不令到他起了戒心了。

他用手抹掉飄落在眉眼上的雪花，接將長刀抽了出來。

長刀出鞘，刀鋒映着雪光，泛射出一片森冷的寒芒來，寒風雪夜似乎顯得更加冰寒了！

爲了小心起見，他每走一步，必在前面的雪地上用刀一戳，這樣，就不怕脚下的雪地上藏了人而猝然施襲了。

小心駛得萬年船，他本就是個小心的人，也所以他自出道以來，很少遭遇到意外。

人在江湖，旣是身不由己，那就會隨時隨刻都會遇到意外，這是難免的，若是粗心大意，不懂得保護自己，那肯定會被人「吃」了，所以，一個成功的江湖人，必然懂得怎樣保護自己不受突如其來的傷害的！

一個處處小心提防的人，總比一個粗心大意，不懂得保護自己的人好，在遇到意外時，不會那樣輕易喪命的！

夏侯宗小心地在周圍搜查了一遍，却什麼也沒有發現，這實在出乎他的意料。

在他的想像中，這裏極有可能設下陷阱——雪地下藏人——要狙殺他！

因爲據他猜測，凡是在江湖上行走的人，斷不會不曉得在黑夜中行動的大忌——驚動飛鳥，那是很容易露出行踪來的，故此在他的想像中，那夜梟被驚飛，可能是有人故意將之驚飛的，目的就是將他誘到這裏，加以狙殺！

這决不是無的放矢的，而是經驗告訴他可能會有這種情形出現，爲了救人，明知有險，也不得不這樣做。

雪地下沒有陷阱——狙擊手，這令到他有點意外，一時間怔住了。

這時候他正背着那幾株粗矮的禿樹而站，而且距離不足五尺。

他是在思索着，旣然這裏沒有埋伏，那麼，那些人是向那個方向跑了！

令他想不到的意外也就在那刹那發生了！

× × ×

簌簌一陣疾响聲中，那三棵粗矮的禿樹有兩棵忽地移動起來，左右撲向夏侯宗，同時間寒芒乍閃，擊向夏侯宗的背上要害！

樹木居然也會動，會攻擊人，那眞是咄咄怪事，莫非這兩棵樹成了精不成？

夏侯宗在聽到背後有異响的刹那，心頭便劇跳了一下，心知不妙，身形疾忙向前搶出一步，上身急傾的刹那，手中的刀隨着身形的反撑，反手掃了出去！

「鏗鏘」兩聲，火星四濺，夏侯宗但覺背上劇痛，手臂一震，身形被震斜搶出一步！

他心頭不禁震了一下，知道自己雖然警覺得快，但仍然避不開猝然而來的襲擊，背上仍然挨了一下！

身形藉着被震出一步的勢子，再搶出一步，他才猛地旋過身來。

他這樣做，乃是爲了小心起見，恐防還有別的狙擊手乘着機會驟然向他出手，在那種情形之下，他是很難再閃避得開及封擋得了的！

他這一步乘機搶出去，正是爲了防備有此一着。

及至他轉過身來，才發覺到自己是太小心了一點，因爲除了那兩個被他一刀震退的偷襲者之外，沒有別的同伴了。

只是，那兩名偷襲者能夠將他震開一步，其功力也有相當火候了，倒是不可小覷。

那兩名樹人原來是兩名身穿與樹皮一般無異的僞裝，其上加插了一些眞的樹枝，怪不得與那棵眞樹一模一樣，分不出眞假來了，顯見對方在這方面是下過一番心思的，因爲連夏侯宗也分不出其眞假來，不過，這也要在黑夜中，加上雪花的掩蓋，才會像眞的樹木一樣，騙過了夏侯宗！

這的確是一種別出心裁設想出來的陷阱！

最少，夏侯宗就上當了。

× × ×

那兩名「樹人」在穩住身形後，雙雙一抖身軀，將身上那件「樹衣」抖脫落地，露出一身灰黑色的緊身油綢勁裝衣衫來，兩人的這一身衣衫，不但與樹皮的顏色很接近，亦可以防雪禦寒，這確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最佳的衣物。

背上靠近脅下的地方劇痛難當，被砭骨的寒風一吹，更是難以忍受，夏侯宗咬着牙，忍受下來，身形欺前兩步，目光直盯在那兩名傢伙的臉上。

夜雖深沉，但在這種雪夜，雪光反映之下，距離又不遠，雙方可以清晰地看到對方的面目。

夏侯宗打量着對面這兩名漢子，只覺從未見過這兩名傢伙，腦海中一點印象也沒有，吸口氣，長刀直指那兩人，冷峭地道：「兩位是什麼人？」

那兩名傢伙年紀大約三十五六，身材雖然瘦削，但却結實，給人一種慓悍的感覺，臉目沉肅，一看就知道是那種冷酷無情的人。

兩名傢伙的手上亦同樣握着一柄薄刃長刀。

左首那名身材略高的漢子語聲冷漠地說道：「殺你的人！」

寒風吹在背後的傷口上，有如刀割般刺痛，夏侯宗極力忍受着，也極力令自己冷靜下來，聞言之下，毫不動氣只是淡淡地道：「那總該有個理由吧？」

「很簡單，因爲你太多管閑事了！」

「那麼，你們今晚是非殺我不可的了？」夏侯宗的語氣忽然變得比他手上的長刀刀鋒還要鋭利！

「廢話！」這一次是右面那名傢伙沉喝一聲。

夏侯宗目光一轉，忽然笑笑道：「差點忘了請問兩位一聲，我到底管了那門子的閑事？」

左首那名傢伙道：「還用說麼！」

「好，咱們是心照不宣，兩位請出手吧！」夏侯宗說着忽然擺出一個很怪異的刀式。

只見他身形斜傾，微微斜向前俯，長刀亦斜斜地揚起，左手壓在刀背上，胸門半開，這種怪異的刀式，在江湖上還是罕見。

那兩名傢伙顯然亦未見過夏侯宗這一式刀勢是何來歷，猜不透其中的奧妙，兩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目光，亦擺出一個刀勢，遲疑着不敢發動。

這是因爲兩人雖然看不透夏侯宗這一勢式到底是何門何派，何種刀法的勢式，但是却感受到這一式刀勢所隱藏待發的凌厲殺着，令到兩人心頭發虛，不敢貿然發招。

對峙着，雙方的身上頭上眉眼上，瞬間飄落滿了雪花，若是再繼續對峙下去，只怕不用動手，三個人皆會被紛飄的雪花將整個人掩蓋起來並凍僵！

三個人身上的雪花越積越厚，甚至連眉毛也被雪花沾滿了，甚至連眼睫也沾上了雪花。

忽然間，一片雪花飄落在夏侯宗的眼臉上，將他的眼睛遮蓋了。

那兩名漢子也就在那一刹間發動了攻勢。

只見兩人的身形陡地一動，身上的雪花飛旋四射出去，迷濛的雪花中，兩道刀光有如白虹飛渡般，「颯」地斬開風雪，斬向夏侯宗的身上。

兩人覷準了夏侯宗的眼瞼被雪花所蓋才動手，並藉身上被震飛四飄的迷濛雪花遮蔽夏侯宗的目光，其用心不可謂不毒辣了，而兩人的刀勢亦凌厲霸道異常，顯出兩人在刀上有很深的造詣，夏侯宗不知是否接得下或閃避得了這兩刀。

夏侯宗在那片雪花飄落在他的眼瞼上的時候，甚至連眼睫毛也沒顫動一下，不過，他的刀勢却在那刹那發動了。

乍看起來，是雙方同時發動了攻勢，但只有當事人的雙方才心裏知道，是夏侯宗先發動了那麼一霎那！

高手相爭，雙方又是用刀的高手，那一霎間的快慢，足以分出生死！

夏侯宗的刀勢一發，恍如駭電閃出，只見夜空中閃亮起一道眩亮的白光，而夜空彷彿被那道白光照亮了那麼一霎那，那兩名傢伙只覺眼前一耀，跟着便感覺到攔腰給「切」了那麼一下，毫不感到疼痛，而兩人同時感到攻出那一刀斬了個空！

待到兩人感覺到一陣劇痛的時候，巳經站不穩了，先後栽跌在地上，腰腹上裂開的那道尺許的血口，不但噴濺出爆泉般的血雨來，染紅了潔白的雪地，也噴冒出腸臟來！

兩人睜着一雙駭怖的雙眼，慘厲地呼號着，痛苦地在雪地上翻滾着，身形滚過之處，一片血紅。

這還是夏侯宗在那一刀斬出時，留了三分勢道，兩人才不致被攔腰斬成兩截，因爲夏侯宗想從兩人的口中問出一些事情來！

而夏侯宗這時就站在兩人身前不到三尺的地方，難怪兩人斬不到他了。

只是，兩人根本就看不到夏侯宗的身形怎樣一下子從他們的刀勢之中，掀到他們面前的，若按常情來說，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顯見夏侯宗的身法奇怪高明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兩人也不是尋常的高手，但一招便重創在夏侯宗的刀下，這還是夏侯宗有意留了三分勢道，怪不得他的外號叫「刀不留人」了！

果然是刀不留人！

他這次所以「刀下留人」，乃是想從這兩名傢伙的口中，問出俞白璧的下落，及他們是何方神聖來。

回刀入鞘，掀到那兩名兀自在慘嚎滚動的傢伙身前，夏侯宗一脚踏住了那名身材瘦長的漢子的一條臂膀，令到他不能再滚動，厲聲道：「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將俞白璧擄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傢伙臉形扭曲着，睜着一雙驚恐、痛苦的目光，咀巴却閉得緊緊的，一聲不出。

這傢伙倒是很倔强！

夏侯宗脚下一用力，只聽一陣骨裂聲清晰地响起，那傢伙依然緊咬着牙，悶聲不响，身形猛地一振，接一軟，重重地摔回地上！

夏侯宗看到這種情形，心中一動，知道不妙，俯下身子一看，果然，那傢伙咀角溢出一縷黑血來，不用說，是服毒身亡了！

這傢伙寧死也不說出他的身份來，這倒是大出夏侯宗的意料之外，不由怔了一下。

但隨之他就想到還有一個身材略矮的傢伙仍活着，疾忙轉過身去一看，不由懊惱地毛了一下右手。

再看那名身材較矮的傢伙，亦是咀角流出一縷黑血來，不用說，亦是服毒自殺了！

夏侯宗那番心機等於白費！

如今什麼也問不出來，一時間，他眞不知道下一步怎麼做才好！

一陣急勁的寒風吹來，夾雜着雪花吹打在頭上臉上身上，更吹在他快巳凝結了的傷口上，一陣冰寒刺痛令到他忍不住打了個寒顫，精神亦爲之一振。

夜深了，風雪滿天，四顧一片迷茫，一時間，他不知何去何從才好。

若是就此折回客棧，不再追尋下去，這於道義有虧，但追尋下去，又向那一個方向追下去好呢？

咬咬牙，他决定追下去，雖然不知道朝那個方向才好，但他决定碰碰運氣，毫不猶疑地朝着那個方向一路追下去……

× × ×

不知是他追對了，還是他够運，他忽然間聽到一陣叱喝聲與兵刃的撞擊聲。

那陣陣隱約傳來的聲响是來自他的右前方，聲响中明顯地可以分辨出有女子的嬌叱聲，夏侯宗雖然心中狐疑，但仍然向那面急掠過去。

叱喝聲與碰撞聲越來越响，夏侯宗凝足目力向前望去，終於讓他發現了在前面十數丈外的樹林子前，正有數名男女在激烈地拚鬥着。

他這時也不及多想一下，如飛般急掠上去。

在這種迷茫的雪夜中，視綫雖然會受阻礙，但在數丈距離之內，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忽然出現的人或物。

夏侯宗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將身形隱蔽起來，因爲只有現身上前去查問一下，才能確定正在互拚的雙方，是不是與擄刦兪白璧有關，光是看，那看不出來的，所以，他沒有將身形隱蔽起來，一直掠到那兩帮人拚鬥的五丈遠的地方，身形才停了下來。

那兩帮人正鬥得激烈，但仍然發覺到驟然出現的夏侯宗，雙方不約而同地停止了打鬥，一齊懷疑地打量着夏侯宗。

夏侯宗當然不會閉上雙眼，他亦在打量着那兩帮人。

那兩帮人一方是四個女的，另一方是三個男的，那四名女的年紀都很輕，看年紀不會超過二十歲，那三名男的年紀大約在三十四五到四十之間，夏侯宗都不認識他們。

那一女一男兩帮人却顯然都認出夏侯宗是什麼人來，兩帮人的臉色俱是變動了一下。

夏侯宗這時也顧不了那樣多，朝那兩帮男女抱拳拱手道：「請問，你們爲何在這寒凍的雪夜拚起命來？」

「你是什麼人？」那四名女子中的其中一人敵視地喝道：「多管閒事！」

夏侯宗吸口氣，忍着氣答道：「夏侯宗！」

那四名女的臉色又變了一下，却沒有出聲，倒是那帮男的其中一人冷嘲道：「刀不留人夏侯宗，咱們早聽說過了，這唬不倒咱們！」

夏侯宗却毫不動氣，但却氣勢慴人地逼前了兩大步，目光一閃，忽然間猛然他省起：「這兩帮男女不就是在昨天先後走入客棧來的麼？」

認出了這帮男女後，他心中的懷疑更盛。「這兩帮男女這時候不在客棧中睡覺，却在這裏拚命，莫非與兪白璧的失踪有關？」

一念及此，他語聲略凝，道：「朋友，我既然唬不了你們，何不報個萬兒！」

仍是那三名男的其中那人冷笑道：「沒有這個必要！」

夏侯宗道：「這只表明了三位是見不得人的縮頭烏龜！」

那四名少女聽了，俱忍不住地尖聲大笑。

這一來，那三名漢子勃然羞怒起來，怒喝道：「夏侯宗，別人怕你，咱們可不怕！」

夏侯宗淡然說道：「我有要你們怕的麼？」

那四名少女一聽，不由又笑出聲來。

那三名漢子忽然怒視着那四名少女，其中一名年約四十上下，身穿一件羊皮襖的中年漢子冷然地道：「臭丫頭，有什麼好笑的？若是這位夏侯宗知道了你們將兪白璧擄去，只怕你們再也笑不出來！」

那四名少女一聽，臉色驟變，果然也笑不下去，其中一名穿了件紫色雪氅，身材高挑的少女俏目倏睜，怒叱道：「咱們雖然將兪白璧擄走，但却沒有傷害他之心，你們却在此攔途截下咱們，欲將姓兪的殺害，你們是何居心！」

夏侯宗看到他們雙方狗咬狗骨，正好將自己要知道的「爆」了出來，心中喜得暗自笑個不了。

那名年約四十的中年漢子可能是三名漢子中的「老人」，臉色勃變之下，厲聲道：「臭丫頭，你在胡說什麼？」

那名身材高挑的可能是四女中領頭的，毫不示弱地冷笑一聲：「本姑娘在胡說？放屁！難道你們在此將咱們截下來，是要請姑娘坐轎不成？」

那名中年男子氣怒地道：「呸！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居然也想坐轎？只怕沒有這種福份吧？」

四名少女一聽，立時怒叱出聲，展劍一提，就要衝上前去再度動手！

夏侯宗却忽然踏前一步，擺擺手道：「慢着！我不理會你們『坐轎』不『坐轎』的，四位姑娘，請先將兪白璧交出來，再與他們三位動手吧？」

那名身材高挑的少女眉梢一剔，冷聲道：「夏侯宗，你爲什麼要將兪白璧自咱們的手上討回？」

夏侯宗沉下語聲道：「就爲道義及我與兪白璧的交情！」

那高挑少女冷哼道：「這算是什麼？難道咱們不可以將逃婚的兪白璧帶回去與小姐成親麼？」

另一名模樣俏麗，但却神態冷冰冰的少女哼一聲道：「眞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夏侯宗一聽，一時不禁爲之語塞，但隨之氣壯地道：「這只是你們莊主一廂情願的事情，兪白璧却沒有承認那頭親事，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再說，你們乘他昏睡時將他擄走，根本未得他同意，我自然有責任將他自你們的手上救回來，除非他親口對我說願意跟你們回秦家莊，否則，你們不將他交出來，便走不了！」

身材高挑的少女聽得冷笑連聲。「夏侯宗，憑你還阻不了咱們的去路！」

說着一提手，身旁三名少女隨她向林子的左邊走去。

夏侯宗正想掠上前，將她們的去路阻住，那三名漢子先他一步，一閃身將那四名少女截住了。

「嘿嘿，想走？那有這般便宜的事？」那名中年漢子揮動一下手上那柄砍山刀，冷沉地道：「識相的，快將兪白璧交給咱們，待咱們殺了他之後，自讓你們將兪白璧的屍體帶回去，這豈不是兩全其美的好辦法？」

身材高挑的少女甩一下腦袋，將頭上的雪花甩抖下來，臉罩寒霜地怒叱道：「放你娘的臭屁！你以爲姑娘們怕了你們不成？姑娘可不是白痴，識相的別阻住姑娘們的去路，否則——」

那中年漢子臉色變了一下，亦是怒聲道：「好粗野的臭丫頭，老子倒要看看你有多辣！」

手中砍山刀一提，便要動手。

其餘兩名漢子擺開勢式。

那神態冰冷的少女目中殺機一閃，嬌叱一聲，便欲提劍衝殺上去，但却被身材高挑的少女一把扯住了！

身材高挑的少女忽然臉色一變，居然露出一絲笑意來，瞟了那中年漢子一眼，別有用心地道：「聽着，咱們不是怕了你們，而是不想你我雙方像蚌鷸一樣相爭，

讓那漁人得利！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那中年漢子想了一下，頷首道：「丫頭，你是不是想咱們與你們聯手解決了那傢伙，才動手決生死，爭奪兪白璧，免得讓那傢伙乘機佔了便宜？」

中年漢子說時，不斷地拿眼瞟着夏侯宗。

那少女「噗哧」一笑，道：「你不會讓那漁人得利吧？」

那漢子目光一閃，狠聲道：「好，就先聽你的，聯手對付了夏侯宗再說，免得他在此從中作梗！」

情勢一下子轉變得對夏侯宗極之不利，這是他始料不到的，他不由吸了口氣。

本來，他在看到他們又要動手時，心中暗喜不已，他亦想做個漁人，從中得利的，這不是他取巧，或不安好心，而是他們雙方依然都是對兪白璧有企圖的，那何不讓他們拚個兩敗俱傷？到時候，他對付起他們時，就較有把握及有利了，這又何樂而不爲？

但如今情勢逆轉，雖然對他來說自然是壓力大增，但他却沒有退縮之意，更不懼怕！

他不是一個「知難便退」的人。

× ×

四女三男兩帮人馬由敵對忽然變成「朋友」，雖說是利害關係，但雙方總不免有多少戒心的。

故此，雙方皆不是衷誠合作的。

這就令到他們聯手攻擊夏侯宗的實力打了一個折扣。

這無形中削減了他們的實力。

不過，他們都不是庸手，七個人一齊聯手發動攻擊，聲勢自然很驚人，壓力也很巨大。

夏侯宗在他們七人發動攻擊的那刹那，腰間的長刀亦出鞘，但見電芒暴閃流轉，他的身形迅疾地閃欺疾變了幾次，恰好閃過了戳向他腰背上的二柄長劍，斬向他腰側的一刀，同時間「鏗鏘」連聲激响中，擋開了那中年漢子砍向他頸胸的一刀，另一名身材矮壯漢子，搠向他小腹的鋼刀，及高挑少女與那臉容冷肅少女飛刺向他眉心及腦後大穴的兩劍！

緊接着只見他身形有如龍捲風似旋起來，閃耀的刀光有如一團疾旋的晶球，旋捲開去，捲向那七名男女。

七名男女亦剛好在一招落空被擋之後，叱喝着從七個不同的方位搶攻而上，那知道刀劍才碰觸上那團旋捲廻掠的晶球，立時便感到有一股奇大無敵的旋吸之力，硬是將他們的兵器及身形旋吸拉扯過去！

七人這一驚非同小可，拚命運勁抗拒，那名中年漢子臉色慘變的同時，疾喝出聲：「小心，這是失傳了近百年的龍捲風刀法中的一招——龍捲西風！」

他在喝聲出口的刹那，已見機地放棄了抗拒，急急棄刀躍退開去！

那六名男女聽到那中年漢子的喝叫，心中俱劇震了一下，各自發出一聲，胆喪的驚叫，亦欲棄掉兵刃，躍退開去！

可是，那已經太遲了，那股像龍捲風般強勁無儔的扯吸之力，已將他們牢牢地扯吸着，再也脫不出去！

那情形就像龍捲風旋掠一樣，所到之處，不管是什麼物件——塵沙或是重逾數千斤的巨石、房屋，皆被扯吸入旋風的中心，旋捲起來，其勢莫可擋之。

當然，夏侯宗這招「龍捲西風」所發揮出來的那股扯吸之力，與大自然那股毀天滅地的無儔威力，不可同日而語，但施之於敵人的身上，亦是莫可抵禦的了！

一連串急激的金鐵擊响聲震得似乎連飄飛的雪花也爲之一窒般，接着是流光迴射，人影旋跌！

迴射的流光是六人被擊飛的兵刃，旋跌開去的人影是六名男女的身體四肢，那名中年漢子才躍進開去，立脚不穩，摔了個仰天跤，掙扎着站起來的同時，一眼看到那六名男女斷肢殘體的可怖情景，嚇得他猛地打了個哆嗦，就像遇上索命的厲鬼般，怪叫聲，愴惶驚恐地翻身急掠而去，再也不管他那兩名同伴了。

其實，那六名男女還未死，只是被斬斷了手脚或是斬傷了身上的一些地方，不過，那情景確是悚目驚心！

那潔白的雪地上，洒滿了觸目驚心的腥紅血漬，那些斷手斷脚，散落在雪地上，有些還在搐動着，確是令人心悸！

這種結果，還算是夏侯宗不忍痛下殺手，沒有將那招「龍捲西風」的威力發揮出來，只是發揮了六七成威力，否則，這六名男女皆是死人！

這些人雖然都對兪白璧不懷好意，但却罪不至死，所以，他才刀下留情，沒有「刀不留人」！

晶芒散，旋風止，夏侯宗目光一掃，瞥到那名中年漢子已竄掠出三數十丈外，欲追已無及，哼了一聲：「鼠輩！」他也不喜趕盡殺絕，何況，有這六名男女留在這裏，足够他問出他想知道的事情來，於是他不再理會那愴惶竄遁的中年漢子。

最要緊的是先將兪白璧的下落問出來，於是，他走到那名被斷了一條左臂的高挑少女身前，沒有露出半點憐香惜玉之意，冷厲地瞪着那少女，狠聲道：「說，兪白璧現在那裏？」

那少女極力忍受着斷臂之痛，那張姣好的臉龐蒼白扭曲着，變得醜怪，接連吸着氣，却咬着牙不出聲。

夏侯宗冷笑一聲，冷酷地道：「姑娘，妳再不說，可別怪我辣手摧花！」

那少女顫抖着尖叫道：「那你爲何還不下手殺了我？」

夏侯宗却冷笑道：「聽着，我不會殺你的，但我却會在你的臉上劃兩道血口，讓妳變成一個母夜叉！」

那少女聽了，恐怖地用那只右手將臉部掩起來，嘶聲叫道：「不要，不要，我求你殺了我！」

夏侯宗却硬着心腸，將冰冷的刀尖輕觸在她的臉上。「妳到底說不說？」

那少女渾身劇抖了一下，意志崩潰下來，嘶哭着道：「我說，我說，求你將刀放下來。」

夏侯宗這才將刀放下來，滿意地笑了笑。

其實，他只是嚇唬一下那少女的，他知道一個女人最重視的就是容貌，特別樣貌姣美的女子，是寧願死也不願被毀去容貌的，他正是看透了女人的這個致命的弱

點，才會對那少女說要毀她的容，這一招果然用對了。

那少女畏縮地往後移動了一下身子，才囁嚅地道：「他……他就在林子右邊的一棵樹下。」

「沒有騙我?」夏侯宗緊接問。

那少女驚恐地急聲道：「眞的!」

「好!妳若敢騙我，我一定會將你的兩顆眼珠挖出來，再將你的鼻子割掉，牙齒敲下來，讓你變成一個人見人怕的女怪物!」

那少女瑟縮了一下，嘶聲道：「我不會騙你的，不會騙你的，你可以立刻去看看!」

夏侯宗見到那少女那種歇斯底裏的樣子，知道她沒有說謊，於是笑着走向那兩名斷了雙脚的漢子。

但立刻他又停下來，目注着那少女，問道：「差點忘了問你們，你們是不是秦家莊的人?」

那名少女見他忽然停下來，以爲他又改變了主意，嚇得她渾身抖索了一下，驚恐地望着夏侯宗，及至聽他這樣問，才放下心來，噓了口氣，急忙道：「是!」

夏侯宗接着又想起兪白璧曾對他說過，至今仍未知道那位秦莊主的名字，於是再問：「你們那位莊主叫什麼名字?」

那名少女想也不想就道：「莊主名叫秦中川。」

夏侯宗念了一遍，沒有再說什麼。走向兩名顯然已經昏了過去的漢子。

那兩名漢子果然是挺受不住斷腿之痛，加上天寒地凍，如何挺受得住，昏了過去。

夏侯宗蹲下來弄醒了那名身材矮小的漢子，逼視着他，惡狠狠地道：「說，你們是什麼人?爲何要殺兪白璧?」

這一次，他爲了防備這漢子會像那兩名「樹人」一樣突然服毒自殺，一隻手已微微伸了出來，只要稍有不對，他便會以迅速的手法，將這漢子的頸胸穴道封點起來。

那漢子悠悠醒轉過來，聽了夏侯宗的話，呻吟着道：「你斷了我雙腿，那何異殺了我?你何不將我殺了?」

夏侯宗卻兇狠地道：「我不會殺你的，但你若不合作，我便會將你的雙手也斬下來，舌頭拔掉，那時候你就會變成一個肉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漢子聽了，恐懼地搐動着臉肌，倒抽一口寒氣，臉無人色地抖着聲道：「我說，我說……」

喘了口氣，接又呻吟着道：「我們都是被人僱請的殺手，至於爲何要殺兪白璧，在我們來說，是爲了錢，其他的，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夏侯宗逼視着那人。「那麼，你總該知道僱請你殺兪白璧的人是誰吧?」

那漢子急喘了兩口氣，咬着牙忍着痛道：「這我就不知道了，因爲接洽這宗生意的，是咱們的老大，只有他才知道那主僱是誰，我兩個不過是他的副手，只管動手殺人拿錢，其他的什麼也不用管。」

夏侯宗看出這漢子不像是說謊的樣子，於是有點失望地道：「你們的老大叫什麼名字，這該知道吧?」

那漢子道：「老大叫羊古。」

「羊牯?」夏侯宗嘟喃道：「那有人的名字叫羊牯的?」

那漢子回答道：「不是羊牯，而是羊古。」

夏侯宗這才聽明白。「羊古，倒是從未聽說過他的大名啊!」

一頓接又道：「怪不得他逃得比你們快了!」

那漢子咬着牙，沒有再說話。

夏侯宗也不再問他，替他點了腿上的幾處經穴，才起身掠向林子的右邊。

在林子的右邊搜索了一遍，卻發覺不到兪白璧的踪影，但卻在那少女所說的那棵樹下，發現了一個凹陷下去的空坑，形狀極似一個人曾坐過在那裏。

若是那少女沒有說謊騙他，那麼，好明顯，兪白璧曾經在這裏「坐」過，但如今人卻不見了，他是被制了穴道的，自己根本就不行走，除非有人來將他帶走。

想到這裏，他的心不由一沉。

若兪白璧是被人帶走的，那麼，帶走他的是什麼人?是救他還是別有企圖，這就很難知道了，除非現在能夠找到兪白璧，他自然知道。

夏侯宗站在那棵樹下好一會，才返回林子的前邊，他想問一下那少女，她們是否還有其他的同黨，是否他們的人將兪白璧帶走了。

但是，當他回到原來的地方時，那血漬斑斑的空地上，只剩下那兩名斷了腿的漢子的屍體，那四名斷手斷脚的少女卻不見了，空地上斷斷續續地留下一連串深淺不一的脚印。

他看了一下那兩名漢子的屍體，發覺他們都是咽喉中劍而亡，這不用說，他們是被那四名少女殺死的。

「好狠毒的心腸!」夏侯宗切齒低罵一聲。「居然連兩個受了重傷的人也不放過!」

不過，他的心中卻一點也沒有難受，因爲那兩名漢子以前不知殺過多少人，應該是死有餘辜的人，他只是悔恨，那四名少女居然這樣心狠手辣，連兩個等於一生殘廢了的人也不放過!

說起來，就算江湖上手段最毒辣的人，亦很少會下手殺害毫無抵抗力及身受重傷的人的，除非那人與自己有深仇大恨，那又另作別論。

長吸一口氣，他瞥眼間，才發覺到天已開始亮了，而飄飛的雪花更密，他本來想跟踪那些脚印追下去，但想一下，認爲只要找到秦家莊，便不難找到那四名少女，何必急在一時，何況整晚未睡，經歷了兩次拚鬥，身疲神倦，還是先回客棧休息一下，順便看一下有無兪白璧的消息!說不定兪白璧自己運氣衝開了被點的穴道，自己返回客棧也說不定。

吐出一口長氣，他返身急掠回客棧那邊。

× × ×

趕回客棧時，天已差不多大亮了，而他亦披滿了一身的雪花。

他懷着一絲希望將房間的門推開來。

因爲他記得很淸楚，他昨夜離開客棧時，房門是沒有關上的，如今卻關上了，

會不會是兪白璧回來了?

目光一掃之下，房間內卻空空如也，那裏有兪白璧的人影?他不由一陣失望。一陣疲累也襲上身來，他沒精打彩地返身將門關上，將外衣除下，脫掉靴子，便躺在床上。

可是，他卻怎也睡不着，腦海中一直想着那些令到他好奇不已的問題。

兪白璧究竟有什麼令到那位秦家莊的莊主秦中川硬是要將女兒嫁給他不可?到底是什麼人要殺兪白璧?爲什麼要殺他?

那位殺手「老大」羊古會不會不肯罷手，繼續追殺兪白璧?

秦中川到底有什麼圖謀?是否他的女兒眞的與兪白璧有婚約，或者是兪白璧不肯承認這項親事，所以才對自己說出那番話?

這一連串解不開的疑問，盤繞在他的腦海中，令到他雖疲極而難睡。

後來，他終於睡了過去。

及至他醒來的時候，才發覺自己睡了大半天，已經是黃昏時候了，而雪也已停了。

吃過晚飯之後，他回到房中，倚在床上，又在想着有關兪白璧的那些暫時想不通的疑問，而他對兪白璧遭遇到的事情，亦更感興趣，對兪白璧這個人，亦興趣大增。

他決定明天早上趕往秦家莊看一下，查問一下兪白璧的下落!

決定了之後，他便摒除雜念，運功調息起來。

× × ×

雪雖止，但天更寒了，特別是天將亮未亮的黎明時刻，天特別黑，也特別地寒冷。

這時候亦正是人們最好睡的時候。

夏侯宗雖然睡得很沉，但忽然間卻醒了。

他似乎聽到一下極之輕微的異響。

他雖在睡夢中，但一向很警醒，這是很多身手不俗的江湖人都有的特異之處，也是環境令到他們隨時隨刻保持警惕。

江湖兇險，隨時會有殺身之禍，一個江湖人若是渾渾噩噩的，又怎麼能出來闖江湖?只怕才踏足江湖，便已糊裏糊塗地喪命了。

他沒有張開眼來，依然是那種睡熟的樣子，不過，他的一對耳朵卻豎了起來，靜靜地傾聽着。

似乎又聽到一下異响，這一次他卻聽清楚了，異响是來自瓦面上的。

這種天氣，只怕連夜貓子也找個地方躲起來避寒，那麼，瓦面上弄出異响的，就只有夜行人了。

一念及此，他的一隻手已很自然地摸向放在床裏，貼着他身側的長刀!

他仍然豎起雙耳靜聽着。

他想等那夜行人有進一步的行動，才採取行動。

因爲若是太早採取行動，可能會將那夜行人驚走了。

這情形就像一個經驗豐富的獵人在等待獵物落阱一樣，只有等待獵物進阱之後，採取行動，才不會被獵物輕易逃逸。

接下來卻再聽不到第三下異响聲，但他卻耐心地等候着，因爲一個獵人，若要捕捉到狡猾的獵物，則必須要有無比的忍耐力。

但這一次他卻估錯了。

在等待傾聽中，驀地一下「轟」然巨响聲中，自瓦面上面疾墜下一塊龐然巨物來，擊得瓦面塌陷；瓦碎木屑飛激四濺中，那塊龐然巨物擊穿帳頂，直從床上飛墜而下!

這一下突變，發生得那樣突然，這是夏侯宗意料不到的，倉猝間，他在大吃一驚的剎那，驚得心胆俱寒，千鈞一髮間，疾忙滾身下床!

霹靂一聲，床塌木碎地裂，那種聲勢，若是胆小一點的人，也會被嚇破胆暈了過去!

夏侯宗以間髮之險，滾身下床，沒有被那塊擊墜下的巨大物件擊中，但卻被碎裂激射的木塊射中肩背部位，痛得他差點忍不住叫出聲來，出了一身冷汗。

他的反應好快，身形在地上一滾的剎那，已斜竄起來，目光一掃，發覺那張床已塌碎下來，床下的地上，赫然有一塊白花花的巨石，少說點也有百多二百斤，再抬頭一望，床頂上面的瓦面露出一個大窟窿來!

他不由倒吸了一口寒氣。

剛才，他若不是滾避得快，只怕會被那塊大石擊得變成一塊肉餅!

這個襲擊者可謂心狠手辣，別出心裁了。

他雖然心中驚懍，但動作卻絕對不慢，也顧不了穿上外衣，身形陡地斜拔起來，同時間長刀出鞘，刀在人先，自那個破瓦洞中穿了出去!

落在瓦面，被寒風一吹，精神一爽，放眼搜索起來。

下面卻响起一片驚叫喧嘈聲，大概是客棧中的伙計及人客皆被那一陣天崩地裂般的巨响聲驚醒了，爭相奔出來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夏侯宗也不及理會那樣多，他這時候一心只想找到那位欲置他於死地的手辣心狠的襲擊者。

但疏星朗月之下，淡淡的夜色中，却發覺不到那位襲擊者的影踪。

這樣說起上來，那襲擊者倒是個狡猾見機的人，一擊之下，不管中不中的，立刻便遁走，否則，夏侯宗不會不發現那襲擊者的。

身形一動，夏侯宗在附近的瓦面上飛掠搜索起來。

他實在不甘心就這樣被那襲擊者逃之夭夭。

就算是追不上，最少，也要弄清楚襲擊者的人是何方神聖，否則，豈不是糊裏糊塗?

但是附近一帶卻發現不到可疑的人影，倒是下面被驚醒的人在嘈亂地奔走察看着。

這個時候若是跌落下面，不但驚世駭俗，只怕也會被人誤會，就算解說得清，也要費一番唇舌，故此，他決定不忙着下去，待在瓦面上一會，待那些人回房後，才下去取回他的衣物離去。

他這時候只穿着一身中衣，這種樣子是不便見人的。

擾攘了好一會，那些驚慌好奇的人終於抵不住寒冷，陸續返回房中，上床繼續尋他們的好夢了。

直待到一切又恢復於平靜，下面一個人影也沒有了，夏侯宗這才飛掠下去，閃進房中，匆匆將衣衫穿好，同時將自己隨身帶着的一個包裹提在手上，然後越牆而去。

第一聲鷄啼也就在這時候清亮地啼叫起來。

一鷄唱，百鷄鳴，天亮了。

× × ×

夏侯宗花了差不多半天時間，才找到俞白璧所說的那座秦家莊。

這座秦家莊確實隱蔽，若是不知道的人，就算經過林邊，也不會發覺到林中是有一座莊院的。

而秦家莊所在的這一帶地方，根本就是頗爲荒僻的，很少有人在此走動，夏侯宗在這附近找尋了半天，就看不到一個人影。

將莊院建在這樣荒僻的地方，單是這一點，就頗爲令人感到奇怪了，何況，還發生了那樣離奇的逼婚事情，不對之感到好奇，那簡直是白痴了。

本來，夏侯宗是可以撒手不管的，但一來出於好奇，二來俞白璧在他的手上失了踪的，基於道義，他是有責任將俞白璧找回來的，不管是死是活，這是對自己的一個交待，而目前唯一的綫索就是這座秦家莊，他自然找上它了。

站在那兩扇緊閉的莊門前，夏侯宗打量了一下這座顯得有點神秘的莊院，然後才踏上門階，敲響門環。

本來，夏侯宗是想暗探秦家莊的，但是，他想到自己是一個光明磊落之人，那樣做顯得有欠光明，於是他才決定登門拜訪。

他已想好了，若是明訪不得要領，說不得只好暗探了，這叫先禮而後兵，對他暗探的行動也有好處，因爲明訪時，起碼可以多少察看到莊院內的情形，逼不得已暗訪時，才不至像瞎子走夜路般，瞎摸一通。

當然，他不希望暗探，最好這一次拜訪能夠將他心中的疑問解開，知道俞白璧是否被擄到秦家莊，並已被強逼與秦宛兒成了親。

他才敲了幾下門，便聽到一陣腳步聲，迅速地移近到大門前，接着是拔開門閂聲，跟着「呀」然聲中，兩扇大門打開來，一個年約三十許的莊漢裝束的人，出現在夏侯宗的眼前。

「請問閣下是誰？……」那莊漢上下打量着夏侯宗，目露狐疑之色。

「區區夏侯宗，特來拜會秦莊主。」

夏侯宗接口自道姓名來意。

那莊漢點點頭，再打量了夏侯宗一眼，才道：「閣下請稍等一會，容在下進去告知莊主。」

說着，不再理會夏侯宗，管自將大門關上。

夏侯宗也不以爲意，他好整以暇地站在大門前，同時打量起莊院附近一帶的形勢。

但是很快地，兩扇大門又打開了，這一次當先出現在大門內的，是一位年紀約五十上下的半百老者，夏侯宗目光一閃，便認出此人是秦莊主，因爲他曾經從俞白璧的口中，聽過他對這位秦莊主的詳細描述。

「呵呵，久聞夏侯少俠的大名，今日得夏侯少俠光臨敝莊，秦某無任歡迎。」這人果然是莊主秦中川，一臉笑意地向夏侯宗抱拳連拱。

夏侯宗不得不客套地道：「秦莊主過獎了，區區冒昧拜訪，打擾了。」

「那裏，那裏。」秦中川笑容不減，偏身道：「夏侯少俠請進。」

隨着秦中川來到一座廳子上，分賓主坐下，那名莊漢退了出去，自有丫環捧上香茗待客，喝過一口茶後，秦中川才目注夏侯宗道：「請問夏侯少俠這次光臨敝莊，有何事幹？」

夏侯宗略爲想了一下，直截了當地道：「秦莊主，區區這次是來打聽一個人的下落的。」

秦中川微露訝異之色：「夏侯少俠，敝莊僻處荒野，甚少與外界來往，亦鮮有人光臨敝莊，未知夏侯少俠要找的是什麼人？而且找上了敝莊？」

夏侯宗單刀直入地道：「區區打聽的人，秦莊主應該是很熟悉的，他就是俞白璧！」

秦中川聽了，臉色一變，笑容立斂，怒哼一聲道：「夏侯少俠找的原來是俞賢姪，可惜他却在數日前，一聲不響地偷偷離開了敝莊，秦某曾經派人四下找尋他，可惜却找不到他！」

夏侯宗吸口氣，不得不據實直說道：「秦莊主應該不會不知道，前天晚上，貴莊四名女子曾經將俞白璧自客棧的客房中擄走，貴莊四名女子被區區追上，不幸發生了一場激戰，結果貴莊四名女子受創於區區刀下，她們直承認是貴莊之人，亦承認將俞白璧擄走了，區區雖然將貴莊四名女子截下並重創之，唯是却沒有將俞白璧找回……」

秦中川忽然仰天發出數聲狂笑，打斷了夏侯宗的話。「夏侯宗，你好狂，你重創了敝莊的四名女婢，居然還敢登門要人，太目中無人了，你憑什麼登門向老夫要人？」

夏侯宗雖則已作了各種最壞的打算，但驟見秦中川翻臉得這樣快，忍不住呆怔了一下，但隨之坦言道：「秦莊主，動手相搏，非死即傷，何況貴莊四名女婢欲置區區於死命，在這情形下，區區只好全力反擊，貴莊四名女婢傷在區區刀下，這可怪不得區區。再說，俞白璧是區區的朋友，又是在我的房中被擄走，區區在情在理，也要將他找回來！」

秦中川却怒容滿臉地沉聲道：「但你可又知道，俞白璧不但是老夫的世姪，而且還與老夫的女兒有婚約，他在三日前與老夫女兒成親的前一晚，忽然失了踪，老夫是否有責任將他找回來，與老夫的女兒成親？這怎可說是擄走了他？你簡直是胡說八道！多管閑事！」

夏侯宗強忍心中怒氣，動容道：「這

麼說來，俞白璧眞的被貴莊的人帶回貴莊了？只要他親口對區區說，願意留下來，區區拔腳便走！」

秦中川勃然道：「夏侯宗，那一晚若不是你好管閒事，硬是將敝莊的四名女婢截下重創刀下，俞白璧早已與老夫的女兒成了親了！」

夏侯宗一聽，吸口氣，疾聲道：「這麼說，俞白璧沒有被貴莊的人帶回來？」

秦中川怒極反笑道：「夏侯宗，你這是存心來找老夫的開心麼？試問，你既將敝莊的四名女婢傷了，而你又先敝莊的人到那樹下找到俞白璧，敝莊的人又怎能再將俞白璧帶回來？」

夏侯宗看出秦中川不像是說謊的樣子，心頭一沉，但仍然問道：「貴莊除了派出那四名女婢之外，沒有再派別的人手了麼？」

秦中川慘笑道：「有，不過那兩名接應的手下，都給你殺死了！」

夏侯宗吐口氣，道：「秦莊主，區區依照貴莊的那名女婢所說，到那樹下找尋俞白璧，但却找不到他，初時區區以爲他自己衝開了穴道，返回客棧了，但却不見他在客棧中，是以區區才會登門找上秦莊主你問一下，誤會之處，尚祈見諒。」

說着抱拳向秦中川拱了拱。

秦中川嘿嘿笑道：「夏侯少俠，你相信老夫所說的話？」

夏侯宗呆了一下，笑了笑道：「秦莊主既是俞白璧的未來岳父，斷不會對他有惡意的，區區又怎會懷疑秦莊主所說的話呢？」

一頓緊接道：「秦莊主，區區還有一些問題想請敎一下。」

秦中川目中閃過一抹詭譎之光，大方地道：「若是老夫不讓你說出來，你一定會耿耿於懷的，與其讓心中不痛快，說不定會暗中自己求證，那何不讓你弄個清楚明白？」

夏侯宗不由在心中暗道一聲：「哼，老狐狸，我倒要小心在意！」

心中想着，口裏却道：「秦莊主，請問一下，將貴莊四名女婢截下，欲殺害俞白璧的人，知不知道是誰？」

秦中川目中煞芒一閃，怒聲道：「老夫亦想請敎，你曾經逼問過那兩名漢子，他們一定不敢不說的吧？」

夏侯宗暗罵一聲：「老奸巨滑！」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道：「那兩名漢子只說他們是殺手，只是受僱殺人，是那名逃了的『老大』羊古的助手，只有那名叫羊古的人才知道出錢請他們殺俞白璧的主顧是誰！」

秦中川嘆口氣道：「夏侯少俠，敝莊四名女婢問到的，與你所問到的，一個字也不多！」

「這樣說來，秦莊主也不知道那位欲殺俞白璧的主謀者是誰了？」夏侯宗目注秦中川。

「老夫若是知道，早就去找他算帳了！」秦中川恨聲道：「俞白璧是老夫的未來女婿，那傢伙却要殺他，這不是要老夫的女兒做寡婦？與老夫過不去？老夫豈會放過他！」

夏侯宗一時間也分不出秦中川說的話是眞是假，但看他的神情却不像是假的，他忍不住在心中忖道：「這到底是俞白璧向我說謊呢，還是秦中川在做戲，若是，那他就眞的唱做俱佳了。」

繼之轉念又想了一想：「照說，俞白璧是不會對我說謊的，他根本就沒有這個必要！」

秦中川見夏侯宗沉吟不語，目光一閃，「哼」一聲道：「夏侯少俠，你……」

夏侯宗心中微震了一下，定下神來，掩飾地道：「秦莊主，令千金眞的與俞白璧有婚約？」

秦中川臉色一變，怒聲道：「夏侯宗，你這是什麼意思？這樣的事，難道老夫也會亂說？老夫的女兒可不是嫁不出去的醜八戒，何況，這是關係到老夫女兒名譽的大事，這事若是假的，傳了開去，老夫的女兒還能嫁人麼？」

夏侯宗趕忙道：「秦莊主，俞白璧却對區區說，他根本就不知道與令千金曾有婚約，所以，他很懷疑這是否是眞的，也所以區區才會那樣問。」

秦中川氣得連鬍子也翹了起來，氣極地道：「氣死老夫了，他居然說出這種話來，老夫眞後悔那日向他提及這件事，他這番話若是傳開去，不但老夫無臉見人，老夫的女兒也再嫁不出去了，想不到老夫一番好意，却換來他的一番惡意，老夫眞是自作自受！」

說時氣得手腳直抖。

夏侯宗看到秦中川那種氣惱的樣子，不似是假裝出來的，不由又疑惑起來。

看他這種樣子，不似是假的，但若是眞的，俞白璧又怎會不肯承認，這可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好事啊，除非是白痴，才會不肯承認，再說，確實是有人要殺他啊，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俞白璧說的應該不會是假話。」

想到這裏，他眞不知那一個說的才是眞的。

既然一時間分不出那個說的是眞的，那他只好不再問下去，免得自己的意念更加動搖。

於是乎，他站起來道：「秦莊主，區區不想再理會你們這些孰眞孰假的事了，區區目前急着要做的事是將俞白璧找尋回來，打擾了你這樣久，眞對不起，區區告辭了。」

秦中川顯然料不到夏侯宗會這樣快便告辭，愕了一下，亦站起身來道：「夏侯少俠，既然你要告辭，老夫也不便留你，不過，你應該對敝莊四名女婢的受創一事，有所交待吧？」

夏侯宗臉色微變，吸口氣，壓抑着道：「秦莊主，這是什麼意思？」

秦中川忽然露出一抹詭笑道：「夏侯少俠，你將敝莊四名女婢的手腳斷去，總該也留下一些什麼，那才公平吧？」

夏侯宗一聽，知道自己不可能輕易地離開了，心中冷笑一聲，一手按在刀把上。沉聲道：「秦莊主一定要？」

秦中川嘿嘿笑道：「老夫只是想討回一點公道！」

夏侯宗冷靜地道：「既然這樣，就請秦莊主划下道來吧！」

秦中川哈哈一笑，道：「夏侯少俠果

然是位爽快人物，好吧，那麼老夫就領教一下你號稱『刀不留人』的刀法有多厲害吧！」說着伸手道：「請！」

夏侯宗也不再說什麼，邁步向廳外走去。

屢遭襲殺　百思不解

廳外是一片庭院，其間栽種了好些花樹，佈置了一些盆栽，但仍然有一塊十數丈的空地，足夠兩個人動手走動。

秦中川使的兵器是一對金爪，柄長足有三尺，爪部只有拳頭般大小，這麼樣的一對金爪，倒是少見。

夏侯宗却仍是一手按在刀柄上，不是他托大，而是他實在不想出刀，因爲他刀出必見血，這也是他「刀不留人」的外號的來由，秦中川畢竟與他沒有仇恨，雖則對方硬是要與他動手，但非到萬不得已，他實在不想弄出傷亡來。

兩人相距約丈許面對面站着，這時候却忽然走出六七人來，當先走出來的是一位四十許的婦人，夏侯宗一看便猜到這人可能是秦中川的妻子秦夫人。接下來的是一名樣貌嬌媚的少女，有幾分相似秦夫人，不用說，她就是秦宛兒了。

走在秦宛兒後面的是一位俏婢，再下來正是那夜被夏侯宗一招「龍捲西風」斬斷了手或脚的四名女婢，一眼看到夏侯宗時，俱是臉色一變，怒容滿臉，眼中射出怨毒的目光來，大有恨不得一口將夏侯宗吞下肚去的狠勁！

夏侯宗一眼看到那四名女婢，心有也有氣，但却沉靜地道：「四位，咱們又面了，請問你們那夜爲何要將那兩名傢伙殺了？」

仍然是那名斷了一條左手，身材高挑的少女開聲，她哼了一聲恨毒地說道：「若不是他們在林子前將咱們截下來，咱們又怎麼會被你追上，動手之下，斷去手脚，不殺他們，心中那股恨意實在難消！」

夏侯宗聽得心頭一寒，嘆息一聲道：「原來四位是那樣狠毒之人，那一夜幸好敗的不是我！」

那少女切齒道：「你小心了，今日你若出不了本莊，你會死得比那兩名傢伙更慘！」

夏侯宗正想說什麼，秦中川已不耐煩地道：「夏侯少俠，應該動手了吧？」

夏侯宗吸口氣，淡然道：「區區是客隨主便！」

秦中川擺擺手中那對金爪。「夏侯少俠，請！」

夏侯宗也不客氣，抱拳一拱，道一聲：「有僭！」接將腰間長刀連鞘解下來，身形斜閃欺上，右手一揚，手中刀連鞘斬向秦中川的左肩！

秦中川一見夏侯宗居然刀不脫鞘便斬向自己，以爲夏侯宗輕視他，咀邊不由泛起一絲冷笑，口中怒叱一聲：「夏侯宗，你好狂！」

叱喝聲中，左肩一卸，身形一側，疾欺而上，右手金爪斜砸向夏侯宗的左胸！

夏侯宗那一招只不過是虛招，帶鞘長刀才劈出，半途中刀勢便變，斜截向秦中川的那柄金爪。

「噹」一下震响，刀爪相擊的剎那，秦中川左手金爪閃電般直戳向夏侯宗的右胸大穴！

這一招秦中川竟將金爪當點穴橛來用，這眞是大出夏侯宗意料之外。

更令夏侯宗意外的是，他居然被震退開去，脚步虛浮，腦袋一陣昏眩！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心中驚駭的同時，長刀亦閃電般脫鞘而出，化作一道驚虹，揮擊戳向右胸的金爪！

「鏗」然激响聲中，秦中川駭然暴退一步。

但夏侯宗却一連顫顫蹌蹌地退出了數步，有如一個醉漢般，幾乎連刀也握不住，奮力將刀朝地上一插，才勉强穩住身形，一臉駭異憤怒地道：「秦中川，你…你好險毒，你……你到底弄了什麼手脚！」

這一句話他說得很吃力，身形像要隨時倒下來般，軟綿綿的。

秦中川原本陰晴不定的臉上，終於露出詭譎陰險的笑意來。「夏侯宗，你果然厲害，老夫若不是在你的茶中下了一種叫萬應萬靈軟筋散，剛才差點傷在你的刀下，現在你覺得怎樣？」

夏侯宗正是感到全身筋骨酥軟，有力也使不上，才會變成這種幾乎連站也站不穩的樣子，在動手硬拚第一招時，他已心知不妙，那剎那他已想走爲上着了。却想不到已力不從心，全身筋骨開始酥軟，連一絲力氣也使不上，那裏還能夠走得了？

夏侯宗却從未聽聞過江湖上有這種痲毒之藥，極力不使自己倒下去，大聲道：「秦中川，你好卑鄙！」

秦中川却獰笑着道：「若不這樣，又豈能這樣輕易將你留下來？剛才老夫眞還担心藥力還未發作，所以才不急着與你動手！」

夏侯宗這時連左手刀鞘也拄在地上，才勉强能夠將身形穩定下來，喘口氣，憤然道：「秦中川，你想怎樣？」

秦中川哈哈大笑道：「老夫就算不想將你怎樣，只怕荷香四個丫頭也不會放過你！」

荷香正是那名高挑身材的丫頭的名字，聞言之下，切齒怒視夏侯宗，恨恨地道：「稟老爺，請將他交給婢子們處置，婢子要將他的手脚一截截斬下來，讓他受盡痛苦才殺他！」

其餘三名斷了腿或手的丫頭亦像雌老虎般兇狠地瞪視着夏侯宗。

夏侯宗在心裏暗嘆一口氣：「看來我這一次是非死不可了！」一股憤恨之意充塞在心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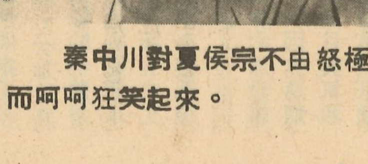
「秦中川，你爲何要這樣做！」夏侯宗瞋目怒喝！

一直沒有出聲的秦夫人陰毒地道：「因爲你太愛多管閑事了，也知道得太多了，拙夫適才的那些說話，只能騙你一時，騙不了你多久，難得你自己送上門來，若不乘機殺了你，那眞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了，也是自己與自己過不去！」

夏侯宗這時已有力不從心之感，身形慢慢軟塌下去，怒聲道：「哼哼，那麼，俞白璧說的是眞的了？」

秦夫人冷笑道：「不錯，那婚約的確是假的，是咱夫婦在見到他後，才臨時担





秦中川對夏侯宗不由怒極而呵呵狂笑起來。

造出來的。但老身的女兒却不是嫁不出去的醜八戒，這是假不了的吧？那呆鳥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樣子，咱夫婦肯將女兒嫁給他，不知幾生修到了，却還喬喬作作的，不識好歹！」

夏侯宗這時已根本站不住了，癱倒在地上，雖然渾身酥軟無力，但說話的力氣還是有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俞白璧既然配不上你的女兒，你們却巴巴地，逼不及待要他與你們的女兒成親，你們到底想從俞白璧的身上圖謀什麼？」

秦夫人正想接口說什麼，但秦中川已厲聲喝道：「夏侯宗，說你多管閒事，果然不錯，死到臨頭，還要問三問四，你若想知道，等到了陰曹地府，去問問閻王爺吧！」

那秦宛兒亦開口道：「爹，別再管他磨咀皮了，還是快點殺了他吧，免得生出意外來！」

這秦宛兒人生得嬌媚，但心腸却好毒，一開口便要秦中川殺了夏侯宗，眞是人不可以貌相。

夏侯宗自知今日是死定了，心情反而平靜下來，聞言之下，打鼻孔裏「哼」了一聲。「姑娘可謂名符其實的蛇蝎美人，幸好俞白璧沒有見艷心喜，與妳成親，否則，一定會死在妳的手上！」

秦宛兒聽得俏臉帶煞，氣恨恨地道：「夏侯宗，就憑你這句話，本姑娘要你死上十次！」

夏侯宗已豁了出去，聞言毫不懼怕地道：「秦姑娘，你這樣嚇不倒我的，死一次是死，死十次也是死，我倒要看看，死十次是怎麼個死法的！」

那名叫荷香的丫頭鏘然將長劍拔出來，鐵青着一張臉，狠聲道：「老爺，夫人，小姐，就讓婢子教他嚐嚐第一次是怎樣死法的吧！」

秦中川頷首，秦夫人點頭，秦宛兒忽然笑道：「荷香，妳動手吧，別忘了他要死十次的，別一次就眞的叫他去見閻王爺了！」

荷香應了一聲，咬牙切齒地走上前去，在夏侯宗的身前站下來，一雙目光閃射着惡毒之光，長劍一指，尖聲道：「夏侯宗，敎你嚐一下我荷香的手段吧！」

夏侯宗却一絲懼怕之色也沒有，甚至連眼皮也沒有眨一下，咬着牙不出聲！

荷香發狠地道：「你充不了多久的，等一會我要你像殺豬般嗥叫起來！」

說着，長劍一沉，劍尖落在夏侯宗的背側上，接向下一劃。

這一劃，她不是一下子便劃下去，而是一絲一毫，一分一寸地劃下去，鋒銳的劍尖緩慢地將夏侯宗背側上的衣服及肉割裂開來，鮮血暴沁而出，迅速地流淌下去，染紅了他的衣衫！

別看輕了荷香的這一「劃」，那種痛苦，比一劍割下一塊肉來還要痛苦十倍。割下一塊肉只是一下子的劇痛，但那樣子逐絲逐毫，一分一寸地向下割劃，那種痛苦宛如被寸寸碎斬，那種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夏侯宗甚至能夠清楚地聽到，劍尖劃割開皮肉的那種令人毛髮聳然的細微聲响來！

那種刻骨銘心的痛苦，令到他全身起了一陣難忍的顫慄，臉肌扭曲着，緊咬着咀唇，却硬是一聲也沒有叫出來！

秦中川夫婦及女兒等人看着夏侯宗那種痛苦的樣子，臉上俱都露出殘忍的笑意來。

荷香那一劍足足劃了有一刻時分那麼久，在夏侯宗的背側上劃出一道足有尺許兩尺長的血口來，而她的劍尖也有點顫動起來，臉也有點白了。

畢竟，看着別人抵受痛苦不是件賞心樂事，除非那是毫無人性的冷血禽獸！

但世間上眞的有這種人，最少，觀諸秦中川夫婦及女兒三人的神態，就可以看出他們是這種人。

荷香吐了口長氣，目光雖然惡毒，但神色却起了變化，語聲居然也微微地顫抖起來。「夏侯宗，我看你有多硬？」

口中雖然這樣說，手上的劍却沒有再

動。

這顯出了她還不夠狠。

秦宛兒看到荷香那種下不了手的樣子，怒叱道：「荷香，你是怎麼哪？下不了手麼？妳忘記了妳的左手是被他斬下來的麼？妳怎不也將他的一條手臂斬下來！」

荷香却再也狠不下心來動手，顫着聲道：「小姐，婢子再也……提不起勁……下手……」

秦宛兒怒叱一聲：「沒用的丫頭！待本小姐來！」

說着便要走出去。

秦中川却道：「宛兒，爲了免生意外，還是將他一刀殺了算了！」

那知他的話聲未落，後面傳來一陣驚惶的叫聲：「不好了，起火啊，快來人救火啊！」

秦中川聞聲首先臉色一變，朝荷香喝道：「快，一劍殺了他！」

喝着，他已擰身急掠向後面。

秦夫人及秦宛兒等人自然亦聽到那一陣驚叫聲，神色亦慌亂起來，抬眼間已看到後院那面有火頭冒騰起來，更加驚慌得手足無措，不知是趕去後面看看，還是站着不動好，一時間呆住了。

荷香被秦中川一喝，神情一震，胆氣陡壯，猛咬牙，一劍斬向夏侯宗的頸脖！

夏侯宗知道這一次自己就算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的了，暗嘆一聲，乾脆將雙眼閉起來。

那知道就在那刹那，正對着他們那面的莊院牆頭上，驀地冒出一顆腦袋來，揚手發出了一道比電閃還要疾的白光。

「噹」地一聲，荷香那柄長劍在堪堪斬落夏侯宗的頸項時，以間髮之險，被那疾射而來的那道白光擊歪開去！

由於秦夫人等人俱被後面的失火所吸引了，沒有發覺到牆頭上冒出來的那顆腦袋，及至聽聞那「噹」的一聲擊响，才驚覺到果然發生了意外！

秦宛兒首先發覺了那人，發出一聲尖叫道：「牆上有人，荷香，快殺了他！」

秦夫人亦瞥到了牆頭上那人，不過，却看不到那人的面目，因爲那人用一塊布將臉幪起來的，臉色驟變之下，身形一動，便掠射過去。

可是，她才動的身形却馬上煞停下來，而且還急退不迭！

因爲牆頭上那幪面人在發出暗器的刹那，同時從牆頭上射了過來。左手一揚，打出一枝黑黝黝的物體，口裏大聲喝道：「不怕死的就試試這顆烏烟臭氣彈的厲害吧！」

秦夫人乃是位老江湖，知道這種烏烟臭氣彈雖不至於在嗅吸之後便會喪命，但那種氣味却比臭鷄蛋臭豆腐臭屎臭尿還要難聞，而且還會猛嘔猛吐不已，加上那種黑烟，若是被沾上了，任你怎樣洗，也非要十日之後，才能夠完全洗褪，試問一下，那個女子是不愛潔的？若是被這種烟沾在臉上手上，那裏還能夠見人？所以，她不退才怪，同時亦喝聲提醒女兒。「宛兒，快退，這種烟沾不得！」

秦宛兒却不知道爲什麼沾不得，只以爲這種烟彈含有劇毒，心驚之下，原本欲撲前的身形利時倒翻斜掠出去。

那幾名丫頭自然不會站着不避，見各人閃避不迭，自然亦慌不迭閃退開去。

荷香亦顧不了再舉劍斬殺夏侯宗了，慌忙向一邊掠了開去。

「波」地一响，那顆黑黝黝的物體射落在地上，立刻冒起一股灰黑色的烟霧來，迅速地擴散開去，利那間將方圓五六丈的範圍籠罩了，連地上的夏侯宗亦被吞沒了。

秦夫人才倒掠出去，一眼瞥到那股爆散開來的烟霧，便知道上當了，因爲烏烟臭氣彈的烟霧是烏黑如墨的，而且臭氣難聞，就算是遠在十數丈，亦可以臭到那種中人欲嘔的臭氣，但擴散開來的烟霧却是灰黑色的，連一點臭氣也聞不到，這那裏是令人避之則吉的烏烟臭氣彈？

「宛兒，荷香，咱們上當了，那不是烏烟臭氣彈，快將那廝截住！」秦夫人在喝聲中，返身撲入了烟霧中。

秦宛兒荷香等人聽秦夫人喝叫，心頭一寬，各自發出一聲嬌叱，亦返身急撲向院牆那邊。

秦夫人才掠入那片烟幕中，一陣急激的破空聲已經急射而至，人在烟霧中，雙眼根本無法看到射來的到底是什麼暗器，驚駭之下，身形急仰的同時，雙掌亦交錯擊出！

可是，仍有一枚暗器射在她的肩側上，痛得她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再也不敢冒險向前撲去。

人在烟霧中，目光被烟霧所蔽，那是很容易會遭到　方的暗算的！

秦宛兒聽到母親在烟霧中發出痛叫，心頭猛震了一下，不知母親遭遇到什麼意外，也顧不了撲向院牆邊堵截那幪面人，身形急停下來，却不敢走入烟霧中，呼叫道：「娘親，你怎麼哪？」

「宛兒，小心那廝的暗器，娘親沒有什麼，千萬不要讓那廝將夏侯宗救走！」烟霧中傳出秦夫人的驚叫聲。

秦宛兒聽到母親的叫聲，那顆提起的心才稍爲放落下來，正欲擰身掠向院牆那邊，那邊已傳來荷香等女婢的一陣驚呼叱喝聲。

她心中一驚，急不迭掠射過去。

她才掠過那股烟霧，一眼便瞥到荷香等幾名女婢正狼狽地各自躍退揮劍封擋不迭射向她們的一蓬暗器，而那名幪面人已掠上了牆頭，在脅下挾着那像一團麵團般軟作一堆，血染衣衫的夏侯宗，正飛身向莊牆外躍掠下去！

秦宛兒不由驚急怒恨交加，但却徒呼荷荷，因爲她離莊牆還有三四丈遠，無論如何也追截不到的了，只能夠眼睜睜看着那幪面人躍下莊牆外面，而徒呼荷荷。

驀地，一條人影如飛掠至，其勢有如天馬行空，射落在莊牆的另一頭上。

秦宛兒一見，呼叫出聲：「爹，快截住那廝，夏侯宗被那廝救走了！」

原來來的乃是秦中川。

秦中川在趕到後院，看到後院有兩間屋起火燒起來，他是個老江湖，一看就知道這是有人故意放火的，心中暗叫一聲：「糟，中了調虎離山之計！」急急指揮莊內的人救火，他自己却回身急掠回這裏，老遠就看到一條人影從烟霧中掠出來，脅

下挾着一人，正是夏侯宗！驚怒交迸之下，將輕功施展至極限，怒撲向那幪面人，企圖將之截下！

本來，他以爲荷香足以殺得了夏侯宗，也所以他才會急着趕去看一下起火的情形，想不到滿以爲插翅也飛不了的夏侯宗，居然會被這幪面人在荷香的劍鋒下救走了，這確是令他意料不到的事。

可是，他的身形雖快，但總是慢了一步，他才掠上牆頭，那幪面人已掠落在莊牆外的地上，而且反手打出了一把暗器。

秦中川怒喝一聲：「鼠輩，哪裏逃！」欲動的身形急矮，雙手一陣亂抓，悉數將射來的暗器抓在手中。

但這一來，那幪面人已挾着夏侯宗飛掠而去，遠在十數丈外了！

秦中川撮唇發出一聲怒嘯，身形有如怒鵰般撲掠而下，追掠向那幪面人。

秦中川的輕功雖然很高明，這一掠，其勢有如激矢流星，只不過眨眼間，已追近到那幪面人身後約七八丈的距離！

那幪面人的輕功顯然亦不弱，但脅下挾了一個人，多了一個累贅，總是會有影响的，偷眼一瞥之下，瞥到秦中川已追近前來，右手向後一揚，打出一枚約有龍眼般大小的黑球，口裏喝道：「秦中川，請嚐嚐我的毒火彈！」

喝聲中，那顆「毒火彈」直射向秦中川的身上！

毒火彈乃是陝西毒龍項八表的獨門秘製的一種歹毒火藥暗器，這種毒火彈爆炸開來，威力驚人，更厲害的是，那散發出來的烟火中，含有劇毒，若是不慎被烟火薰入或是燒着了衣服皮肉，必死無救，是故江湖武林中的人皆對之遠而避之，聞其名而色變。

秦中川自然識得毒火彈的厲害，急切間也看不出那是否是毒龍項八表的秘製毒火彈，但又不敢冒險，這種毒火彈是不能用手接的，這種險他不敢冒，於是乎他的身形猛地一歪，斜竄開去！

那顆毒火彈也就在這時射落在地上，霹靂一聲，聲勢嚇人地爆响起來！

秦中川的身形才斜掠出去，身後已响起那聲霹靂般的爆响聲，那巨大的聲浪，震得他的耳鼓嗡嗡作响，心神劇震，連臉色也變了，拚命向前掠去！

待到他驚魂稍定，回過神來，才發覺到自己完好無損，又上了一次當！

因爲那根本就不是毒龍項八表秘製的毒火彈，只是一種江湖上慣見的，那些不入流的江湖人物用來嚇唬人那種名叫震聲彈的玩意兒。

這種震聲彈名符其實了，只有「聲」而無「實」，爆响聲確是驚人，胆小一點的人，也會被震昏過去，但却沒有殺傷力，只能夠用來唬唬人。

秦中川這個當上得眞寃，因爲在他定下神來的時候，那幪面人已乘機飛掠出三數十丈外，正閃沒在一片樹叢後，秦中川的輕功就算再高明，也不可能追上他了！

不過，秦中川仍是咬牙切齒地，急掠疾追上去！

因爲他不能放過夏侯宗，他還要找到俞白璧，打他的主意，若是讓夏侯宗走脫了，先他而找到俞白璧，那他的圖謀就很難實現了，他眞後悔沒有立刻殺了夏侯宗，留下這個禍胎！

×　　×　　×

夏侯宗又能夠站起來，恢復了一身功力，不再像沒有骨頭的人般，渾身軟塌塌的，一絲氣力也沒有。

因爲那種軟筋散是不用解藥，在三個時辰之後就會自動消解的。

而這時候已是晚上了，軟筋散的藥力早已消散了。

展動一下手脚，伸了個懶腰，背上一陣劇痛，他才醒覺到背上被劃開一道很長的血口，這一牽動之下，焉有不痛的。

這是一間很破舊的小屋子，破爛到根本不可能擋蔽風雨，瓦面已差不多全掀下來了，牆壁亦破損頹倒了一大截，有些地方只剩下半人高的一截，寒風正「胡胡」地吹刮入來。在牆脚下打着轉，發出嘯嘯的掠响聲，却又從牆脚下的縫隙破洞中匆匆溜走。

噓了口氣，夏侯宗嘀咕地道：「這麼晚了，他還到那裏去了。」

嘀咕着，他走出屋外。

這間屋是鎭後那片野地上的一間破屋，久已被棄了，實在不明白什麼人會在這片野地上建這麼一間屋，雖說是在鎭後，但少說距離鎭上也有半里有多。

屋外一片白皚皚的，在夜色中茫茫一片，這個世界幾乎被白雪所遮蓋了，望向鎭上那邊，灰黑與潔白錯雜間，形成强烈的對比，那星星點點的昏黃燈火，照映在雪地上，泛起金銀交融的光亮來，也才使人感覺到，不是荒蕪一片，而是有令人戀慕的溫暖的。

長長地吸了口冷冽的寒氣，夏侯宗目光在雪地上掃視着，同時咀裏在喃喃道：「他到底去了那裏？別是出了意外吧？」

心中陡地劇跳了一下，神色立刻變得緊張起來，脚步一停，正欲在附近搜查一下，但隨之却目光一亮，注視着一條正從鎭上飛掠而來的人影。

雖是在晚上，但在這種雪夜，仍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條身影，只是由於距離太遠，看不眞切那人的面貌。

不過，他已從那人的身形認出是誰來了。

吁口氣，他的目光一直不離那條迅速奔掠前來的人影。

終於，他看清楚了那奔掠過來的人的面貌了。

他立刻迎了上去。

那人顯然亦看到他了，老遠便揚着手中的一包東西，大聲叫道：「夏侯兄，你恢復過來了？小弟已買了吃的東西回來，你一定很餓了吧？」

那人大叫聲中，身形已奔到夏侯宗的面前，夏侯宗高興地一把摟住了那人。「俞兄弟，我還以爲你跑到那裏去了，還是你想得周到，這個時候也該是吃飯的時候了。」

雪光照映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被夏侯宗摟住的人，正是失踪不見了的俞白璧！

而那幪面人原來是俞白璧僞裝的，冒險到秦家莊將夏侯宗救了出來。

在俞白璧將他帶到這間破屋時，他一

直在心中猜想着這救了他一命的神秘人物到底是誰，及至俞白璧將他放下來，除了幪面的布巾，他看清楚之後，不禁驚詫得瞪大了雙眼——他作夢也想不到，這幪面人會是失踪了的俞白璧！

當時，他第一句話就問：「俞兄弟，怎會是你？」

俞白璧笑笑道：「想不到吧？一定很意外了，小弟也想告訴你我怎會忽然找到秦家莊，及時出手救了你，但你現在這種情形，相信很不舒服吧？還是先想個辦法，將你恢復過來再說吧。」

一頓接急急地道：「夏侯兄，你到底中了什麼毒，軟成這個樣子？」

幸好夏侯宗知道中了那種軟筋散，是不用解藥，時候一過，藥力自解，否則，不但俞白璧急得不知怎辦才好，說不定會不顧一切，返秦家莊向秦中川討取解藥，而他自己亦肯定心急如焚，因爲他這種樣子，根本比一個平常的人還不如，這種情形豈不是很危險？秦中川肯定不會放過他，而四出派人追尋他的，萬一遇上了，他豈不是變成待宰的羔羊？

「俞兄弟，別急，我中的毒是不需解藥的，時候一到，藥力自解，你不用替我担心。」

俞白璧聽了他這樣說，才放下心來，舒了口氣，道：「夏侯兄，爲了小心起見，小弟還是到外面看一下，以防秦家莊的人萬一找到來。」

說完，再叮囑了夏侯宗一句：「夏侯兄，你好好地躺一會吧，千萬別亂動，有什麼事只管大聲叫小弟。」

說完之後，逕自走了出去。

× × ×

俞白璧帶回來的那包東西，可多了，有爊鷄兩隻，鹵水鴨一隻，鹵熟的鷄蛋十隻，鹽水花生一大包，外帶六個大饅頭，最令到夏侯宗高興的是，居然還有兩瓶高粱酒，在這種寒夜，這倒是最佳的東西。

沒有杯，兩人各自拿起一瓶酒來喝，吃着那些爊鷄鹵鴨，倒也頗爲愜意。

吃着喝着，夏侯宗終於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問道：「俞弟兄，那一晚你被什麼人擄走？」

俞白璧咽下一口饅頭，吐口氣道：「是被秦家莊的四名女婢擄走，但在一座村子前，却被三名幪面人截下來，欲殺害小弟，小弟被他們點了穴道，動彈不得，後來被一名婦女挾到村子的右邊一棵樹下放下來……」

夏侯宗心急地打斷他的話道：「後來我到那樹下找你，爲何找不到你？」

俞白璧吁口氣道：「那是在你追到他們時，小弟已被一個人救走了，否則，你怎會找不到小弟？」

夏侯宗奇怪地道：「俞兄弟，那救走你的人是誰？」

「這事說起來是小弟的運氣，小弟也不知他是什麼人來的，那婦女將小弟放在樹下，走了不久，樹上却躍落一個人來，原來那是個老花子，年紀總有六七十歲了吧，頭髮花花白白的，一跳下來，挾起小弟就跑，令到小弟莫名其妙，後來那老花子將小弟放下來，解開了小弟被封的穴道，但却向小弟討取了二十両銀子的救命費，也不說出自己的姓名身份來，掏出一包物品，遞給小弟，說是見面禮，並說小弟可能會用得着，也不問問小弟爲什麼會被人擄刧，便自管自地揚長而去，丟下小弟一個人。」

夏侯宗聽了之後，想了一下，腦海中陡地閃過一個人的影子，心中一動，道：「俞老弟，你果然夠運，救你那位老花子，照你的描述，極有可能是丐帮的上兩代帮主，武林中人稱怪丐的丁善老前輩。」

俞白璧却沒有聽說過丁善這個人，聞言眨眨眼道：「夏侯兄，小弟却沒有聽聞過這位老前輩的大名。」

一頓接道：「那位前輩異人遞給小弟的那包東西，原來是一包各種各樣的暗器，其中包括了小弟救你時擲去的那枚烏烟臭氣彈與毒火彈，並有一張紙條，寫明那一種可以用之於救人，那一種可以用於逃遁，小弟照樣施爲，果然很有效。」

一頓，忽然目注夏侯宗道：「夏侯兄，小弟如今想來，那位前輩異人好像有未卜先知之能，知道小弟會用得上那包暗器一樣，莫非這位前輩異人是位有心人？」

夏侯宗想想，點頭道：「照你說的情形看來，確實有點奇，我曾聽家師提及這位前輩異人，說他是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奇人，他斷不會莫名其妙地不問情由就救了你。對你的遭遇，他極有可能知道，若是這樣，咱們就不用愁了，有這位前輩異人在暗中相助，那就有驚無險了。」

俞白璧却疑惑地說道：「但這位前輩異人怎會知道小弟的遭遇的？小弟實在不解。」

夏侯宗却道：「現在先別說這些，說說你是怎樣忽然跑到秦家莊，及時救了我的！」

俞白璧吞下一口酒，說道：「這只能說是巧合，小弟被那位前輩異人解開穴道後，本來想趕返客棧找你的，那知道奔出不到十里，忽然感到一陣惡寒，接着全身忽熱忽冷，頭重脚輕起來，知道一定是在被四名婢女點了穴道擄出客棧後，由於不能運氣行功禦寒，故此着了寒，於是乎一脚高一脚低，終於奔到一條村子前，拍開一戶人家的門，那時候已感到無法支持，差一點沒有跌倒在地上，虧得那屋主夫婦心腸好，見小弟那樣子，忙將小弟扶到熱炕上並立刻燒了一碗薑湯給小弟喝下，再蓋了兩床被子在小弟的身上，小弟便那樣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那一睡，直睡到翌日午間才醒過來，感覺到好多了，小弟心中惦記着兄台可能會四出找尋小弟，於是辭謝了那雙夫婦，一路急趕，那知道由於身上的傷勢未好，又是寒病初愈，走起來感到力不從心，好不容易趕到距鎮只有十數里時，天已黑齊了，而小弟又疲累不堪，實在無法趕下去，只好在一條村子的一戶人家借宿一宵，第二天一大早便起身，趕到鎮上，回到那家客棧時，豈料不但找不到兄台，還見到那間房頂被擊穿了一個大洞，連床也被砸破，小弟心中大驚，立刻找來小二一問，知道當時你不在房中，沒有受到暗算，小弟才放下一半心來，想了想，到那裏去找兄台呢？後來想到，何不到秦家莊看看，說不定兄台猜到小弟是被秦家莊的人擄走，而跑到秦家莊去探聽

一下，而小弟也想到秦家莊去，打探一下那位秦莊主到底對小弟有何圖謀，於是小弟便立刻動身趕往秦家莊，偷偷潛上莊牆外的一棵大樹上往莊內窺看，恰好看到兄台已被那秦莊主暗中弄手脚將你弄倒了，小弟當時心急驚慌得眞想不顧一切，從樹上掠入莊院內，拚命將你救出來，後來想想，這樣不大妥，因爲小弟自忖身手不足以在秦莊主夫婦父女等人的環伺下，將兄台救出來，若是硬來，不但救不了兄台你，自己也會陷了進去，那就不妙了，但一時間又想不到有何辦法能夠有把握救得了兄台，那時候眞是心急如焚，幸好忽然省起那位前輩異人交給小弟那包暗器時，說過的那句話，立時靈機一觸，想出了那招先縱火調虎離山，再伺機救人的辦法……後來的你都知道了，小弟也不再說了。」

俞白璧一口氣將話說完，眞還有點口乾舌燥，拿起酒瓶來，喝了一大口。

夏侯宗感激地道：「俞兄弟，若不是你及時出現，夠機智，我肯定活不了！」

俞白璧又喝了口酒，才道：「夏侯兄，快別這樣說了，小弟若不是你仗義相救，早就死在那荒野地了，何況，兄台你是因了小弟才惹上那殺身之禍的，小弟就算千刀萬剮，碎骨粉身，亦義無反顧！」

夏侯宗忍不住拍拍俞白璧的肩頭，笑着說道：「俞兄弟，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個可以交朋友的人，我沒有看錯你。我這一次雖然九死一生，但總算弄明白了一個問題。」

俞白璧問道：「夏侯兄，你弄明白了什麼？」

夏侯宗灌了一大口酒下肚，才一字字清楚地道：「俞兄弟，你的猜疑沒有錯，那位秦莊主秦中川親口對我說，你確實與他的女兒沒有婚約，那只是他在見了你後，才揑造出來的，他亦承認確實對你有所圖謀！」

俞白璧動容道：「夏侯兄，他怎會對你說的？」

夏侯宗「哼」了一聲，道：「秦中川以爲我一定活不了，在他的眼中，我已是個死人，對於一個『死人』來說，就算對他說什麼，他也不會洩漏出去的，所以他才會對我說那些話的，想不到我這個『死人』却命大，居然逃出生天，這是他意料不到的，否則，他豈會對我說那些話！」

「原來如此。」俞白璧哼了一句，露出困惑的表情，「他到底圖謀小弟什麼？小弟除了一條命外，根本就沒有值得他圖謀的，看他的樣子又不像是圖謀小弟的一條命，小弟實在想不出來！」

夏侯宗凝眸注視了俞白璧一會，才問道：「俞兄弟，你想清楚了？」

俞白璧認眞地想了好一會，攤攤手，苦笑道：「小弟就算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有什麼值得他圖謀的！」

「這麼說來，那就奇哉怪也！」夏侯宗閃動着目光，「秦中川不是個白痴，他斷不會巴巴地，平白無故地硬要將女兒嫁給你的！」

「夏侯兄，小弟百思不得其解的，正是這一點！」俞白璧苦笑連聲。

「算了，還是別說他了！」夏侯宗揮揮手，望一眼俞白璧。「俞兄弟，你打算怎樣做？」

俞白璧道：「相信秦中川肯定不會罷手的，所以就算小弟就此不管，秦中川也不會放過小弟，小弟已經想過了，這件事這樣古怪，小弟非要弄他一個清楚明白不可！」

夏侯宗擊掌道：「好，這正合我意，打從你對我提及在秦家莊的遭遇那刻起，我已對之充滿了好奇，極想知道秦中川打的是什麼主意，俞兄弟，若你不嫌我多管閑事，我決定與你一同查明這件事情的眞相！」

俞白璧高興萬分地道：「夏侯兄，這太好了，小弟正是求之不得，又怎會不同意！」

說着忽然站起來，有點不好意思地道：「夏侯兄，對不起，小弟忽然內急，失陪一會。」

說着向屋外走去。

夏侯宗也不以爲意，笑笑，自管自喝着瓶中的剩酒，啃着一條鷄腿。

× × ×

陡地，外面响起了俞白璧的一聲叱喝聲。

夏侯宗驚聞之下，嚇了一跳，像兔子般從地上竄躍起來，急奔向屋外！

而他的手上，仍然拿着那瓶酒！

才掠出屋外，他便一眼瞥到，俞白璧正摔倒落地，似乎受了傷，一名全身白衣的人，正揮動一柄寒芒閃射的大刀，砍向俞白璧的身上！

照那人揮刀砍下的勢道，這一刀若是砍在俞白璧的身上，只怕會將他砍成兩大截！

而俞白璧顯然來不及封擋或是閃避開去！

換言之，他無法避過這一刀！

夏侯宗心頭猛跳了一下，來不及有所思考，左手一刀，手中那個酒瓶有如流星飛射般，激射向那白衣人的右手臂肘！

同時間，他有如一頭怒豹般，掠撲過去，長刀在那刹那已出鞘！

那人在堪堪一刀砍落俞白璧身上的刹那，猛然覺到一物急射而至，擊向自己的右手臂肘，不禁吃了一驚，這一刀若是照砍下去，不一定砍得中俞白璧，而他的右臂肘肯定會被擊碎折斷，因爲他那一刀還未砍上俞白璧的身上時，已先被那射來的酒瓶擊中臂肘，那麼，他砍下的那一刀勢必亦被擊得撞歪開去，不一定能夠斬在俞白璧的身上。在這種情形下，那人不用想，也是急不迭縮臂沉肘，向後閃跳開去！

他是來殺人的，不是來被人殺的，這種笨事他是不會做的！

那激射而至的酒瓶幾乎擦着那人的手臂射過，而俞白璧亦乘這千載一刻的機會，斜滾出去，翻身竄跳起來，但身形一歪，差點跌回地上，接連顚出兩三步，才勉强穩住身形，空地上明顯地染上了腥紅的血漬。

原來他的腿上受了傷！

那人跳開一步後，立刻就一陣旋風般閃掠向才竄跳起來的俞白璧，在俞白璧才穩住身形的刹那，他手上的砍山刀已挾着銳風急斬向俞白璧的頸肩部位！

俞白璧目光瞥及之下，右手急揚，揮

劍迎向那柄揮來的砍山刀！

「鏗」一下震响，俞白璧被震得身形一震，歪跌向地上！

那人却沒有被震退，砍山刀被長劍硬擋了一下後，隨之又砍了下去！

這一次，俞白璧是無論如何也封擋不了的，由於腿上負了傷，是以亦很難閃避，眼見閃亮的刀鋒疾斬下來，俞白璧的臉色變得比地上的雪還要白！

「噹」一下劇震，那人的砍山刀却沒有砍在俞白璧的身上，而是砍在一柄電閃般斜截而至的長刀上！

這當然是夏侯宗及時解救了俞白璧這一刀之厄！

那人這一次居然被震退開去。

身形一閃，夏侯宗已擋在俞白璧的前面，疾朝那白衣人喝道：「原來是你，羊古？」

那白衣人一眼瞥到是夏侯宗，渾身劇震了一下，身形藉着被退開去之勢，斜竄出去，頭也不回，就想溜之乎也！

這白衣人不是別人，正是那晚見機得早，能夠全身而退的那名殺手——他的兩名同伴口中的「老大」——羊古！

夏侯宗一眼就將他認了出來！

而羊古既然見識領教過夏侯宗的厲害後，那裏還敢再攖其鋒？自然是走爲上着也！

一擊不中，溜之乎也，這是作爲一個殺手最普通的原則，因爲殺手只是殺人，而不是與人拚命，若是每一次皆與人拚命，有多少條命可拚？只有保存自己，才有機會殺人！

所以這名羊古立刻便溜之乎也！

但夏侯宗豈肯讓他溜？

因爲從他身上，可以查出是誰必欲置俞白璧於死命而後甘心的人，夏侯宗自然不會放過他。

「羊古，你還想再溜？」夏侯宗喝聲出口間，身形一彈，人刀有如飛虹閃電般，射向正全力奔掠的羊古。

俞白璧也在這時一躍而起，幾乎又站不穩，只見他一條腿跛跛地，褲管上沾濕一片，可能腿上的傷不輕。

他沒有追掠上去，只是敞開喉嚨大叫道：「夏侯兄，小心那傢伙的飛刀，他不是羊牯，而是一頭狼！」

看來，俞白璧也將羊古聽成了羊牯，會錯了意，恐防夏侯宗輕敵大意，故此提醒他小心。

也幸好俞白璧這一叫，令到夏侯宗沒有喪命在那羊古的飛刀之下！

羊古不可謂逃得不快了，但夏侯宗人刀掠射之勢比他更疾，其勢大有傳說中的御刀飛行之狀，其快疾不可言喻，只不過眨眼間，便已射至羊古的身後一丈不到，羊古已能夠感受到從刀尖上激發出來的一股冷銳勁疾的衝擊氣流，直射向他的背上，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吸口氣，上身向前一傾的刹那，反手向後一甩，白芒飛閃，打出一柄只有四寸長短，又窄又薄的飛刀！

這種飛刀乃是羊古秘製的暗器，有個名稱——蟬翼刀，由於刀身又薄又窄，故此打出的時候，不像一般的暗器那樣受到氣流的阻力而令到速度不會太快，由於這種蟬翼刀又薄又窄，打造特異，打出時不會受到氣流太大的衝擊。

故此，速度也比一般的暗器快，而他亦憑着這種特異的暗器，擊殺過不少武林中身手比他還要高的武林高手，因爲不少高手在一定的距離下，皆可以憑其銳利的目光，看清楚射來的暗器，但由於這種蟬翼刀速度太快，發出時只是閃了一下便已射到你的眼前，來不及擋接或是閃避，便已射在你的身上！

夏侯宗在聽聞俞白璧的叫聲一刹那，便瞥到羊古反手打出一枚暗器，只覺白光一閃，根本看不出那是什麼形狀的暗器，心頭一懍，旣已被俞白璧提醒，自然知道射來的暗器是飛刀了，當下也不及多想，猛地將長刀一圈，一片刀幕展佈在他的身前！

他的刀勢不可謂不快了，那知道他的刀幕才展佈，便聽「叮」的一下激响，那柄飛刀已射在他長刀幻起的刀幕上，被擊飛開去。

那飛刀的速度好快！

夏侯宗自出道江湖以來，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速度這樣驚人的暗器，雖然將之擊落了，但仍然驚出一身冷汗來，若是刀勢稍慢那麼刹那，那豈不是……

雖然將那柄飛刀擊落了，但夏侯宗封擋飛刀的刹那，身形有如一頭受驚的公羊般，一下子奔掠出十數丈外！

夏侯宗目光瞥及之下，猛一咬牙，手臂疾掄，長刀有怒龍騰射，又恍似駭電裂空，帶起一道急激的銳嘯之聲，飛射向沒命奔掠的羊古！

這一飛射之勢，不但聲勢懾人，速度也比羊古的蟬翼刀快了不止一倍！

要知道夏侯宗是以全力擲射出這一刀的，其勢怎不駭人？

狂奔飛掠着的羊古驚覺到那股有如發自天外的銳嘯聲時，慌忙偏頭朝後偷瞥一眼，只覺眼前恍如一道電光乍閃，他心知不妙，駭懍之下，身形一歪，斜搶向左邊，企圖躲避過那電擊般的閃光。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却仍然閃避不了，因爲長刀飛射之勢實在太快了，快得比目光閃瞥還要快！

「奪」地一下疾响，羊古斜搶開去的身形猛地衝撲在地上，右肩背被長刀貫穿，釘在地上。

一聲慘嘷亦同時自他的口中發出，在夜空中蕩响着，聽着令人心顫！

雖是這樣，他還是掙扎着想竄起來，向前奔掠。

——只要能夠逃得了，保住一命，總有機會報這一刀之仇的。

他心中確是這樣想。

可惜這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他根本已不可能再逃得了。

夏侯宗身形有如天馬行空般，在他掙扎起來的刹那，已「颼」地瀉落在他的面前，一腳踏在他的左肩背上。

這一來，他哪裏還能夠動得了！

俞白璧遠遠看到羊古已被夏侯宗制住，喜叫一聲，一拐一拐地拖着那條傷腿急奔過來。

× × ×

羊古右肩背上仍然貫插着夏侯宗的長

刀，那種痛楚，特別是在這種寒酷的天氣中，自非筆墨所能形容。

只見他吡牙咧嘴的，臉形扯歪，臉色比雪還白，但肩背上傷口湧流出來的血，却迅即將潔白的雪地染紅了一大片，觸目的腥紅。

夏侯宗那隻脚仍然緊緊地踏在他的左肩背上，令到他緊伏在雪地上，起不了身，寒着聲道：「羊古，這一次，你逃不了吧？」

羊古却在咬着牙，硬充好漢不出聲。

冷笑一聲，夏侯宗狠着聲道：「朋友，別硬充好漢了，你若是一條漢子，那一晚你也不會撇下兩名副手不管，逃之夭夭了！」

俞白璧打量着地上的羊古。「夏侯兄，他就是那名殺手『老大』？」

夏侯宗點點頭，道：「俞兄弟，你若想知道是什麼人非要殺你不可，問他就知道了。」

俞白璧聽了，立時怒聲道：「喂，羊牯，快說是什麼人要殺我！」

羊古却依然咬着牙，悶聲不出。

俞白璧氣得眞想一脚踢在他的身上，但想到對方已沒有了抵抗力，這樣做有失身份，只好忍住了，却又拿他沒有辦法，只好直瞪眼。

夏侯宗却冷笑道：「俞兄弟，對這種硬充好漢的人，這樣問是問不出來的，待我來問他吧！」

踏在羊古肩背上的脚微一用力，羊古刹那又噝牙咧嘴起來，雙腿在雪上蹬動着，直喘大氣，一雙手緊緊地抓住兩團雪，終於叫出聲來。

夏侯宗語氣比冰雪還要寒凍，凝聲道：「羊古，你聽着，這一次你敢再不開口回答，我會將你的左肩胛踩碎，你若是自忖能夠忍受那種骨胛寸碎的椎心痛苦，那你就硬充下去吧！」

說着脚下又加再重了力道。

羊古也忍受不了，張口發出殺豬般的痛叫來。「我說，我說，求你不要那樣大力！」

夏侯宗微微一笑，將力道收回。

羊古粗重喘了幾口大氣，在這種酷寒的天氣，他的頭上居然有汗沁出來，可見他剛才是如何痛苦了。

「俞兄弟，你現在可以問他了！」夏侯宗輕蔑地看了羊古一眼。

俞白璧看到羊古那種窩囊相，亦不禁好笑起來，咳了一聲，沉聲地問道：「聽着，我問你，出錢請你殺我的人，到底是誰？」

羊古吐了口長氣，目光在夏侯宗俞白璧兩人的臉上掃了一下，見兩人皆沉着臉看着他，不由倒吸了口冷氣，全身直冒寒氣，急巴巴地道：「欲置你於死地的人，是一位名叫余不敖的人！」

兩人聽了，對看一眼，從對方的眼色中，知道對方的意思是：「聽說過這個人麼？」兩人俱搖搖頭。

「你說的可是眞話？」夏侯宗狠狠地問。

羊古看到夏侯宗的神色，驚恐地抖顫了一下，慌忙道：「絕無虛言，若有，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嗯，算你識時務。」夏侯宗「哼」了一聲，「記住，你若是誆騙咱倆人，無論你躲到什麼地方，我也會將你揪出來，先將你的舌頭割掉，再斬去你的手脚四肢，讓你嚐試一下說謊騙人的報應！」

羊古渾身抖動着，連聲道：「我沒有騙你們，他是那樣對我說的。」

俞白璧忽然道：「你一定見過他們的人吧！」

羊古點點頭。

「那麼，你說說他是怎麼樣的，有什麼特徵的地方？」

夏侯宗伸手一拍俞白璧的肩頭。「俞兄弟，還是你想得到！」接轉對羊古喝道：「還不快說！」

羊古舔舔嘴唇，急忙道：「這位余不敖大約二十七八年紀，身材有你那麼高。」說時用手指了一下俞白璧，接說下去。「皮膚白皙，相貌頗俊，但却沒有男兒氣概，頗似小白臉之類，手上不離一柄金摺扇，衣着華麗，看得出他是個會家子，至於深淺如何，那就不大清楚了。」

夏侯宗却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興奮地道：「俞兄弟，咱們眞蠢，白費了這樣多的唇舌，若想找到那自稱余不敖的小白臉，眞是簡單不過，這位羊古朋友相信一定不會拒絕的！」

俞白璧想了一下，拍拍腦袋道：「夏侯兄，咱們差點錯過找到余不敖的大好機會，那就後悔莫及了！」

羊古聽着他們的說話，起先還有點不明白，但隨之恍然，一張臉不由苦起來。

夏侯宗看到他那種模樣，不由笑起來。「朋友，別苦着臉，其實，這對你亦是有利無害的，你試想一下，你那位主顧若是知道你將他洩露了，他會放過你麼？而你若是帶咱們去找到他，等於我們替你解除了他對你的威脅，你應該求之不得！」

羊古聽着夏侯宗的說話，臉色在變幻着，終於，他咬牙點頭道：「相信我已別無選擇，旣然這樣做對我是有利無害，我又不是白痴，好，我答應你們，帮你們找到他！」

夏侯宗立刻將踏在羊古身上的脚移開，高興地道：「俞兄弟，先將他扶起來，待我點了他肩背上周圍的穴道，才將刀抽出來，免得他痛昏過去，流血太多。」

俞白璧立刻俯下身子，將羊古扶了起來。

× × ×

三星集是一個頗大的鎮集，由於就位在官道旁邊，故此鎮上終日皆是人來人往的，一片熱鬧，大街上開了好幾間酒樓飯鋪，生意好到不得了。

夏侯宗俞白璧是跟着羊古在三日前來到鎮集上的，據羊古對他倆說，他曾經與那位余不敖有約，不管殺得了殺不了俞白璧，十二日之後，在鎮後的土地廟後相見，時間是在二更。

明天晚上就是與余不敖相約碰頭的日子了，雖然早了三天來到鎮上，却正好趁這幾日調理醫治一下身上的傷口，他們三個人身上的傷都不輕。

在住進這家客棧時，夏侯宗俞白璧與羊古分開的，裝成互不相識，以免萬一被那位余不敖看出破綻來，到時不赴約，那

時想找到他，就難比登天了。

有這幾日的休養，三個人的傷勢皆好了十之七八，這幾日來三人也很少出外走動，夏侯宗俞白璧兩人也沒有與羊古交談過。

× × ×

今晚，是羊古與那位顧主余不敖相約相見的一晚，早早的，夏侯宗與俞白璧經已吃飽飯，分別在房內打坐運氣一番，跟着結束停當，只等時候一到，便趕往鎮後土地廟後的那座棗樹林子。

一更過後，後窗上傳來一下輕細的敲打聲，兩人立刻吹熄了房內的燈火，推開後窗，翻出窗外，接將窗關上，略爲察了一下，看到一條人影在斜對面的瓦面上朝他倆招招手，立時騰身掠上瓦面，綴着那條人影，穿房越脊，朝着鎮後掠去。

他倆早就與羊古約好了的，若是羊古動身趕去鎮後土地廟，便在他們的窗上敲一下，好讓他倆暗中跟下去，而前面一直躍掠如飛的人影，正是羊古。

即將見識到欲置俞白璧於死命的那位余不敖了，兩人的心情不免有點緊張，但却很興奮。

終於來到土地廟後的那座棗林前，夏侯宗與俞白璧在廟瓦上伏着，看着羊古掠入了林中，兩人仍然伏着，一直伏到更敲二鼓，又過了約一袋烟功夫，才瞥到一條淡淡的身形飛快地自棗林的側面，射入了林子中。

兩人幾乎是同時用手肘輕輕碰了一下對方，又等了一會，發覺不到還有別的夜行人的踪影，才雙雙從廟宇的瓦面上掠下去，接着左右一分，從林子的兩邊掠了進去。

今夜有星有月，而且還是圓月，却原來今晚是中旬十五月圓之夜，潔白的雪地上映着清冷的銀輝，天地間彷彿閃流着一層銀白的光輝，令到這雪夜顯得更加寒冷淒美。

而今夜亦沒有下雪。

× × ×

夏侯宗才掠入林中，却不敢大意，以免碰撞到掛滿了冰雪的禿枝，令積雪掉下來，弄出聲響，被那位余不敖發覺到有人偷偷潛了進來，驚而遁之，那時就功虧一簣了。

幸好這時候每棵樹的枝椏皆是禿禿的，不虞擦着那些葉子而牽動那些枝椏，而且沒有夏天時葉子茂密那樣難走，因爲樹上的枝椏疏疏落落的，林中空隙很大，只要小心一點，就不怕會碰到樹枝而將雪弄掉下來，很輕易便一直朝林中掩進去。

忽然之間，一聲慘厲的嚎叫起自林中距夏侯宗現在潛進的地方大約十數丈的地方。

夏侯宗一聽，心頭劇震了一下，再也顧不得掩蔽身形，他像一頭山貓般掠撲向發出慘叫的地方，也不管碰撞折斷了那些伸出來的枝椏，冰凍的雪花洩落在頭臉身上！

因爲他聽出那一聲慘厲的嚎叫，正是羊古發出的！

這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羊古遭遇到意外。

另一邊的俞白璧自然也聽到，亦是心中大驚，暗道一聲：「不好！」身形急撲入去。

夏侯宗的衣衫被掛破了幾處地方，但他却以最快速的動作，撲掠到林中那片只有丈許方圓的空地前。

羊古那聲慘叫正是從這裏發出的！

而他亦瞥到羊古倒在地上，不但身上染滿了鮮血，連那片雪地，也洩滿了刺目的血腥。

但他却發現不到那位余不敖的身形！

斜對面的樹枝一陣抖動，雪花簌簌飄落，竄出一條身形來，却原來是俞白璧！

夏侯宗却已撲到羊古的倒臥之處，只看了一眼，連他那樣見慣了死傷的人，亦不由倒吸了口冷氣，心頭抽搐了一下。

地上的羊古身上最少被刺了七八劍，那些血口兀自「突突」地冒湧出一股股血泉來，那血糊糊翻捲的血肉正搐蠕着，看了令人心悸不已。

「夏侯兄，羊古怎樣了？」一下子撲到來的俞白璧一眼看到地上的羊古那種樣子，神情一震，怔呆住了！

羊古那樣子，只要看一眼，便知道他已不妙了。

但是，在那種情形下必然活不了的羊古，居然還未死，忽然張開眼來，嘴唇微微噏動着，似乎想說什麼。

夏侯宗忙俯下身來，湊下頭去，急聲道：「羊古，發生了什麼事？」

羊古口中吐着血沫，喉頭咕噥着道：「他……他……忽……然出……手……接連刺了我……好……多劍……」

夏侯宗吸了口氣，忙問道：「他是不是那位余不敖？」

羊古艱難地點了一下頭，辛苦地道：「他……」

夏侯宗却已截口問道：「他從那裏走了？」

羊古吐出一大口血沫，急促但却低弱地道：「從……上面逃……了……」

夏侯宗一聽，急對俞白璧道：「俞兄弟，你在這裏看着羊古，我上樹去察看一下，希望能夠將那位手辣心狠的余不敖追到，因爲若是讓他逃了，那就等如魚入大海，要找到他，那就難了！」

說着，人已騰身拔了起來，掠上了樹梢！

俞白璧一聲：「夏侯兄，小心！」接趨前俯下身來，察看羊古還有沒有救。

羊古却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那些血沫一口一口地噴出來，看情形是沒有得救的了。

「羊古，你覺得怎樣？」俞白璧急聲問。

「……提……防那……余……的扇……」羊古一口血沫狂噴出來，雙腳挺搐了一下，頭一歪，便寂然不動，咽下最後一口氣了。

俞白璧默然看着羊古的屍體，心中有一種難言的感覺，但又說不出來，吐口長氣，站起身來。

仰頭向上望，透過稀疏光禿的枝椏，俞白璧發覺夜色出奇地澄寧，但月却已西斜。

本來，他是想騰掠上樹梢，看一下是否還能夠看到夏侯宗的影踪，好助他一臂

之力，但想想，這時候夏侯宗已經追了下去，肯定不會在附近，自己若是胡亂追下去，說不定會追錯方向，那就不如還是留在這裏的好。

想過之後，他決定還是等候夏侯宗回來。

等了足有一個更次，夏侯宗終於回到林子中。

俞白璧只看了夏侯宗一眼，從他的臉色看出，追不到那余不敖。

不過他仍然問：「夏侯兄，追到那余不敖麼？」

夏侯宗看了一眼地上死不瞑目的羊古一眼，嘆口氣，恨恨地道：「好狡猾的傢伙，我在附近兜着圈子追下去，直追出二三十里外，仍然發現不到那傢伙的踪影，只好折返回來。」

俞白璧有點失望，但却沒有流露出來。「夏侯兄，那余不敖怎會忽然下手殺害羊古？」

夏侯宗憤然道：「這是殺人滅口，亦是洩憤，據我猜想，那余不敖八成是已經知道羊古向咱們洩漏了他的身份姓名，所以才下此毒手！」

「但他是怎樣知道的呢？」俞白璧隨口問。

「這就要找到那小子，問他才有答案了。」夏侯宗回刀入鞘，瞥一眼地上羊古的屍體，無可奈何地說道：「俞兄弟，咱們還是先動手挖個坑，將這個羊古埋葬好了。」

兩人就以刀劍代鋤，默默地在地上挖着坑……

以身試險　人皮寶藏

俞白璧一個人又回到了秦家莊。

至於夏侯宗，却忽然不見了影踪，也不知他跑到那裏去了。

而俞白璧既然對那件婚事感到懷疑，那他還回來幹麼？莫非他改變了主意，見「艷」心喜，答應與秦宛兒成親？

他站在莊門前，遲疑了一下，才伸手抓住門環扣動起來。

門環聲才响，兩扇莊門已開，門前站着的，居然是莊主秦中川！

好顯然，秦中川早已站在莊門前恭候多時了。

這樣說來，俞白璧的行踪早已落在秦中川或他的手下的眼內，他想改變主意離開，可能走不了。

秦中川的做作很逼眞，最少，看在俞白璧的眼是如此，只見他怔愕了一下，一臉驚喜之色地伸手一把執住了俞白璧的手臂，驚喜地道：「俞賢姪，是你！眞是想不到，那晚你忽然失了踪，老夫還以爲你出了意外，或是不辭而別，不想與宛兒成親，你知道老夫當時的心情怎樣？眞是又驚又氣又怒，而宛兒亦差點服毒而死，幸而發覺得早，搶救及時，才撿回一命，賢姪，你知道老夫翌日派出了多少人手，四出追尋你的下落？現在好了，你終於無恙回來，啊，老夫眞是高興得昏了頭，只顧着說，忘了請賢姪你進來。」

說時眞是表情十足，拍拍額頭，又抓抓鬍子，最後一把將俞白璧扯進了門。

俞白璧將這些看在眼內，心裏冷笑一聲：「好一隻老狐狸，我倒要看看你還有什麼花樣玩出來，幾時才露出你的狐狸尾巴！」表面上却裝出誠惶誠恐的不安樣子，跟着秦中川走進一座暖閣內。

這幾天雖然沒有下雪，但天氣却出奇地酷寒，若是不在屋內擺上炭火，實在坐不下去。這暖閣內四角擺放了四盆燒得旺旺的炭火，令到閣內暖烘烘的，與外面的酷寒恍如兩個世界。

坐下之後，秦中川才關切地問：「賢姪，那一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幾天你到了那裏？」

俞白璧這一次不是有心來與秦中川的女兒——秦宛兒成親的，而是來將這個悶葫蘆解開，弄明白秦中川到底對他圖謀些什麼？這是他「自投羅網」的原因。

因爲只有與秦中川見面，才有可能弄清楚這頭老狐狸的圖謀是什麼，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目光閃了一下，他亦不得不裝作一下，吐口氣道：「秦莊主，那晚小姪睡下床不久，便發覺到一個幪面人欲闖進房中欲殺小姪，小姪及時發現，那人亦很警覺，馬上便向外掠去，小姪自然不肯罷手，追了下去，却被那人引到莊外十數里外的荒野地上，那人才停下來與小姪動手，交手數十招後，小姪自知不是那人的對手，便欲脫身返回莊上，但那人顯然早有安排，欲將小姪撂倒在那裏，忽然間又從附近竄出兩條人影來，聯手與那人圍攻小姪，小姪更加招架不了，結果身上負了數處傷，但却被小姪拚命衝脫出三人的圍困，落荒而逃，却僥倖地被小姪走脫了，小姪後來昏倒在地，醒來時，才知道被一名打獵的漢子救了，由於身上的傷勢太重，在那獵戶家中養息了幾天，才復元過來，小姪恐防世伯由於小姪的突然失踪而担憂，也不理會新傷初愈，便急急趕回來了。」

而事實上，他的左腿上被羊古暗算了一刀的地方，現在仍然扎着布條，身上的幾處傷，才結了疤，還未痊癒。

秦中川聽得動容不已，驚詫萬分，道：「賢姪，那晚原來發生了這種事，怎麼莊上的人全無所覺？你認出那人來麼？」

說時一雙眼睛直射在俞白璧的臉上。

俞白璧却臉不改色地道：「那人顯然對莊內的環境很熟，小姪被他引去莊外時，發覺他在莊內穿行自如，而那人由於臉上是幪着布巾的，所以小姪看不到他的臉，自然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不過，從他對莊內的環境很熟及幪面這兩點看來，此人好可能是莊內的人！或是與貴莊關係很深的人，否則，他根本就不需幪着臉！」

秦中川聽得臉色連變，目光接連閃動，激聲道：「這就奇了，這人到底是誰呢？若說是莊內的人，老夫想遍了，也想不出有那一個要殺賢姪你，這眞是咄咄怪事，賢姪還是第一次來到敝莊，根本就不認識什麼人，更談不上與莊內的人有什麼仇恨可言，那人爲了什麼要殺你，賢姪，你想得到麼？」

俞白璧苦笑道：「秦世伯，小姪又怎想得到，若是想到那人爲何要殺小姪，小姪也就想到那是什麼人了！」

但隨之又握拳道：「不過，小姪經過

這幾日來苦思覺得只有一種可能……」

秦中川急不及待地道：「那一種可能？賢姪快說！」

俞白璧接說道：「這種可能就是，欲殺小姪的人，可能想阻止小姪與秦世妹結婚！」

秦中川一聽，臉色驟變了一下，吸口氣，那張臉變得很難看，目中閃出怒光，重重地「哼」了一聲，道：「賢姪，你怎會這樣想的？」

俞白璧苦笑道：「很簡單，那人在將小姪引出莊去時，故意將小姪引到仍在佈置的喜堂前，讓小姪看到，而他擇在小姪可能翌日就與秦世妹成親的那個晚上欲殺小弟，除了這種原因之外，小姪想不出有其他的原因！」

秦中川這時的臉色已回復過來，但眼中却煞芒閃現，有點不自然地道：「賢姪，老夫敢保證，沒有人會阻止你與宛兒成親的，宛兒自小就在莊內長大，深居簡出，從未與任何陌生的人接近過，也不認識什麼人，怎有可能會有人出於妒意而殺你？賢姪，別是你有什麼仇家，一路跟踪到敝莊，才對你下手也說不定。」

俞白璧却早已看出秦中川神色有點不對，暗中冷笑了一聲，也不再堅持下去，轉個話題道：「秦世伯，小姪已想過了，先父母雖然在臨終時沒有向小姪提及秦世妹的婚事，但小姪相信秦世伯不會揑造出這頭婚事來的，所以，小姪决定向家師禀報過之後，才回來與秦世妹成親，秦世伯你認爲如何？」

秦中川先是聽俞白璧承認了這件婚事，不禁色然而喜，但聽到俞白璧說要趕回去禀報師父後才與秦宛兒成親，臉上那抹喜色立刻消失了，急巴巴地道：「俞世姪，你這份尊師之心老夫很明白，也很應該，不過，老夫之見，還是先與宛兒成了親，才與宛兒回去見你師父也不遲，別忘了，老夫是你爹生前的知交好友，足有資格替你作主，何況一切都已準備好了，喜堂的佈置也還未拆除，而後天又是嫁娶的大好日子，所謂揀日不如撞日，這件事就這樣决定吧！」

一頓之後，也不等俞白璧有說話的機會，急急站起來，邊向後面走去邊道：「賢姪且請在此坐一會，等老夫到後堂對拙荊及宛兒說你回來了，也好教她們歡喜一下，不用再爲你擾心。」

話未說完，已一逕走了進去。

俞白璧臉上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但心中却冷笑不已。

×　×　×

婚禮一如秦中川所說的，就在後天舉行。

俞白璧根本就沒有說話的餘地，因爲他的處境與上次一樣，又被「囚」在客房中，半點自由也沒有，一切皆由秦中川打點辦理。

只怕世間上只有秦中川這個岳丈，是這樣心急將女兒嫁出去的。

這一次的俞白璧沒有上一次那樣坐立不安，胡思亂想了，而且處之泰然，因爲這一次他是來「做戲」的，所謂有備而來，抱着看戲的心情，那自是心情不同了。

他要看看秦中川做的是什麼樣的一台戲。

成親的這一日，終於來臨了。

一大早，就有人來替他換上了一身吉服，並簪花掛紅的，一切都不像是做戲的樣子，這倒令到俞白璧心驚了。

在他的想像中，他原以爲這次再到秦家莊，秦莊主一定不肯放過他的，必定露出他的眞面目來，用强硬的手段，硬迫他交出他欲圖謀的東西來，却想不到秦中川眞的要他與秦宛兒結婚，莫非婚約是眞的不成，這令到他迷惑不已。

但很快地，他就否定了自己的這種想法。

夏侯宗的差點死在秦中川的手上，這是他目睹的，而秦中川也承認那婚約是假的，夏侯宗是不會騙他的，那麼，秦中川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莫非那秦宛兒不是他的女兒？所以他才犧牲她的一生幸福，來達到他的目的？」俞白璧想到這一點，心中猛然劇跳了一下。

也只有這個可能性最高。

因爲一個人再狠毒，也很少會犧牲女兒的一生幸福，來達到他的目的，所謂虎毒不食兒，就是這個道理，當然也會有例外的。

莫非秦中川是這種例外，那他就眞的太可怕了。

他在房中胡思亂想。外面的鼓樂已吹打起來，原來是吉時將到了。

俞白璧被兩名儐相「陪」着來到了喜堂。

而秦中川與秦夫人亦是一身吉服，臉上喜氣洋洋的，並排坐在左手邊的兩張太師椅上。

雖說今日是俞白璧與秦宛兒的大喜日子，但却沒有一個外來的賀客，全都是莊內的人，每一個都穿上了新衣，喜氣洋洋的，不是假裝出來的，這就令到俞白璧心驚起來了。

莫非假戲眞做了？

若是，那他就不知怎樣才好了，雖則秦宛兒是個美人，但他總不能就這樣佔人家的便宜，不過，事到如今，也由不得他了，只好硬着頭皮做下去。

接着，秦宛兒亦是一身吉服，頭戴鳳冠，臉披大紅喜巾，在一名喜娘的相扶下，嬝嬝娜娜地走了出來。

「吉時到——」堂倌一聲唱喏。

接下來，是一雙新人拜天地，拜祖宗，拜父母，最後對拜，於是乎禮成！

自然，接下來的自然是向秦中川夫婦敬茶，一切皆做到十足，絕無半絲馬虎。

俞白璧一直像個木偶人般，被一名儐相擺佈着，因爲他在進入喜堂後，在不覺間，已被一名儐相暗中下手點了身上三處穴道，令到他像個平常人一樣，不能將眞氣運聚。

他雖則心中又驚又怒，但却努力壓抑着，事到如今，掙扎反抗都變成多餘的了，何不做下去，看看結果如何？

接下來，是大排筵席，全莊上下宴飮，俞白璧被安排坐在主席上，而秦宛兒則由喜娘先扶回新房去了。

席間，少不免又要向秦中川夫婦敬酒，向那些「賀客」敬酒，這一頓喜酒，直

吃到一更將盡，二更快到時，才散席。

接下來，俞白璧便被衆人簇擁着，送進新房中。

這時候的俞白璧已經有了幾分酒意。

房中龍鳳燭高燒，一切的擺設皆是簇新的，坐在床沿的秦宛兒已卸下頭上的鳳冠，除下臉上的大紅喜巾，燭火映照之下，垂着頭，臉上紅中透白，白中泛紅，那模樣兒竟是看了令人爲之「砰」然心動，丹田起火！

就連俞白璧看了，亦爲之心中一蕩，臉上燥熱起來。

但他馬上暗自提醒自己：「千萬別意亂情迷生米煮成熟飯，那時候，想不聽從擺佈也不成了！」

想着，他本已燥熱的人馬上冷靜下來，也不言語，在房中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靜待事態的發展！

但立刻，他的一顆心便「砰砰」直跳起來。

因爲秦宛兒已從床沿上站起來，輕盈地向他走過來，人未到，身上發散出來的那股迷人的香氣，便自飄襲過來，俞白璧自出娘胎到這麼大，還是第一次嗅吸到女孩子家的這種令人迷醉的獨特香氣，由不住升起一股異樣的感覺來。

「璧……哥，你一定累了。」秦宛兒佇立在俞白璧的身前，一只手已搭在俞白璧的肩頭，語聲嬌媚迷人，俞白璧本想閃開她那隻手的，但却是沒有閃開！

他的心開始狂跳起來，同時有一種想將秦宛兒摟在懷中的衝動，幸好他的理智戰勝了情慾，長吸一口氣，馬上冷靜下來，但却不敢抬頭望向秦宛兒。

反觀秦宛兒這時那種嬌羞之態一掃而空，臉上蕩漾着一股令人心動的春意，那隻搭在俞白璧肩頭上的手略抬，以纖指輕輕摩挲着俞白璧的臉面，嬌媚地道：「璧……哥，你怎麼哪？爲何看也不看妾身一眼？你不是心中仍然不願意吧？」

俞白璧被秦宛兒的纖指輕輕摩挲着臉頰，立時有一種癢癢的感覺，而心頭也生出了一種難以搔摸的癢意，「轟」地一聲，頭臉燥熱有如火燒，口乾舌燥起來，忍不住想去伸手揑住秦宛兒的柔荑。

而秦宛兒臉上的神態顯得更加春意蕩漾，一個身子亦偎靠過去，緊貼在俞白璧的身邊。

俞白璧幾曾嚐試過這種溫柔香艷的滋味，心中早已意亂情迷，不能自已，幸好還能夠保持住一點靈明。否則，只怕他已變得像個狂人一樣了。

終於，他還是忍不住抬起頭來，看了秦宛兒那如春花般的嬌艷的顏面一眼。

馬上，他有如喝醉般，心猿意馬起來，丹田內亦有一股火燒了起來。

「格」地嬌笑一聲，秦宛兒的媚眼恍似勾魂攝魄般朝俞白璧一瞟，扭動了一下腰肢，膩着聲道：「璧哥，你是怎麼哪？喲，待妾身去斟杯茶給你解解渴吧？你一定感到很口乾了！」

說着腰肢一擰，走過去房中那張放置了茶壺茶杯的紫檀圓桌！

俞白璧心中感到如有所失，眞想一摟摟住秦宛兒的腰肢，不讓她走開。

也幸好秦宛兒離開了這會兒，令到他的神智陡地清醒過來，心中悚然震驚不已，對自己剛才的舉動，感到愧赧！

秦宛兒嬝嬝娜娜地，手中端了一杯茶，向俞白璧走過來，俞白璧這一次學乖了，立刻收攝心神，不敢分心亂想，以免把持不住！

「璧哥，喝茶吧！」秦宛兒腰肢如蛇，扭擰着向俞白璧的身上偎過去，同時將手中的茶杯遞到俞白璧的唇邊。

鼻中嗅到那股如蘭似麝的幽香，俞白璧心中一蕩，心跳不由加速，不由自主地張開嘴，湊過來欲喝杯中的茶。

此情此景，確是香艷極了，也親暱極了，無論是誰看了，也會艷羨不已！

杯中的茶已經上了俞白璧的唇，也就在這刹那，那扇朝着庭院的窗子驀然間發出一下撞擊聲，整扇窗門碎裂開來，隨着一股寒風的吹刮，一條人影穿窗疾射入來，劍光飛閃中，直射向俞白璧的心臟要害處！

這一下驟變，令到俞、秦兩人驚得心神俱震，瞪着一雙眼，駭然望向那道自窗外射入來的人影！根本忘記了閃避！

這人的突然「闖」入，的確是大煞風景。

那人的勢道迅猛，眼看着俞白璧根本無法閃避得了那飛射而至的人劍，喪生在劍下的刹那，秦宛兒於驚呼聲中，手一推，於生死一髮間，將俞白璧連人帶椅，推得向一邊側倒下去。

「嗤」一下嘶風急响，劍光疾閃中，劍鋒貼着俞白璧的臂側，刺了進去，將他的衣袖割裂開來。

俞白璧驚出了一身冷汗，倒地一滾的刹那，右腿一勾一蹴，那張倒下的椅子疾撞向那人的身上！

那人料不到在眼見擊殺俞白璧於劍下的刹那，被秦宛兒那一推，讓俞白璧撿回一命，不由怒喝一聲：「無恥賤人！」同時間左掌急拍出去，「劈勒」聲中，擊在那張撞擊過來的椅子上，刹時四分五裂開來！

秦宛兒一張臉又青又白又紅，嬌叱一聲：「你……」渾身顫抖着，却沒有向那人出手。

那人顯然志在俞白璧，一劍刺空的刹那，狠狠地瞪了秦宛兒一眼，怒哼一聲，却沒有向她出手，身形急旋中，長劍反手向下斜撇急刺，刺削向俞白璧的胸腹！

俞白璧正欲竄躍起來，只好急忙再一個疾滾，滾了開去！

直到這時，俞白璧才看得清楚了，那人臉上是幪了一塊灰布巾的，很似那晚將他引出秦家莊欲殺他的幪面人，心頭一震的刹那，脫口驚喝一聲：「原來是你！」

「是我什麼？」那人兇狠地喝叫一聲，長劍急刺，有如驟雨暴洒般，罩刺向俞白璧急滾的身形！

秦宛兒暗咬銀牙，站着直蹀脚，却沒有向那人出手，阻止他追殺俞白璧，只是悔恨地道：「……你，你胡攪什麼，還不快走！」

那人却聽若不聞，一雙眼閃射着妬恨的瘋狂之光，長劍急刺，俞白璧急滾的身形猝然一窒，原來已滾到那張紫檀桌的枱腳下，被阻住了！

那人目中立時露出猙獰之光，長劍毫不容情地疾刺在俞白璧的身上！

俞白璧這時已避無可避，只有眼睜睜看着寒光閃閃的劍尖刺落自已的身上！

他這一次無論如何是死定了！

秦宛兒一眼瞧到，發出了一聲尖叫：「你瘋了麼？停手！」

那人却聽如不聞，發出一聲獰厲的狂笑，刺落的長劍劍尖已觸在俞白璧的腰腹上！

陡地，一道金光以駭電奔雷之勢，自那扇破碎了的窗戶中飛射入來，疾擊向那人的長劍！

「砰」地一下折响聲，就在那人的劍尖已刺入俞白璧腰腹上的刹那，那道金光飛擊在劍身上，將那柄長劍擊得崩折成兩截，斷折的那一刹劃破了俞白璧身上的衣服，亦刺出一道淺淺的血痕來，激射出去，至於那人握着的那半截劍身，亦被那一擊之力，震得盪開去！

俞白璧也就乘這機會，縮腿拳身，有如一個肉球一般，從桌腿的旁邊滾進桌子底下去！

窗外人影一閃，一條人影亦射了入來，撲擊向那人！

秦宛兒眼見俞白璧死裏逃生，那顆提到嗓子眼的心，這才放了下去，長長吐了口氣，以手掩胸，但立刻又驚呼起來：「你還不快走！」

她是向着那幪面人喝叫的！而關切情急之態，溢於言表！

那人長劍被擊斷，震得手臂也有點酸麻，驚駭之下。不由閃開了一步，目光一閃，瞥到那將他的長劍擊折的，原來是一柄金爪——秦中川的獨門兵器，目中閃過一抹驚懼的光芒，不等秦宛兒向他喝叫，已他身形猛地一個斜縱，側着身掠向人後窗那面！

隨着那道金光射入房來的人影，正是秦中川，身形才沾地，目光一掠之下，變色疾喝道：「宛兒，你還不快去看一下俞白璧怎樣了！」

喝聲中！身形一縱，橫裏截向那人，同時喝道：「你是什麼人？好大的胆子，居然闖進敝莊行兇！」

這時候外面人聲鼎沸，同時有幾條人影撲了入房來，呼喝着撲向那人。

秦宛兒驚得什麼也似的，但又不敢違拗父親之言，只好奔過去，看一下俞白璧是死是傷。

× × ×

那人在秦中川堪堪搶截到他身前的刹那，脫手將手中的斷劍射向秦中川，逼得秦中川身形一窒，偏身急閃。

那人就乘這一閃的那刹間，一頭撞碎了窗門，飛射出窗外。

秦中川氣得眼角肌肉搐動了幾下，疾喝道：「截住他，別讓他跑了。」

喝聲中，人已穿窗射了出去。

隨後撲進來的幾名漢子，亦先後緊接掠射了出去！

那幪面人終於在將要越出莊牆時，被莊中的幾名高手及時將他截下來。

那名幪面人却像瘋了般，不顧一切地硬往莊牆上撞去。

但却有二刀一叉自左右兩面向他砍刺而至，硬是將他的身形截停下來！

因爲他若是不停下來，那無疑是將身軀撞上那二刀一叉上，那時只怕不死也會重傷。

他當然不會那樣笨，他只是想逃出莊去，而不是想死，自然不會將身體撞上去的。

身形一個偏旋的刹那，上身急歪，恰好避過那柄刺來的鋼叉，同時間雙掌拍出，準確地拍在刀身上，硬是將那兩柄左右砍向他身上的鋼刀拍歪，身形一閃，居然從那三人中間竄過，接彈身而起，掠向莊牆上。

可是，他的身形才起，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自他的頭頂上飛掠而過，手上的長柄金爪當頭砸下，砸向那幪面人的天靈蓋。

那名幪面人驟覺頭頂上勁風急襲，仰頭一瞥，心中吃驚不已，百忙中腰身一擰，折墮下去。

那知道砸下的金爪亦隨之勢道一改，居然自橫掠而至的那人手中脫射出去，急襲幪面人的頭臉！

幪面人料不到飛掠而至的人拿出此一招，人在空中，身形掠移變換不定，加上那金爪勢道急勁驚人，那裏閃避得了，若是手中仍有劍，還可以揮劍擋擊，如今兩手空空，那裏封擋得了？急得他連眼色也變了！

眼看着那長柄金爪就要飛擊在幪面人的頭上，紅白飛濺的刹那，只見那幪面人目中厲芒一閃，陡地右手衣袖一揚，斜揮而起！

生死一變間，只聽「鏘」的一下巨响，那人的手上居然亮出一柄描金摺扇來，堪堪將飛擊而至的金爪擊得向一旁斜飛出去。

好明顯，這人亮出來的描金摺扇，乃是金鐵打造的，否則，又怎擋拒得了那勢道急勁飛射而來的長柄金爪！

幪面人雖然擋開了那柄金爪，但他的身形也被震得一個側翻，墜落向地上。

颼地一聲，在他的身前疾射下一人，不用說，正是秦中川！

秦中川雙脚才沾地，便鐵青臉着向那幪面人喝道：「不敖，原來是你！你若不亮出你的描金摺扇，老夫眞還以爲是什麼人有這種胆量，潛入莊中殺人。」

那幪面人混身劇震了一下，退了一步，猛地伸手將臉上的幪面布巾扯了下來，露出一張皙白的俊臉來，這張臉不就是羊古向夏侯宗俞白璧描述的余不敖麼？

這麼說是了！

這人果然姓余，名不敖，乃是秦中川的外甥，自幻父母雙亡，自十歲起，便由秦中川撫養長大，難怪他這樣熟悉，又那樣懼怕秦中川了！

秦中川怒容滿臉，戟指余不敖怒聲叱喝道：「畜牲，你好大的胆子，爲何要殺他！」

他口中說的「他」，自然是指俞白璧了。

余不敖呆怔了一下，但隨之滿臉激憤地嘶聲大叫道：「姨丈，你爲何要將表妹嫁給那個姓俞的？你不是曾親口應承過我，將表妹許配給我的麼？你爲什麼要反悔？爲什麼？爲什麼啊？

余不敖說到最後時，神態就像一個瘋子，狂人，歇斯底裏地嘶叫起來。

秦中川氣得頷下的鬍子抖動不已，他是有苦自己知道，但又不便對余不敖說明，又氣又惱之下，厲聲喝道：「畜牲，你太放肆了，枉老夫一手將你撫養成人，你連我的話也不聽，眞是氣煞我也！」

余不敖似乎豁了出去，不顧一切地大叫道：「姨父，你雖然將我養大，但你却一手毀了我與宛兒的幸福，我與宛兒自小青梅竹馬，情投意合，如今你却硬要將我倆拆散，將宛兒嫁給那呆頭呆腦的小子，我不甘心，也不情願，我既然得不到宛兒，自然也要令那呆小子得不到宛兒，不殺他，難道叫我眼睜睜看着宛兒與他上床麼？不能，決不能夠——！」

余不敖瘋狂地大叫。

秦中川臉上陣青陣白，氣怒得全身顫抖不已，目中殺芒倏閃，暴喝道：「畜牲，你胆敢這樣對我說話，待我斃了你，免得被你活活氣死！」

暴喝聲中，雙掌一錯，猝然向余不敖劈出兩掌！

這時候那些莊漢已高舉火把燈籠，照得那一角一片明亮，但在照不到的一處遠遠的屋簷上，伏着一條身形，一雙閃閃的目光窺視着這一邊。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忽然失去了踪跡的夏侯宗！

原來，俞白璧自動回秦家莊，乃是他與俞白璧商議好了的，兩人都認爲，若要知道秦中川想在俞白璧的身上謀一些什麼，那只有主動回去秦家莊，看看秦中川的把戲怎樣玩下去，才能夠令到他露出狐狸尾巴來的！

何況，他不回去，秦中川必然亦不肯放過他，設法將他找回去，與其被動，那何不主動，這對自己總是有利的，所以他便主動回去秦家莊。

他們更想到，秦中川不惜犧牲女兒的清白及幸福，所圖必然很大，否則，不値得他作如此大的犧牲，這更加令到他們感到好奇，欲一明究竟的興趣也更大了。

而他們亦商議好了，俞白璧在明，夏侯宗在暗，互相配合，而夏侯宗主要是在秦家莊附近隱伏並探查莊內的動靜，只要有一絲不利於俞白璧的情形發生，便在暗中保護他，而自婚禮開始到俞白璧進入洞房，他都在附近窺伺着，余不敖撞破窗門射入新房，他在外面亦看到，本來，他是想現身衝進去，救護俞白璧的，但後來一想，秦中川既然對俞白璧有所圖謀，那一定會對他嚴加保護的，而房內的秦宛兒亦不會眼睜睜看着那刺客向俞白璧動手而不理，必然會動手助俞白璧應付的，自己若在這時衝進去，不但暴露了身份以及與俞白璧的關係，那反而對他的處境不利，說不定會令到秦中川對俞白璧採取激烈的手段，以達到其圖謀，那就不妙了。

他正因顧慮到這些，才沒有現身出來，攔截余不敖。

而事實證明他的猜測是對的，余不敖才衝進房中，秦中川便首先第一個趕到，而新房的附近，亦竄出不少隱伏着的人手來，他看着不由吁了口長氣。

秦中川果然對俞白璧保護周密。

只是，仍然讓余不敖闖進了新房中！

× × ×

余不敖雖則妬恨若狂，但內心中仍是對秦中川有幾份懼怕的，秦中川那一聲喝，震得他心神皆慌，更想不到秦中川會向他下手，因爲平時秦中川對他視如己出，寵愛有加，而事實上在俞白璧未出現時，秦中川確實有意將女兒許配給余不敖，不但親上加親，更有半子之親，他只有一個女兒，亦是有意將家財讓余不敖承受，這說什麼也比由外人來承受好得多，秦中川這一猝然向他下手，的確是令他意想不到的。

這就令到他驚得呆住了。

因爲他這時說什麼也不敢再與秦中川動手了。

而在他的想像中，秦中川也不會眞的掌擊過來，就算當眞，也只是做做樣子，嚇唬一下而已。

他那裏想到，秦中川心恨他差點破了他的大事，再加上他這一嚷嚷，令到在塲的莊漢及護院都知道了他出爾反爾，自然心生猜疑，令到他尷尬不已，正所謂惱羞成怒，惡向胆邊生，怒氣勃發之下，那兩掌可是運足了九成功力劈出的。

而在他的想像中，余不敖也必然會閃避的，不會呆站着捱他兩掌的。

那知道兩個人皆想錯了！

也因此弄出了人命來。

秦中川那兩掌結結實實地擊在余不敖的身上，余不敖才警覺到不妙，嚇得心胆俱碎，欲閃避時，一個身子已被震飛出去，口中狂噴鮮血，一直飛摔出二丈過外，才扎手扎脚地摔墜落地上，手脚搐動了一下，便寂然不動了。

而秦中川在雙掌擊實在余不敖的身上時，才驚而收掌，但那裏撤得及，當堂怔住了。

在塲的莊漢及護院亦料不到會發生這種慘事，直到余不敖被擊飛，慘叫噴血，才知道不妥，但那裏搶救得及？一個個眼睜睜看着余不敖飛摔在二丈外的地上，沒了氣息，怔然驚望着。

連伏在遠處一角屋簷上的夏侯宗，在看到這突變後，亦是大感意外，弄不明白余不敖怎會站着實受秦中川兩掌！

刹那間，靜得落針可聞，清晰地聽到秦中川粗促的呼吸聲。

秦中川一直呆站着，連目光也是呆呆的，臉上煞白一片，顯然，他的心中劇烈地震動着。

好一會，他才頹然揮手，掃了那些手下一眼，有氣無力地吩咐道：「聽着，不要將這事告知夫人及小姐，快將不敖的屍體藏起來，明天再替他辦理後事！」

說完，走前去將地上的長柄金爪撿起來，逕自向後院走去。

俞白璧與秦宛兒的新房就設在後院的那幢小樓中。

× × ×

在新房隔隣的一間房子中，秦中川對秦宛兒道：「他沒有什麼吧？」

秦宛兒望了父親一眼，搖搖頭。「只是破了衣服，腰上有一道淺淺的血痕，沒有什麼大碍。

一頓接關切焦急地問道：「爹，表哥他怎樣了？」

秦中川臉色變了一下，才極不自然地道：「他跑了！宛兒，不敉他衝入房時，妳怎麼不動手阻止他？你知道麼，差一點讓他壞了大事！」

秦宛兒臉色一變，急問道：「爹，你會饒過表哥麼？」

秦中川吸了口氣，只好說謊到底。「爲父若不饒他，又怎會放他逃出莊去？」

秦宛兒這才鬆了口氣，遲疑了一下，羞怯地道：「爹，眞是要與他那樣做？」

說到後來那幾個字，語聲低得幾不可聞，連脖子也紅了。

秦中川却不理會女兒的羞態，目中放出異光來，低沉地道：「宛兒，若是有別的辦法，爲父又怎會叫妳那樣做，爲父知道這一次難爲妳了，但妳要知道，爲父這樣做，還不是全爲了妳？得到的一切；最後還不是全部都留給妳？」

「爹，這一點女兒知道，否則，女兒也不肯這樣做。」秦宛兒說時，臉上的羞意已褪，代之的是顯露出來的貪婪之色。

秦中川的目中亦閃射着貪婪之光。「宛兒，剛才被不敉那一攪，那呆小子看在眼內，多少有點知道，相信他不會這樣容易就範的了，那可要看妳的了。」

一頓又道：「記着，越快攪妥越好，那呆小子這一次自動回來，絕不是他所說的那樣簡單的，還有那被人救走的夏侯宗，忽然消聲匿跡，相信他不會就此罷休的，不過，任他們有孫悟空的本領，也要叫他們栽在爲父的五指山中！」

聽秦中川這樣說，原來他早就對兪白璧這一次的自動回來，動了疑的，只是，他既然有所懷疑，還要將戲做下去，到底他安的是什麼心？莫非他眞有絕對的把握，能夠從兪白璧的身上圖謀到什麼不成？

秦宛兒曖昧地一笑。「爹，這你只管放心，娘早就替女兒準備了一些東西，管敎那呆小子非就範不可！」

「那妳快回房去吧。」秦中川道：「記着，越快越好。只要一發現那東西，妳便要馬上殺了他，記着，別令他流血，否則，便前功盡棄，一定要扼殺他，爹就在外面附近，幹了那小子後，立刻發聲通知爹，知道麼？」

「知道了，爹。」秦宛兒遲疑了一下，好奇地道：「爹，爲何不能用刀劍殺了他，那豈不是省力乾脆？爲何一定要扼死他？不令他流血？」

秦中川剛想說什麼，但又改變了主意，詭秘地道：「宛兒，這時候還是快些去辦那件事吧，待辦好了，那時爹自然會說給妳聽，快去吧！」

秦宛兒只好懷着一個悶葫蘆，走回隔壁的房中。

秦中川亦閃身出了小樓，但却沒有去遠，就在附近的一叢花樹下匿了起來。

本來他是可以留在那房間中，待女兒幹妥那件事後，便轉入新房中的，但這畢竟有點不大方便，所以他只好匿在外面。

這時候原先伏在小樓外面附近的護院壯漢，早已得到秦中川的吩咐，撤了出去，是以，這小樓附近，就只有秦中川一個人匿伏着。

只不知他到底攪的什麼把戲。

不過，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那就是秦中川不欲人接近這幢小樓，換言之，不想別的人（那些壯漢與護院）知道小樓將會發生的事情。

× × ×

兪白璧不是個笨人，自那幪面人衝進房中欲殺他，看到秦宛兒對那人的神態，及兩人說的話，他已猜到那幪面人（余不敉）與秦宛兒是認識的，而且關係頗爲親密，否則，兩人不會說出那些話來的，他立刻就想到，這人很可能就是出錢請羊古殺自己的神秘人物——余不敉。而且十有其九是出於一種妒恨之意，那麼，剛才秦宛兒對自己的一切，皆是假裝出來的，那只是爲了達到那個不可知的目的，才使出來的手段！

明白了這些之後，他的心立時冷了下來，同時亦對秦宛兒加以鄙棄！

這時候他只能夠躺着，但却不能動，所以，他只好動腦筋，想問題。

因爲他在被秦宛兒自圓枱下扶出來的刹那，原本已被解開了的穴道，又被其出其不意點封了。

這一次他的啞穴也點了。

秦中川父女在隔壁房間中的說話聲，他亦隱約聽到一些，但却只是聽到斷續的話聲，却聽不清楚兩人說的什麼，不過，他猜也猜得到，他們的狐狸尾巴快要露出來了。

眼睜睜地看着秦宛兒推門走了進來，返身將門關上並閂好，他生氣地悶哼了一聲，（由於哼不出聲來，故此只能在心裏暗哼），將頭別轉，朝向床裏。

秦宛兒自進入房中後，心頭便如鹿撞，雙頰亦飛紅一片，瞥了頭朝床裏的兪白璧一眼，銀牙暗咬，走到圓枱前，斟了一杯茶，盈盈地端到床前，嬌媚地道：「璧哥，妾身忘了你剛才口渴還未渴到茶，快轉過頭來喝吧！妾身已將茶端來了！」

兪白璧却來個詐聾聽不到，並不理睬她。

秦宛兒心中暗哼一聲：「你這個呆小子，若不是……我才眞懶得理你，看你一眼也覺得討厭！」臉上却媚態橫生，膩着聲道：「璧哥，你是怎麼啦？生小妹的氣？那麼喝口茶順順氣吧！」

說着伸手硬將兪白璧的頭扳轉過來。

兪白璧穴道被點，全身皆提不起勁來，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他不將頭別轉過來也不行。

勾魂攝魄地瞟了兪白璧一眼，秦宛兒先自喝了一小口茶，才媚笑着道：「璧哥，別担心茶中有毒，小妹不想一成親，還未洞房便做寡婦，快喝吧！」

說着也不管兪白璧願不願喝，一手揑開了他的牙關，將那杯茶往兪白璧的口中就倒。

這種情形之下，兪白璧想不喝也不行了，「骨嘟嘟」地，將那杯茶吞下肚中。

秦宛兒這才放開手，朝兪白璧曖昧地一笑，接返身將茶杯放回圓枱上。

兪白璧見秦宛兒先喝了一口茶，才給他喝，本來，這是頗爲香艷的，也證明了茶中是沒有毒的，他雖然一點也不覺得香艷，但總算放下心來，他喝下的那杯茶應

該沒有問題，否則，秦宛兒又焉肯先喝一口？

那知道他才這樣想，立刻便發覺自己想錯了，那杯茶才下肚，轉眼間，他便感到有點不對，因爲丹田下有如火燒般燥熱起來，同時間全身的血液也加速了運行，一股慾念隨之升起，而且越來越强烈，下體也起了顯著的變化，整個人就像快要爆炸般難受，臉上也是熱烘烘的，雙眼中像有火在燃燒般，發出一種獸性的，原始的光來，氣息亦急促不已！

這時候他腦中想着的，盡是慾念，只想得到渲洩！

當他的目光瞥到秦宛兒那婀娜欵擺的身姿，春意盈盈，嬌媚橫生的俏臉時，他雙眼中的焰芒更盛，露出一種迫不及待的神色來，這時候可惜他不能動彈，否則，他一定會像一頭野獸般，撲向秦宛兒！

因爲他全身已被熊熊的慾火煎熬着，理智已失。

看來，秦宛兒在灌他喝下的茶中，暗中下了一種很厲害的春藥。

只是，她爲何又喝了一口？

而這時候的秦宛兒，變得有如一頭春情勃發的母豬，只見她眼波欲流，臉紅如火，蕩意橫生，亦是氣息咻咻，看來她亦是藥力發作了！

說起來，她之所以喝了那口茶，乃是想藉着下在茶中的春藥，令到自己春情勃發，慾念大熾，在藥力的催迫下，趕快與兪白璧成其好事。

因爲，她不是心甘情願嫁給兪白璧的，那只是做戲，但爲了達到那不可告人的圖謀，她一定要與兪白璧假戲眞做，結下合體緣，才能有所獲，所以她盡管心中不情不願，但爲了那極之誘惑的圖謀，她只好借助藥物來使自己放胆去幹！

因爲秦中川曾暗示過她，那回事若越是幹得甘暢淋漓，效果便越顯著，否則，若是不三不四，那就要再幹一次了！

在藥力的催發下，秦宛兒這時候已變成了一個淫娃，毫無羞恥地，走到床前，接着自己動手，將身上的衣服全部脫除下來，那具羊脂玉般、峯巒起伏的誘人胴體，赤裸裸地展露在兪白璧的眼前！

兪白璧瞧得一雙眼差點突出眼眶來，氣息更加粗促，喉頭發出「胡胡」的像是野獸的嗥叫聲來，那樣子大有將秦宛兒一口吞下肚去的猴急相。

秦宛兒雖然喝了一口下了春藥的茶，由於她只喝了一口，所以藥力還不至於將她的神智蒙蔽了，盡管春心難捺，但她的神智仍是頗清醒的。

發出一聲蕩笑，居然伸手去將兪白璧的衣服脫了個清光，然後猛地壓了上去，同時間亦接連拍開了兪白璧身上被封的穴道！

穴道乍解的兪白璧立時發出一聲壓迫的悶叫聲，雙臂一緊，將秦宛兒緊緊地摟住，接一翻，將她壓在下面，隨之，那情景有如山搖地動，風狂雨驟後，一發不可收拾……

× × ×

這時候秦中川若是仍在新房隔壁的房間中，一定可以清楚和聽到新房中傳出來的那種令人心跳臉熱，慾念陡生的異聲，那眞不知有多尷尬了。

他畢竟是過來人，自然明白那種情形是很難抑制的，所以他不好意思待在那間房中！

終於，房中的風雨止歇下來。

一身汗落淋漓，顯得疲累不堪，就像一匹狂奔了數百里，累得筋疲力盡的奔馬般的兪白璧，才舒暢地喘了口氣，那位嬌慵無力，鬢亂髮散的秦宛兒，一臉滿足之態，也顧不了穿上衣服，一下子又點了軟軟地壓在她身上的兪白璧五處大穴，接伸手一推，將兪白璧自她的身上推下去，使之仰躺着，一翻身坐了起來，隨手抓過一件衣服，胡亂地穿在身上，也不理會兪白璧那種赤身露體不雅之相，伸手將之推轉過來，令他伏臥在床上！

兪白璧經過那番狂風驟雨式的歡好後，得到澈底的渲洩，藥力亦隨之消散，但却疲累不堪，手脚發軟，驟覺又被點封了穴道，不禁驚疑不已，在他以爲，秦宛兒既然與他行了周公之禮，那就名符其實的成了他的妻子，說什麼也不會這樣快就對他下手的，不由驚叫出聲道：「……宛兒，妳爲何點封了我的穴道？妳想怎樣？」

秦宛兒却不理睬他，只是緊張地看着兪白璧裸露的屁股與大腿之間那一處地方，陡地驚喜不已地低呼一聲，目中發出異樣的光采來，俯下去，細看清楚！

原來不知怎的，這時候兪白璧雙腿後面，雙股與大腿之間的那個部位，清楚地顯現出兩幅比巴掌稍大的圖案來！

那兩幅繪圖不但畫着山川形勢，似繪刺了幾行比米粒還小的字，秦宛兒看清楚後，歡喜得忍不住叫出聲來：「找到了，果然在他的身上！」

兪白璧却不知道他的大腿後面緊接股沿的地方，會有兩幅圖，而他亦根本看不到，自然不明白秦宛兒找到了什麼，亦忍不住問道：「妳找到了什麼？」

這時候的秦宛兒可能高興得昏了頭，隨口說道：「你知道麼，我在你的大腿後面，找到了兩幅藏寶圖！」

兪白璧却仍然不明白。「我的大腿後面怎會有什麼藏寶圖？妳不是瘋了吧？」

「我才沒有瘋！」秦宛兒喜得忘了形。「你倒是一個傻瓜，身上藏着藏寶圖，居然也不知道，也只有你這樣的傻蛋，才會懵然不知的！」

「藏寶圖？」兪白璧仍然不大明白，「我這時赤條條的，身無寸縷，怎能收藏了東西？」

秦宛兒「格格」一笑，得意忘形地道：「告訴你吧，那兩幅圖是刺繪在你的大腿後面的，難怪你一直不知道了！」

目光一閃，落在兪白璧大腿後面與屁股之間的那上面，臉色驟變了一下，驚叫道：「不好！」接目中煞芒一閃，抬腿騎上了兪白璧的腰背上，雙手揑向兪白璧的頸項！

兪白璧在聽到秦宛兒那樣說後，立時明白了一大半，正想說什麼時，忽覺身上被壓，頸脖被扼，心中大驚之下，急速地發出一聲大叫！

幸好秦宛兒一時忘記了連他的啞穴也點封起來，否則，他這一聲就永遠也叫不出了。

因爲他與侯夏宗曾有約定，若是他在秦家莊內遇險，情勢危急的話，便發聲示警，好讓日夜伺伏在他附近的夏侯宗聽到，及時救護他！

只不過，他只叫了一聲，便猝然噎住了，因爲秦宛兒發力一扼，扼住了他的喉嚨，令到他氣爲之一窒，臉色也立刻漲紅起來！

可惜他穴道被點，動彈不得，根本掙扎不了，他發出的那一聲叫若是夏侯宗聽不到，他肯定會被秦宛兒活活捏死！

這秦宛兒的手段好兇狠，也很下流無恥，居然不惜犧牲自己的清白，來達到她的目的！

只不知夏侯宗聽不聽到俞白璧那一聲叫！

夏侯宗自然聽到俞白璧那一聲急迫的大叫聲。

因爲他是跟着秦中川偷偷潛掠到這後院中，小樓附近的一座假山後面的！

那座假山離小樓不過五六丈遠近，正對小樓側面的窗戶。

事實上，他這幾日來，一直沒有離開俞白璧超過二十丈的地方，秦中川閃進小樓中，又閃出來，藏匿在一叢花樹下，他都看在眼內，而他也估料到，今晚極可能會發生事故，所以他一直提高警覺。

因爲他從秦中川鬼鬼祟祟地匿在小樓外的花樹中，便猜到這父女兩人一定在弄什麼鬼把戲，秦中川可能在等待什麼，否則，今晚是女兒新婚之夜，除非他有偷窺狂，否則，寒風颯颯的，他不去睡覺，在此幹麼？

一聽到俞白璧那聲急逼的大叫聲，夏侯宗便心頭猛跳了一下，心知俞白璧必是遭遇到危險，目光一瞥相距約十數丈，匿在花樹中的秦中川身形猛地竄了起來，他也來不及多想，立時像一頭怒豹般，疾撲掠射向小樓！

「劈啦」暴響聲中，只不過眨眼間，他便一頭撞碎了那一扇窗門，射入了小樓內！

他射入的地方正好是新房！

由於房內是一直點着燈火的，所以，夏侯宗才射入房內，身形還未落地，便瞥到羅帳半掩的床上，秦宛兒正用力扼着俞白璧的頸脖，同時亦瞥到俞白璧側向床口這邊的臉龐一片煞白，大張着口，雙眼睜瞪着，眼珠似乎脫眶而出，身上竟然精赤條條，看得他心頭大驚，陡地舌綻春雷，發出一聲暴喝，身形斜折，揮刀急斬向秦宛兒！

秦宛兒在夏侯宗撞碎窗門射進來的利那，還以爲是父親聽到了俞白璧那一聲叫，心急之下，不等他發出信號，便撞入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心中一喜，正想開聲招呼，但抬眼一瞥，來人却不是父親，而是十數日前被人自莊中救走了的夏侯宗，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她是發夢也料不到，父親既然一直匿在外面等她的消息，怎會發現不到有人伏在附近的，眞是大出她意外，立時發出一聲尖嘯，雙手更加用力扼握俞白璧的頸脖！

俞白璧這時候已被扼得窒息過去，生死只是一綫之間。

夏侯宗在秦宛兒發出尖嘯的利那，人刀已竄到床前，刀光揮閃間，斜斬向秦宛兒的胸脅部位！

這一刀雖是在情急之下揮斬出的，聲勢依然駭人，勢道更疾！

他已看出俞白璧生死只是俄頃間的事，若不能一刀斬殺秦宛兒，或是逼她鬆手閃避開去，那麼，俞白璧肯定會被扼死！

故此，他這一刀用上了八成功勁，而且招式乃是龍捲風刀法中的一式殺着——龍尾斜捲，威力自然嚇人了！

秦宛兒雖然不識這一刀招是何名稱，但却識得到厲害，加上手中沒有兵器，那敢攖其鋒銳？急切間上身側倒下去，同時用力一扳一扯，硬是將俞白璧的身體扯側過來，做了她的擋箭牌！

「颯」一下疾响，她雖然避得快，但急斬掠過的刀鋒，還是將她飄揚起的一縷散髮削落下來！

秦宛兒幾曾領教過如此凌厲的刀法，雖然避過了那一刀，却驚出了一身冷汗！

俞白璧由於全身不能動彈，只有眼睜睜地看着那一刀從他的身側斬過，瞧得一雙眼皮不由顫了一顫！

夏侯宗一刀斬空，沉哼一聲，左手急抓秦宛兒的肩頭！

只要能夠抓扣住秦宛兒的肩井穴，那就有可能將俞白璧救出來，否則，始終是投鼠忌器，不敢放手施爲。

秦宛兒由於半邊身被俞白璧壓着，自然轉動不靈，根本就不可能閃避得了夏侯宗那一抓！

秦宛兒不由發出了一聲驚呼！

夏侯宗的左手五指經已抓扣上她的肩頭！

但一道劍光却飛切向夏侯宗的左臂腕上！

這一劍不但來得突然，且迅厲異常，夏侯宗一驚之下，只好撤手。

因爲他若不撤手，固然可以抓扣住秦宛兒的肩頭，但左臂腕亦勢必被那突然而來的一劍所切斷，這種笨事，他當然不會幹！

不過，他在撤手的利那，同時亦偏旋向外，右手長刀反手撤了出去！

「削」一下疾响，自側後向他偷襲的人悶哼一聲，倉惶後跳，却有一角衣袖飄落向地上。

那人赫然是秦中川！

他若不是反應夠快，及時閃跳開去，那麼，夏侯宗那一刀就不是削斷他的一角衣袖，而是將他的一只左手腕削斷了！

却原來他是在外面隱伏處聽到一下轟然碎裂聲，接着又聽到秦宛兒的一聲驚叫，心知有異，大驚之下，急不迭從隱匿處掠出來，飛射入小樓內，總算及時，解救了女兒之厄！

× × ×

「嘿！夏侯宗，原來是你這小子！」

秦中川目光兇厲地直視着夏侯宗。

夏侯宗却只是哼了一聲，便又握刀撲向秦宛兒。

秦宛兒得乃父那及時橫來的一劍，逼退了夏侯宗，得以喘過一口氣來，仍然脅制住俞白璧，所謂機不可失，也顧不了衣衫不整，便擰身挾着俞白璧，橫射向最近的一扇窗口，企圖逸出去。

但夏侯宗那疾撲斬出的一刀，却硬是逼得她那快要撞上窗門的身形於急切間，藉那左脚一蹬之力，斜裏倒飛出去，避過了夏侯宗那一刀！

夏侯宗一刀截空，身形陡地一折，人刀如風，仍然撲斬向秦宛兒。他一定要將俞白璧自秦宛兒的手中解救出來，否則，對於他來說，始終是一種威脅。

但秦中川又焉會袖手旁觀，到手的活寶貝讓夏侯宗救走，怒叱一聲，一劍橫來，截下了夏侯宗的撲勢。

「錚」然一下激响，刀劍相擊，濺出一蓬火星子來。

夏侯宗身形墜下的利那，左手併掌如刀，疾插向秦中川的小腹！

秦中川想不到夏侯宗出招如許快速，身形於刀劍相擊震得一窒的利那，正欲再出招搶攻，纏住夏侯宗，好讓女兒能夠逸出窗外，及時將俞白璧腿股間那塊人皮畫削剝下來，那知道夏侯宗的反應比他還要快，這一來無疑是硬將自己的身體送上去，驚得他心胆俱裂，不過，他不愧是位老江湖，生死一髮間，左手疾沉，截斬向夏侯宗的左手腕！

夏侯宗的指尖已觸及秦中川的小腹衣衫，驟見他一掌截斬下來，左手急忙一縮，左手刀却在那利那「颯」地斜削而下，削斬向秦中川的左脅腰腹！

秦中川驟見刀光映眼，寒氣急襲，根本上連意念還未來得及轉過，便已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聲，身形一仰，血光飛濺，踉跌着退了開去，一雙眼驚駭地大睜着，一道血口自他的左脅斜伸向腰腹下面，裂了開來，血流不止！

夏侯宗一刀得手，重創了秦中川，便不再理會他，身形有如龍捲風般，疾捲向秦宛兒那邊。

秦宛兒原本挾着俞白璧已趁霎那間的機會，再度掠射向那扇窗門，但却硬生生被秦中川那一聲慘厲的嘶叫震得窒住了身形，駭然望向乃父那邊。父女連心，就算是再兇狠的人，少不免心神震動的。

「爹——」秦宛兒一眼看到父親那樣子，忍不住發出一聲又驚又悲的呼叫。

秦中川以手掩着腰腹裂開的地方，但仍然阻止不了噴流出來的血泉，瞬間便將他的那隻左手染紅了，也染濕了他的下半截身子，臉上滿是絕望與痛苦之色，但眼中却仍閃射出兇厲惡毒之光，嘶啞地厲叫道：「宛兒，快殺了那小子，咱們得不到的，絕不能讓他們也得到，快！」

那個「快」字他只說了一半，便戛然而止，「蓬」地一聲，仰面摔倒在地上，一臉猙獰之色，但却凝而不動了！

這模樣，不用說，也是死了。

要知道夏侯宗那一刀不但將他的左脅而至腰腹削裂開來，也將他的腸臟削斷了，那有不死的道理！

秦宛兒耳聽乃父的那聲嚎叫，眼見其倒摔在地，寂然不動，心知乃父已死，心胆俱碎之下，瞥眼驟見夏侯宗人刀有如龍捲風般捲撲而至，銀牙一咬，狠下心來，藏在袖中準備用來削下俞白璧那幅人皮畫的鋒利薄匕一下疾刺入俞白璧的咽喉匕！

俞白璧穴道被封，動彈不得，眼睜睜看着那柄短匕刺入喉頭，甚至連呼叫聲也來不及發出，只是眼色驚變，耳聽「噗」地一响，喉頭一陣刺痛，便氣絕而亡！

這霎間的劇變，快得連夏侯宗也無法趕得及加以阻止，疾捲的身形猝然停下來，一臉驚震之色，霍地叱喝一聲，長刀疾指向秦宛兒的喉頭！

秦宛兒却神色慘淡，居然不閃不避。

夏侯宗那一刀亦沒有刺入她的喉頭內，不過，刀尖却因爲心頭的驚震悲痛而微顫不已！他實在很想一刀將眼前這毒如蛇蝎的秦宛兒刺死，但他却有滿腹的疑問要弄明白，所以他在悲怒之下，強自壓抑住那股衝動，沒有將刀尖送入秦宛兒的咽喉內！

× × ×

赤裸着身子的俞白璧，氣絕身亡，喉頭濺血的利那，腿股間那幅刺繪精細的圖畫，隨着喉頭噴濺出來的血泉，很快便消褪，眨眼間，便已模糊一片，接着便消褪得乾乾淨淨，只是一片蒼白的皮膚，與任何人身上的皮膚沒有什麼兩樣。

這種奇異的變化，看在夏侯宗與秦宛兒的眼內，前者是一片驚詫奇怪，後者神情木然，甚至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

秦宛兒在刺殺了俞白璧之後，便將薄匕拔出，鬆開挾着俞白璧身子的手，讓俞白璧伏屍在地上，所以，兩人皆很清楚地看到俞白璧腿股間那幅繪畫的奇異變化！

大概是秦中川那一聲慘厲的嘶叫驚動了莊內的人，只聞呼喝聲洶洶向這邊傳過來，不用說，莊內的人已聞聲趕過來看個究竟了。夏侯宗却視如不聞，目光冷厲地望着秦宛兒，氣憤得連聲調也變了。「妳爲什麼要殺了他？」

秦宛兒慘然厲笑道：「若不殺他，豈不是讓你們白白得到那宗寶藏？」語聲惡毒不甘。

夏侯宗聽得怔了一下，壓抑下心中的悲憤，詫然道：「什麼寶藏？」

秦宛兒忽然像瘋了般「格格」狂笑起來，好一會，才止笑道：「本來，我是不想說的，但現在他已死，繪在他身上的那幅藏寶圖亦永遠消失，不復再現了，告訴你又何妨？也好讓你心癢難搔的！」

「格格」一笑，接道：「聽清楚了，那一宗寶藏據說是八十年前，一代富可敵個的武林怪人在臨死前，將他的家財秘密收藏在一處隱秘的地方，誰要是找到那處藏寶的地方，不但立時富可敵國，享用不盡，更可以練成絕世武功，稱霸武林！」

夏侯宗聽得暗暗心驚不已，也明白了秦中川硬要將女兒嫁給俞白璧的原因了。

那自然是想得到那宗寶藏，而俞白璧身上繪的那幅圖畫，顯然就是尋寶圖了。

明白了這一點，他不由對俞白璧的死更感憤怒，也對秦宛兒更加憎恨！

秦宛兒却自顧自地說下去。「你知道麼？那位武林怪人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能夠保而不失，除了僱有大批高手保護之外，最重要的是他那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據說，自他有生之年，從來沒有人敢打他的財富的主意的，試想想，他的武功若不是高明到無人能敵，又怎鎮得住當時武林中那些不乏身手高強的魑魅魍魎？而他收藏寶藏的地方，據說亦收藏了他自錄的武功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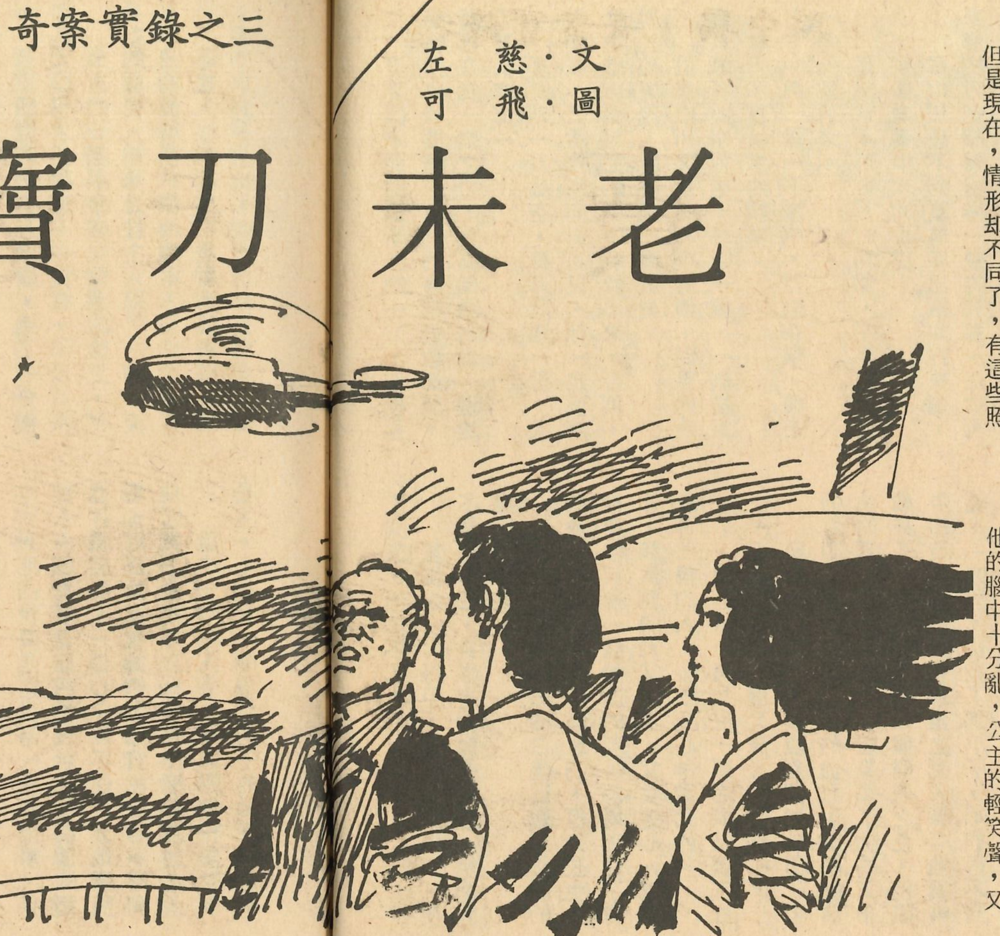
（以下轉入第66頁）

「騙中騙」奇案實錄之三

寶刀未老

左慈·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有一位年輕人在倫敦伊通古董店買了一柄波斯王朝的寶刀，送給叔叔作爲生日的禮物，原來是贋品，初時懷疑古董店作弊，以假換眞，再次到古董店試探情況，再買下印度王朝的王冠，經過古董店經理解釋，知道奧麗卡公主來過，估計此事和她有關，因爲買刀時曾在車上昏迷四小時，心裏摸不清因由，回到旅館，奧麗卡公主來找他，互相對質之下，證明是她所幹，由哥耶四世將刀仿製，弄到手的，還希望他協助將古董店的九件珍品換出來，還僞造拍攝一套將年輕人偷取油畫的鏡頭給他看，年輕人才明白昏迷四小時的用意，原來如此……



曠古陰謀

杜拜公爵失竊了七幅名畫，這件事，年輕人在報上也曾看到過，但是由於他做夢也想不到事情會和自己有關，所以根本沒有留意！

但是現在，情形却不同了，有這些照片在，蘇格蘭場毫無疑問，相信他就是竊賊，而且，現場也一定留下了他的大量指紋，任他怎麼解釋，誰會相信他在畫失竊之際，正在昏睡之中？

絕世身手

他的腦中十分亂，公主的輕笑聲，又令得他幾乎不能集中思想來想，公主一面笑着，一面道：「怎麼樣？我想我們的合作，應該有一個愉快的開始！」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眼前的情形，只有先拖延一下再說，是以他抬起頭來，大聲道：「還有一個合作人呢？不應該再躲着了！」

他的話才出口，睡房的門推着，鬈髮、高大、風度翩翩的哥耶四世，走了出來，哥耶四世才一出現，就打了一個「哈哈」，雙手張開，道：「眞高興又見到你，我聽公主講過你的本事，而我也親自領略過，印度老虎和金剛現在還在領略中！」

年輕人冷笑了一聲，道：「聽你那樣講，好像我有許多仇敵！」

哥耶四世搖着頭，一本正經地道：「是仇敵還是朋友，全靠你自己的決定！」

年輕人緩緩地道：「如果我不和你們合作——」

哥耶四世嘆了一聲道：「太可惜了，我的看法和公主略有不同，公主認爲如果你不和我們合作，就會被關進牢中去，用你的牢獄生活來補償她修道院中寂寞的歲月，但是我却認爲，你甚至於不會被捕，只不過你的像片、指紋，就會在英國的警方存案，也會在國際刑警總部存案，兄弟，這對你來說，實在是無可比擬的損失！你說，是不是我的意見比較客觀一些？」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對，我同意，所以，你也該明白，你們的威脅，對我不會發生作用，如果我不答應你們，我還可以溜得走，如果我答應了你們，我就一定在當場被捕！」

哥耶四世和公主互望了一眼，哥耶四世自上衣袋中，取出一張摺疊好的紙，打了開來。

哥耶四世打開了那張紙，年輕人斜睨了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伊通古董店的平面圖，圖中有十處地方，標着自一至十的阿拉伯數字，年輕人也可以明白，那是十大奇珍陳列的地方。

年輕人站了起來，道：「我不感興趣，你收起來吧！」

他一面說，一面向門外走去，公主的聲音聽來很尖，道：「你一出酒店門口，蘇格蘭場的密探就等着你！」

年輕人道：「很好，我如果有興趣，可以和他們玩玩捉迷藏，但是，我沒有興趣！」

公主冷笑一聲道：「你準備坐牢？」

年輕人陡地轉過身來，冷冷地道：「你完全料錯了，我根本不必坐牢，我也不必逃避蘇格蘭場的密探，我只要講實話，蘇格蘭場的密探的興趣，就會轉移到你和哥耶先生的身上！」

奧麗卡公主和哥耶四世，同時笑了起來，他們笑得如此之高興，令得年輕人也不禁愕然，哥耶一個笑着，一面還揮着手，道：「你或許還想不到，我們另外有一個惡作劇吧！」

年輕人怔了一怔，沒有出聲。

哥耶四世道：「那七幅畫，我放在一隻箱子內，寄存在飛機場的行李寄存處，而當時寄存那隻箱子的小兄弟，是你！」

年輕人冷笑道：「用甚麼方法？扶着我？一個昏睡過去的人會去寄存行李？」

哥耶聳了聳肩，道：「不，是我的化裝，雖然不是十足像，但是行李寄存處的那個女職員，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在法庭將你指出來！」

年輕人感到自己的腦子有點痲木，自然，他早已知道公主和哥耶四世，全不是容易對付的人，是以他一直都在努力掙扎着，只是可惜得很，直到現在爲止，他的掙扎，一點結果也沒有！

哥耶四世望着他，又伸手指了指几上的圖樣，道：「怎麼樣，現在，你對這張圖樣，是不是比較有興趣了？我花了不少心血才弄到手的！」

年輕人站着不動，他並不望向哥耶四世，只是望向奧麗卡公主，公主側着頭，仍然帶着那種狡獪而動人的微笑，有意地避開了年輕人的目光。

年輕人自然可以知道，令自己陷入了這樣的境地之中，一切自然是奧麗卡公主的安排，哥耶四世也只不過是奧麗卡的工具而已！

年輕人心中第一個想到的念頭是：奧麗卡公主要那十件古董，以他自己的財力而論，還可以買得起，可以全買下來，送給奧麗卡！然而，年輕人立時又想到，奧麗卡公主自己又何嘗買不起？她擁有歐洲好幾家大製造廠的控制性股權，財產也多到數不清，可是她顯然不滿足，她要不斷的刺激，更不斷替自己出難題，解難題，沒有了種種刺激，她根本沒有法子活得下去！就算將十件珍品放在她的面前，只怕也難以令得她展顏一笑！

年輕人想到了這裏，陡地笑了起來，他向前走，來到了公主的面前，公主轉過頭來，微笑地望着他，年輕人低下身來，在公主豐滿誘人的唇上，輕輕吻了一下，那一下，令得公主錯愕地睜大了眼。

年輕人用手托起了她的下頦，道：「你的目的，並不是眞正想得到那十件珍物，是不是？」

公主輕聲笑了起來，道：「對，你很了解我，我只不過是在玩遊戲！」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向哥耶四世望去，哥耶四世忙攤開了手，道：「她玩遊戲，我要東西！」

年輕人又笑了起來，道：「好，你們一個爲了玩遊戲，一個爲了要東西，我是爲了甚麼呢？」

公主極有興趣地笑了起來道：「你？王子殿下，你爲你自己的將來，爲你不在任何警方檔案中紀錄的清白的身份！」

年輕人又轉向公主，望着她笑，公主也向他笑着，年輕人緩緩地說道：「我可以做這件事，但是，我需要一點小小的代價！」

公主揚了揚眉，說道：「你不妨提出來，我們討論討論，看看是不是可以滿足你！」

年輕人仍然笑着，道：「不必討論，我提出來的條件是從來也不許打折扣！」

公主睜大了眼，道：「哦？」

她這一聲「哦」字才出口，年輕人已陡地出了手，他出手眞如閃電，連給人起躲避的念頭也沒有，「啪」地一聲響，公主的臉上已重重捱了一個耳光！這個耳光，還下手眞下得重，公主嬌嫩的臉上，立

時泛起了五根手指印來，刹那之間，公主呆坐着，不知如何才好，年輕人在那一刹間，感到了一陣悔意，但是事情已經做了，後悔也沒有用，他立時轉過身，向哥耶四世走去，哥耶四世神色蒼白，神情激動，嚷道：「我要和你決鬥！」

年輕人一伸手，自几上取了那張圖樣來，盯着哥耶四世冷冷道：「我看不必了，不論採取什麼方式失敗的一定是你！」

哥耶四世又發出一下尖叫聲，揮拳擊了過來，年輕人陡地一伸手，就抓住了他的拳頭，五指收緊，哥耶四世的指骨，發出「格格」的聲響，年輕人冷冷地望着哥耶四世，哥耶四世的額上，沁出了汗水來，連口唇都是青白色的，可是他却也忍住了沒有發出呻吟聲來。

年輕人冷笑了一聲，道：「你不想手指斷折的，是不是，斷了手指，你還剩下什麼？」

哥耶四世的臉上，現出極其駭然的神色來，連連搖着頭，年輕人用力一推，同時鬆手，哥耶四世跌在沙發上，不斷地搓着手，吁着氣。

年輕人冷冷地道：「一個人以上行事，一定要有一個首領，在這件事中，我是首領，有人反對麼？」

哥耶四世和公主互望着，過了一分鐘之久，公主才低聲道：「沒有。」

公主的一雙手撫在被摑過的臉上，可是她的聲音，却像是被主人踢了一脚，滾到一邊的波斯貓一樣地順柔！

年輕人坐了下來，看看那張圖樣，他才看了不到一分鐘，就取出打火機來，燃着了那圖樣，將之放在烟灰碟上，任由它燃成灰燼，同時叫道：「廢物！」

他站了起來，道：「我要先看看那幾件偽製品！」

哥耶四世已經緩過了氣來，忙道：「不在這裏，你要看的話——」

年輕人又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可以慢一步，你先去將那七幅失畫拿出來，交給失主，再到這裏來聽我的吩咐！」

哥耶四世的神情有點猶豫，年輕人大喝一聲，道：「快去！」

哥耶四世連忙站起來，急急向外走去，年輕人轉過身，望着窗外，不多久，他就聞到一陣幽香，一個軟綿綿的身子，在他的背後，挨了上來，同時，他的耳際有點癢，公主正湊在他的耳際，低聲在問：「你真的這樣恨我？」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公主雙手伸到他的身前，抱住了他，將臉靠在他的背上。

年輕人也不禁感到了一絲歉意，道：「那是為了你的卑鄙！」

公主幽幽地道：「真太不公平了，在這世界上，誰又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年輕人轉過身來，公主灼熱的紅唇正等着他，他沒有多想什麼的就吻了下去。

× × ×

哥耶四世真是當世第一流藝術家，年輕人一面看着哥耶四世展示在他前面的那九件偽製品，一面心中忍不住由衷地讚嘆着，以那頂皇冠為例，他實在發現不出和他已買下來的那頂皇冠有什麼不同之處！

這時，年輕人——哥耶四世和奧麗卡公主，一起在一間獨立房子的地下室之中，哥耶四世顯然就是在這間地下室中，完成他藝術傑作的。

年輕人仔細地看完，坐了下來。為了掩遮臉上的指痕，公主蒙着臉紗，那使她看來更動人。年輕人望着公主，公主的雙眼，在薄紗下看來，彷彿更加明澈動人，年輕人心中暗嘆了一口氣，暗忖：世界上有多少人，曾經這樣狠狠地打過她一下耳光？只怕除了自己以外，並沒有第二個人了！然而，自己這一下耳光的代價，也未免太大了，大到了要替她去做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年輕人想到了這裏，不禁有點發怔，他不由自主地問自己：自己真是為了打了她一下耳光，對她有了歉疚，所以才跟她來到這裏，來看哥耶四世的偽製品的？

他想到這裏，不由自主地搖着頭，不是，當然不是。那麼，他又是為了什麼才來的呢？是為了公主拍攝的那些幻燈片？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也不是，他從來也不是一個受人威脅的人，那些幻燈片，如果落到了蘇格蘭場的偵緝人員手中，當然會給他惹來極大的麻煩，但是他却還不致於應付不了！

那末，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這件事做成之後，可以博得奧麗卡公主的一笑，可以令得她對自己的崇仰，還是為了在自己的血液中，根本就流動着對一切不可能事物的挑戰，越是困難越是看來不可能的事，就越是要做成它！

年輕人心中很矛盾，他一會兒吸着氣，一會兒皺着眉，半晌沒有出聲。哥耶四世在一旁，一直在等着年輕人看完了他的複製品之後發表意見，這時顯然等得有點不耐煩了，伸長了頸問道：「怎麼樣？」

年輕人抬起頭來，道：「很好！」他頓了一頓，又道：「很好！」

哥耶四世很不滿意，又追問一句，道：「好到了什麼程度？」

年輕人略想了一想，才道：「好到了……如果用這些贋品，將真的東西換出來，我看至少要等有人去買那些東西的時候，才會被發現！」

哥耶四世滿足地笑了起來，挺直身子，神氣非凡。

奧麗卡公主聽得年輕人那樣說法，也興奮的道：「那就夠了，那幾件珍寶，在三年之內，只怕不會有人去購買的！」

年輕人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問題就在這裏——」他望了哥耶四世，又望了望公主，「這幾件珍寶，放在著名的伊通古董店，都不會有人去問津，你們到手之後，怎麼去找買主？」

公主和哥耶兩人，迅速地互望了一眼，他們的眼光迅速地接觸和分開，但是年輕人已覺到了這一點，接着，公主道：「那和你沒有關係了，或許我喜歡留着，自己慢慢來欣賞！」

年輕人攤了攤手，表示他對公主的回答，沒有疑義，但是在心中，他却飛快的轉着念。在哥耶和公主一聽到了這一問題，就立時交換眼色這一點看來，他可以肯定，他們兩人對於珍物到手之後，如何處理，早就有了安排，而他們是如何安排的，這一點，年輕人當然還不知道，不過也可以猜想。

最大的可能，自然是哥耶四世早已找到了買主，可能還收了一部份訂金，不然，他不會費那麼大的心血，來製造那些贋品。

剛才，在仔細察看那些贋品之際，年輕人已經有了一個約略的估計，那些偽製品，雖然沒有古物的價值，但是以它的製作精巧和原料而論，價值至少也在原件的十分之一左右。

那也是說，這一筆極其龐大的投資，他知道哥耶四世的經濟情形，絕拿不出這一筆本錢，也不會是公主拿出來的，因為公主才離開修道院，所以，可以肯定，哥耶早已收到了訂金，而且，這種主意，可能還是那個買主想出來的！

年輕人暗中冷笑了幾聲，公主盈盈站了起來，道：「你準備怎麼下手？」

年輕人伸手在臉上撫摸了一下，指着玻璃盒中的偽製品，道：「這裏一共是九件珍品——」

公主忙說道：「只要事情成功之後，你在那柄寶刀上所受的損失，我可以還給你！」

年輕人又怔了一怔，在表面上完全不顯露出來，在那一刹間，他所想到的是，為什麼公主說可以賠償他損失，而不說可以將刀還給他呢？

這兩者，看來是一樣的，但在實際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公主不能將刀還給他，那就是說，刀已不在她手中了！

那柄寶刀如果已經不在公主的手裏，那麼，是到了什麼人的手裏呢？

年輕人搖了搖頭，說道：「那不算什麼——」

他望向哥耶，順口問了一句，說道：「你現在的化名是什麼？我想要是在公開的場合，我不便稱你為哥耶先生的，是不是？」

哥耶欠了欠身，道：「對，我是霍普生教授！」

年輕人點了點頭，好像剛才的那個問題，純粹是無意中想起，一點沒有別的含意一樣，他又道：「憑我現在在伊通古董店的信用，那四件體積較小的東西，我可以用偷天換日方法換出來！」

奧麗卡公主搖頭，道：「那不好！」

年輕人揚了揚眉，公主繼續道：「用那種手法，遲早會查到你的身上，因為有多少人要求看那幾件珍寶全是有紀錄！」

年輕人冷笑了一下，道：「想不到你倒會為我着想！」

薄紗下，公主現出嫣然的笑容，道：「當然，你以為我是在害你？」

年輕嘀咕了一句，公主的反應來得十分快，道：「你在說什麼？」

年輕人像是小孩子一樣，轟然地笑了起來，為了公主聽不懂那一句話而高興，他自然知道公主精通八種以上的語言，而且，不論她操何種語言來說話，聽來都和在那裏土生土長的人，沒有分別。可是公主一定聽不懂他剛才的那句話，一定的。

那是他的家鄉，中國山東一個偏僻縣份中的土語，奧麗卡公主有什麼辦法聽得懂？

公主的神色，略有點悻然，她仍然繼續着她的問題，說道：「你準備怎麼下手呢？」

年輕人知道，那是一個無可逃避的問題，是以他停止了笑聲，道：「我還要好好想一想！」

他指着一件高有七呎，全是用金片綴成的盔甲，道：「你看，這件十字軍東征時期的金盔甲，至少有兩百磅重，要將它去換一件份量更重的真盔甲出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公主又笑了起來，道：「當然不是容易的事，不然，我不必找你了！」

年輕人攤開了雙手，說道：「所以，在行事之前，我必需找我的叔叔，商量一下。」

公主和哥耶又互望了一眼，哥耶的神情顯得很焦切。

哥耶四世道：「我並沒有太多的時間——」他在失口講了半句之後，陡地住了口，然後，又笨拙地掩飾道：「我的意思是，越快越好！」

年輕人像是全然未曾注意他的失言，道：「我看，一個月之內完成，已經是最短的期限了！事實上，那頂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冠，已經是我的東西，我可以隨時將它取出來，交給你的！」

哥耶忙道：「好！好！那再好也沒有了，你什麼時候可以將它給我？」

年輕人又嘀咕了一句，公主雙眼睜得極大，她仍然未曾聽懂年輕人在嘀咕什麼，年輕人望着哥耶四世，心中只覺得好笑，因為哥耶四世正在一步一步，走進他的圈套之中，却一點不知情。

現在，事情已經毫無疑問了，他們是有買主的，而且買主，或者說，幕後主使人，催得十分急，一個月的限期，實在太長了，但如果先有一把寶刀，再有一頂皇冠，去應付一下的話，一定可以獲得日期上寬限。

年輕人站了起來，道：「現在就可以，這些偽製品，現在全歸我處理了！」

他轉過頭去，直視奧麗卡公主，有點憤怒道：「從現在起，請你別跟踪我！」

奧麗卡公主的聲調軟膩而甜蜜，她道：「當然，我不會跟踪你，因為從現在起，我會一直和你在一起寸步不離！」

年輕人怔了一怔，公主的手臂，已經插進了他的臂彎之中，道：「正如你所說，我變得聰明了！如果我不在你身邊，我就不知道你在幹些什麼，而每次，當我不知道你幹些什麼時，我總是一無所獲！」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好吧，只要你喜歡！」

他挽着公主走了出去，他們離開了哥耶四世郊外的那幢房子，又來到了伊通古董店，古董店的經理，一看到他們兩人，把臂而來，立時現出會心的微笑，而且還趁公主不注意，向着年輕人眨了眨眼。

經理帶着他們，參觀了另外八件奇珍，年輕人和公主，都很有興趣地聽着，年輕人問了一句，道：「要是有人想得到貴店十大珍品的全部，那麼，他應該是什麼樣的人？」

經理笑了起來，馬屁十足，道：「當然是像王子殿下那樣，對人類的文化藝術，有着深切愛好的人！」

年輕人聳了聳肩，在店裏盤桓了將近

一小時，而且對其中巴比倫空中花園時期留下來一具殘缺的雕刻，表示了極大興趣之後，取了皇冠，離開了古董店。

在古董店外，年輕人將那頂皇冠，交給了哥耶四世，哥耶四世捧着那頂皇冠的時候，手有點發抖，年輕人却態度自若，和公主一起回到了酒店——或者說，他想不出如何擺脫公主的方法，所以只好讓公主跟到了酒店之中。

年輕人斟了一杯酒，坐了下來，望着公主，公主若無其事地走進臥房，幾分鐘之後，換了一件輕便的衣服，穿着拖鞋，走了出來。

一看到這樣情形，年輕人直跳了起來，他一向夠鎮定的，可是這時直跳了起來，杯中的酒，也濺出了不少，他瞪大了眼，望着公主，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公主嫵媚地笑着，道：「你的觀察力，還不夠深刻，你知道哥耶四世躲在臥室中，可是却不知道我已經將行李全搬進來了！」

年輕人大聲道：「那怎麼行？」

公主微笑道：「怎麼不行？那張床很大，我們兩個人，可以睡得下的。」

年輕人還想說什麼，可是他却只是瞪着眼，沒有說出來，他只是無意義地揮着手，道：「如果我說，我搬到另一間房間去呢？」

奧麗卡公主咬着下唇，神態誘人，但是她的回答，却也來得十分快，道：「我還是一樣跟着你！」

年輕人雙手攤開，望着天花板，像是困獸般地叫了一聲，公主走了上來，雙手交叉，掛在他的肩上，道：「爲什麼？你怕我？還是你一點也不喜歡我？」

年輕人的心中，也感到了一陣迷惘，他自然不會承認怕什麼人，他更也不肯承認不喜歡奧麗卡，可是……可是他……陡地一大口吞下了杯中的酒，轉過身，將公主緊緊地抱在懷中。

在一陣熱吻之後，年輕人才在公主的耳際，低聲道：「我可以告訴你，吃虧的一定是你！」公主只是細細地喘着氣，沒有任何回答。

第二天早上，當公主對鏡在梳理長髮的時候，年輕人已剃完鬚從浴室走了出來，離開了臥室，到了套房的外間，他拿起了電話，大聲道：「我要兩份早餐！」

他放下電話，坐下來，點燃一支烟，深深的吸着，不多久，公主走了出來，早餐也送來了，早餐的餐車上，還帶着一大束嬌艷的蘭花。年輕人給了推餐車進來的女侍一張鈔票，女郎道過謝，擺好了餐具，退了出去，公主拉開窗簾，轉過身來，向年輕人嬌媚地笑着。

年輕人笑着，道：「很好，我看倫敦不是適宜渡蜜月的地方，我們到北歐去走走怎麼樣？在雪地裏趕鹿撬，才能給人眞正的歡樂！」

公主在年輕人的對面坐了下來，體態溫柔得就像新娘一樣，道：「只要你提議，我一定遵從！」

年輕人雙手交岔，放在腦後，道：「好，那麼我就建議你——」

他本來是想說：「那麼我就建議你別再和我在一起」的，可是這句話，只講到一半，他望着公主嬌麗的臉龐，動人的微笑，下半句話就自然而然地嚥了下去了。

在經過了昨夜的繾綣之後，他覺得事情變得更複雜了！他變得不能採取原來的方法了。

公主還是笑盈盈地在望着他，等着他的下半句話，而年輕人已改了口，道：「我認爲，哥耶四世和你合作，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公主輕輕掠開了遮在臉前的一綹頭髮，說道：「除非你認爲我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人！」

年輕人點頭道：「不錯，我正是那麼想！」

公主咬了咬下唇，顯然，她在想：對方的目的是什麼？而年輕人不等她有答案，就單刀直入地問道：「你們的買主，或者說，主使哥耶四世做這件事的，是什麼人？」

公主怔了一怔，隨即指着年輕人，手指搖動着，發出了一連串的「嘖嘖」聲，年輕人一欠身，握住了公主的手指，道：「你說不說，實在都不成問題，我只要去查一查，霍普生敎授曾經離開倫敦一次，到過什麼地方，我就可以知道他將我的那柄寶刀送到什麼地方去，而且，他必然還會再送我那頂皇冠去，你以爲我會找不出那個買主來麼？」

這些事，年輕人本來全是準備在暗中調查的，他也知道，一定可以有結果，但是現在的情形，既然不同了，他就可以在奧麗卡公主的口中，直接得到答案，而不必再去多費周折了！

公主縮回曾被年輕人握住的手指來，取起銀匙，敲破了鷄蛋殼，低着頭，長睫毛在閃動着，低聲道：「這樣，對哥耶來說，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年輕人冷笑道：「我只想知道那人是誰，還未曾向你提議由我們合作，來吞掉哥耶四世應得的那一份！」

公主略爲震動一下，揚了揚眉，才道：「你知道有一個國家，叫作扎爾薩？」

年輕人挺了挺身，沒有出聲，吃起早餐來。

年輕人在吃早餐，可是對於吞進口中的精美食物，究竟是什麼滋味，却一點也不知道，他只是在想着公主的那句話。

他自然知道扎爾薩，公主說得不怎麼對，那根本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波斯灣上，由一個酋長統治的一小片土地，可能還不到一千平方里。

這樣一個全部土地全是沙漠的小地方，在地圖上要仔細找才找得出來，如果不是現代文明所賜，這種地方，決不會有任何人注意，除了土撥鼠之外，也不會有什麼動物對之有興趣。

但是現在情形却不同了，沙漠裏有着比黃金更重要的東西：石油！

這個波斯灣附近的沙漠小部落所佔據的那一片土地上，有着一百五十口以上大規模的油井，於是，金錢比自油井口噴出來的黑色原油還要速快地流進扎爾薩酋長盧拉的口袋之中。

對於這個酋長，年輕人也聽到了不少，在所有擁有石油主權的阿拉伯酋長之中，這位全名盧拉·阿拉都·莫罕默德·齊

亞薩拉先生，是最懂得、最捨得花錢，也最喜歡出人頭地的一位。

這位酋長，不但在荒蕪的沙漠上建造了瑰麗的宮殿，而且在他的宮殿所佔的範圍之內，遍地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

那些花木，其實根本不能在沙漠上生長，於是，在佔地十五英畝以上的宮殿範圍內，肥沃的泥土用飛機運來，鋪在沙上，疊起三四尺高，不過可惡的是氣候不受金錢的收買，所以不論是什麼花草種下去，不到半個月，還是非枯萎不可。不過，金錢還是有用的，可以在它們未曾枯萎之前，就完全拔起來，再種上新的。

盧拉酋長曾在法國留學，他喜歡高大的法國梧桐，在他的宮殿附近，就有六百多株法國梧桐，照樣夏天綠葉婆娑，秋天落葉蕭蕭，不過是每隔一個月，就全部換上一批而已。

年輕人也聽說，盧拉酋長有決心要在沙漠上建立一個規模宏大，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博物館，要建造那樣的一座博物館，伊通古董店的那十件珍品，自然是不可缺少的珍藏品，所以才——

年輕人想到這裏，公主已按住了他的手，道：「你在不斷攪着咖啡，可是你根本沒有放糖！」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呷了一口苦咖啡。然後放下了咖啡杯，說道：「其實，盧拉是可以買得起那十件珍品的，不必要去偷！」

公主道：「我也曾以同樣的話，對哥耶說過，但是哥耶說，最重要的是，盧拉雖然想建造一座那樣的博物院，但是那只不過是爲了出風頭，好讓全世界的人知道他，在他的心目中，那些古物根本不應該值那麼多錢！」

年輕人想了想，道：「他出多少？」

公主道：「他曾到古董店去過，他還半價，古董店的經理，客氣地將他請了出來。」

年輕人呆了呆，他完全可以想像當時那位完全不懂古董的阿拉伯酋長，和那位古董店經理之間的對話情形，他實在有想笑的感覺，可是這又無論如何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所以，他只是發出了幾下「嘿」一聲，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公主道：「而盧拉是要什麼有什麼，他要的東西，一定要得到手！」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所以，他找到了哥耶四世？」

公主笑了起來，潔白的牙齒閃着光，年輕人感到口唇有點乾，他舐了舐口唇，公主道：「這次你料錯了，是哥耶四世知道了這件事——」

年輕人在忽然之際，變得有點心不在焉起來，「哦」地一聲，好像對這件事不怎樣在意了，他只是望着奧麗卡，眼神很迷惘。

奧麗卡注意到了他的那種眼神，輕輕咬着下唇，她看來同樣有點心神恍惚，道：「哥耶四世覺得這件事，一方面可以賺錢，一方面也可以表現他的藝術天才，於是他先做好了十件贋品，他又想到要人帮忙，就從修道院中將我弄了出來，我們就快進行的時候，你忽然出現了。」

奧麗卡講到了這裏，突然停了下來，但是她只停了極短的時間，就突然其來地問道：「如果我說我愛你，你相信否？」

年輕人沒有回答，只是將頭略轉開了一點，不再望着奧麗卡公主。

過了好一會，他才道：「好吧，現在是我的事了，我既然已經答應了你們，就讓我來做——！」

公主陡地站了起來，道：「不行！可能會像上次那樣，你將我運走，由你自己單獨去進行，我要和你在一起！」年輕人陡地轉過身來，說道：「爲什麼，因爲你愛我？」

公主呆了一呆，突然笑了起來，年輕人也笑了起來，他們全明白自己爲什麼笑，也明白對方爲什麼笑！

欺瞞卸責　避世逃情

他們笑自己，也笑對方，因爲他們全是太現實的人，現實到在任何一件微小的事情上，都不免要勾心鬥角，在他們之間，「愛」這個字眼，實在是太虛無和不着邊際了，「愛」似乎只是存在於心智未曾成熟的男女之間，或是庸庸碌碌的男女間，而不會在他們那樣，近乎超人的男女之間發生！

奧麗卡公主一面笑着，一面揮着手，掠了掠頭髮，又重覆着，道：「你一定要和我在一起！」

年輕人坐了下來，道：「好，那麼讓我老實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事，反正那個阿拉伯酋長，對古董一點認識也沒有，爲什麼不將哥耶四世的贋品給他？」

奧麗卡公主再掠着髮，道：「事情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東西到了盧拉的手之後，他會公開陳列，他自己雖然不懂，但是他却可以請最權威的專家來替他鑑定，而且，這些珍品，在阿拉伯出現，伊通古董店一定也會請專家來重新鑑定，誰有眞東西在手，一下子就可以判別出來，盧拉的錢多，但絕對不愚蠢，他要等證明了他到手的東西是眞的，才付錢！」

年輕人又發出了兩下「嘿嘿」的聲音來，道：「我想，你不是爲了想帮哥耶得到錢，也不在乎阿拉伯酋長是不是能得到古董，你想要的，只不過是想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成爲事實，那是你需要的遊戲，沒有這遊戲，你就會覺得活不下去！」

公主仰高着頭，任由她柔滑濃密的長髮垂下來，道：「你可以這樣說！」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他們兩人的談話，到了這一地步，似乎已經不能再講下去了。

年輕人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眉心深深地打着結，公主的視綫一直留在他的身上，過了足足有半小時之久，年輕人才吁了一口氣：「可能事情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困難，因爲，至少有兩件東西已經到手，剩下來的只不過是八件而已！」

公主的眼中，閃耀出明亮的光輝來，道：「我們從那一件開始？」

年輕人也笑了起來，這時候，他態度之輕鬆，和他剛才緊皺着眉頭之際判若兩人，他說道：「從最大件的開始太難，從最小件開始的太容易，我們就從中等大小

的開始，怎麼樣？」

公主興奮得雙頰有點酡紅，她和年輕人同時叫了起來，道：「獅心王理查的護心鏡！」

獅心王理查，是英國歷史上著名的饒勇善戰的國王，他的戰甲上的護心鏡，直徑十吋，外層鑲有三圈寶石，一共是八十一顆，其中有二十七顆，已經失去，那是理查王在作戰時，中了敵人的矛和箭，才失去的，爲了紀念當時戰情的慘烈，一直沒有補鑲上去。而鏡面上，也幾乎佈滿了凹凸不平的痕跡，來源和失去的寶石一樣。如果說，這面護心鏡是勇敢和信心，以及不斷勝利的象徵，當然絕不爲過，但現代社會的人，究竟現實得多了，就憑這些，自然不能使這面護心鏡有那麼高的價錢，使那面護心鏡成爲伊通古董店的十大珍藏的原因，這是因爲護心鏡是兩層的，兩層之間，有半吋的空隙。傳說理查王相信鑽石是最堅硬的東西，代表永遠不斷，絕對的勝利，所以在這個夾層之中，他用了七十二塊琢成長方形的鑽石來塡充。

這是一個傳說，這面護心鏡在一百多年前，再次被發現，又被鑑定爲的確是獅心王理查戰甲上的寶物之後，一直被各種各樣的人所珍藏，也沒有什麼人爲了夾層裏的鑽石，而將製作精巧的護心鏡弄毀過，也就是說，沒有人眞正見過夾層中的那些鑽石。伊通古董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收藏家手中，以高價買到了這面護心鏡。

當時，轟動考古學界的是，伊通古董店的主人，爲了這面護心鏡的眞僞，和傳說中夾層中的鑽石的問題公開作過研究。

專家利用X光透射，證明在兩層八分之一吋厚的鋼片的夾層之中，的確藏有鑽石，而且，還測出了它們的折光率，證明那些鑽石，是完美的，毫無瑕疵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鑽石！

當然，專家還計算出它的重量，每一顆不多不少，是八十卡拉，總重量是五千七百六十卡拉！

當年輕人研究着有關這面護心鏡的資料之際，他心中不禁有點懷疑，盧拉酋長想得到那些古董，究竟是不是爲了一批世上不可能再有的鑽石？

當年輕人在仔細閱讀那些資料之際，他是在離伊通古董店不遠處，一家幽靜的咖啡室內，而奧麗卡公主，則遵守着她的誓言，就在年輕人的對面。

年輕人足足有一小時沒有抬起頭來望她一眼，以致不遠處的一張桌上，兩個顯然已經退休了的老婦人，正在竊竊私議，覺得很奇怪，何以這個黑頭髮的小伙子可以忍得住那麼久不看他美麗女伴一眼。

年輕人看着資料上，那護心鏡原來大小一樣的彩色圖片，他自然也看到過哥耶四世的假製品，他不能不說一句，哥耶四世是一個天才，鏡上的凹痕，大小，深淺，幾乎完全一樣！

他曾進過伊通古董店兩次，在第二次進去的時候，他已經是另有目的而去的，雖然事情後來的發展，和他的預料完全不一樣，但是當時，他也曾想留意那面護心鏡，因爲那是十大珍藏中最貴重的一件。

但是他却沒有看到那護心鏡在什麼地方，那護心鏡自然是在古董店內，因爲只怕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放在那古董店裏更安全的地方了，可是，它放在什麼隱蔽的地方呢？是不是也和其它的珍藏一樣，有着直通經理室的傳送設備呢？自己要將眞的掉換出來，應該如何去進行才好？年輕人想到這一連串問題，不由自主苦笑起來。

自然，以他在那古董店中的信用而論，他是可以逕自走進古董店去，向經理要求看那面護心鏡的，他也毫不懷疑自己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就在看的時候，以假換眞。可是如果是那樣的話，事發之後，他一定會受到懷疑，古董店的經理會將他的樣子講出來，專家會畫出九成像他的圖形，全世界的警察，會將他當作外來的太空人一樣地對付他，保險公司的密探，會像影子一樣地跟着他，一句話，他完了！

簡單的辦法不能使用，那麼當然只好偷進去了！年輕人想到這裏，苦笑了一下，站了起來。

他站起來，奧麗卡公主也站了起來，年輕人向她攤了攤手，作了一個公主可以明白的神情，公主又坐了下來，年輕人離開了座位，向咖啡店的店堂後走去。

他在洗手間內，花了十分鐘的時間，十分鐘的時間不算很長，而當他從洗手間走出來的時候，證明他那十分鐘的時間，完全沒有白費。

他的樣子已徹底改變了，他的頭髮，變得鬈曲濃密，那決不是戴上假頭髮，只有最拙劣的化裝術才使用假髮，因爲只要細心一點的人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一種特殊配方的藥水作用，這種藥水，可以使得毛髮看起來濃稠，而且使毛髮較細的部份收縮，以致令得頭髮變得鬈曲。

他的膚色看來也黝黑得多，簡直是一種深棕色，那也不是化裝油彩的作用，而是一種不脫色的染料所造成的效果。

那種不脫色的染料，稀薄如水，一塗上皮膚，在七十二小時之內，除非將皮膚揭下來，否則，無法令之褪色，而且，這種染料，含有相當濃烈的鹼性，對皮膚有一定程度的傷害，也就是說，它會使皮膚收縮，造成皮膚看來變得粗糙，皮膚上的汗毛變得突出，毛孔變粗的效果。

年輕人的眼睛，也變成了一種濃濁的黃色，不是原來的深棕色，那也不是有色隱形眼鏡的作用，而是他服下了適量的顚茄之後的自然反應。

更難得的是，他的身上，還隱隱散發着一種體臭，當他人和他距離接近時，就可以明顯地嗅得出來，那實在是很容易，一滴有這種氣味的液體，化在水中，用這種水來洗一洗手，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換言之，當年輕人自洗手間中走出來的時候，十分鐘的時間，已經使得他變成一個印度人！雖然印度早已沒有了四個階級，但是印度還是世界上貧富懸殊，距離最大的地方，說得更精確一點，年輕人自洗手間出來之後，已經變成了一個一望而知是出身十分高貴的印度人！

年輕人離開了洗手間，並不走向店堂，而是繞過了一個堆放雜物的天井，來到了後門前，他輕輕地推開後門跨了出去。

當他輕輕跨出去之時，他的心中，還在高興，因爲奧麗卡公主，還在店堂中等

着他，儘管十分鐘的時間太長，已足以令她起疑了，可是却還未必想得到他已溜之大吉了。不過，年輕人那種想法只不過維持一秒鐘，他前脚才跨出去，奧麗卡公主的手臂，就已經插進了他的臂彎之中！

年輕人「哼」地一聲，道：「我應該從前門走出去的！」

公主笑着，道：「你從前面出去，我就會在前門等你，」

年輕人苦笑着沒說話。

奧麗卡笑了起來又道：「我不會分身術，可是我會想，你進去了那麼久，一定是想擺脫我，你料我一定會在後門等，所以你大可在前門出去，不過你料到了這一點，想我也能料到這一點，所以你從後門走，所以我就在後門等你！沒說錯吧！」

年輕人用印度語說了一句，道：「我完全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又一次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公主也用同樣的語言，回答了他一句，道：「你懂的，只不過你希望自己不懂！」

年輕人轉頭望着公主，沒話可說了。

奧麗卡公主顯得十分高興，高興得就像是一個在遊戲中獲勝了的小孩子一樣，他們一起走出了後巷，年輕人停下來道：「眞抱歉，我還是離開你，我要到古董店去進行工作，你沒有化裝，不能去！」

公主爽氣地道：「我同意，我可以在外面等你，我將那面護心鏡的複製品帶來了，你可要帶去？」

年輕人向公主挽着的大型的手袋，望了一眼，並不立即回答，燃着了一支烟，吸着，等到烟灰有一吋長之際，他才道：「暫時不用吧，你不能希望第一次，就將一件最貴重的東西換出來的！」

公主似笑非笑地望着年輕人，年輕人突然變得輕鬆起來，道：「你雖然比以前聰明得多了，可是任何人，決不能聰明到了可以看穿他人心事的地步！」

公主說道：「你像能夠的！」

年輕人搖頭道：「我也不能，譬如說，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眞的愛我！」

公主還沒有出聲，年輕人已經轉過身，以十分輕盈的步伐，過了馬路，看他走過去的方向，他是直向着伊通古董店走去的，而奧麗卡公主也一直目送他進了古董店，才慢慢過了馬路。

在走進古董店前的半分鐘，年輕人自袋中取出了一隻巨大的紅寶石戒指，戴在手指上，那自然是一顆眞正的、紅得令人心直向下沉的紅寶石，如果你要使伊通古董店的老板相信你是他的一個大主顧，那麼，你就不要想用一顆假的寶石來騙過他的眼睛。

年輕人推門走了進去，和以前兩次一樣，店堂中的人不多，一個店員笑着，迎了上來，年輕人用標準的牛津英語道：「我要見你們的經理。」

印度雖然落後，但是印度的貴族和豪富的子弟，却全出身在英國的最高學府，這一點自然是不能忽略的。

店員恭敬地應道：「請等一等！」

在年輕人停留在店堂內的那一分鐘內，他又再度打量了一下店堂中的情形。

一切防盜的裝置，是不是可以應付，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是看來，那還不是主要的問題，防盜裝置不論如何精密巧妙，全是機械裝置，而機械裝置，是人設計出來的，也一定可以對付。

現在看起來，最難對付的，還是遍佈在店堂之中，二十四小時不斷警戒着的那十六名護衛人員，要進入店堂而不被他們發覺，簡直不可能！

年輕人在柔軟的沙發上坐下，並沒有多久，經理就從經理室中走了出來。當年輕人看到他的時候，想起自己如果成功，當這位對古董有着如此熱切的愛好的老人，發現自己的藏品，全是假貨的時候，一定會哀傷欲絕，那種哀傷，可能不是任何數量的金錢所能彌補的之際，他心裏覺得很不是味道。

他做過很多在法律上來說，是絕對不允許的事，但是他行事，他不會太去計較，他自己的良心是不是允許，才最重要。

然而，現在這件事，他的良心，是不是允許他去這樣做呢？

年輕人還未曾得到確知的答案，經理已經來到了他的身前，向着他伸出手，年輕人也伸出手來，和經理握了一握，同時，欠了欠身——欠身，是表示他是學過上流社會薰陶的禮貌，而並不站起來，那是表示他特殊而尊貴的地位，這正是他要給經理的印象。

在經過了幾句不相干的寒暄之後，經理望着年輕人，年輕人也提出了他來的目的，道：「聽說貴店，藏有我們祖先的一頂皇冠？」

古董店經理發出「啊」地一聲，然後他立即爲自己的失態道歉，道：「對不起，閣下應該說，我們曾經藏有一頂印度孔雀王朝時代的皇冠！」

年輕人揚了揚眉，神情失望地略帶疑惑，經理攤了攤手，道：「昨天，那頂皇冠賣給了一位王子。」

年輕人道：「王子？什麼王子？」

經理道：「我不知道，但這位王子，向我們買了兩件珍品，還有一件是波斯王的佩刀！」

年輕人臉上失望的神色更甚，道：「那樣說來，已經沒有什麼曾經是帝王使用過的東西，值得我要的了！」

經理忙道：「不，閣下可曾聽說過獅心王理查的護心鏡，那才是眞正的無價之寶！」

年輕人的心裏，嘆了一口氣，剛才的疑惑，現在可以說已經有了答案，用詭計去對付這樣一個容易上鈎的人，那實在是不能容許的事情！

他略停了一停，在那短時間中，經理又說了些有關那護心鏡的話，年輕人有點心不在焉，所以，他看到古董店的門推開，有兩個人，一先一後走了進來，先推開門的，是一個老頭子，老頭子推着門，讓一個老婦人先走進來自己才跟着進來。

老婦人一進古董店，就和一個店員熟絡地招呼着，那店員也立時迎了上去，年輕人心中嘆了一聲，那收集中國銅器的老婦人，奧麗卡公主！

而接着進來的那個老頭子，年輕人才向他看了一眼，就不禁笑了起來！

說實在的，年輕人完全不能憑那老頭子的面貌，認出他是什麼人來，可是那老

頭子的口中咬着一隻烟斗，那隻烟斗，年輕人是認得出來的，年輕人忍不住微笑起來了，那是因爲他叔叔來了！

年輕人自己獨當一面，已經幹過許多驚天動地的事，但是當他一看到他叔叔也到了的時候，他就有說不出來的快慰，好像再困難的事，也變得很容易得多了！

老頭子進來之後，只是向年輕人略望了一眼，就自顧自走了開去，去看拿破崙時代的法國銀器去了，而奧麗卡公主化裝的那個老婦人，在店員的陪同下，在年輕人身邊經過之際，向年輕人眨了眨眼。

年輕人報以一個淡淡的微笑，古董店經理的神態，有點激動，重複着道：「對不起，你錯了，屬於皇族的寶物，世界公認的，應該是獅心王理查的護心鏡，夾層中有着大塊鑽石的那一個護心鏡！」

年輕人又在心中嘆了一聲，古董店經理，是個極其誠實的人，用詭計去對付那樣誠實的人，那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年輕人道：「我也聽過那護心鏡的傳說，不過，到現在爲止，誰也未曾看到過那夾層中的鑽石，只不過是傳說而已。」

古董店經理的臉，有點脹紅，他用極堅决的語氣道：「靠現代科學儀器的帮助，事實上，根本不必打開夾層，就可以知道裏面的鑽石，是世所罕有的奇珍，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一看有關它的資料！」

年輕人一面聽着經理講着話，一面在注意着四周圍的情形。

薑畢竟是老的辣，他叔叔進來之後，連看也沒有向他多看一眼，可是奧麗卡公主，却有點沉不住氣，頻頻向他望過來。

年輕人心中迅速轉念着，他已經有了决定，所以他接受了經理的提議，點了點頭，轉身和經理一起向經理室走了過去。

在走向經理室去的時候，年輕人又向奧麗卡公主看了一下，他預期公主會有一下震動的，但公主却完全若無其事！

奧麗卡公主完全沒有反應，年輕人倒不禁震動了一下，因爲他進古董店來，公主也跟進來，可知她眞的是在實行她「寸步不離」的辦法，照說，他和經理一起進經理室去，她一定會感到憤怒的，但是她却一點表示也沒有，那是爲了什麼？

年輕人其實只想了幾秒鐘，就已經明白了，他知道，一定是剛才公主挽着他的手臂，一起自後巷中走出來的時候，已經在他的身上，放下了小型的偷聽器，她不怕他暫時離開，因爲她可以聽到他和經理在講些什麼！

在經理推開門，先走進經理室，而他跟着走進來之後，他已經發現那小型偷聽器的所在處了，那是在他的後衣領之內。

年輕人只是伸手摸到了那小型偷聽器，並沒有立時將之取下來，因爲那具小型偷聽器，對他已經决定的計劃，有極大的用處。

經理室的門才關上，在察看銅器的老婦人，就戴上了一副老花眼鏡，她的動作是自然而然的，完全沒有引起別人的懷疑，而在她戴上了老花眼鏡之後，眼鏡架上的小型收聽器，就可以使她聽到年輕人和經理在經理室中的對話了。

她首先聽到年輕人在問，道：「我不但希望看看資料，而且，也希望看一看實物！」

經理像是遲疑了一下，道：「可以的，但是這件東西，實在太珍貴了，它應該是無價之寶，現在我們的訂價，雖然是天文數字，不過——」

年輕人道：「是的，我明白。」

經理又道：「事實上，歷年來，我們爲了這面護心鏡，所付出的保險費，也超過十萬鎊了，保險公司和我們有一個協定，就是有任何人要看這面護心鏡的話，至少要有四個以上保險公司的密探在塲！」

年輕人「嘿」地一聲，道：「原來那麼麻煩，那我還是先看資料再說！」

奧麗卡公主皺了皺眉，古董店方面的防衛如此之緊，看來就算要以已經購買了兩件寶物建立起來的信用，以假的去換眞的，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公主接着聽到打開書橱的聲音，紙張翻動的聲音，和年輕人與經理在討論着那面護心鏡的事。

約過了五分鐘忽然聽得「砰」地一聲響，接着是年輕人道：「對不起，我弄髒了你的地毯！」而經理道：「不要緊，不要緊！」公主不禁微笑起來，她知道年輕人又在出什麼花樣了！

足足半小時後年輕人才從經理室走出來，經理在後面恭送着道：「如果你有興趣看一看寶物，請和我預先約定時間。」

年輕人答應着，道：「好的，我回去和我的家族，商量一下！」

他走了出去，公主隨即也站了起來離開。那老頭子直了直身子，買了一件小小的銀器，也離開了古董店。

年輕人和公主在轉角處會合，一起進了車子，直駛回酒店，公主在車中，除去了化裝，回復了本來面目，而年輕人的化裝，在三天之內，是無法消除的，所以他看來仍然像是一個印度人。

一進了酒店的房間，公主便轉身，雙手抱住了年輕人，輕輕吻了他一下，年輕人當然知道，當公主雙手環着自己之際，已經將領後的偷聽器取了回去。

公主輕盈地轉着身，道：「有什麼收穫？看來好像什麼成績也沒有！」

年輕人也笑着，指着公主，道：「你錯了，收穫大到不能再大！」

公主揚着眉，以一種十分俏妙的神情，望定了年輕人，年輕人道：「我趁經理在找資料之際，弄翻了一杯酒，而又趁他在收拾酒杯之際，我偷了一份整個古董店的保安裝置圖樣！」

奧麗卡公主先是窒了一窒，接着，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道：「你在開玩笑！」

年輕人自上衣袋中，取出了一份折叠的圖樣來道：「如果你以爲開玩笑，你可以看看這個！」

公主一伸手，將圖樣攤開來，一共是十張極薄的紙張，公主迅速地看了一遍，臉上仍充滿了不信任的神色，道：「不可能的，這樣重要的文件，有了這些圖樣，那十件寶物幾乎已等於一大半到了手中，你是怎麼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弄到手的？」

年輕人道：「運氣不錯，我在經理室找資料的時候，發現所有的資料櫃上的抽屜，全有標籤註明抽屜內放的是什麼，只有一個小抽屜沒有，我趁着經理講話的時

候，背對着抽屜，將鎖弄開，然後，當他俯身去拾杯子之際，我拉開抽屜——」

他講到這裏，略停一停，笑道：「拉開抽屜一看，我就知道那是什麼了，你想既然我有那麼好的運氣，何必再客氣！」

公主歡欣地叫着，又抱住了年輕人，送上了深深的一吻。

年輕人輕輕拍着公主柔軟的腰肢，道：「來，我們來研究一下那十張圖樣，我想，如何取得寶物，在這十張圖樣上，都可以有了答案了！」

年輕人料得不錯，每張圖樣展示一件寶物的防盜裝置，圖樣上展示的複雜裝置簡直是任何巧手妙盜的陷阱，如果不是有這些圖樣，敢說世界上任何一個竊賊都無法將十件寶物之中的任何一件弄上手的！

他們一張一張地研究着，公主的神情越來越興奮，她的鼻尖上，因爲興奮而流出了細小的汗珠，她不住用潤濕的手心，握着年輕人的手，使得她看來，更加動人，她不住地說道：「我們可以成功了！」

年輕人道：「如果能給我進入店堂一小時的時間的話！」

公主眨着眼，說道：「什麼意思？」

年輕人道：「你忘了在古董店裏，有十二名二十四小時不停的守衛！」

公主皺皺眉道：「你要多少時間？」

年輕人道：「在熟悉了那些裝置再配備應用的工具，我想至少仍要一小時！」

公主的眉心還打着結，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她就高興地笑了起來，道：「令他們昏迷一小時，不就是解决問題了麼？」

年輕人揚揚眉道：「那是最簡單的辦法，可是這樣一來，古董店的失竊案不是立即被人知道了？這並不是我們想的！」

公主揮着手，道：「反正遲早要知道的，我們可以完全不破壞防盜裝置，而我們又有贋品放回去，古董店方面，一定以爲我們無功而退，而當這消息傳到盧拉酋長的耳中之際，他却可以知道，我們的確採取過行動，而且成功了！」

在公主說話之際，年輕人一直「唔唔」地點頭表示同意，而要令那十二名守衛昏過去，是很容易的事，第二天，公主就將之佈置好了，她將强力的痲醉氣壓縮劑，放進了古董店的空氣調節系統之內，又在氣罐上，附上了無綫電控制的裝置，將遙控裝置控制，隨時可以將罐蓋打開，將痲醉氣體送入店堂之中。

年輕人也在忙他的，他在準備着一切應用的工具，自然有相當多的時間，他並不是和公主在一起，不過公主好像很放心。年輕人自然知道公主放心的原因！

公主放心年輕人自己去行動，是因爲他相信她放在年輕人身上的偷聽器，一直未曾爲年輕人所發覺！

年輕人在這兩天之中，曾和他的叔叔見了一次面，將他的計劃，和他叔叔講了一遍。他叔叔沒有什麼表示，只是用一種奇妙的眼光望着他。年輕人自然知道，他叔叔用這樣的眼光望着他，是什麼意思。

事實上，每當夜色來臨，他和公主一起回到了酒店之中，繾綣蜜愛之際，他自己的心情也同樣微妙，好幾次，他幾乎要放棄自己的計劃了！但是，他還是忍住了不出聲，等候那一晚的來臨。

那一晚，是他們開始行動的一晚。

午夜才過，一輛小型的貨車，緩緩轉過了街角，停在離伊通古董店不遠處，年輕人穿着清潔工人的服裝下了車，打開貨車後面的門，先拉出了一輛推車，然後，將兩隻看來像垃圾筒一樣的鐵筒，搬了下來，放在推車上。那時，車子開始後退，退到了街角。當車子後退着，經過年輕人的身邊之際，年輕人和駕車的公主，交換了一下眼色，各自點了點頭。

年輕人推着車向前走去，公主打開了無綫電遙控儀，按下了一個掣。

街上很靜，隔相當時候，才有一輛車疾駛而過，年輕人來到了古董店門口，看了看手錶，已經過去了三分鐘，古董店中十二名守衛，應該已經昏過去了！

他更走近門口，迅速地弄開了門，拉着車子，走了進去，在進去之前，戴上了防毒面具，一進門，他就看到，十二名守衛，有的伏在櫃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倒在沙發上，全都昏了過去。

年輕人仍然推着車子慢慢向前走着。

在貨車上的奧麗卡公主，與其說她緊張，不如說她正處在極度興奮狀態之中。

她看着手錶，年輕人進古董店，已經十五分鐘了，他應該已換了兩件到三件珍物了，她自然看不到古董店內的情形，但是在年輕人下車之際，她又將偷聽器掛在他的衣領之上，這時，可她以聽到年輕人在弄開防盜裝置時發出來的種種聲響，而她心中在想的是：就算對你最親密的戰友，也該有一點小小的秘密！時間慢慢過去，過了半小時之後，才有兩個警察慢慢地踱了過去，一點緊張也沒有，一小時之後，店門打開，年輕人又推着車子，從容地走了出來。

當年輕人和公主來到碼頭，將兩隻大鐵桶，由哥耶四世帮着，一起搬上一艘早已停泊在那裏的快速遊艇，立時向外駛去之際，古董店的警鐘才大鳴特鳴，不到五分鐘，幾乎有上百個警察，趕到古董店。

而當年輕人、公主和哥耶四世，已經在公海中行駛之際，他們在收音機中，聽到了倫敦電台的廣播。廣播稱，竊賊利用痲醉氣體，使得伊通古董店的十二名守衛昏了過去，估計在店內逗留了一小時之久，但是由於店內超卓的防盜措施，以致令得進入的歹徒，一無所獲，店內一點損失也沒有云云。

公主一面聽着廣播，一面在甲板上跳着舞，看她的樣子，高興得想飛了起來。

遊艇的性能十分好，直航阿拉伯海，那兩隻鐵桶中，放着年輕人換出來的八件寶物，哥耶四世好幾次要打開來看看，都被公主和年輕人阻止了，因爲東西是盧拉酋長的，他們不想東西在送到盧拉酋長面前之際，有任何的損壞和意外。

在海中航行的那二十天，實在是極其快樂的旅程、藍天碧海。醇酒美女，公主用她比酒還濃的風情，使得年輕人陶醉。

遊艇一進入阿拉伯海，盧拉酋長派來的水上飛機就來了，他們三人又登上了水上飛機，直飛至盧拉酋長統治的那一塊土地，他們進了盧拉酋長的皇宮，由酋長親自率領七位他最得寵的美女出來迎接。

（以下入轉第66頁）

太空科幻技擊爭霸戰／勞力士．文

天頂大決鬥

美蘇同意各派一名摔角選手，在月球以外的太空決鬥，那一方面獲勝，它就是太空霸主，統治地球，採取這個方法代替核戰，確是明智之舉，結果怎樣？頗費猜疑，沒有閱讀到最後一頁你未必能夠知道他的答案。

美蘇準備天頂決鬥

一九六一年，當時全世界最有權威的天文學專家哥魯德博士，在華盛頓召開的地球物理學大會席上，發表了一項驚人的談話：「宇宙間有許多巨大的冰層，結聚在星體的表面，有如地球上面的南極與北極。不過，有些冰層是在一個星體中部的，月球就是如此，如果在月球表面之下的三百呎有巨大的冰層，由於冰層之上有岩石遮住，不會被陽光所蒸發，它有可能保留一萬萬年之久，仍是冰冷的堅冰，如果那些冰層有機會流出月球的表面，就在月球各處低陷的地方變成了海洋或者是河流，有如地球上面的海和河。在陽光永遠沒有投射的一邊，所謂月球的背面，那邊有巨大的裂坑，從月球表面向地面之下伸展了一萬呎，直達月球核心，該處必有堅冰存在。」

哥德魯博士又指出這一點，冰層在地球表面只是一塊塊堅實而寒冷的物質，可是，它在別的星體出現，由於壓力不同，它的形狀便大有分別，比鐵還堅實，以木星來說，全長二十公分的核心物質跟地球的岩石相似，重量却是地球的六倍，上面有一層冰，冰的含量佔了木星的百份之八十，因此之故，木星的直徑雖然是地球的十一倍，重量有地球三百八十倍，原因是冰層受到五百萬倍於地球的壓力，變成另外一種物質，即使把它加熱到一八八度，水也煮沸，它仍然不會溶化，叫做鋼質冰，那是地球上面，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一種



圖爲太空魚雷裝上「電磁石」的情形，沒有電磁石，無法吸住太空人，另外一種飛行物體是「太空運輸管」。

物質，它是很有用的，最低限度，它是建築的最佳材料，如果用它代替鋼骨水泥去建造一座房屋，不必用鋼條搭成架子去支持整個房屋的重壓，用它做外牆，冬暖夏凉，因爲夏季它可以吸收陽光，冬季它可以吸收人體擴散的熱力，此外，它還可以抵擋炮彈或炸彈，不易炸開。

一句話說，鋼質冰是未來世界十分重要的物質，它甚至可以代替玻璃。

另外一個出色的天文學教授「雷爾」，他在一九七一年發表談話，認爲哥魯德博士所講的話屬實，還加以補充：「地球上面只有少許的冰，聽到別的星體有巨大的冰層，大驚小怪，其實宇宙間的確有很多冰塊，甚至有冰山，特別是銀河，經常出現碩大無朋的冰山，互相碰撞，以致溶化，變成「太空雨」，土星也有極厚的冰層，遮住空中，星體的表面係冰與岩石互相結合的物質，叫做冰石，比木星或土星距離更遠的天王星以及海王星冥王星等，不單是有巨大的冰層，還有一連串的冰依附在一起，變成彗星，即是我們稱做掃把星的東西，在太空飛馳，閃閃發亮，那種亮光正是冰的反光，當它飛馳到接近太陽的時候，較細的冰粒溶解，變成了水，由於它的飛行極爲快速，很快就離開了太陽威力所及之處，溶解的冰化爲水之後又再結合，於是變成一座座冰山。

它已經沒法依附於彗星了，脫離彗星，到處漂浮，偶然也會闖入地球的上空，被地心吸力所吸，穿過地球的大氣層之際，撞擊地球表面，發生大爆炸，雖然炸力驚人，由於冰塊爆炸之後再度溶化，很快

就變了水，跟着揮發，去得無影無踪，一九〇八年西伯利亞中部的空地發生大爆炸，地面沒有燒焦的痕跡，那是銀河的冰山撞到地球的一種災難，另外，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日本濱松市上空忽然有幾萬塊冰片降落地面，打傷許多人，還有力量壓破汽車，那種冰塊又長又薄，並非落雹，可能它是銀河降落的宇宙冰山，當然的，它只是較細的冰山而已，再又因爲它穿過地球的大氣層，發生高熱，冰中的氧氣被急速燃燒，故此變成一塊塊，如果巨大的冰山在月球降落，那種堅冰屬於鋼質冰，那就截然不同，可能發生大爆炸，使月球出現巨大的深坑，甚至出現盤形的低陷地帶，還有一條條裂坑，大概現時在月球出現的深溝以及凹入的盤地係宇宙冰山撞擊而起的，否則月球不會出現頗不平滑的表面，這種爆炸是由宇宙冰山引起的，月球受到最大打擊的一次撞擊發生在距今一萬五千萬年，月球幾乎不能夠忍受得來，在火星以及木星之間，本來有一個頗大的行星，依照它環繞太陽星體的軌跡運行，可是，它被十分巨大的宇宙冰山撞散了，至今仍有一百多個極細的星體留下來，形狀怪異，有些星體好像啤酒瓶，另外一些星體像葫蘆瓜，我們把它稱做太空的孤島，不再稱做行星了，原有的行星已不存在。

最大的冰狀星體就是「水星」，被陽光照射，它發生閃閃的藍光，有如我們的冰被燈光照射發出淺藍色的光一樣。

相信那一百多個「太空的孤島」是不難尋找的，可能在那些孤島上面而找到鋼質冰。

這一篇演講詞，曾經使各國科學家感到十分震驚，很想到那邊的太空看看，由於當時的科技沒有今日那麼進步，只是想想吧了，未能把它變成事實，直到一九八零年，然後有眞正的飛行物體，從地球起飛，利用太陽電池推動，化爲電力，遠走天邊，終於飛到若干稱做太空的孤島，還拍攝照片，又帶了若干固體以及流質的物體飛回地球來，奇怪的是它沒有人類駕駛，甚至沒有機械人，一切的過程只是自動操作。

專程走到太空探索「孤島」這個願望，終於從一個浮浮泛泛的幻想變成事實了，最後的一次會議，在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廈召開，由太空科技這一環的「卡奧博士」主持，正式研究如何進行，當場決定了這一項搜索的程序。

首先，決定把月球看做發射外太空的起點，兼且是一個最重要的補給站，爲了使各種器材很順利的送到月球去，穿梭機負起了最大的任務。

其次，準備發射到「外太空」的飛行物體，必須特別製造，它要應付許多種高不可測的打擊，一定要多方面的設計，更加要的還是貯備糧食和水，此外，氧氣也是很重要的一種必需品，

應該談到機械人了，關於這一方面的決定，分做兩派，有一派主張全部用機械人，另外一派認爲機械人沒有頭腦，只能屈居副手，必須活人担當重要的職位，機械人只是可以充當助手。

「卡奧博士」在雙方辯論了三小時仍然沒有結果之際，站起來說：「這個問題並非對大局有決定性的影响，還是留下次開會的時候再談吧，既然我們公決定了在月球發射搜索號和飛行的物體，倒不如先行在這方面着手吧，否則，談了又談，總是沒有結果，夜長夢多，反而不妙。」他以主席的身份說出這一番話，當然是全部贊成了。散會之後，五十六歲的「卡奧博士」回到家裏，他推說有點累，必須休息，單獨走進書房之內。

他的書房在表面上看來平平無奇，事實上它是他跟外邊聯絡的一個秘窩，無人知曉，甚至他的太太「費愛娜」也毫不知情。

他進入書房，關上了門，走到書桌那邊，按動機關，整個書桌沉下去，他坐在桌上，當然是一起降落的了。抵達五十呎深的大堂，書桌升回地面，他單獨留下。

他坐在巨型梳化上面，眼前放置許多古怪的物體，全是跟太空科技有關的，此外，他還可以利用無綫電萬里傳聲的科技跟歐洲的太空科技研究院負責人聯絡，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之下密談。

那一晚他跟巴黎郊外的「星空秘密研究院」的負責人基樂博士交談，無綫電駁通之後，兩人分別說出一個密碼來，再又憑着話聲檢查器鑑定對方確是其本人，並非別人冒名頂替，然後展開一些機密的談話，交換雙方意見。

基樂博士說：「法國當局雖然傾向於美國，跟德國同一步伐，加入北大西洋公約，在若干重要的地點放置越洲飛彈，矛頭指向莫斯科，是蘇聯的敵人，可是，太空科技的研究院，那些法國科學家却是大部份傾向蘇聯的，因爲蘇聯兩次派出科學家跟法國的太空人升空，研究太空各種物象，包括月球在內。直到目前爲止，這兩種矛盾仍然沒有消失，我自問有些畏懼，假如局勢緊張，法國的科學家不知道應該站在那一邊。」

「卡奧博士」說：「聽你的報道，他們顯然是受到邪惡的煽動，逐漸出現離心的現象了，現時美國如果有甚麼一項重大的成就，可以壓倒蘇聯，便有希望使離心份子掉頭，回到美國這邊。」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卡奧博士，上次你提及天頂決鬥的計劃，相當有勁，現時你是否按照原定計劃進行呢？」

「我也想快些實現這一項計劃，只就可惜我至今仍未能找到適當的劍手，可以代表美國出擊，這個人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必勝的把握，不妨把整個計劃拖住，基樂博士，你有沒有想到甚麼新奇的主意呢？」

「有是有一點，不知道是否有用。」

「你儘管把它直說出來好了，我們只是閒談，說錯了也不要緊。」

「好的，卡奧博士，我姑且把一些古怪的想法說出來，首先，我想問你這一句，你打算以美國太空總署的名義邀請莫斯科派一個人出戰，地點是月球的上空，由於那個地方巳經是外太空，可以說是天頂，到時各派一人，離開那個作爲母體的飛行物體，讓兩個劍客交手，還說他們不能夠携帶任何一種武器，是也不是呢？」

「是的，因爲雙方的身上有鐵帶護腰，飛行物體一直使用電磁吸住他，如果他

的手上握了鋼刀，忽左忽右的舞動，磁石的吸力減弱，可能發生危險，故此兩人不能够携帶武器。」

「你有沒有考慮過改用木刀呢？」

「我有考慮過，由於太空缺少地心吸力，每一種動作都是慢吞吞的，如果用木刀，以慢動作的姿勢出擊，怎能傷人呢？再三考慮之後，我就決定雙方只是徒手作戰。」

「既然雙方沒有武器，在太空之上交手，就算一拳打出去，仍是慢動作，到時雙方交手，必然是採取摔角的招式了，是也不是呢？」

「看來確是如此。」

「照我看，別的摔角招式全不實用，到時大概是依照日本傳統性的摔角方式交手居多，我說的是相撲，希望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我當然明白，我多次看見過日本的相撲高手過招，互相擁抱，務求壓倒對方，坐在對方的身上，憑着這一招判定勝負，相撲的高手全是體重三百磅過外的，二百五十磅重的彪形大漢也不够份量，從表面上看來，天頂決鬥可以派出大胖子參加，可是，那個地方名符其實的是天頂，遠遠的離開地球，百份之百沒有地心吸力，如果兩個胖子捨命糾纏，都想壓倒對方，却又不是在地面交手，怎能反映出誰壓倒誰呢？故此我認爲此法行不通。」

「羅馬式的摔角怎樣？」

「比較日本相撲好些，因爲它有許多招式能够拗曲對方的筋骨，以此獲勝，說到這裏，我必須補充一句，我只是想兩個代表美、蘇出戰的劍客分得出高下，不要看到他們兩人同歸於盡，眞是不容易，我看見過許多種形式的決鬥了，如果雙方勢均力敵，多數是同歸於盡的，最顯淺的一種搏鬥方式，要是甲乙雙方都用手叉住對方的咽喉，務求對方氣絕，那是很容易同歸於盡，因此之故，我要負責在天頂決鬥的雙方都要遵守這個原則，不能够抓盲對方的眼睛或者壓爆對方的腎囊，更加不能够用手扼住對方的咽喉，使他氣絕，諸多限制，可見參加決鬥的人實在是不容易獲勝，除了物色英才之外，還要多多的加以練習。」

「你認爲蘇聯當局一定接納你的建議嗎？」

「是的，莫斯科的劍客以及拳手，又或大力士，一向認爲他們天下無敵，故此他們一定肯交手。現時我還沒將這一項建議正式送到莫斯科的太空館，請你不要洩漏消息，免得他們有所準備。」

「照這樣看，你一定要有相當好的準備工作了，是否如此呢？」

「是的，我在加州做了一個太空體育館，佔地五萬平方呎，那個地方就是爲了準備天頂決鬥而設。」說完了這一句，他就結束這一次遠洋的談話。

長門勇擊敗巨人

那一個太空體育館所放置的運動儀器以及競技方式必須具備的器具，與別不同，有些地方最出色，也可以說是最古怪，因爲從事競技的人必須整個軀體浮在空中，毫無依附，如同一個人在高空跳降落傘一般。

儘管如此，仍是有分別的，跳降落傘的人，如果降落傘在空中沒有打開，他的身體不斷的往下墜，他沒法穩定自己，更加談不上在空中決鬥了，至於太空館的競技者，只是在空中飄浮，當然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每一個小動作，故此從事決鬥的人可以隨意發揮，使用各種招式企圖擊敗對方。

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日本柔道、相撲，以及羅馬摔角，另外還加上了從中國功夫取得的擒拿手，搏鬥之際，有如雷電下擊一般，十分厲害，沒有練習過的人，沒法作戰。

負責報導那些人如何搏鬥的一個教練，叫做「巴勒夫」，說也奇怪，他竟然是土耳其人。

他的體型十分粗壯，臂力驚人，腰也粗大，一雙脚更加粗壯，加上了六呎四吋高，體重三百磅，望之有如一座山，如果他不是超過四十歲，担心他的體力不繼，派到天頂決鬥的人恐怕是他了，儘管如此，他仍是有貢獻的，因爲他可以把空中摔角的絕招報導後輩，此外，他還負責挑選有型有欵的健兒，天天苦練，希望找到最出色的一個。

問題在這裏，代表美國作出天頂決鬥的健兒只是一個，他一定要兼具衆人之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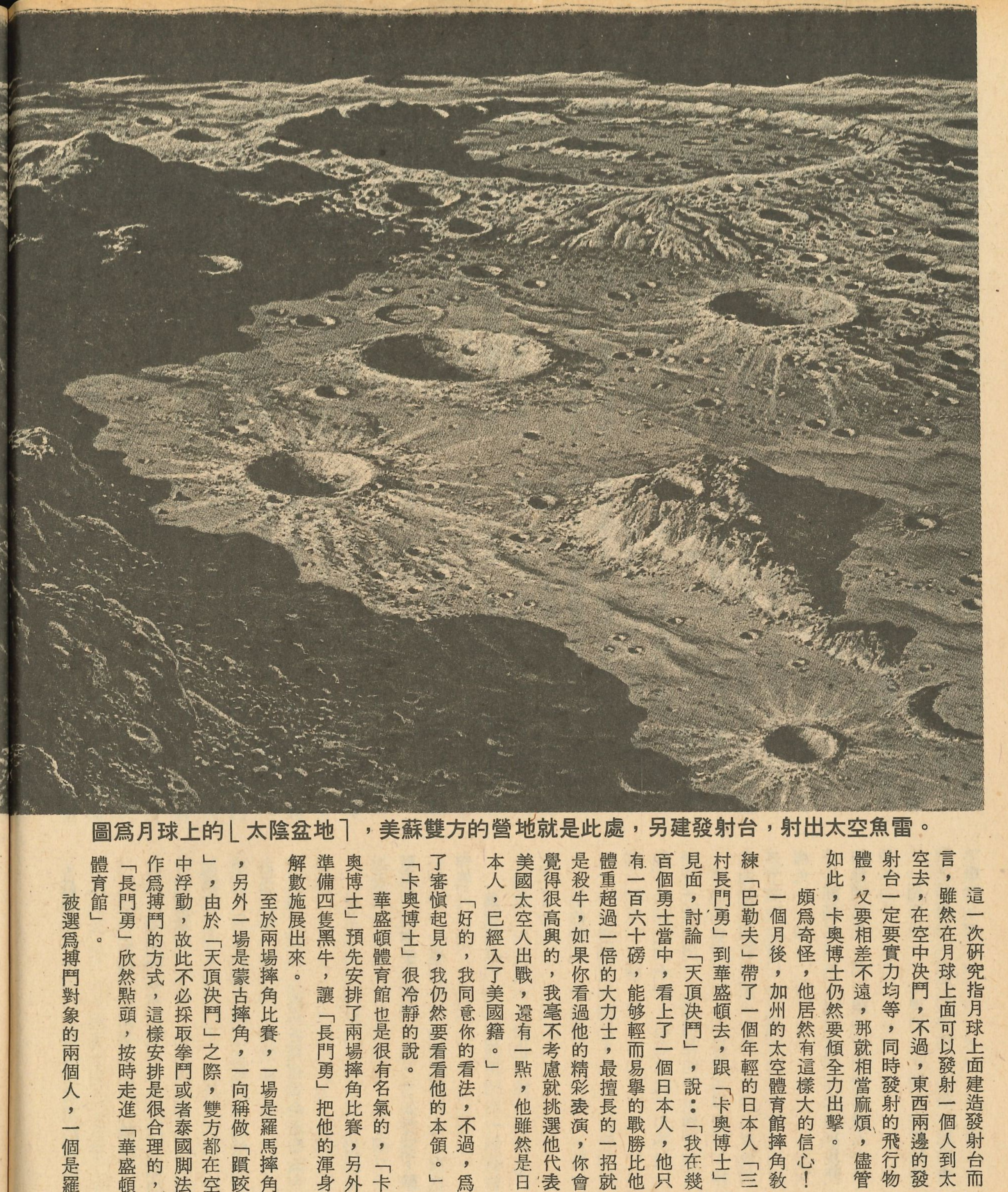
旬日後，「卡奧博士」親自乘搭航機到了加州的「太空體育館」，跟「巴勒夫」晤談。

見面後不過三幾句話，他們二人就把話題落在「天頂決鬥」了，巴勒夫說：「這種決鬥十分新穎，雙方都是在無重量的環境之下進行，雙脚離地，不易發力，兼且缺少地心吸力，每一種動作都是慢吞吞的，既然不准傷害對方的性命，只是屈服他，唯一的方法只是把他弄到戰鬥力完全消失，換句話說，把他打暈而又不是打到喪命，這樣子的限制，對於挑選戰士方面，難之又難。就算我沒有作出深入的解釋，你也會知道，一個人如果肌肉結實，體型粗壯，必然是體重超過一般人的，這種人的氣力雖然大，可惜他的舉動不够靈活，飄浮在太空，實在不容易捉住對方，假如他沒有本領抓住對方的身體，怎樣決鬥呢？實情如此，我渴望找到一個體重決不超過二百磅却有三百磅體重那種人的氣力，眞是抱歉，至今仍然辦不到。看來這種準備工作還要再過一個時期才有具體的表現。」

「好的，你照常進行吧，事實上訓練這種決鬥人材並非一兩天就辦得到的，我們先行到月球上面整頓一下，選擇決鬥的營地，這種工作也需要頗長的時間，無論如何，有半年的時間巳經可以辦妥，故此我盼望的選手能够在半年之內找到，這是最後的期限了，沒法再拖下去！」

離開了加州，「卡奧博士」就到佛羅里達州「甘乃廸角」巡視，那邊是升空火箭發射基地，他想知道火箭飛到月球最高的載重數量。

一切辦妥，他回到華盛頓的太空總署，展開再進一步的研究。



圖爲月球上的「太陰盆地」，美蘇雙方的營地就是此處，另建發射台，射出太空魚雷。

這一次研究指月球上面建造發射台而言，雖然在月球上面可以發射一個人到太空去，在空中決鬥，不過，東西兩邊的發射台一定要實力均等，同時發射的飛行物體，又要相差不遠，那就相當麻煩，儘管如此，卡奧博士仍然要傾全力出擊。

頗爲奇怪，他居然有這樣大的信心！

一個月後，加州的太空體育館摔角教練「巴勒夫」帶了一個年輕的日本人「三村長門勇」到華盛頓去，跟「卡奧博士」見面，討論「天頂決鬥」，說：「我在幾百個勇士當中，看上了一個日本人，他只有一百六十磅，能够輕而易舉的戰勝比他體重超過一倍的大力士，最擅長的一招就是殺牛，如果你看過他的精彩表演，你會覺得很高興的，我毫不考慮就挑選他代表美國太空人出戰，還有一點，他雖然是日本人，已經入了美國籍。」

「好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不過，爲了審愼起見，我仍然要看看他的本領。」「卡奧博士」很冷靜的說。

華盛頓體育館也是很有名氣的，「卡奧博士」預先安排了兩場摔角比賽，另外準備四隻黑牛，讓「長門勇」把他的渾身解數施展出來。

至於兩場摔角比賽，一場是羅馬摔角，另外一場是蒙古摔角，一向稱做「躀跤」，由於「天頂決鬥」之際，雙方都在空中浮動，故此不必採取拳鬥或者泰國脚法作爲搏鬥的方式，這樣安排是很合理的，「長門勇」欣然點頭，按時走進「華盛頓體育館」。

被選爲搏鬥對象的兩個人，一個是羅馬第一級的摔角選手，他的體重有三百三十磅，如果有人被他攔腰抱住，整個抽起，雙脚離地，被他的胸骨壓住對方的橫隔膜，對方無法呼吸，當然是輸定了，這一招叫做「熊抱法」，在天頂決鬥的時候，施展出來，體重較大的人必佔上風，故此找羅馬第一級摔角選手「金頓」，跟長門勇交手，另外一個「羅吉布」，係蒙古大力士，擅長拗腕折臂之類的擒拿手，給他抓住手臂，沒法擺脫，這傢伙的體重有二百四十磅，仍是勝過「長門勇」的，因爲三個人的體重有很大的距離，故此在事前「卡奧博士」實在不敢對「長門勇」估計得太高，不過，長門勇沒有比賽之前，先行做幾招氣功表演，吸滿了氣，一雙手的肌肉突然飽脹，胸圍多了十多吋，頸也粗壯，渾身是勁，望之有如鐵人，那樣子威武，的確使人另眼相看。

「巴勒夫」教練說：「長門勇在東京健美先生比賽當中奪取錦標，他不單是全身肌肉極度發達，肌肉的硬度也是無可比擬的，他表演氣功之際全身肌肉結實到極點，叫人登台用老虎鉗去鉗他，絲毫不動，鐵鉗也沒法鉗入肌肉之內，可見他的輕功硬功，登峯造極，對付『熊抱法』，他另有一種絕招，就快是他們比賽了，他如何取勝呢？一望而知。」

過了一會，長門勇走進摔角的繩圈之內，羅馬摔角選手「金頓」早巳站在繩圈之內。

兩人很有禮貌的鞠躬，隨即展開猛烈衝刺，初時雙方只是分別施展避重就輕的方法，試探對方虛實，並非採取急攻的招式搏鬥，打了幾個回合，「金頓」殺得性起，然後展開眞眞正正的猛烈衝刺，末了，他有機可乘，突然把對方抱起來，施展熊抱法，眼見「長門勇」雙脚離地，呼吸急促，而且一雙手緊貼着自己的腰部，連手帶腰被對方雙手箍住，沒法移動。顯然是屈居下風了，在旁觀戰的人都認爲他是輸定了。殊不料「長門勇」雖然呼吸短促，並非窒息，能够支持下去，反之「金頓」却因爲太過使勁，滿頭大汗，二十分鐘之後，他已經無法支持，逼於鬆手。

他只是雙手鬆開了一點，「金頓」能够騰出一隻手來，把全身氣力貫注在右手的手掌邊緣，堅如鐵石，一招「斬頸刀」就把對方打暈，那時他仍然雙脚離地，只是借力出擊，贏得乾脆玲瓏，旁觀者掌聲雷動。

這一場搏鬥分了高下，跟着由蒙古的躀跤選手「羅吉布」出戰，由於「長門勇」出戰，自始至終，如何出擊，如何戰勝，「羅吉布」在旁觀戰，看得一淸二楚，至於羅吉布的招式長門勇絕不知情，顯然是羅吉布特別有利了，再又因爲他的體重過對方，一雙手臂有如木柱，十分驚人，「卡奧博士」在兩人就快交手之際，對身邊的「巴勒夫」教練說道：「我實在猜不透長門勇憑的是甚麼本領戰勝對方。」

「他是必勝的，你沉住氣欣賞吧！」巴勒夫教練很冷靜的說。長門勇即使戰勝了巨人似的「金頓」，仍是有點吃力，他休息一會，大概十五分鐘，然後出擊，至於蒙古勇士「羅吉布」，神閒氣定，當然是佔了上風，故此兩人剛剛落場交手，「羅吉布」立刻展開攻勢，長門勇不單是全面採取守勢，而且左右躲閃，務求對方沒法抓住他任何一隻手，免得敗在拗腕折臂的奇異招式之下。

由於一攻一守，兩人不容易施展正面的搏鬥，對長門勇是很有利的，他習慣了看淸楚對方的弱點然後出擊，因此之故，保持均勢的時間越長，對他越加有利，這一層道理，「羅吉布」隱約覺察得到，既然不容易抓住對方的手，他索性改變主意，要抓對方的脚。

他果然得手，捉住長門勇的左腿，逼長門勇跪下，他還沒有機會變招出擊，長門勇的一雙手巳經凌空而下，捉住對方兩隻手，把自己的胸部壓在對方的頭上，另一方面，他的跪姿沒有改變，左脚的前鋒長伸出去，竭力站穩，使大腿向上發力，由於他的胸部壓住對方的頭，他的膝蓋骨在下邊剛剛頂住對方的咽喉，他的一雙手制服了對方雙臂，「羅吉布」承受的壓力太過沉重，呼吸艱澀，終於沒法忍受，渾身發軟，昏迷不醒，頹然倒下來。

在旁的醫生趕快把他扶起，用氧氣筒急救，他很快就甦醒，滿臉羞慚，急步走開。

「長門勇」連闖兩關，俱是利用他的奇特招式取勝，由此就反映出他的確是一個頭腦靈活的人，「卡奧博士」由衷的稱讚一聲。

「巴勒夫」臨陣說道：「我們預先安排的五隻黑牛，現巳栓在木柱上面，現時由長門勇先生獨力跟牠搏鬥，那些黑牛俱是在西班牙馬德里鬥牛場挑選的，非常勇猛，鬥牛勇士如果沒有紅布誘牠衝刺的時候撲了個空，準會死在牛角之下，長門勇能够十分有把握取勝，很是出色，閒話休提，現在我們還是趕快同到足球場去看看他吧。」

「卡奧博士」欣然同行。

兩人走到足球場，只見球場當中有五隻黑牛分別栓在木柱上面，四邊有粗大的鐵絲網圍起，預防黑牛胡亂衝刺傷了觀戰的人，稍停，長門勇從球場一角拉開鐵絲網走進去，爲了表現他的男性美，他的上半身暴露，下邊只穿短褲，全身肌肉滾動，看來有如蠻牛一般的肌肉。

即使他眞的變了一頭蠻牛，仍是鬥不過黑牛的，因爲黑牛的一雙角十分尖銳，彎彎曲曲，向前衝刺，有如兩把「彎刀」，蠻牛當然不是敵手，長門勇自誇可以用手刀以及掌刀殺死黑牛，實在不容易，觀衆看見他緩步走到黑牛的前面，全都凝神，看看他怎樣對付牠。

他越走越慢，走到黑牛的前面，相距只有七八呎，然後停下步來，面對面的凝視黑牛，一聲不响。

那頭黑牛巳經習慣了跟鬥牛勇士搏鬥，只是練習性質，對方不動，牠也不動，不過，牠並非怯場，往往是對方凝視之際突然出擊的，長門勇知道牠的性格，他也絕不發招。

人和牛對立凝視了五分鐘之久，黑牛終於忍受不住，突然狂奔過去，低下頭來，用牛角使勁衝刺。

受過訓練的牛，不會亂刺一頓，總是把牛角看做兩把刀，輪流出擊，站在牠眼前的人，如果沒有適當的招式對付牠，又不能够往左右兩邊躲閃，他是必死無疑，眼見牛角已經刺到，長門勇沒有向左邊或

右邊閃開，各人都替他揑一把汗，只見他忽然把一雙手向牛頭按了一按，整個身體凌空飛躍，很快就雙脚落地，站在牛的背後，跟牠相距二十多呎。

這一招博得全場觀衆熱烈的掌聲。

定眼看時，黑牛轉身向他展開衝刺了，這回他沒有採取上述的一招，只是忽左忽右的躱閃，有機可乘，然後用右手的前臂壓住牛角，改用右手捉住，他的左手突然用掌刀的姿勢打出去，由高處劈落，一個掌刀，就把牛角劈斷，鮮血淋漓。

原來一隻牛的角骨跟大腦有很强的聯繫，牛角折斷，牛腦痛到極難忍受的震動，便會倒斃，那頭黑牛就是這樣子喪命。

長門勇需要休息十分鐘，繼續表演，另外一頭黑牛跟他搏鬥，他把對方的氣力消耗殆盡，然後把一雙手按住牛角，使牛頭壓住地面，還要入地一呎，牛的呼吸中斷，窒息身亡。本來他還可以繼續表演三頭黑牛一齊進攻，他都可以分別把牠殺死，可是，「卡奧博士」認爲他是最理想的選手，決心派他到天頂決鬥，不想他的體力消耗得太多，吩咐管理黑牛的人，停止這一項表演，還叫「巴勒夫」教練邀他同到大餐廳吃晚餐，長門勇不必再鬥，鬆了一口氣，稱謝不已。

嘉露蓮夜訪卡奧博士

關於「天頂決鬥」，各項準備齊全，「卡奧博士」就下戰書給東德的太空館，轉交莫斯科當局，徵求他們的意見，願不願意在三個月內的任何一天，美蘇各派一人，到月球上面，由發射台分別以飛行物體升空，叫雙方的選手在完全脫離地心吸力的天頂決鬥。

照「卡奧博士」的估計，蘇聯當局一向認爲他們的太空科技壓倒美國，體育競技不會比美國遜色，一定答應，果然不出所料，旬日之後，莫斯科當局有了官方的答覆，願意接受這一項挑戰。

事情已經決定了，美國太空總署立刻進行在月球上面必須做好的一些準備工作，包括了美蘇雙方在月球紮營的地點，食宿供應，一概齊全，還要有足够的氧氣設備。

「卡奧博士」作出一項保證，認爲「長門勇」必勝，故此雙方搏鬥應該在最公平的狀態之下進行。

美國太空總署認爲這種想法十分正確，不過，蘇聯當局一口答應派人到天頂決鬥，是否有詭計呢？仍然值得懷疑。

「卡奧博士」完成了這一項任務之後，他仍然留在華盛頓的體育館，「長門勇」需要較多的時間休息，並非天天到體育館，反而巴勒夫教練却是天天去的，他跟卡奧博士十分融洽，有時兩人聚在一起詳談。

有一晚，奇異的事情突然發生了，忽然之間，「傳達」的人走入內進的機密室稟告，外邊有一個女人求見，自稱是長門勇的太太「嘉露蓮」，「卡奧博士」心上一沉，趕快叫人帶她入內，見了面，「卡奧博士」說：「我們跟長門勇先生晤談多次，他從來沒有說過有一個美國太太，究竟是他瞞着我們呢？抑或你弄錯了呢？」

「當然是他瞞着你們，爲了證明我是他的太太，我把有份量的證件複印文件，帶在身邊，請你們過目。」

嘉露蓮說完，呈上一叠複印的紙張，包括結婚證書以及結婚照片，另外有一張照片是「全家歡」，除了他倆，還有三個兒童，最年輕的一個只有兩歲，年長的一個，不過六歲。

看來那些證件決非僞造，「卡奧博士」眉心一皺，說：「長門勇太太，你是美國女子，嫁給日本人，他沒有跟你結婚之前，並非入籍美國，結了婚，才入美國籍，照這樣看，他是很愛你的了，現時他被選爲代表美國參加天頂決鬥，是一件光榮的事，爲甚麼你瞞着他求見我們呢？是否你不想他出戰？」

「是的，卡奧博士，你料事如神，我不必解釋，你也明白我的想法了，不單是我深深的愛他，我的孩子也愛他，我實在不想失去他，更加不想他死在天頂，墳墓也沒有，他死了，孩子不知道每年應該到甚麼地方拜祭。」

「卡奧博士」臉色一變，說：「你憑甚麼理由說他必然死在天頂呢？」

「很是簡單，三幾個月之前，長門勇還沒有膺選做出戰的男士，已經對我談及此事，可見當時已經有很多人知情，照我看，加州的太空體育館一定有蘇聯特務潛伏，我們備戰，莫斯科的高手也暗中備戰，甚至可以說他們認爲有把握戰勝長門勇，然後這樣爽快的答應我們，打算各派一名勇士到天頂決鬥，只是憑着常識推測，我已經有理由說蘇聯的摔角高手必贏長門勇。」

「卡奧博士」說：「長門勇太太，這件事情已經決定，沒法改變了，甚至沒法更改別人去代替你的丈夫出戰，假如他戰死，你當作他奉召入伍死在沙場好了，萬一有這種事情發生，你可以獲得每月一萬美元的撫卹金，跟美國太空人死在太空的撫卹金數字相同，這樣安排，我已經盡其所能了，請你原諒！」

嘉露蓮無可奈何，淚痕滿面說：「卡奧博士，多謝你關心我們孤兒寡婦！讓我重新說一句，莫斯科那邊的人，詭計多端，他們不單是一口答應美國太空總署提出來的請求，各派一人在天頂決鬥，還叫美國當局在決鬥的時刻，透過人造衞星，以電視傳眞的方式送到全世界各處電視台播映，分文不收，顯然他們認爲必操勝券了，希望你們想盡辦法挽回聲譽，免得我們做孤兒寡婦！」

她再三提及「孤兒寡婦」，打擊士氣，「卡奧博士」再也忍受不住，大聲說：「長門勇太太，請你聽我這一句，雖然你認爲長門勇先生必輸，我却認爲他必勝，如果他打敗，我肯跟他一起死在太空！」

他說得太過衝動了，說到這裏沒法繼續說下去，「巴勒夫」教練在旁看了，連忙上前勸解，嘉露蓮憤然離去，臨走的時候，盯了「巴勒夫」一眼，說：「巴勒夫先生，剛才卡奧博士說出來的一句，不單是我聽得到，你也已經聽到，希望你緊記在心！」

她飄然而去，似乎她仍是很固執的相信自己的看法十分準確，「卡奧博士」氣

湧如山，險些暈倒。

各種準備工作，做得十分週到，蘇聯當局只是派出五個人去參加這一項壯擧，眞正在月球發射出去的飛行物體只是穿梭機，跟美國的穿梭機相同，他們還說最好美國準備同一類型的兩架穿梭機，各佔其一，省得他們另派飛行物體飛上月球，至於選手，像蘇聯前兩年的自由摔角冠軍「雷多拉夫」，沒有甚麼特色，此外，五個人各携一件行李，無非五個皮篋，沒有甚麼了不起，唯一的疑點就是他們所携帶的皮篋不准美國太空總署打開檢查。

可能他們皮篋有些秘密武器，是否如此，那是無法判斷的，根本上美國是主，他們是客，如果美當局担心此行有甚麼不測之憂，儘可以在月球多派工作人員，同時多派戰機，如此一想，美當局就批准了對方提出來的要求。

快要把參加天頂決鬥的兩帮人馬由穿梭機送到月球了，本來依照原定計劃，「巴勒夫」教練不必在月球登陸，可是，起程之前的一週，他忽然向「卡奧博士」提出一項請求，希望他能够同行，沿途照料「長門勇」，假如他發覺，蘇聯選手雷多拉夫有甚麼絕招，可以臨時指點長門勇，想辦法對付，一句話說，他是長門勇的教練，如果長門勇戰死，他覺得面目無光，有負嘉露蓮所托，他必想一同死去。

「卡奧博士」再三考慮之後，慨然說道：「好的，我們的穿梭機原定座位是有一個醫生隨行的，現時由你頂替他的位置好了。」

「巴勒夫」教練聽了，喜出望外。

那時登陸月球已經是很平常的事了，不過，在月球上面決鬥，而且是離開月球的地面，進入太空，然後交手，那是很新奇的，消息傳出，引起各界人士注意，甚至有些人把它看做賭注，盤口是三比一，，幾乎一致認爲美國必勝，原因是這種決鬥方式是美國提出來的，假如美當局認爲沒把握取勝，決不會冒險提出這個要求。

至於看好蘇聯的人，另有一種想法，代表莫斯科當局出戰的人係蘇聯摔角冠軍，至於美國那邊的選手，不過是日本的東京健美先生，在摔角圈內，排名第五，照理凡是渾身肌肉的人，眞的搏鬥，往往落敗，故此他們有理由覺得蘇聯的「雷多拉夫」穩佔上風。

不管怎樣，這一場「天頂決鬥」是挺有意義的，雙方早已講好，任何一方面的選手在天頂戰勝對方，就是今後太空的盟主，不必動干戈，如此安排，避免用核彈互相襲擊對方，當然是很有意思，唯一的憂慮就是兩個選手在天頂決鬥，是否會同歸於盡。

不過，所有憂慮都是未知之數，既成的事實無可避，那就不必研究兩個選手的安全問題了，只是「卡奧博士」對此有些隱憂，因爲他答應過嘉露蓮，如果長門勇死在天頂，他也死去，世事難以預測，根本上在太空搏鬥所用的招式跟地面搏鬥的招式大大不同，長門勇未必穩佔上風。

另外的一晚，他跟「巴勒夫」教練研究局勢，巴勒夫教練說：「兩個選手在天頂決鬥之際，雙方都穿上了太空衣裳，事前檢查清楚，兩人的太空衣裳一模一樣，沒有暗器携帶在身，長門勇的一招斬頸刀就是最有力的武器，怕些甚麼，雷多拉夫雖然是蘇聯的摔角冠軍，他只是精於貼身打鬥而已，根本上不知道日本空手道斬頸刀的厲害！」雖然這樣說，「卡奧博士」始終不能够釋然於心。

到了決鬥之前的一旬，美蘇雙方各自把他們的太空人發射到月球上面，在指定的營地居住，一切糧食，水和氧氣俱是美國在月球預先安排的營地所供給，發射台有兩個，準備射到天頂的飛行物體，比較簡單，它稱做「太空魚雷」，美蘇各佔其一。

太空魚雷是長條的一種飛行物體，看來眞的像是一個魚雷，它最重要的一種器具就是「電磁石」，重達五百噸，如此巨大的磁石還加上了電流，轉變爲電磁，才有龐大的吸力把太空人吸住，不會飄浮到太空魚雷的控制圈之外。

那麼沉重的「電磁石」，是需要「太空運機管」從地球上面搬到月球去的。

「太空運輸管」在月球站的建設方面担任很重要的角色，有許多人在管內工作，美國在月球上面居留的二百多人需要的氧氣，糧食和水，都由它從地球送到月球去，它的本身有「太陽電池」設備，故此能够長途在地球與月球之間穿梭飛行。

最後一戰同歸於盡

一旬的時間，很快消逝，到了「天頂決鬥」的一天，美國和蘇聯兩個營地的發射台，依時把太空魚雷射出，很快就離開月球，飛到天頂。

兩個太空魚雷的構造相同，距離只是一百碼，以平行綫的形狀在太空飛行，看來十分穩定，突然太空倉的鋼門打開，兩個太空戰士走出來，向對方慢步走過去，倉門關閉，他們二人好像幽靈似的飄浮，距離本身的太空倉不遠，雖然兩人的背部沒有繩子跟太空倉聯結起來，由於兩人的腰間都有鋼鐵製成的腰帶，太空倉內有巨大的磁石，透過電流，變成電磁，由於磁石吸鐵的物理作用，兩個戰士雖然在空中飄浮，仍受太空倉的控制。

兩人雖然擺出搏鬥姿勢，碰頭就打起來，由於他們穿的太空衣裳太厚，打得並不起勁，似乎擁抱在一起，儘管如此，已經令人驚奇，這個精彩的鏡頭，透過人造衞星，傳送到世界各國電視台的螢光幕，有十億以上的觀衆欣賞，雙方的奮鬥心更加旺盛，恨不得立刻擊敗對方，可惜在太空上面搏鬥，整個身體飄浮，並非脚踏實地，很難發力，拳打脚踢之際，總是慢吞吞，無法擊倒對方，長門勇最擅長的斬頸刀這一招，一點用處也沒有，雷多拉夫的摔角絕招，根本上無法施展出來，兩人苦苦的搏鬥，一個鐘頭過外，仍然是打個平手。

在地球上面欣賞電視的觀衆，已經心情緊張，留在月球上面督戰的人更加緊張了，可惜無法拔刀相助。

卡奧博士忽然感到不妙，對巴勒夫教練說：「我早已覺得在天頂決鬥，難分勝負，繼續發展下去，恐怕兩個戰士糾纏到死，氣力耗盡，仍是無法分得出高下，可

否把他們兩人召回呢？」

「我看辦不到了，這一場決鬥是十分公正的，如果我們現在提出這個要求，希望雙方罷戰，等於承認打輸，不能輕舉妄動。」

卡奥博士只是憂慮兩人的體力耗盡而已，實情並非如此簡單，由於兩人糾纏在一起，不斷的往下墜，他們跟兩個太空魚雷的距離越來越遠，超過了電磁吸力範圍，突然像一條光似的隱沒，轉瞬就飛入茫茫無盡的太空，再也沒法把他們找回來。

這一幕悲劇突然發生，雙方的太空魚雷只好回到發射台的基地降落，走出太空倉，分別回到自己的營地。

蘇聯的隊長波寧卡羅夫用電話跟卡奥博士聯絡，粗聲粗氣的說：「你們在決鬥之前說過保證電磁能够吸住離開太空倉的戰士，現時有事實證明，顯然是電磁吸力不够，才會發生悲劇，令到太空戰士去得無影無踪，我要控訴你們蓄意謀殺！」

卡奥博士冷笑一聲，說道：「死的戰士不單是雷多拉夫，還有長門勇，那就證明我們並非蓄意謀殺了，至於電磁缺少吸力，只是估計錯誤，兩個人纏在一起，吸力就要加倍，由於太空的萬有引力影响，他們不斷往下墜，電磁的吸力越來越薄，以致發生悲劇，兩人去得無影無踪，此事純然出於意外，請你不必太過嚴厲責備我們。」

「現時請你向地球人宣佈美國戰敗，如果你不答應，我就不單是責備你們，還要把你們毀滅。」

卡奥博士說：「混賬，分明是打和，你憑甚麼理由說美國打輸呢！」

「你們的設備太差，害死蘇聯的太空戰士，等於打輸，倘若你們不肯認輸，我代表蘇聯向你們挑戰，你們仍是打輸！」

卡奥博士强硬的說：「你們只有五個人，我們有一百二十人，兼且有十二架戰機，如果一定要打，你們必輸，還是和平解決吧！」

「好的，我立刻宣戰。」

這句話剛剛出口，就看見蘇聯的營地那邊突然升起一團白霧，保護自己，濃霧中射出一條條激光，向美軍的營地襲擊。

這種秘密武器就是激光箭，美軍並不防範，一下子就死了十多人，卡奥博士下令迎戰，用鋼質玻璃的盾牌擋住激光箭，跟住發炮射擊，炮聲隆隆，寧靜的月球變成戰場。

天頂決鬥開始的一段時間，各種活動透過人造衞星，傳送到地球各國電視螢光幕，這個節目沒有改變，因此之故，美蘇雙方在月球搏殺的情形，仍在螢光幕上面出現，看得一清二楚，對一般電視觀衆來說，非常興奮，等於看一場精彩的戰爭片，可是，美國太空總署的負責人羅柯上校，他的反應大不相同，趕快通知莫斯科當局，立刻制止這一場浩刦。

莫斯科的太空署負責人說：「他們已經打起來了，就讓他們一決雌雄吧！」

直到那時，美國太空總署才知道蘇聯是有備而戰，無可奈何，只好通知卡奥博士傾全力出擊，必要時同歸於盡，不能打輸。

卡奥博士已經怒火如焚，恨不得立刻把對方毀滅，接獲密令，由他全面指揮，更加激動，馬上下令出動兩架戰機，飛到蘇聯營地那邊發射飛彈，另一方面，下令地面的戰士準備噴火槍隨時衝過去。

蘇聯的營地被他們噴出來的白霧籠罩，美國戰機升空，不易找尋射擊的目標，突然在空中有一條電光閃過，兩架戰機還沒有發射飛彈，已經被電光擊中，在空中焚毀。

卡奥博士看了，大驚失色，對巴勒夫教練說：「他們果然携帶許多種秘密武器，發動戰爭，在月球上面稱霸，並非參加天頂決鬥那麼簡單。」

巴勒夫教練說：「既然在空中交手，我們沒有把握，倒不如下令衝鋒，用噴火槍出擊。」

卡奥博士點頭稱善，吹衝鋒號的喇叭，百多人向蘇聯陣地展開大包圍，全面出擊。

那種噴火槍是月球上面作戰最犀利的武器，噴出來的火焰，長達三百尺，無堅不摧，照理應該打贏，怎料蘇聯噴出來的白霧，有如銅牆鐵壁，火焰噴到該處，自動熄滅，戰士走得太近，反而遭殃。

一連串的激光箭從濃霧中射出，來不及把箭牌提起來的戰士中箭身亡，很快就有三十多人倒下來，卡奥博士暗呼不妙，趕快吹動號角，立刻收兵。

連續幾次進攻，總是失敗，卡奥博士召開緊急會議，幾個高級將領以及科學家認爲不易取勝，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斷絕供給對方，在月球過活必須的氧氣，糧食和水。

局勢既然發展到這裏，卡奥博士只好照做。沉默了很久，突然聽到電話聲响起來，蘇聯的領導人跟卡奥博士通話，第一句就說道：「你們不打算進攻了嗎？還是認輸？」

卡奥博士冷笑一聲，說：「我不妨告訴你們，從這一秒鐘開始，再也沒有氧氣，糧食和水供應你們了，過了兩天，你們必死！」

「你說得對，只就可惜你們太過客氣，經常有兩天的日用必須品留在我們當地，包括氧氣在內，坦白點說，如果你在一天之內不肯投降，我就可以把你們澈底毀滅。」

卡奥博士很冷靜的說：「倘若我們眞的毀滅，必然把氧氣、糧食和水焚燒，化爲烏有，到時你們仍是死路一條。」

「我們早有準備，有一個皮篋貯藏氧氣精，可供十日之用，把你們趕盡殺絕，不過三天，莫斯科就有火箭射到月球來，到時一定可以照常過活，閒話休提，從這一分鐘開始計算，二十四小時之內，如果你們不投降，立刻用雷電擊殺你們的陣地，無一倖免。」

巴勒夫教練在旁聽到對方所講的一切，臉色慘變，說：「這一次天頂決鬥，已經成爲公開的事實，全球皆知，那一邊打贏，就是太空的霸主，控制整個地球，料不到蘇聯心狠手辣，帶備氧氣精和秘密武器，向我們挑戰，看來我們是輸定了的，死了不要緊，因此喪失世界的霸權，甚至月球的基地也失去，等於美國戰敗，實在太可怕了。」

卡奥博士笑了笑，說：「我還有一張皇牌在手中，決不會打輸。」

巴勒夫教練聽了，茫然不解，他並非首腦，不便多問。

二十四小時就快結束，在這一整天之內，卡奥博士除了收拾殘局，重新整理隊伍準備決戰之外，還做出另外一種準備工作，可以容納八個人的龐大穿梭機，隨時起飛。他似乎一心一意想擊敗蘇聯，對所有的變化置之不理，只是每隔一小時就跟地球的美國太空署通話，向總署報名，羅柯上校對他所講的話，絲毫不擺在心上，看來他已經把生死置於度外了。

由於蘇聯那邊給他最後的期限已經說了出來，沒有磋商的餘地，故此，「波寧」沒有打電話給他。

雙方都是沉着應戰。

距離答覆的限期只差一個鐘頭，卡奥召見月球站的高級將領，作出最後決定，巴勒夫教練也在座。

他很堅決的說：「各位同志，你們首先要懂得這一點，我是美國太空總署派到月球的主管，我的說話就是命令，現時已經到了最後關頭，我佈置一切，即將展開總攻擊，所有戰士由我直接指揮，必要時跟對方同歸於盡，你們不必留在月球，一齊毀滅，事實上必須有一批人從月球回到地球，安然抵達，然後反映出美國得到最後勝利，反之，美蘇雙方都沒有人回到地球，並非等於美國打贏，這一點十分重要，故此我命令穿梭機在十五分鐘之後起航，由兩架戰機護送，至於太空運輸管我早已命令它停航。」

巴勒夫忽然舉手，表示他有些要緊的話想說出來，卡奥博士讓他開口，他站起來，說：「卡奥博士，如果我們留在這裏，有些少的帮助，我們也想留下來。」

「毫無帮助！」

「那麼，我們走了，你對卡太太有甚麼話說呢？請你向錄音機講述，由我轉交給她。」

「我沒有遺言，希望你，勞煩你對嘉露蓮說知，我已經實踐了允許她的諾言，永遠跟長門勇聚在一起，留在太空。」

別人聽不懂這句話有甚麼含意，只是巴勒夫聽得懂，輕微的嘆息了一聲。

很快就是十五分鐘，各人登機，連同機師正好是八個人。

全部重要的高級職員都乘搭太空穿梭機離去，渡過了三十分鐘，「波寧」在蘇聯營地用電話跟他交談，第一句就說：「我看見一架穿梭機起飛，另有兩架戰機護送，卡奥博士你還留在月球上面嗎？」

「我是卡奥博士，仍然留在月球。」

「現時距離最後的時刻只有十多分鐘，我說過的話一定兌現，你打算投降抑或打算決鬥呢？」

「到時我自然會通知你。」

「好的，我等你的音訊。」波寧不再開口了。

十多分鐘轉瞬即逝，卡奥博士用電話跟對方交談，說：「波寧先生，你給我的限期已到，我現時正式答覆你，決心跟你們打一場轟轟烈烈的仗，戰機立刻起飛，你們準備決戰好了！」

說完這一句，他就命令月球上面所有美國戰士，展開全面作戰的攻擊，剩餘下來的戰機全部起飛，剛剛離開月球的表面，飛到空中，立刻發射飛彈。

那些戰機俱是特製的，可以說是直升機跟戰鬥機的混合物，不必使用跑道也可以升空，各種飛彈有如毒蛇似的投入蘇聯陣地，可是，它始終闖不過濃霧這一關，飛彈失靈，戰機毀在對方的激光箭下，至於百多個戰士，携帶噴火槍，再度出擊，也是必死無疑的，卡奥博士明知他們一定失敗也要這樣做，無非想刺激對方的主帥，快些發射最猛烈的攻勢。果然不出所料，波寧下令發射火球，同時使用雷電炮，在空中產生暴雷，電光閃閃。

百多個火球落在美國的營地，僅有卡奥博士一個人，他是死定了，直到那時，他才把皇牌拿出來。

他的皇牌就是一枚氫彈。

火球凌空而降的時候，他就利用電力使氫彈引爆，砰然一聲巨响，他本人以爲死剩的美軍，化作飛灰，波寧那邊的人跟他不過相距三千碼，當然是同歸於盡的了，在月球表面升起了一朵巨大的磨菇形黑雲，它透過人造衞星，在各國電視台的螢光幕出現，所有觀衆都知道這一場「天頂決鬥」已經結束。

蘇聯的五個太空人死個清光，美國的月球站毀滅，僅有十個人回到地球來，包括穿梭機的機師，巴勒夫教練以及兩架戰機的駕駛員。

這一場決鬥是否美國獲勝呢？沒法給它一個公平的判斷。

（全文完）



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世家的寡媳婦姜紅杏因南偷暗地向她跟踪，傾向他報復，趁南偷和小子在什刹海賣藝，安排陷阱，使南偷上當，引起鍾大先生誤會，以爲南偷眞是「老色狼」，南偷百辭莫辯，只好落荒而逃，鍾大先生緊追不捨，來到一處樹叢，先用變戲法迷惑鍾大先生的追擊，却被他的輕功追上，並指出南偷調戲自己女兒鍾木蘭，特來捉拿他到官府理論，南偷這才恍然大悟，知道姜紅杏將他捉弄，才引起這場誤會，雖經解釋仍未得鍾大先生原諒，只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醉人仙步」應戰，但卒被鍾大先生的劍勢所傷，幸好用佯死辦法，才能走脫……

藉銀狼疑案　挫奸臣威風

青燈使者緊追在南偷身後，半空中又是一劍刺到，這一劍眼看南偷是很難再避開的了，他也無意用那個大紅葫蘆將這一劍接下。

這只是因爲他看見陸丹與傅香君左右從瓦面上飛掠過來，陸丹一劍截向青燈使者的柳葉劍，傅香君的一劍則是攻向青燈使者必救的部位。

青燈使者只有抽劍護身，傅香君陸丹隨即左右保護着南偷落到地上，接將迫近來的兩個青燈殺手砍倒。

小子那邊眼看南偷處境危險，却被七八個青燈殺手包圍糾纏着，騰不出身來，既急又怒，陸丹傅香君的及時出現，非獨令他放下心頭大石，簡直令他喜出望外，他忍不住歡呼，精神也爲之大震，左衝右突，三拳擊倒了一個青燈殺手，接一脚將另一個青燈殺手踢飛丈外。

那個青燈使者看見這種情形，知道再打下去也只是增加傷亡，一聲尖嘯，掠上旁邊瓦面，撲攻的青燈殺手聽到尖嘯聲立即引劍倒退。

小子要追，被南偷喝住：「窮寇莫追——」

小子當然沒有追下去，來到南偷身邊，居然還有心情說笑。「師父什麼時候學會了這樣，說話文縐縐的。」

「這叫做轉死性，明白沒有。」南偷白了小子一眼。「還說自己如何了得，師父有難，要你打救，是沒有指望的了。」

小子搖頭。「都是師父平日藏私，本領沒有教徒弟多少。」

「平日練精學懶，有事却來怪師父教導不力啊。」南偷歎了一口氣。「幸好師父吉人天相，有驚無險。」目光轉向陸丹。「我們師徒兩個救了你一次，你倒是記在心裏，總要找機會報答，現在得償所願了。」

陸丹苦笑道：「我們也想不到會在這裏遇上前輩。」

南偷打了一個「哈哈」。「既然有事在身，不敢多留，快請——！」

「我們却是要到客棧找老前輩……」

「不好——」南偷眉頭一皺。「又有麻煩了，徒弟，這個小伙子挾恩求報，我們如何是好？」

小子雙手一攤。「這可是與我無關，但師父也不用担心，他欠你一條命，現在兩不相欠。」

南偷目光一轉。「你沒有看見這位小姑娘。」

「晚輩傅香君。」傅香君上前。

南偷「哦」一聲。「我聽說過有你這個人，聽說你醫術很了不起。」

傅香君淡然一笑。「老前輩受了內傷？」

南偷豎起大姆指。「果然名不虛傳，一眼便瞧出來。」

傅香君深注了一眼，忽然道：「我們還是先回去白雲觀。」

「了得！」南偷又豎起大拇指。「再看一眼，連我需要立即治療也瞧出來了。」

這也是事實，南偷被劍氣傷了穴道，方才一番折騰傷勢又已重了三分。

×　×　×

傅香君事實有幾下子，金針度穴，先替南偷將受傷的穴道打通才用外敷藥物，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南偷完全放下心來。

小子有意無意問一句：「師父，傅姑娘的醫術怎樣？」

「你沒有看見師父全無異議，任由擺佈？」南偷接向傅香君。「小姑娘不要見笑，我這個徒弟就是這樣笨。」

傅香君笑笑。「這其實是小傷，只是老前輩傷後沒有足夠的時間打點……」

「逃命要緊啊。」南偷由衷的讚道：「別的不說，就是這份準確的判斷已經是罕見了。」

小子插口道：「師父也比不上傅姑娘。」

「遠比不上。」南偷伸了伸臂膀。「師父就是有時間來料理，最低限度也要三天才能夠有現在這樣舒服，那個老雜毛，果然是厲害——！」

他又想起了鍾大先生，突然笑起來。

「可惜就是有勇無謀，看不出那是一個陷阱，他上當不要緊，可憐我這條老命險些斷送在他手上。」

小子忍不住追問：「方才暗算我們的什麼青燈使者青燈殺手到底是什麼人？」

「不就是白蓮教的了。」

傅香君奇怪的望着南偷。「白蓮教的人什麼時候跟你們結怨的？」

南偷笑了笑。「其實我也不清楚。」

小子插口問：「會不會連什麼原因也不知道？」

南偷白了小子一眼，小子接道：「你不說我們也明白，定必手多多，偷了他們的什麼東西。」

「廢話！」南偷身子往後一靠，又觸動傷口，痛得大皺眉頭。

傅香君連忙安慰道：「老前輩不用担心，很快便沒事的了。」

「傷我倒是不担心，只担心又遇上那個崑崙派的掌門人。」

「鍾大先生？」傅香君甚感詫異。「老前輩莫非是傷在鍾大先生劍下。」

「我是讓着他，那知道這個老頭兒老實不客氣，狠狠的一劍剌來。」

傅香君沉吟道：「以晚輩所知，鍾大先生並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

「問題在有理說不清，這個老頭兒又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

「那是誤會了。」

「還不太大，最低限度，我仍然能夠活着說話。」

「到底是什麼回事？」

南偷索性將事情簡單說了一遍，大家都非常奇怪，姜紅杏與白蓮教到底是什麼關係。

「也許一些關係也沒有，」南偷突然又說出一句這樣的話來，神態也有些怪異，可是在傅香君目光轉到他面上之際，已回復正常，隨即問陸丹：「好了，現在到你這個小子了，找我們又是什麼事？」

陸丹正色道：「求老前輩帮助晚輩完成一件事。」

南偷道：「你就是沒有回答我到底是什麼事？」

「老前輩是答應了？」

「除了偷東西，我這個老頭兒可是什麼也不懂。」南偷招招手。「難道你就是要我帮助你偷東西？」

陸丹走近去，長揖到地道：「晚輩正是。」

南偷有意無意地伸手輕扶了陸丹一把，接問：「是不是要偷這個？」隨即將手抽回，攤開。

陸丹的錢囊赫然已到了他手上，而陸丹竟然到現在才發覺。

「老前輩神乎其技。」陸丹苦笑。

「沒有幾下子你以爲江湖上的朋友會甘心將我捧成南偷。」南偷眉飛色舞的。「別的不敢說，偷東西？可是最簡單不過，你要偷什麼東西？」

「劉瑾犯罪的證據！」

「劉瑾——」南偷嚷起來。

陸丹沉聲說道：「劉瑾禍國殃民，若是能夠將他犯罪的證據拿到手上，呈上皇帝……」

南偷揮手截住。「這件事——」

「晚輩所以求老前輩，並非爲私仇，請老前輩以天下百姓——」陸丹顯得很激動，話未說完已跪倒地上。

「起來起來——」南偷急急揮手。

「老前輩若是不肯答應，晚輩便是長跪不起。」

小子隨即插口道：「這件事在師父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師父還考慮什麼？」

南偷瞪一眼小子。「你知道什麼？」目光回到陸丹面上，歎了一口氣。「你起來再說。」

南偷瞪一眼小子。「你知道什麼？」目光回到陸丹面上，歎了一口氣，「你起來再說。」

傅香君亦勸道：「老前輩現在有傷在身，等他傷好了我們再從長計議。」

小子却不管那許多，一把將陸丹從地上扶起來。「別看我師父面龐冷冰冰的，實則古道熱腸，有機會一定會帮助你完成這件事。」

南偷冷截道：「你沒有聽清楚這並不是他的事？」

小子方待說什麼，南偷話已經接上：「陸丹，我知道你用心良苦，只是劉瑾權傾天下，連皇帝都避忌三分，偷證據只怕也沒有太大的作用。」

陸丹歎息道：「人人都是這樣說，會不會因此而沒有肯做這件事情？」

「這是事實，並非傳言。」南偷微喟。「你應該明白的。」

陸丹垂下頭，南偷接道：「我會帮助你的，但不是現在。」

小子插口問：「爲什麼現在不成？」

南偷又瞪了小子一眼，目光才回到陸丹面上。「我也有一件事情需要解決。」

這一次小子沒有追問，從南偷說話的語氣他已經聽出這是事實。

看着陸丹無可奈何的隨着傅香君退出去，南偷的面上才逐漸恢復平日那種滑稽神態，小子也這才問：「師父你沒有說謊啊？」

「連苦笑你也看不出來？」南偷帶笑臥下，笑得果然苦得很。

× × ×

什刹海少了南偷小子師徒在賣藝，當然失色很多，最失望的，怕就是憶蘭了，有空她便要大人帶她到什刹海，看見她那種失望的神情，鍾大先生心裏也很不安，當然不能夠告訴憶蘭眞相，只好胡亂編一個原因，幸而憶蘭也沒有追問到底。

小子有時也省起憶蘭這個可愛的小女孩，可是想到憶蘭旁邊很多時跟着鍾大先生，不由便打一個寒噤，他雖然還未到能夠從南偷的身手估計出南偷的武功份量，在他的心目中，南偷已經是一個高手中的高手。

以南偷的身手非獨打不過鍾大先生，而且逃也成問題，鍾大先生又是怎樣的一個高手？小子不能夠想像。

他當然更多的時間想南宮明珠，也總算找到機會，在南宮世家施米贈飯的時候喬裝乞丐混在其他貧苦百姓乞丐當中來到紫竹院門前，將寫上落脚地方的字條交到明珠手上。

明珠一眼便認出小子，所以很容易將

字條接到手。

小子一顆心這才放下來，他實在很担心與明珠失去連絡，若非南偷一再提及南宮世家的人很厲害，根本不會等到現在，早就偷進紫竹院了。

與之同時，京城內外近百的童男童女突然失踪，其中不乏朝廷大臣的兒女，好像這種事就是發生在一般地方也會上動天聽，何況發生在京城內外。

這其實是白蓮教的天地雙尊要修練白骨魔功，吩咐座下弟子去將那些童男童女抓來，他們原就是爲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也早已做盡傷天害理的事。

因爲計劃周詳，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京城的捕快雖然盡了力，非獨疲於奔命，而且茫無頭緒。

他們當然做夢也想不到天地雙尊與一衆白蓮教徒的巢穴就設在劉瑾的私邸內。

負責調查這件案的也就是皇甫忠義兄弟，他們既然是劉瑾的心腹手下，又怎會下令全力追查，就是那些追查的捕快找到了綫索，來到了他們手上也會將之切斷。

那些童男童女失踪的時候附近的人據說不少都聽到狼叫聲，也有人看見狼的影子，甚至看見一條銀白色的狼走過。

這件案也因而稱作銀狼案。

狼聲其實是一種錯覺，狼影也是，那其實不是狼，是狗。

被擄的童男童女都是被藏在狗皮內，以掩人耳目。

皇帝終於被驚動，知道負責這件案的是皇甫兄弟，立即有了分寸，私下召見王守仁，計議如何將皇甫兄弟的職位撤去，補上王守仁推薦的高陞韓滔二人，這其實就是要剝奪劉瑾的部份權力。

劉瑾怎會不知道，那邊才採取行動，這邊他便進宮來見皇帝，開門見山，直接責問：「朝廷用人，是否因才而用？」

皇帝只有回答一聲：「當然——」

「皇甫忠義兄弟爲朝廷出生入死，屢建奇功，何以要將他們的職位革除？」

「他們負責京城的治安，可是銀狼一案，現在還沒有眉目，人心惶惶，所以我只有着高陞韓滔暫代他們的責任，一則以安定人心，一則希望能夠早一日解決事情眞相……」

劉瑾冷截。「銀狼一案不錯令京城百姓，人心惶惶，但皇上將皇甫兄弟撤職查辦，一樣會令朝廷文武百官不得安心。」

皇帝只有當作聽不懂，劉瑾接道：「皇上忘記了滄州十萬亂民作反的事了？當時皇甫兄弟帶兵去征剿，不幸中伏被包圍，但仍然苦戰不降，一直到援兵到達，裏應外合，終於將亂民消滅，可見忠義，現在只是一件小案，便要撤職查辦，文武百官又如何能心安？」

「這件事你看得太嚴重了。」皇帝不以爲然的。

劉瑾正要說什麼，南宋兵部尚書王守仁與韓滔高陞已匆匆趕回覆命，都說皇甫忠義兄弟拒接聖旨，不肯將職權交出，聲言只聽九千歲一人的命令，並且將處理這件事的大理寺主管馬成打傷。

「皇甫忠義欺君犯上，罪大惡極，微臣已將之扣押起來，請皇上下旨，斬首示衆，以儆效尤。」王守仁這些話當然是說給劉瑾聽的。

劉瑾也不由面色微變，皇甫忠義抗旨倒還罷了，連大理寺主管也打傷，則未免過份，他却並不因而退縮，反問王守仁：「你不是大理寺的人，何以會插手這件事情？」

「亂死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王守仁這個理由其實並不是理由，只是正氣凜然，連劉瑾也爲之倒退一步。

他隨即冷笑，向皇帝。「皇甫兄弟追隨微臣多年，一向忠君愛國，斷無抗旨傷人之理，這一次只怕是爲小人所陷害。」

這個小子是指王守仁的了，王守仁方待駁斥，劉瑾已又道：「大理寺卿馬成一向嫉妒皇上對微臣的恩寵，前後已多次上旨非議，難保是公報私仇。」

王守仁冷笑，道：「事發之際我也在塲——！」

「你與馬成素有交情，說話如何能夠作準？」劉瑾又重提起道：「當年滄州之亂……」

王守仁冷截道：「若非高陞韓滔率兵奮勇突圍，皇甫兄弟相信已戰死滄州，既無勇，也無謀，除了對九千歲，這兄弟二人相信對任何人都無作用。」

劉瑾怒火終於冒起來。「他們兄弟既然是如此無足輕重，不都督五軍也罷，只是因此而引起任何變亂，你王守仁便得要完全負責。」

「王守仁身受朝廷俸祿，朝廷有事，又怎會袖手旁觀？」

劉瑾陰陰的一笑，示意太監小德祿出去，王守仁看出劉瑾必有所圖，却是不能夠阻止小德祿的行動，也知道就是阻止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唯有靜觀其變，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來的竟然是洪水猛獸，萬馬千軍，實在大出王守仁意料之外，他雖然想阻擋，却有心無力。

小德祿引來了四十三個朝廷重臣，異口同聲，力保皇甫兄弟，跟着有消息，四司、八局所屬大部份的官員聯名請辭，然後東西廠的錦衣衛齊集禁宮外叫囂要恢復皇甫兄弟的職位。

這一切當然都是出於劉瑾的安排，目的也絕無疑問是要顯示他的勢力，他明白皇帝是有意藉「銀狼」一案剝奪他部份的權力，雖然他不太在乎，却是不能夠讓皇帝這件事成功，影响他的威信。

皇帝也知道劉瑾不會輕易罷休，可是事情弄到這麼嚴重還是他始料不及，他憤怒，亦慌亂，最後仍然冷靜下來，甚至拒絕王守仁領兵鎭壓東西廠的要求，將王守仁請出去。

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已經學會了忍耐，然後好言安撫劉瑾，盡量掩飾自己的憤怒。

在劉瑾的眼中，只看到皇帝的慌亂，也沒有要皇帝太難堪，這當然最主要就是時機尚未成熟。

× × ×

來到了朝房，王守仁的怒氣仍未消，皇帝的儒弱也是在他意料之外。

張永就在這時候追上來，四顧無人才附耳道：「皇上要我告訴你，銀狼一案盡量拖延，自有主張。」

王守仁爲之愕然，隨即露出笑容，他到底是一個聰明人。

張永應該沒有與皇帝說話的機會，可是皇帝早巳作好最壞的打算，預先交帶張永，見機行事。

皇帝並非他心目中的儒弱，在他來說，能夠清楚知道這一點目前便巳經足夠。

× × ×

安撫了劉瑾，皇帝跟着召來了高陞韓滔。

「皇甫兄弟屢建奇功，朝廷又是用人之際，我怎會將他們革職査辦？」皇帝說得很婉轉。「只是銀狼一案太轟動，不得不來此一着，以安撫民心。」

劉瑾看看高陞韓滔：「微臣也知道皇上用心良苦，只是他們……」

皇帝截道：「我答應你絕不會追究他們抗命拒旨之罪，銀狼案了，一定讓他們恢復原職，再追封當年平亂之功。」

「皇上英明，就是怕代職的人，才能未逮，銀狼一案，束手無策。」劉瑾目光又回到韓滔高陞的面上。

韓滔高陞都沒有作聲，皇帝目光亦轉至。「你們暫代皇甫兄弟之職，一定要盡力而爲，別讓劉公公太失望。」

「皇上恩寵，微臣定必鞠躬盡瘁，死而後巳。」高陞韓滔只有這樣回答。

劉瑾原要提點另外兩個心腹手下，但事情巳經到這個地步，亦無可奈何。

還有一件令他苦惱的事就是銀狼的出現，完全由天地雙尊安排，那些失踪的童男童女現在都是囚在他私邸的密室中，高陞韓滔再聰明，也絕不會懷疑到他身上，換句話說，銀狼一案是沒有可能破的了，那皇甫兄弟如何才能夠從高陞韓滔手中將職權取回？

現在他只有寄望天地雙尊的魔功能夠早日練成，一切迎刄而解。

× × ×

在傅香君的悉心照料下，南偷的傷勢很快復元，對傅香君的醫術他自然讚不絕口，對傅香君的爲人他更加欣賞。

一個人是否誠心好像他這種老人家又怎會瞧不出來。

小子對他這個師父也是非常尊敬關心，只是這幾天顯然忙得很，大清早便沒了踪影。

他沒有理會，很多時一個人呆坐着，好像有很多心事，看見傅香君他們進來，立即又擺出玩世不恭的神態，完全是兩個人的。

這天大清早小子又沒了踪影，南偷自顧發呆，一直到傅香君進來替他換藥，神態才又有了變化，終於問：「小子跟陸丹是不是又跑去探聽劉瑾方面的消息。」

傅香君點頭。「前輩放心，他們答應了小心，不會出亂子的。」

「這樣探聽實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我總要替他們想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一會我會到安樂侯府一趟，看看鍾大先生。」

「又是爲了我的事，我這個老頭兒給你的麻煩也實在太多了。」南偷搖搖頭：「其實我並不害怕這個人，只念大家都是一條路上的朋友，否則那天夜裏也有他好受的。」

「既然是誤會，應該說清楚。」

「不說清楚，遇上又是麻煩。」南偷嘟喃着：「事隔這許多天，他應該冷靜下來的了。」

語聲未落，外面巳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蘭蘭小心，別要摔倒。」

傅香君目光一轉。「這麼巧啊。」

南偷也巳聽出是鍾大先生的聲音，歎了一口氣。「所謂寃家路窄就是這樣的了。」大紅葫蘆後背一搭，半身一縮，閃進了屏風後。

「老前輩——」傅香君叫也叫不住。

「先別說我藏在這裏。」南偷一探頭又縮回去。

門隨即敲响，蘭蘭嬌笑着問：「香君姐姐是不是在這裏頭？」

傅香君應一聲：「是蘭蘭麼？」

蘭蘭推門雀躍着跑進來，一頭偎進傅香君懷中，傅香君招呼了鍾大先生坐下，支開了蘭蘭才道：「今天我原是要到安樂侯府一趟，想不到老前輩却巳帶了蘭蘭到這兒來，幸好還沒有動身。」

「蘭蘭是幾天沒有見你，心裏牽掛着，一定要跑這一趟。」

「除了看蘭蘭，我還有一個難題請教老前輩。」

「傅姑娘言重了，不知道有什麼是我可以帮忙的？」

「若是有人出於誤會，冒犯了老前輩，老前輩會怎樣做？」

「那不是我會怎麼做的問題，而是他應該找機會來跟我說清楚。」

南偷在屏風後聽到這句話不由一怔，也正當此際，蘭蘭突然從一側探頭進來，看見南偷，嚇了一跳，南偷連忙示意她不要聲張。

「這裏有賊——」蘭蘭反而大嚷。

鍾大先生應聲彈起身子，一個箭步來到蘭蘭身旁，暴喝：「什麼人？」

南偷歎了一口氣，抓耳扒腮，尷尬的從屏風後轉出來，鍾大先生一眼瞥見，冷笑：「是你這個老匹夫，這一次倒要看你還能夠跑到什麼地方去。」

不等他動身，南偷巳急忙溜到傅香君身後，鍾大先生要阻止那裏還來得及，只有急呼：「傅姑娘小心！」

傅香君搖頭。「我說誤會的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

南偷道：「老兄，我這個老頭兒經巳一大把年紀，又怎會去調戲你的女兒，其中誤會——！」

鍾大先生截道：「那就算是誤會好了，當日你當衆調戲那兩個少女，我親眼目睹，難道也是誤會？」

南偷歎息道：「光天化日，當衆調戲少女，那個人若不是白痴，定必色胆包天，目中無人。」

「你不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若是這樣的一個人，傅姑娘又會跟我走在一起，你老兄就是不相信我，也得相信傅姑娘。」

鍾大先生目光轉到傅香君面上，終於點頭。「好，反正你是跑不了，就聽你怎樣說話。」

（未完・十二）

寶刀未老

（本文承自第50頁）

盧拉酋長一見到哥耶四世，就哈哈大笑道：「你們幹得太好了，倫敦方面的消息說，一點也沒有損失！哈哈，當我的博物院落成，展出那十件珍寶之際，看看蘇格蘭塲首腦的那些臉色吧！你們眞是天才！」

哥耶四世和公主都微笑着，年輕人則看來，有着他的一份保持。

酋長在他的私室中，打開了那兩隻鐵箱，將換來的八件珍寶，一件一件拿出來，仔細欣賞着，讚不絕口。公主在這時道：「酋長，我們只到手八件珍品，那柄寶刀和皇冠，事實上是這位先生買來，再送給你的！」

酋長慷慨地道：「你花了多少錢買的，我照價還給你，多少錢？」

年輕人說了一個數字，盧拉酋長立時召來他的財政部長，全數照付，第二天，年輕人先告辭離去，他和公主約定在巴黎見面。可是年輕人沒有赴約，他失約了。

年輕人沒有到巴黎去，當公主在香榭麗舍大道等他的時候，他和他的叔叔，正在芬蘭中部，一個恬靜得像是世外桃源的山中小湖上蕩舟。

年輕人的神情看來有點憂鬱，他叔叔抽着烟斗，望着他道：「照說，盧拉的博物館還要兩年才開幕，要到那時候，才能知道你根本沒換走古董店的珍寶，只是將哥耶四世製造得維妙維肖的贋品，原封不動地運了出來，你爲什麼不去見她？」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我只收取我被人利用應得的報酬，不想負債！」

老人家笑了一笑，道：「你想想，當盧拉酋長請了專家來鑑定他的展品，而結果發現是假的之際，他會怎麼樣？」

年輕人笑道：「可能永遠不將石油賣給英國！」

老人家笑了起來，又道：「你是不是覺得，當你在經理室中，和經理提到，有人要打他藏寶的主意，勸他和你合作的時候，他答應得是不是太爽氣了一點？」

年輕人叫了起來：「叔叔，你——」

老人家攤了攤手，道：「是的，早一天，我和他見過面，巳經將情形向他說了一遍，要說服這個頑固的老人，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我當着他的面，在三十分鐘之內，沒有觸動警鐘，而將那面護心鏡弄了出來，他才算是服貼了！所以，你去找他的時候，他其實早巳知道你的身份，而將圖樣給了你！」

年輕人問道：「圖樣是眞的？」

老人家道：「百分一百眞的。」

年輕人吸口氣道：「那麼，我實在想不出，你有什麼法子，在三十分鐘之內，不觸動防盜裝置，而能盜到護心鏡！」

老人家吸了一口烟，噴了出來，道：「我生日的時候，你送了我一柄寶刀，需知道我年紀雖然大，但仍然寶刀未老！」

年輕人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用力划着槳，小船在湖水中，迅速向前蕩了出去！

（全文完）

白璧人皮

（本文承自第40頁）

「可笑俞白璧那小子身懷這種重要的藏寶圖，却懵然不知，眞是好笑！」秦宛兒說着又神經質地格格尖笑起來。

「那你們又是怎樣發覺的？」夏侯宗長吁一口氣，疑惑地問。

秦宛兒道：「因爲我父親與他的父親昔年曾是八拜之交，至於他是怎樣知道這個秘密的，我就不大清楚了，總之我父親知道他身上刺繪了那幅藏寶圖，可巧他自動送上門來，咱父女當然不能白白將這位『財神爺』放過，才謊說與他有婚約。可惜你一刀殺了我父親，否則，他定可以對你解說得更加詳細。」

夏侯宗雖然有點想明白了，但他仍然問道：「既然他巳送上門來，你們大可以將他制住，然後將那幅繪了藏寶圖的人皮削剝下來，爲何硬要逼他與妳成親？」

秦宛兒臉上一紅，囁嚅着沒說話。

好一會，她才猛然抬起頭來，赧然恨道：「因爲只有與他成親，並……被他……佔了我的身子，他在興奮之下，全身血液激流，那刺在他身上的那幅圖畫，才會顯現出來，並要即將之剝下來，否則便會又隨着他體內血氣緩慢下來而消褪，連我父親也不知道當年他的父親是用一種什麼藥物令到會產生這樣奇妙的功用的……」

至此，夏侯宗總算明白了，這秦宛兒爲了得到那幅藏寶圖，居然不惜失身，亦可謂無恥下流了。但費盡了心機，到頭來還是一場空，眞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他不由喟嘆出聲，對於俞白璧之死，更是感到憤憤不平。

但事情巳弄成這樣，他也無話可說。

正感嘆間，小樓外人聲嘈雜，接擁進了不少人來，爲首之人，正是秦夫人！

一眼看到小樓內的情形，秦夫人不由呆住了，也明白了好夢成空。

「娘——」秦宛兒終於哭着撲向秦夫人。

夏侯宗却毫不理會那些莊漢，脫下身上的外衣，披在俞白璧赤裸的屍體上，然後一手將之挾起來，横刀胸前，看也不看那些莊漢一眼，凜然向小樓外走去！

秦夫人擁着秦宛兒，母女兩人皆流淚不巳。

本來，夏侯宗想殺了秦宛兒的，但對於巳死的俞白璧於事何補？就讓她活着懺悔終生好了，何況，始作俑者的秦中川巳死，亦算得上一命塡一命了。

那些莊漢由於沒有秦夫人的命令，所以雖然蠢蠢欲動，但却不敢對夏侯宗動手，眼睜睜看着夏侯宗抱着俞白璧的屍體走出小樓。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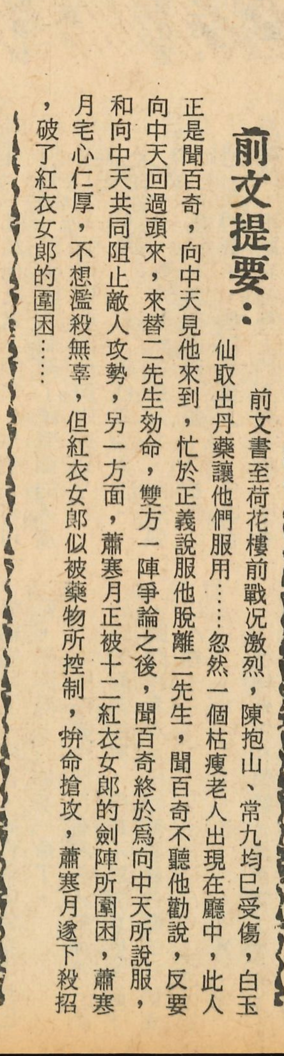
小樓外雪花飄飄，又下雪了。

夏侯宗仰天長吸了口氣，讓冰冷的雪花飄落在他的臉上，張口發出一聲長嘯，身形一動，衝天飛起，接平射向前，利那間，去得無影無踪，只有那一天的雪花，仍在空中飄舞不巳……

（全文完）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荷花樓前戰況激烈，陳抱山、常九均已受傷，白玉仙取出丹藥讓他們服用……忽然一個枯瘦老人出現在廳中，此人正是聞百奇，向中天見他來到，忙於正義說服他脫離二先生，聞百奇不聽他勸說，反要向中天回過頭來，來替二先生効命，雙方一陣爭論之後，聞百奇終於爲向中天所說服，和向中天共同阻止敵人攻勢，另一方面，蕭寒月正被十二紅衣女郎的劍陣所圍困，蕭寒月宅心仁厚，不想濫殺無辜，但紅衣女郎似被藥物所控制，拚命搶攻，蕭寒月遂下殺招，破了紅衣女郎的圍困……

鐵甲人車輪滾滾

常九問道：「閑雲大師現在何處？」

墨非子道：「仍守在樓頂之上。」

白玉仙道：「慚愧，慚愧，咱們只顧到了前後，竟然未顧到樓上防守。」

墨非子道：「很難得了，貧道目睹陳抱山、常九浴血苦戰，本想下來幫忙，無奈樓頂之上，激戰亦烈，待擊退强敵時，常九、陳抱山已受傷進入廳中。」

向中天苦笑一下，道：「道兄，閑雲是否知曉，昔年老友已聽從勸告，棄暗投明了。」

墨非子道：「大師已知曉此事，而且告訴貧道，他一直相信你一旦辨明是非，自會作一個抉擇……」

放低了聲音，接道：「聞百奇也不會讓他失望。」

向中天笑一笑，道：「好！看來老和尚果然是一位有道高僧，深察入微。」

荷花樓殺氣重重

白玉仙道：「道長，何不請大師入廳一敘，研商大計……」

墨非子接道：「敵人並非放棄攻勢，樓頂失守，立刻會在廳內引起一場血戰，而且，守在樓頂可以觀察到四面八方的變化……」

白玉仙點點頭，道：「蕭大俠一柱擎天，力挽狂瀾，荷花樓方得無恙，晚輩担心的是人手不足分配，本想就教於蕭大俠，決定如何突圍，只要能走出這一片人烟稀少的山區，就可以暫保平安了……」

墨非子接道：「白姑娘，就貧道和閑雲大師所見，突圍而出，恐非易事，方圓四、五里內，都佈下了重要的防守……」目光一掠常九、陳抱山和唐明，接道：「如想帶他們同出險地，更是難上加難了……」

白玉仙接道：「晚輩亦是思慮及此，大感爲難……」

這時，重傷坐息的陳抱山突然開口，道：「諸位，陳某人生死事小，大局爲重，不用爲在下生死担心……」

墨非子笑一笑，道：「敵人重重埋伏，闖關豈是易事，別說你們身受重傷了，就是閑雲大師和貧道，也沒有一定闖出重圍的把握。」

這時，蕭寒月也行入了廳中，先對墨非子點頭一笑，道：「多謝道長和大師來援……」

他耳目靈敏，早已聽得幾人交談。

墨非子道：「蕭公子威風八面，劍帝絕學果然是非同小可。」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過獎了……」目光一掠白玉仙，接道：「未再看到敵人出現，二先生似已撤走，現在，咱們作何打算？」

白玉仙微微怔了一怔，詫道：「奇怪呀？鐵甲武士還未出現，二先生怎會突然間放棄攻勢？」

蕭寒月心中暗道：那十二個紅衣少女佈成的劍陣，有如滾輪一般，難道那鐵甲武士，比她們還難對付不成？

他沒有詢問，只是用目光，一掠白玉仙，白玉仙已瞭然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晚輩正想和諸位談談鐵甲武士……」

墨非子步下樓梯，蕭寒月自己忍不住問道：「白姑娘三番兩次提到鐵甲武士，似乎是對他們有着很大的畏懼……」

但見人影飄身一閃，閑雲大師入廳，接道：「包圍荷花樓的人手，全面撤退了，看樣子，他們似是要重新佈署一番，偷得一時空閒，特地下來和諸位一見。」

廳中人齊齊和閑雲大師見禮，連受傷仰臥，盤坐調息的常九和陳抱山，也都頷首和眨眼示意。

閑雲合掌還禮，緩步行近向中天，微微一笑。

向中天沒有解釋，也回報一個微笑。

這相視一笑之間，所有誤會已完全化解於無形之中。

蕭寒月道：「大師和道長及時來援，使我們的實力和信心俱增。」

閑雲道：「施主的劍招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今日一旦決戰，還要仰仗施主。」

蕭寒月道：「大師言重了，蕭某人拚命保命，自當全力以赴。」

白玉仙道：「二先生訓練多少秘密殺手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最厲害的一批人物，叫作鐵甲武士。」

蕭寒月道：「白姑娘再三提出此事，鐵甲武士必有可怕之處，如今大家都在此地，希望白姑娘能有一番詳細的解釋。」

白玉仙道：「就是諸位不問，我也要作一番說明……」

似在整理思緒一般的略一沉思，接道：「江湖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殺手，他們身披重甲，刀、槍不入，個個都力大無窮……」

墨非子道：「身披重甲用於江湖，倒是從未聽過，二先生訓練了這麼一批人手，必有所因。」

蕭寒月接道：「連環馬、鐵甲人，應該是戰陣上的用兵之法，只是稍加變化，用於江湖高手之身。」

白玉仙道：「除了那些鐵甲人刀、槍不入的鐵甲之外，他們還有一點常人不及之處，那就是他們一個個都具有非常的神力，鐵甲構造又奇異，暗藏了彈簧兵刃，隨時可以飛出來傷人。」

閑雲大師點點頭道：「女檀越再想想看。他們創出這樣的鐵甲人，設計出這前所未有的鐵甲，恐怕還有更厲害的作用了。」

白玉仙道：「大師果有非凡的觀察之力，

鐵甲人的可怕處，自不只此。」

墨非子道：「姑娘請說？」

白玉仙道：「諸位想想看，鐵甲人的厲害，如若再配上白羽令門的毒針和霹靂火彈，那豈不是如虎添翼麼？」

這一下，蕭寒月呆住了，鐵甲人配合上了白羽令門中霸道的蛇頭暗器，當今天下還有什麼人敢捋虎鬚，能於抗拒？

「果然是厲害的很……」閑雲大師輕輕吁一口氣，說道：「這個設計倒眞是一位天人，不過，鐵甲人總該也有缺憾之處吧？」

「有……」白玉仙說：「他們的缺憾是行動不便，攻堅決戰，是其所長。」

蕭寒月道：「姑娘可是希望我們放棄此地，突然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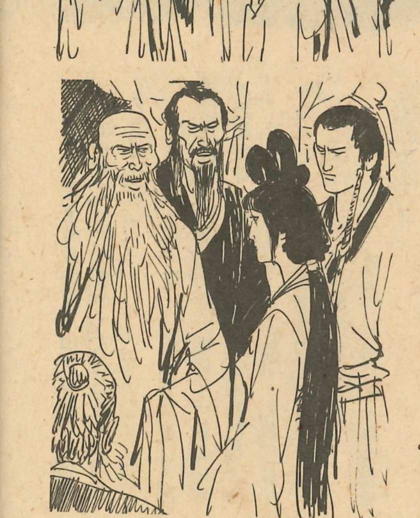
白玉仙神情肅然的說：「如若鐵甲武士出現了，咱們苦守於此，也只是坐以待斃了。」

閑雲大師道：「女檀越再想想，那些鐵甲武士還有什麼特異之處？」

白玉仙有些奇怪的望着閑雲大師道：「怎麼？難道那些特色還不够可怕麼？」

言下之意，頗有質問用心。

閑雲大師微微的一笑，道：「女檀越，貧僧的意思是，對鐵甲武士方面多一分瞭解，就多了一分對付他們的機會。」



白玉仙道：「那請恕晚輩愚鈍，未知大師可否明示詳情？」

閑雲大師道：「有其長，必有其短；鐵甲人多有一分優點，相對的必有一分短處，所以，老衲認爲，由其長處，估其短處，再找出應對的辦法。」

白玉仙道：「領教了……」

語聲一頓，接道：「聽說鐵甲人有很多不同的構造，用處，攻堅對敵，各有特色……」

「就姑娘所知，有什麼不同之處？」問話的是蕭寒月，而且，神情亦顯得十分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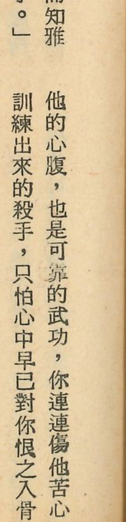
白玉仙道：「有一種噴火鐵甲人，在和人動手之時，可以噴出一種毒火，傷人於二十步內。」

蕭寒月臉色大變，道：「這麼說來，對付鐵甲人確實是一種很難的事了？」

白玉仙說道：「以蕭兄的劍招，和深厚的內力，妾身相信，你是可以對付任何訓練有素，武功高強的殺手，但對付鐵甲人，只怕不容易……」

蕭寒月沉吟不語。

聽到了能噴出毒火的鐵甲人，蕭寒月對付鐵甲人的信心，頓然失去，勇氣盡消。



閑雲大師道：「這麼來說，那些鐵甲人構造不同，有的可以用機簧放出暗器，有的可以噴出毒火……」

白玉仙接道：「正是如此，但由外形上看去，我們無法分辨出，他們那些可以放暗器，那些可以放毒火，對付他們自非易事。」

閑雲大師道：「女檀越，這些鐵甲人能不能飛越屋脊、溝渠……」

白玉仙道：「就我所知，他們可以爬高，用什麼方法我就不知道了？」

閑雲大師道：「女檀越既然早知道有此鐵甲武士，是否已經想過，要如何對付他們的辦法？」

白玉仙道：「晚輩想過，而且想出的辦法還不只一種，只是在此刻此情之下，咱們失去了天時、地利，就想不出什麼特別的辦法來對付他們了。」

閑雲大師沉吟一陣，道：「除了把他們引入流沙、深溝之內，一時間倒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不過，鐵甲人既是刀槍不入，只有削刀如泥的寶刃可以對付，那除了朱姑娘的「銀月飛霜」之外，再無寶刃可用了。以重兵器的猛擊，也許可以生出相當的效果。」

白玉仙道：「別無其他良策，也只好如此了。」

閑雲大師道：「不！他們還有缺……」

「什麼缺點？」

閑雲大師道：「他們身披厚重的鐵衣，轉動不够靈活，用小幅度的急轉身，造成了偷襲機會，然後重重一擊。」

白玉仙道：「大師覺着應擊向何處，可以使他們失去攻擊的力量？」

「女檀越……」閑雲大師微笑說道：「老衲只能猜到，重擊鐵甲人也許有效，至於是否如此，還難斷言。」

蕭寒月突然轉身，向外行去。

白玉仙望着蕭寒月的背影，欲言又止。

蕭寒月快去急回，再進入廳中時，抱了一大堆兵刃進來。

有大刀、長槍、厚背刀等較重的兵刃，放於廳中。

閑雲大師苦笑一下，道：「可以，老衲未帶禪杖……」

蕭寒月接道：「大師，現在不是仁慈的時刻了，如若眞有鐵甲人來犯，還請大師全力施爲。」

閑雲大師點點頭，竟然行過去，撿起一桿長槍和一把厚背大砍刀。

墨非子也還劍入鞘，換了一柄厚背長刀。

蕭寒月把撿回的兵刃，分置廳內，以便取用，然後，把唐明、常九、陳抱山集中在大廳一角，用桌椅把幾人擋起來，道：「三位請盡快調息，恢復體能，希望能在入夜之後恢復體能，鐵甲人並非太難對付，但要選一個適合的地形。」

但見人影一閃，聞百奇疾衝而入。

他動作奇快，但廳中人都是一流高手，每一人的反應都很快速。

聞百奇停下腳步時，發覺了閑雲大師、墨非子、蕭寒月兩柄大刀，一杆長槍，都已指向了他的要害。

原來，蕭寒月也把長劍還鞘，拏了一柄大刀。

聞百奇苦笑一下，說道：「老和尚，我助紂爲虐已有十幾年，今日給我一個贖罪的機會吧？」

閑雲大師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衲很歡迎你及時覺悟。」

聞百奇道：「好！你不計故友千惡，聞百奇死而無憾……」

向中天接道：「怎麼樣？你沒有說服他們麼？」

「是沒有機會跟他們見面……」聞百奇說道：「我匆匆而來，是帶來了一個很不好的消息。」

白玉仙道：「是不是鐵甲武士出動了？」

聞百奇點點頭，道：「不錯，已經出動了，大概就快要逼近荷花樓……」

目光一掠蕭寒月、閑雲大師手執的兵刃，接道：「大概諸位也想到了。」

蕭寒月道：「好！我先去會會他們。」

白玉仙道：「蕭兄，不可逞一時豪勇而誤了大事，你是咱們生死的希望所寄，一旦有所失落，對咱們心理的打擊太大了。」



蕭寒月道：「我會小心應付，請妳不用担心。」

朱盈盈道：「蕭大哥，這個給你！」

遞上來手中的「銀月飛霜」。

蕭寒月笑道：「盈盈，妳練的手法熟練尤勝於我，還是留着自己用吧！」

朱盈盈道：「蕭大哥，我……」

「我會小心，咱們今日能否抵擋鐵甲武士，保住常兄等人性命，要看你的了？」

朱盈盈呆了一呆，道：「我那有這麼大的本領？」

蕭寒月道：「不要妄自菲薄，妳手中兵刃鋒利無匹，切金斷玉，發出時的旋轉之力十分强大，已到無堅不摧之境，所以，妳的責任最重大。」

朱盈盈略一沉吟，道：「要我作什麼？大哥吩咐吧！」

蕭寒月說道：「妳守在大廳之中，最好能隱身暗處，選擇最適合的時機，發出『銀月飛霜』。」

也許是車上人發現了蕭寒月，收韁停下，也可能是他們已經到了適當的距離。



朱盈盈本是極端聰明的人，聞弦歌而知雅意，點點頭，道：「我明白大哥的意思了。」

「好！那護守大廳的事，就交給妳了？」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大哥放心，我當盡全力，不會讓你失望。」

白玉仙接着問道：「聞老，來了多少鐵甲武士？」

聞百奇道：「三輛篷車。」

向中天道：「一輛車上坐一至兩人，來的最多六個，最少三人。」

聞百奇道：「一下子出動了三至六個鐵甲人，二先生似是已經準備把咱們全部毀在這裏了。」

白玉仙道：「諸位已經知道鐵甲人的厲害，希望大家能够合作對敵，彼此救援，免得傷亡。」

這時，已經隱隱聽到了車輪之聲。

蕭寒月突然哈哈一笑，道：「白姑娘，妳發覺了一件事沒有？」

白玉仙道：「什麼事？」

蕭寒月說道：「二先生在表面上不在乎我們傷害他訓練成的殺手，事實上，他却心疼得很……」

白玉仙接道：「他怎麼會不在乎？那才是他的心腹，也是可靠的武功，你連連傷他苦心訓練出來的殺手，只怕心中早已對你恨之入骨了。」

蕭寒月道：「此次，他動員鐵甲武士，用心也可能在對付我，我先出去見識一下。」

白玉仙道：「走！我陪你。」

她忽然之間，勇氣百倍，對鐵甲武士的那種畏懼，也似乎在蕭寒月的影响之下，消失了大部份。

閑雲大師道：「老衲替兩位掠陣。」緊隨蕭寒月、白玉仙身後，行出廳門。

墨非子道：「向兄、聞兄，不能亂了章法，聞兄、向兄請守在廳中以便接應，順便監視後門，貧道上樓頂，防敵由上而下。」

他身佩長刀，手執大刀，舉步上樓。

向中天低聲說道：「老聞，咱們對敵時，不可硬拚，如眞有鐵甲武士衝了進來的話，咱們誘他走動，給朱姑娘施展『銀月飛霜』的機會。」

聞百奇點點頭。

坦誠相見，羣豪已取得了彼此合作的心靈默契。

蕭寒月步出廳門，抬頭看去，只見三輛馬車，正向荷花樓馳了過來。

蕭寒月心中估計，篷車停留的地方，距離荷花樓大約有三十丈左右。

他目力過人，看的十分清楚，車簾啓動處，走下來一個全身閃光的鐵甲人。

整個人的頭臉部在一層光亮，特製鐵帽包護之下，就外表看去，果然找不到一點暴露在鐵甲外的肌膚。

這麼樣一個人，要想傷他，實在不易。

因爲，就目光所及之處，幾乎是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

（未完・四十六）

俠情倫理中篇連載

酒·色·財·氣(二)

文·戈飛
圖·金可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義無反顧」顧不全在小鎮上一家飯店吃了飯後，正想出門，見龍門帮副帮主丘飛抱着一個小女孩叫白棗兒進來，要求「醉而不俠」譚盡拯救白棗兒，譚盡早知是什麼一回事，拒絕答應，丘飛自戕身亡，譚盡亦不顧而去，顧不全看在眼裏，只好將白棗兒帶在身邊，在紅樹坡「聞香下馬」的酒館找到了譚盡，想知道白棗兒的身世，而譚盡只知丘飛闖了禍，對白棗兒的身世一無所知，亦拒絕了顧不全所請，顧不全乘機溜走，此時來了「多多益善」金不嫌帶「張家神彈」昆仲來要那白棗兒，雙方發生搏鬥，顧不全暗中協助將張氏兄弟趕走……

萬兩金易得

顧不全一到了譚盡的身邊，譚盡便將白棗兒向前一送，道：「還給你！」

白棗兒本來是緊摟譚盡頸子的，可是她小小年紀，力道怎能和一等一的高手，醉而不俠譚盡的力道相比？是以譚盡把她向前一送，她的雙臂，立時鬆開來，那一鬆之力，令得她臂骨生痛，她立時哭了起來。

譚盡已將白棗兒送了顧不全的身前，這一個行動，雖然出乎顧不全的意料之外，但是顧不全也立時準備伸手去接了。

可是，白棗兒「哇」地一哭，譚盡看到白棗兒扁着嘴，擠着眼，哭起來的那副怪相，心中憐惜之意大生，就在顧不全伸手要接過白棗兒之際，他手臂一縮，又將白棗兒摟在懷中。

顧不全又呆了一呆，這時，只聽得金不嫌在牆外，怪聲怪氣叫道：「酒鬼，你走不了啦！」

譚盡向顧不全問道：「他請了什麼帮手？」

活寶貝難求

顧不全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到有一輛金頂的馬車，旁邊站着四個黑衣人，可能是一個高手在車中！」

顧不全說的話，還未曾說完，譚盡的面上，已經變了色，轉身便奔到了土牆腳下。

譚盡一奔到土牆下，顧不全立時跟了過來。

顧不全才一趕至，譚盡便道：「你先跳出去，替我開路，我和白棗兒跟着就來了。」

顧不全號稱「義無反顧」，在那樣的情況之下，就是譚盡叫他用頭向牆上撞去，他也不會遲疑，是以他立時提着刀，身子略矮，「呼」地一聲，便已竄過了牆頭，一待他竄過了牆頭，譚盡却轉身跑，奔進了店堂之中。那時，店堂中一人也無，譚盡直奔到窗子前，身形在窗中，穿了出去。

顧不全一跳出矮牆，就看到那輛馬車，仍然停在不遠之處，整個車頂，金光閃

閃，極其奪目，車旁兀立着幾個人，金不嫌就在車前，大聲叫嚷，顧不全一掠了回來，金不嫌叫道：「什麼人？」

顧不全大聲叫道：「義無反顧！」

金不嫌一笑，問道：「你怎麼也在這裏！」

顧不全說道：「你來得，我怎麼來不得？」

金不嫌笑道：「你粗聲粗氣作甚，我與你難道有什麼仇恨麼？」

顧不全不禁陡地一怔，他早已將金不嫌看作敵人，因爲金不嫌受人金銀，要奪白棗兒，直至此際，金不嫌那樣一說，顧不全才突然想起，金不嫌要找的是譚盡，他並不知道，白棗兒是由自己的手中，交到了譚盡手中的！當然，金不嫌沒有道理和自己爲敵！

是以他立時笑道：「是啊，我和你爭什麼，眞是好沒來由！」

他一面說，一面連回頭看了兩次，却不見譚盡跳了出來，他的心中已知上了譚盡的當，譚盡將自己騙了出來，他却不知揀什麼路逃走了！

但是顧不全的心中，却也並不怪譚盡，因爲白棗兒也被譚盡帶走了，譚盡的武功比他高，白棗兒和譚盡在一起，却要安全得多！

金不嫌問道：「你從裏面走出來，可曾見那死酒鬼？」

顧不全說道：「見到了，他傷了三個人——」

顧不全一句話還未講完，張氏三兄弟，也已從土牆上翻了出來，叫道：「金朋友，莫聽他的，他和醉而不俠，正是一道的！」

金不嫌立時怪叫了起來，顧不全一見事情瞞不過去了，大喝一聲，一刀便向金不嫌頭上砍下，金不嫌倏地掣出短劍來，向上便接，「錚」地一聲響，刀劍相交，顧不全只覺虎口一陣發麻！

看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出刀出劍的勢子，好像是顧不全的刀勢，沉猛有力得多，但是事實上，金不嫌的內功，却在顧不全之上！

顧不全連忙撤刀，金不嫌短劍向前一送，劍尖也直抵到了顧不全的胸前，顧不全着地便滾，總算給他逃開了金不嫌的那一劍。

金不嫌還待再趕了過來，可是他才踏出了一步，便聽得那輛車中，傳出一個十分柔和動聽的女子聲音來道：「別打了，白棗兒呢？」

那柔和動聽的女子聲音一傳出來，金不嫌那一劍，本來是正向前，疾刺而出的，這時，突然硬生生地撤了回來，顧不全趁機躍起，大口喘氣。

金不嫌一撤劍回來之後，便向着那輛馬車，體態看來，像是十分恭敬道：「那要問姓顧的！」

馬車中再度傳出那柔和動聽的聲音來，道：「顧朋友，請過來！」

這時候，金不嫌和馬車中的女子是一伙，那實是再也明白不過的道理，顧不全雖然心急，但是也決不是渾人，焉有看不出來之理？照說，他是絕不應該走向前去的。

可是，自車裏傳出的聲音，雖然是簡簡單單的六個字，而且聲音很柔軟，絕對沒有呼喝命令的成份在內，可是，却又偏偏含有一股使人難以抗拒的力量在，顧不全在陡地一呆之後，不由自主，向着那輛馬車，大踏步走了過去。

直到他來到了馬車之前，他才陡地想起，自己怎麼那樣毫無戒備，便來到了車前？

．他一想到了這一點，立時橫刀當胸，小心翼翼。

聽得車中那女子道：「顧朋友，白棗兒呢？」

顧不全道：「我不知道。」

顧不全爲人極直，他絕少講謊話，這時，他的確不知道白棗兒到了何處，他只知道白棗兒在醉而不俠處，至於譚盡到了何處，他是不知道的。

他的話一出口，只聽得車廂之中，傳出了一下幽幽的嘆息聲，那一下輕嘆聲，顧不全是粗人，不懂得什麼憐香惜玉，但是聽了之後，也覺得心向下疾沉了一沉。

隨着那一下輕嘆聲，又聽得那女子說道：「顧朋史，你可帮帮忙，找回白棗兒來？」

顧不全一呆，道：「你是誰？」

車廂中又是一聲長嘆，接着，遮住車門的細竹簾，便慢慢地向上，捲了起來。

細竹簾一捲起，顧不全立時看到，車廂中的陳設，更是華麗，那些綾羅錦緞，閃閃生光，顧不全連名堂也叫不出來，車廂中，有一個女子坐着。

顧不全只不過向那女子看了一眼，他心頭又怦怦亂跳了起來！

那女子約莫二十五六年紀，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白衣，眉目如畫，美麗得像是畫上的美人兒一樣，只見她秀眉微蹙，像是有什麼重大心事一樣，顧不全一看，俠義之心，便已油然而生！

那女子纖纖素手，拉住了竹簾上的繩子，又嘆了一聲，道：「我叫雪娘——」

那女子這四個字才出口，顧不全便「啊」地一聲，叫了起來，說道：「雪娘，我聽得白棗兒說起過你，她說，你對她最好！」

雪娘柳眉微揚道：「顧朋友也見過白棗兒？」

這時候，要是白棗兒還在顧不全懷中的話，顧不全早已將白棗兒雙手送到雪娘的面前去了，但是白棗兒却不在他的手上，是以他頓足道：「唉，白棗兒一直是跟着我的，可惜我又將她交給了醉而不俠譚盡！」

雪娘雙眉深鎖，道：「顧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找回白棗兒來？」

顧不全在那剎間，完全忘了白棗兒究竟有什麼離奇身世一事，他將自己的胸前，拍得「蓬蓬」作响道：「自然可以，包在我的身上，這是義無反顧之事！」

雪娘微微一笑道：「好，那就請顧朋友快去，我在此相候！」

顧不全大聲答應着，轉過身來，他一眼看到金不嫌就在自己的身後，向金不嫌瞪了一眼，立時撒開大步，便向客店之中，奔了過去。

顧不全一走，金不嫌就來到了車前，

低聲道：「雪姑娘，他能不能找回白棗兒來？」

雪娘望着顧不全的背影，道：「那總比他與我們爲敵好得多了，譚盡還在酒舖中麼？」

金不嫌忙道：「我去看看！」

他一面說着，一面也一個轉身，奔了開去。

却說顧不全衝進了酒舖之中，早已不見了譚盡的影子，只見一個酒保，自桌下探頭探腦，向外張望，顧不全大喝一聲，道：「譚大俠呢？」

那酒保指着譚盡離去的窗口道：「他……自這窗口，跳……出去了。」

顧不全不等那酒保講完，身形拔起，也從那窗口之中，跳了出去，向前疾奔而出，窗外有一條迤邐的小路，轉眼之間，顧不全便已奔出了里許，他一心只盼快快將譚盡追了回來，是以奔得十分快。

他正在奔着，忽然聽得小路旁的草叢之中，傳出了一聲低呼，道：「顧不全，你亡亡如喪家之犬，却是爲了什麼？」

顧不全一聽得那正是譚盡的聲音，心中不禁大喜，立時站定了脚步，轉頭循聲看去，只見譚盡撥開草叢，探出頭來，顧不全忙道：「白棗兒呢？」

譚盡將手指放在唇上，「噓」地一聲，道：「低聲些，她睡着了！」

顧不全忙踏前兩步，果然看到，白棗兒睡在草上，長長的睫毛在閃動着，想是草刺在她的身上，覺得癢癢，是以她那雪白的小手，正是在搔着，看來極其有趣。

顧不全不禁笑了起來，道：「好了，現在可以將白棗兒還給她的親人了！」

譚盡一呆，道：「她的親人，是什麼人？」

顧不全已俯下身來，伸手去抱白棗兒，他一面說道：「我也不知道她是誰，但是白棗兒說，雪娘對她最好，現在雪娘來了，我自然抱回去給她。」

顧不全已快要抱到白棗兒了，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譚盡哼了一聲，突然之間，一拳打出！那一拳，正是擊向顧不全的胸口！

顧不全做夢也想不到，譚盡竟會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突然給了他一拳，莫說他的武功，本來就及不上譚盡，就算他武功比譚盡高，也是逃不過去，是以聽得「蓬」地一聲響，一拳已擊了個正着。

那一拳的力道，還着實不輕，擊得顧不全老大的身軀，自草叢之中，直飛了出來，剎那之間，顧不全眼前，金星直冒，他一面在哇呀大叫着，一面還聽得譚盡在狼狽地罵着他道：「你這個混蛋！」

顧不全「砰」地一聲，跌在路上，好在他皮堅肉厚，才一跌倒，便一骨碌地爬了起來，只見譚盡已抱起了白棗兒，白棗兒也被嚇醒了，小手臂摟住了譚盡的頸子，小眼珠骨碌地轉着，現出十分驚恐的神態來。

顧不全無緣無故，被譚盡打了一拳，心中正是怒不可抑，可是，他一看到了白棗兒的那種神情，怒意便消了一大半道：「酒鬼，你和我都不捨得白棗兒，但是不還給人家，却也不行！」

給人無緣無故地打了一拳，却還那樣好聲好氣，和人說話，那可以說是顧不全一生之中，從來也未曾有過之事。可是譚盡却打了人，還像是十分理直氣壯一樣，一瞪眼，喝道：「混賬東西，快跟我來！」他一面說，一面身形掠起，已直奔了出去，顧不全雖然莫名其妙，但是白棗兒在譚盡的手中，他却是也非跟上去不可，是以緊隨在後。

兩人一前一後，轉眼之間，又奔出了里許，譚盡轉進了另一條小路，再奔出半里許，譚盡已奔進了一座小小的，十分破敗的土地廟之中。

顧不全跟了進去，譚盡喝道：「將門關上！」

顧不全呆了一呆，果然關上了門，這時，天早就黑了，廟門一關，廟中更是黑黝可以，祇聽得白棗兒叫道：「我怕黑，我怕黑！」

顧不全忙幌着了火摺子，他看到神案之上，有一盞油燈在，便點燃了油燈，廟中總算有了昏黃的燈光，顧不全心已急得不可耐，一點着了燈，他便道：「白棗兒，雪娘來了，你可想見她？」

白棗兒一聽，立時咧嘴哭了起來，道：「雪娘，我要雪娘，我要雪娘！」

他一面哭着，一面自譚盡的懷中掙了下來，奔向顧不全，顧不全忙蹲下身來，白棗兒撞進了他的懷中，叫道：「快帶我去見雪娘，我要雪娘！」

顧不全抱起了白棗兒，道：「別哭，我這就帶你去！」

他一抱起白棗兒，便轉身向外走去，他才走了一步，便陡地一呆，只見醉而不俠，面色鐵青，守在門口，阻住了他的去路。

顧不全疾然道：「你……作什麼？」

譚盡厲聲喝道：「你這天下第一大混帳，你可知道白棗兒的事情？瞧你樣子也還像個人，却不料你也是那種不要臉的畜牲！」

顧不全給譚盡罵得狗血噴頭，但是却罵得他莫名其妙，一時之間，只是翻着眼，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呆了片刻，才緩過氣來，反罵道：「酒鬼，你莫不是見到了十七八個大頭鬼？白棗兒要見雪娘，我抱她去，又有什麼不對了，要你狂吠！」

譚盡忽然之間，雙手握拳，在自己的胸口，搥打了起來，他打得還十分大力，蓬蓬有聲，顧不全眞怕他的肋骨，給他自己打斷，忙叫道：「酒鬼，你有什麼不對頭，可是瘋了？」

譚盡的雙眼，瞪得比銅鈴還大，尖聲道：「我在怪我自己，爲什麼要管這閒事，他奶奶的，事情和我有什麼相干，我日子過得多麼逍遙，爲什麼要去淌這渾水，我何不由你將白棗兒交給那女人！」

顧不全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說道：「本來嘛，你由得我將白棗兒交給雪娘好了！」

可是譚盡像是未曾聽到顧不全的一樣，他只是盯住了白棗兒瞧着，白棗兒被他一頓搥胸頓足，也驚駭得哭不出聲來了！

譚盡望了白棗兒半晌，才長嘆了一聲，道：「這小女娃，唉，我又怎能眼看這小女娃去送死？」

顧不全一聽，嚇得整個人都爲之一震

道：「你……在胡說什麼？」

譚盡仍然是未曾聽到顧不全的話一樣，他苦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望着白棗兒，說道：「白棗兒，你可知道，我一生之中，從來也未曾爲別人做過一件什麼事情？」

白棗兒睜大了眼，眼中仍帶着淚花，她搖了搖頭，她自然不知道譚盡那樣說是什麼意思。然而顧不全却是明白的，因爲譚盡若是肯爲別人做事，那麼，他也不會有「醉而不俠」這個外號了。

譚盡又嘆了一聲，道：「可是現在，我却要爲你，破一破例了，他奶奶的，天知道是爲了什麼！放着逍遙自在日子不過，却要自找痲煩！」

顧不全的心中，納悶到了極點，他又是個性急異常的人，實在蹩不住了，大聲道：「酒鬼，你究竟瘋瘋癲癲，在說些什麼？」

譚盡面色一沉，道：「顧兒，你可知道，神劍手丘飛想求我的是什麼事？」

顧不全在突然之間，聽得譚盡稱他爲「顧兒」，他也不禁一呆，心知事情一定極其嚴重，否則譚盡萬萬不會那樣稱呼自己的。

他忙道：「我不知道！」

譚盡伸手指着白棗兒，白棗兒又哭了起來，蹬着小腿，道：「我要見雪娘！」

譚盡伸手入懷，取出了一隻小玉瓶，傾出了一粒小小的藥丸來，用手指拈着，道：「白棗兒，你別哭，我給你吃一樣好吃的東西！」

他將那藥丸送到了白棗兒面前，白棗兒果然止住了哭，譚盡伸指一彈，便將那藥丸，輕輕彈進了白棗兒的口中，白棗兒嚼了一下道：「不好吃！」

譚盡忙道：「你多嚼幾下，味道就來了！」

白棗兒嚼了幾下，道：「仍是不好吃，我要去見雪娘——」

她才講了兩句話，突然頭向旁一側，便沒有了聲音，顧不全向她一看，只是她雙目緊閉，搖了搖她，也是毫無反應，顧不全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剎那之間，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抬起頭來，望着譚盡，張大了口，但是因爲他實在驚駭太甚，一句「你給她吃了什麼」，在他的喉間打着轉，可就是說不出來。

譚盡用手托着白棗兒的頭，將白棗兒的頭抬了起來，又立時攤開了手，白棗兒的頭又垂了下來，譚盡笑道：「這迷藥眞還不錯！」

直到譚盡這一句話出了口，顧不全才哇地一聲，叫了出來，他雙手抱着白棗兒，無法向譚盡進攻，急切之間，隨着「哇」一地一叫，身子向後一仰，用力一脚，已向譚盡踹了出去！

譚盡就站在顧不全的身前，看來，顧不全踢出的一脚，譚盡是萬萬逃不過去的了，而譚盡也沒有躲避，他只是在剎那之間，伸手在自己腰際的那隻鐵葫蘆上，拍了一下，那一拍，令得鐵葫蘆轉到了他身前來，恰好迎上了顧不全的那一脚。

顧不全本來是一脚踹向譚盡腰際的，及至他發覺自己那一脚，根本踢不中譚盡，只不過是踢在他腰際所懸的鐵葫蘆上，想要收回脚來時，如何還來得及？電光火石之間，只聽得「砰」地一聲響，痛得顧不全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

顧不全只覺得自己的五隻脚趾，痛得幾乎要根根斷折一樣，而就在這時，譚盡伸手一撈，却已抓住了他的足踝。顧不全抱着白棗兒，一隻脚又被譚盡撈住了足踝，實是狼狽，蹩不住又大叫了起來。

譚盡喝道：「你瘋了，這樣哇呀大叫，想引人來麼？」

顧不全厲聲道：「你才瘋了，如何給白棗兒吃迷藥，連白棗兒你也忍心害她，你還是人不是？」

譚盡瞪着眼，道：「誰說我要害白棗兒？」

他們兩人正在爭吵着，忽然聽得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來勢極快，譚盡忙道：「你別亂來，我爲白棗兒，什麼事都肯做，有人來了，我們先躲一躲！」他一面說，一面手向前一送，顧不全的身子，立時向後，倒翻了起來。

顧不全的那一翻，翻得十分巧妙，他雖然凌空翻起，但是他懷中的白棗兒，却仍是安然無恙，而他在落地之後，已經到了草叢之中。

他才一落進了草叢之中，馬蹄聲也已來到了近前，他在草叢中向外看去，只見譚盡當路站着，正拔開了鐵葫蘆的塞子，湊向口中，骨都骨都地灌着酒，而那一騎，也來到了近前，顧不全也看到了，馬上騎的，不是別人，正是金不嫌多多益善。

顧不全吸了一口氣，又低頭向懷中的白棗兒望了一眼，探了探她的鼻息，白棗兒的氣息，倒是十分均勻，看來不像會有什麼事。

顧不全心知，連「醉而不俠」譚盡，也肯出手管閒事了，他必然沒有再害白棗兒之理，他暫且也放下心來，又抬頭向外望去。

只見金不嫌疾馳到了譚盡面前，翻身下馬，雙手一拱，道：「譚兄好啊！」

譚盡放下了鐵葫蘆，抹了抹口，冷冷地道：「有什麼不好？就是見了你這只貪金銀的臭東西，只怕要倒上十天八天的楣了！」

金不嫌笑嘻嘻道：「聽說小女孩在你手中！」

譚盡也不出聲，只是翻着一對白多黑少的眼睛，眼珠兒向着天，一臉不屑的神色，金不嫌仍然笑着道：「譚兄，那小女孩和你毫無淵源，你又是出了名的醉而不俠，這樣好了，我邀你回我的金銀莊去，我莊中有窖藏的各地美酒，由得你去喝一個夠！」

譚盡的臉上，本來是一副愛理不理的神色的，可是他一聽得金不嫌那樣說，便立時換了一副神情，眼中也現出一種十分奇怪的光彩來。

顧不全在草叢中，一看到那樣的情形，心中不禁叫了一聲糟糕！那金不嫌多多益善，可以說是武林中的首富，他居住的那所莊園，直接了當，就喚做金銀莊。在莊中也不知收藏了多少金銀珠寶，他莊中，藏有各地的美酒，當然也不是什麼出奇之事，只怕譚盡受不起這個誘惑，那就大

糟而特糟了！

可是，就在顧不全那樣想之際，事情却又有了變化，只見譚盡的臉上，現出了十分痛苦的神情來，緩緩地搖了搖頭道：「你窖藏的美酒之多，雖然天下知名，但是却也打動不了我的心！」

金不嫌的神情古怪之極，但是他像是不在望着一個人，而像是望着一個妖怪一樣！

金不嫌用金銀莊中窖藏的美酒去引誘譚盡，譚盡竟然絲毫不動心，這在金不嫌來說，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金不嫌還記得，他第一次和譚盡相會，便是譚盡慕金銀莊上的藏酒之名，帶了一車白銀，前來莊上，只求能以這一車白銀，換窖藏的各種美酒，每一樣都給他喝上一口。而當金不嫌帶着譚盡到了藏酒的大地窖中時，譚盡那種如痴如醉的情形，金不嫌也不容易忘記。

可是如今，譚盡竟一口回絕了他的條件，這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

金不嫌呆了半晌道：「譚兄，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那女孩比我莊中的美酒更能打動你的心？」

譚盡臉上的神情，本來是極其痛苦的，想來那自然是他要下極大的決心，才能拒絕金不嫌的引誘之故。可是這時，他却又突然笑了起來，一望便知，他的笑容，是從他心底深處，直透了出來的，他道：「金不嫌，你可是未曾見過白棗兒？」

金不嫌呆了一呆道：「未曾。」

譚盡立時轉過頭來道：「顧不全，將白棗兒抱出來，給他瞧瞧！」

顧不全躲在草叢中，冷不防譚盡竟叫他抱着白棗兒走出去，嚇了他一大跳，但是他隨即想到，譚盡的武功極高，只有他一個，金不嫌也不是敵手，何況還有自己，就算走出去，又有何妨？是以，他大聲答應着，抱着白棗兒，便走了出去，一直來到了金不嫌和譚盡兩人的面前，金不嫌立時向顧不全懷中的白棗兒望來，他一看到白棗兒，便自一呆，聲音也自然而然，低了許多道：「她睡着了！」

白棗兒雖然是被譚盡的昏睡藥弄得沉睡的，但是她的睡態，還是極其可愛，胖肥肥的手握着拳，金不嫌捏了捏她的小手，抬頭道：「這孩子眞可愛！」

譚盡道：「金不嫌，如果這孩子是你的，有人給你十萬金子，你換不換？」

金不嫌連想也未曾想，便脫口道：「不換！」

他在「不換」兩字，出了口之後，又呆了一呆，隨即喃喃地道：「十萬両金子啊，眞不少！」接着，他又搖了搖頭，道：「還是不換！」

譚盡又道：「你可以不要十萬両金子，我自然也可以不要你莊上的美酒。」

金不嫌一怔，道：「這是什麼話，這孩子又不是你的，你犯得着麼？」

譚盡道：「孩子不是我的，但是我已十分喜歡她，將她當作是我自己的女兒一樣！」

金不嫌又低頭看了看白棗兒，輕輕扭着白棗兒的面頰，道：「眞的，這女娃子逗人喜歡得很。」

譚盡的聲音突然變得十分低沉，道：「金不嫌，可是你却爲了五千両銀子，就想殺死這樣可愛的小女娃！」

金不嫌像是刹那之間，被燒紅了的鐵塊，烙了一下一樣，疾跳了起來，罵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給我十萬両金子，我也捨不得殺她！」

他一面罵着，一面瞪着譚盡，然後又轉向顧不全，厲聲道：「將孩子給我，誰要是想害這孩子，我就和他拚命！快快給我！」

他的雙手伸出來，顧不全後退一步，和譚盡互望了一眼，道：「且慢！」

譚盡也身形一閃，閃到了金不嫌的身前，道：「那麼你來作甚？」

金不嫌道：「我來就是要向你要這小女娃！」

譚盡道：「可是有人出了五千両金子，叫你找回這小女娃的？」

金不嫌道：「自然是了，這小白棗兒是跟雪娘長大的，就是雪娘出五千両金子叫我送她回去的。」

這時，顧不全的心中，也充滿了疑惑，因爲他在白棗兒的口中，知道那個雪娘的女子，對她十分好，而白棗兒在昏睡不醒之前，還嚷着要見雪娘，何以譚盡竟將這件事看得那麼嚴重，好像白棗兒一見到了雪娘，就會有殺身之禍一樣！

顧不全性子最急，他心中一有疑問，立時就想問出來，他忙道：「這——」

可是他只說了一個字，譚盡已先開了口，向着金不嫌，惡狠狠問道：「你知道雪娘是什麼人？」

金不嫌道：「知道，她是天香宮的總管！」

在一旁的顧不全，一聽得金不嫌那樣說，他不禁呆了，眼瞪得比銅鈴還大，口張得可以吞下一隻貓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是見過雪娘的，那個像是天上的美人兒一樣的女子竟是天香宮的總管！

天香宮！雖然這時正是深暑天氣，也沒有什麼風，但是顧不全一想到了天香宮三字，還是不由自主，身上起了一陣寒意！他也立時想起了武林中的幾句話來！酒色財氣，八邪結義，不及天香一衣，這幾句話，不明內情的人，還眞不容易聽得明白，但武林中却人人皆知！

那「酒色財氣」，是指四個武林一流高手，他顧不全也是其中之一：「酒」是「醉而不俠」譚盡；「色」是「粉面玉郎君」；財便是眼前這位金不嫌，氣就是他「義無反顧」顧不全了！

而「八邪結義」，則說的是八個頂尖兒的邪派高手，這八個邪派高手，各行其事，自然沒有結義之事，但是幾句話的意思却是，就算酒色財氣，四大高手加在一起，就算是八大邪派高手結義，加起來，也比不上天香一衣——天香宮根本不必派人出來，只消抖出一件衣服來已經足以震懾武林了！

那樣說法，自然是因爲天香宮的主人，天香老人，武功實在高得不可思議之故，是以別說是天香宮的高手，就是天香宮中的一件衣服，也已無人能敵了，而如今，雪娘竟是天香宮的總管！

雪娘是天香宮的總管，那麼白棗兒自小由雪娘看着長大，白棗兒又是天香宮中

的什麼人？

如果白棗兒和天香宮有淵源的話，那麼，還有什麼人敢對她不利？

一時之間，顧不全的心中，被各種各樣的疑問堵塞着，他性子又急，也不知道先問那一個問題才好。正在焦急時，只聽得譚盡又一連串地責問着金不嫌，道：「你知道雪娘是天香宮的總管，你可知道爲什麼她一定要追回白棗兒？你又知不知道，白棗兒到了她的手中會怎樣？你可知道，神劍手丘飛爲什麼會在我面前自盡，他奶奶的你知道個屁！」

金不嫌被譚盡問得啞口無言，顧不全實在憋不住了，他罵道：「他媽的，你怎麼盡問不說？」

譚盡的面色一沉，看來他像是正要開口了，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遠遠有馬蹄得得聲，車輪轔轔聲，傳了過來，金不嫌失聲道：「她來了！」

譚盡也忙道：「快躲起來！」

顧不全儘管急於知道事實眞相，可是「酒色財氣，不如天香一衣」，他却也不敢不躲，一時之間，三大高手，一起躲進了草叢之中，金不嫌將他的馬，遠遠地趕走。

他們躲進了草叢中不久，只聽得車聲，漸漸近了，果然便是雪娘的那輛馬車，駛了過來，一個虬髯大漢趕着車，轉眼之間，就駛過去了！

等到車子轉遠，譚盡才低聲道：「跟我來！」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已向前，竄了出去，一口氣奔出了十來里，到了一個小山坳之中。

那小山坳之中，有一股清泉流下來，注在一個丈許見方的水潭之中，淙淙有聲，十分清幽。一進了山坳之中，金不嫌便發話道：「喂，姓顧的，也讓我抱抱這小女娃好不好？」

顧不全略一猶豫，又向譚盡望了一眼，雙手抱着白棗兒，就向金不嫌送了過去，白棗兒服了譚盡的一顆藥，仍然沉睡着，呶着嘴，樣子十分可愛，金不嫌接了過來，在手中掂了掂，又將白棗兒的臉，貼在自己臉上，他忽然笑了起來，道：「他奶奶，到今天我才知道，天底下還有比黃金更可愛的東西！」

譚盡和顧不全兩人一聽，都笑了起來，顧不全一面笑，一面「咭」地一聲笑道：「她不是東西，是人！」

金不嫌望着白棗兒，忽然長嘆了一聲，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道：「眞奇怪，這小女娃兒和我們非親非故，何以我肯爲了她不要黃金，醉而不俠爲了她，竟肯放棄我莊中美酒的機會？」

顧不全忙向譚盡望去，想聽譚盡如何回答，却見譚盡的臉上，也是一片茫然之色，顯然是他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

顧不全等了片刻道：「像這樣的孩子可以說人見人喜，你們兩人，平日雖然多行不義，但究竟人性未泯，所以爲了她，就可以不要黃金萬両了！」

顧不全雖然性急，粗魯，但是他這幾句話，却是說得直接了當，直說進了譚盡和金不嫌兩人的心坎之中，兩人不約而同，一起嘆起氣來。金不嫌將白棗兒放在膝上，還深恐白棗兒睡得不舒服，輕輕地撫着她。他抬起頭來，道：「可是如果說，像雪娘那樣的美女，竟會和白棗兒過不去，也令人難以相信！」

顧不全立時也向譚盡望了過去，因爲白棗兒的身世遭遇，在他們三人之中，只有譚盡一人知道。

只見在星月微光之下，可以看出，譚盡的神色，十分嚴肅，他壓低了聲音，道：「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不管則已，要管就得管到底，說不定連自己的性命，都得賠上，誰不願意做，只管離去！」

顧不全站着，金不嫌坐着，譚盡的話，已說得十分明白，兩人也知道，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譚盡也決不會虛言恐嚇的，可是他們却都沒有離去的意思。

山坳中十分靜寂，停了好半晌，譚盡才說道：「半個月前，我第一次見到龍門幇幇主安泰寶，白棗兒就是在安泰寶的身邊。」

譚盡才講了一句話，金不嫌便吃驚道：「龍門幇的安幇主已經死了，你們可知道麼？」

顧不全聽得龍門幇主安泰寶的死訊，心中着實吃驚，因爲龍門幇是黃河上下，第一大幇，人多勢衆，安泰寶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八邪之一，武功極高，他的死訊，應該是轟動武林的一件大事。但是顧不全還是急於聽譚盡說下去，是以他瞪着眼道：「他奶奶的，你別打岔好不好？」

金不嫌立時想發作，可是一樣急於知道其中的經過，是以並沒有發作出來。

譚盡苦笑了一下，道：「當時，我聽得安泰寶一說，就知道他離死不遠了！」

顧不全和金不嫌兩人齊聲道：「爲什麼？」

譚盡道：「當時，是他着人來請我到龍門幇總壇去的，他打發來請我的人說，安幇主有事和我商量，我與安泰寶素無往來，但是來人說得十分懇切，我就只好去走一遭，見了安泰寶，安泰寶抱着白棗兒，當時白棗兒正沉睡着，我也未曾仔細看她模樣，安泰寶一見到我，就請我留在幇中幇手！」

顧不全性急，忙又問道：「爲了什麼事？」

譚盡却敘述得十分詳細，道：「當時我就道：『安幇主取笑了，龍門幇中，高手如雲，何必還要我這個只知道喝酒的人來幇手？』安泰寶的臉色却十分嚴肅，他拍着懷中的小女娃，道：『譚兄，我惹了一件麻煩，前兩天，有一個身受重傷的人，抱着這孩子，到我這裏來，他到這裏時，已是只剩下一口氣了，他將孩子給我，說這孩子，是自天香宮中帶出來的，爲了救這個孩子，他們已死了五個人，他也只剩下一口氣了，天香宮的總管雪娘，正在尋這個孩子！』」

顧不全「唉」地一聲，頓足道：「說了半天，這孩子究竟是天香宮什麼人？」

譚盡却自說下去，道：「當時我一聽事情和天香宮有關，掉頭就走。三天之後，我遇到神劍手丘飛，已知道安泰寶遇害一事，丘飛想將孩子交托給我，但是給我一溜烟地走了，直到他第二次找到我的時

侯——」

譚盡講到這裏，抬頭向顧不全望了一眼，道：「就是在那個小飯店中，你也在場。」

顧不全點着頭，神情駭然，道：「丘飛爲了救白棗兒，竟不惜自殺求情！」

譚盡搖頭道：「不然，這其中有一重隱情，你不知道，我却第一次見到丘飛時，已知他非死不可的了！」

金不嫌和顧不全兩人，同聲問道：「却是什麼原因？」

譚盡沉聲道：「我第一次見丘飛，已見他在吸氣之際，太陽穴上，現出一股紫氣，那是他已經中了一掌紫氣摩雲掌的跡象！」

金不嫌和顧不全一聽「紫氣摩雲掌」五字，不禁陡地吹了一口氣，面面相覷，神情駭然。

譚盡又道：「那紫氣摩雲掌，乃是天香宮的絕技之一，中掌之人，在十五日之後，傷才發作，骨節根根散裂，受盡無窮痛苦而亡，你們想想，一樣是死，丘飛自樂得一劍將自己戳死算了！」

顧不全想起當時的情形，他自己曾出手攔阻丘飛，不讓丘飛自盡，但是結果，丘飛還是屍橫大街，可知丘飛實在是有必死之心了。

譚盡再道：「丘飛以爲我看不出他曾中了紫氣摩雲掌，以爲他一死，我就會接手管白棗兒，他奶奶的，我認爲自己是個歪種，不敢惹天香宮的人，自然一走了之，倒是這位譚兄，不知就裏，將白棗兒抱了去！」

顧不全只覺得背脊之上，冷汗一道一道，流了下來，像是有無數百足，在自己的背上爬行一般，他苦笑道：「慚愧，譚兄，我雖然担了個義無反顧的虛名，但是我當時若知道了實情，會不會出手，也大有疑問，倒是你，明知要與天香宮爲敵，也豁了出去，那才是眞正的大仁大勇，義不反顧！」

譚盡苦笑道：「別向我頭上戴高帽子，只怕我受不住，現在，白棗兒究竟是天香宮中的什麼人，我們還不知道，但是爲了要找回她，天香宮的總管雪娘，已出手殺了好幾個高手，這却是事實，我們得怎麼對付，還要商量一下才好！」

顧不全皺着眉，道：「這事情十分蹊蹺，我曾和白棗兒談起過，她說雪娘對她最好，或許是有什麼奸人，將她從天香宮中盜了出來，雪娘急於尋回她，並不是有什麼惡意，也說不定的。」

譚盡翻着眼，道：「也許是那樣，可是誰敢保險？誰敢冒險這個將白棗兒送到雪娘的手中去！」

金不嫌道：「我們可以先將白棗兒藏了起來，然後去問問雪娘，白棗兒究竟是什麼來歷，她對白棗兒，是不是有什麼惡意！」

譚盡忙道：「你和雪娘曾見過面，她怎麼說？」

金不嫌道：「她出我五千金子找人，我也曾問她，找一個小女娃兒，是爲了什麼！」

譚盡和顧不全齊聲問道：「雪娘怎麼說？」

金不嫌攤了攤手道：「我才問出口，她便面色一沉，哼，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敢再問下去了！」

顧不全「哇」地一聲，說道：「這不是廢話麼？你當時不敢問，現在就敢問她了？」

金不嫌怒道：「我不敢問，你敢問她麼？」

顧不全一張臉漲得通紅，可是就是答不上來，他對金不嫌的那一問，固然不服氣，但是若說他敢向天香宮那總管雪娘去問白棗兒的來歷，他却也不敢說！

他們三人都靜了下來，突然之間，三人一起道：「我想起一個人來了！」

他們三人幾乎是同時講出口來的，接着，他們又停了一停，互望着又齊聲道：「粉面玉郎君！」

顧不全一個轉身，反手一掌，拍在一株樹上，拍得那株樹，木屑四飛，大叫道：「走，我們這就找他去，天下的女人見了粉面玉郎君，就算再兇，也就變成糯米團兒了，我看雪娘也不會例外！」

金不嫌笑道：「雪娘的武功再高，但若是天下竟然有女人，捨得對粉面玉郎君下手，那也是奇事了！」

顧不全已大踏步向前走去，可是他才走出了幾步，便又轉過身來，說道：「他奶奶的，可是，這小白臉兒，却在什麼地方？」

譚盡笑道：「那倒不必担心，七八天前，我在開封玉蘭院前遇見他，他說：『他被西域魔教教主的女兒纏住了脫不得身，只得暫且在勾欄院棲身，一則，仍然可以珠環翠繞，左擁右抱，二則，什麼人也找不到他』！」

顧不全急得頓足道：「你們還坐着作甚麼，快去找他，快去啊！」

金不嫌和譚盡兩人，一起站了起來，二人走出了山坳，金不嫌的馬已不知奔到那裏去了，三人趁着月色，向前疾奔而出，奔出了十來里，才到了一個市鎭，拍開了一家牲口行的門，揀了三匹健馬連夜向開封馳去，到了天亮時分，白棗兒已醒了過來，在金不嫌的懷中，揉着眼，睜大了烏亮漆黑的眼睛道：「你是誰啊？」

顧不全忙策馬過來，道：「白棗兒，這是金叔叔！」

白棗兒看着顧不全，叫了一聲：「金叔叔！」

金不嫌笑得極其開心，三騎一起馳進了一座鎭甸，有金不嫌在，排場自然不同，那鎭甸又大，他們到了鎭上最大的一家客店之中，找了一張桌子坐下，先吩咐店家，準備白棗兒愛吃的東西。

他們三大高手，各坐在桌子的一邊，白棗兒在另一邊，進出的食客，莫不對他們側視，因爲他們四個人的樣子，實在太奇特了，三個大人，一個是彪形大漢，神威凜凜，一個一身華服，金翠珠寶，滿身皆是，另一個却是化子一樣！

如果只是三個大人，江湖上的奇人異士多的是，只怕也不會有那麼好奇，但是偏偏還有一個粉妝玉琢，玉雪可愛的小女孩，和他們一起，才眞是引人注目。

白棗兒顯是餓了，食物一端了上來，她就狼吞虎嚥起來，三個高手看着她吃東

西，笑瞇瞇地，比食物吃進自己的肚中去還要舒服，顧不全抓了一個餅，道：「日頭猛烈得厲害，我替白棗兒去買一頂竹笠，也好遮陽！」

金不嫌「哼」地一聲，道：「就是你辦法好，我早想好了，替白棗兒買一輛精緻的凉車，由四匹馬趕着，又快又輕，又舒服！」

顧不全瞪着眼，無話可說。因爲金不嫌是出了名大財主，他想出來的辦法，自然比顧不全想出來的，舒服得多，金不嫌說着，便放下筷子道：「我這就去，是白棗兒的事，我得親自去辦！」

白棗兒拍着手道：「好，我喜歡坐凉車兒！」

白棗兒那樣一說，金不嫌登時神氣得好像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頭一樣，他站了起來，摸了摸白棗兒的頭，便走了出去，那鎭甸十分大，金不嫌走過了二十來家店面，就看到一家專造車輛的舖子，他一邁腿，正準備跨進去時，忽然聽得一陣車輪聲傳了過來，金不嫌回頭一看，不禁靈魂出竅！

却原來正是雪娘的那輛馬車，自鎭甸的另一頭，駛了進來，金不嫌連忙一縮身子，想要躲開去時，已聽得趕車的虬髯大漢，「得兒」一聲，馬車停了下來，雪娘的聲音，也從馬車中傳了出來，道：「金朋友，你好！」

金不嫌臉上變色，心頭怦怦亂跳，總算他見機得快，忙趨前道：「雪總管，我正到處在找你！」

那馬車的那竹簾兒，捲了起來，雪娘坐在車中，金不嫌低着頭，也不敢逼視，只聽得雪娘冷冷地道：「是麼？昨天晚上，你那裏去了？」

金不嫌的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之中，直跳了出來，他勉力鎭定心神，道：「那顧不全忽然逃走了，我正在找他，找了一夜！」

雪娘却不再說什麼，只是「嘿嘿」冷笑着。

金不嫌的心中，七上八下，他慢慢地抬起頭來，向雪娘望去，只見雪娘面罩寒霜，他趕緊又低下頭去，心中不住地暗叫糟糕。

雪娘冷笑了片刻，放下了竹簾，道：「你跟在後面，我有話和你說！」

金不嫌乃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可是此際，聽雪娘的口氣，就像是將他當成了天香宮中的奴僕一樣，金不嫌雖然不敢頂撞，但也道：「雪總管，若是我跟着你，等於是你一人在尋找白棗兒一樣，不如我……自行去找，找到再來見雪總管。」

雪娘「格格」一笑道：「別耍花招了，金朋友，你不是已找到她了麼？」

金不嫌陡地聽得雪娘那樣說法，不禁魂飛魄散，一時之間，僵立在那裏，不知如何才好，雪娘的臉色，也在當時，倏地一沉，一字一頓道：「金不嫌，好大的胆子！」

金不嫌在這時候，猶如被一桶冷水，由頭淋了下來一樣，身子不由自主，簌簌地發着抖，背脊之上，好幾股冷汗，一起滲了下來，像是有幾條冰涼的蟲兒，在他的背上爬行一樣！

雪娘那樣一說，又望了金不嫌片刻，在那片刻之間，金不嫌實是恨不得地上有一個洞，他可以鑽進去才好。雪娘又冷冷地道：「帶我去找！」

金不嫌却仍僵立着不動，他不知道雪娘是何由看穿了內情的，但是他却知道，他決不是雪娘的敵手，這時他等於一隻脚已在鬼門關中了！

他更知道，如果他帶着雪娘去找白棗兒的話，那麼也許雪娘還不會懷疑他！

可是他雖然心中對這一切很明白，他却還是僵立着不動，誰也可以看得出，他並不準備帶雪娘去找白棗兒。雪娘的雙眉，向上漸漸揚起，在那一刹間，她美麗的臉龐上，現出了一股令人悸心的殺氣來。

金不嫌到了這時候，身子不由自主，發起抖來，可是雪娘忽然又一笑，面色也頓趨緩和，道：「你可是嫌五千兩金子太少麼？我知道你是金不嫌多多益善，反正天香宮有的是金子，由天香宮中，撥五萬兩金子給你如何？」

金不嫌一聽，心頭不禁狂跳，他知道，雪娘說五萬兩金子，就是五萬兩金子，是一錢一分也不會少的。金不嫌的財產，自然不止五萬兩金子，但是像他那樣嗜金如命的人，轉眼之間，便可以到手五萬兩金子，實在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巨大誘惑！

雪娘像是也知道由她口中允諾的五萬兩金子，對金不嫌是一種極大的誘惑，是以她話出口之後，便只是笑吟吟地望住了金不嫌，不再催他。

金不嫌呆了呆有半盞茶時，才開了口，而他一開口之後，說出來的話，連金不嫌自己，也覺得難以相信，因爲他說的，竟是一個「不」字！

可是，當那個「不」字，自金不嫌的口中，以堅定的語氣吐了出來之後，金不嫌登時覺得心頭一鬆，緩緩呼出了一口氣來，在那刹間，他的心頭，感到了一些極度的自豪，連死也無憾了！

因爲他感到自己能夠不怕雪娘的威逼，拒絕了五萬兩金子的誘惑，而只是爲了保護白棗兒，古往今來的仁人俠士，也只不過如此而已，但金不嫌一直被武林中視爲一個嗜金如命的無恥之徒，忽然一步登天，成了大仁大義的大俠這種感覺，是他從來也未曾感到過的，自然令他的心中覺得舒暢無比！

金不嫌在長長地呼了一口氣後，心中也不再害怕了，他直到這時，才知道「仁者無懼」這四個字，所形容的境界，竟是眞的！

而在雪娘的臉上，也現出十分訝異的神色來，連金不嫌自己都幾乎不相信的話，她自然更沒有辦法相信，她揚了揚眉，道：「你再說一次！」

金不嫌沉聲道：「不！」

雪娘笑起來道：「好，你拔劍吧！」

金不嫌道：「拔劍我也打不過你，何必現眼？」

雪娘「格格」笑着，翻起手腕來，她脂腕如雪，正翻起手腕之際，腕上的那隻玉鐲，「叮噹」相碰，發出極其美妙的聲音來，五根手指，如同水葱一樣，掌心胰白，實在是人見人愛的一隻玉手！

（未完・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虯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通教雷金錢帶了一批人馬闖進鏢局，和夫人幫白衣老婦尤小玉展開惡戰，公孫咳和岳小玉被牽入戰陣，無意中協助夫人幫打退神通教的人，尤小玉也不追究他們二人闖來的目的，公孫咳和岳小玉只好尷尬地離開，但是偷東西不成，幾乎惹上禍，肚子飢腸轆轆，來到一座山丘之下，見到一羣丐帮弟子，在燒烤一頭野豬，香味四溢，羣丐認出是公孫咳，出來招呼，被惡丐百里怒將二人揶揄一番，幸得老叫化莊耀出來打圓場，還留下來吃一頓野豬餐美酒，二人都酩酊大醉，岳小玉因去小解遇到一個神秘人沒有回來，莊耀派人找不到他的下落……

滑稽互應對　難摸老人心

岳小玉陡地又是一呆，道：「尊駕到底是甚麼人？」

那神秘的聲音又道：「是一個武林高手。」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這算是甚麼？吹牛大王？還是往自己的臉上貼金？」

那神秘的聲音搖搖頭，道：「甚麼都不是，只不過近來悶得發慌了，想找一個人陪伴陪伴。」

岳小玉忙道：「不要找我！」

那神秘的聲音道：「眞眞對不住，我偏偏就是要找你來解一解悶。」

岳小玉道：「那就眞眞對不住了，小岳子無論如何決不奉陪。」

那神秘的聲音笑道：「你若不奉陪，只怕將來會後悔莫及。」

岳小玉道：「我爲甚麼要後悔？」

那神秘的聲音道：「因爲上天下地，唯一可以使你和那小妮子在一起的人，就是我！」

岳小玉陡地一呆，心頭却是一陣亂跳：「甚麼這個小妮子那個小妮子的？」

那神秘的聲音笑道：「不要裝蒜了，當然是那個姓穆的小妮子！」

岳小玉深深的吸了口氣，半晌才道：「我怎能相信你說的是事實？」

那神秘的聲音道：「你若不相信，我當然是沒法子的，唉，眞可惜你想闖蕩江湖，却又沒勇氣跟我去，眞是愚不可及之至。」

岳小玉眨着眼，道：「你到底是個甚麼人？」

那神秘的聲音道：「我到底是個甚麼人？哈哈，這問題問得眞好，但我却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

岳小玉奇道：「怎會這樣的？」

那神秘的聲音道：「我若知道，就好了。」

岳小玉道：「照我看，你若不是喝醉了，就一定是瘋子。」

那神秘的聲音道：「你錯了，我現在很清醒的，甚至可以數得清楚你有幾根眉毛。」

岳小玉道：「這已經是醉話了，眉毛又怎可以數得清楚？」

那神秘的聲音道：「誰說數不清楚？你左邊的眉毛較疏，總共是一千六百八十九根，而右邊的則較濃較密，有一千九百五十二根。」

岳小玉搖搖頭，道：「你算錯了，我左邊的眉毛有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七根，而右邊的眉毛反而稀疏得多，只有一百八十八根而已。」

那神秘的聲音哈哈一笑，道：「那有這麼一回事？」

岳小玉道：「認爲我在吹牛？」

那神秘的聲音道：「當然是吹牛，眉毛又怎可以數得這麼清楚？」

岳小玉得意地一笑，道：「對了，但到底是你吹牛先？還是我吹牛早？」

那神秘的聲音呵呵一笑，道：「好小子，居然連師父都敢頂撞了。」

「師父？」岳小玉吃了一驚：「誰是你的徒弟了？」

「這還用說嗎？」那神秘的聲音道：「這裏除了我和你之外，再也沒有第三個人了。」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照我看，你的眼睛一定大有問題。」

那神秘的聲音道：「何以見得？」

岳小玉道：「你的眼睛若沒有毛病，就一定不會找我這種人來做徒弟。」

那神秘的聲音『唔』的一聲，道：「你是那一種人？」

岳小玉道：「我既愚蠢，又懶惰，說話更是連自己都覺得討厭萬分，還有，我不喜歡洗澡，是個骯髒得要命的小伙子，像我這種人，可說是有百短無一長，你若眞的收我爲徒，那眞是三代蒙羞，一塌糊塗之極！」

那神秘的聲音哈哈一笑，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岳小玉也哈哈一笑，道：「所以，你現在終於決定要改變主意了？」

那神秘的聲音道：「荒謬！誰說一定要揀個又聰明、又勤力、又乾淨的才肯收他爲徒？你愚蠢不要緊，懶惰不要緊，三年不洗一次澡也不要緊，總之，你肯拜我爲師，那就已經很足夠了。」

岳小玉連忙搖頭不迭：「我不拜你做師父！」

那神秘的聲音冷哼了一聲，道：「我有甚麼不好？難道憑我的武功，還不配做你的師父嗎？」

岳小玉道：「那不是配不配的問題，而是怎麼能夠拜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做師父？」

「放屁！迂腐之見！」那神秘的聲音似是有點憤怒：「只要師父本領高明，你認識不認識都是一樣的。」

岳小玉搖搖頭道：「我爹曾經說過，切莫與不明來歷的人結交。」

那神秘的聲音道：「這又是錯得厲害的說話，但凡最初結識，往往都是不明對方底蘊的，正是路遙才知馬力，日久方可識人心，倘若一開始就不肯跟別人結識，那麼又何來新的朋友。」

岳小玉道：「結交朋友尚是小事，拜師却是嚴重得多了，一個弄不好，就會誤人師父，後果實在堪虞。」

那神秘的聲音道：「我只聽過誤人子弟的這句話，可是沒有聽說過誤人師父之詞。」

岳小玉道：「你若以前聽過，現在就不妨豎起兩邊耳朵聽個清清楚楚了。」

那神秘的聲音笑罵道：「你敢罵我是個兎子？」

岳小玉說道：「不是兎子，而是兎崽子。」

那神秘的聲音似是惱怒起來，沉聲道：「你這未免是太不尊師重道了，該打，該打！」

岳小玉聽見「該打」二字，知道不妙，正待轉身飛奔，一條閃電般的影子已從林子裏疾射而至。

岳小玉從來也沒有見過來得那樣快的人。

他吃了一驚，想要呼叫，但他的嘴巴才張大，一隻手已掩住了他的嘴巴。

然後，岳小玉就給這個神秘的人帶走了。

× × ×

那人的確十分神秘。

岳小玉給他挾在脅下，就像是老鷹抓着小鷄似的，很快就已穿過了林子，然後瞬即又再飛過無數村莊和田野。

岳小玉的心中又是吃驚，又是覺得有趣。

若是膽子細小的人，早已給嚇得昏了過去，但岳小玉却漸漸覺得，給這神秘人帶走，似乎並不一定是椿壞事。

最少，直到目前爲止，這神秘人就自

己還是沒有甚麼惡意的。

但他到底是誰?這一點，就算岳小玉再聰明千萬倍，也是一定想不出來的了。

× × ×

由於神秘人一直都把岳小玉挾在脅下，所以岳小玉沒有機會看清楚他的臉。

神秘人疾馳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才在一座幽谷裏把他放下來。

岳小玉才站定了身子，就已聽見那神秘人說：「你累不累?」

岳小玉說道：「這句話，該由我說才對。」

這時候，岳小玉已看見那神秘人的臉孔了。

但這張臉孔，却只有兩隻眼睛，說得清楚一點，這神秘人是戴着一副面具的，從這副面具上，岳小玉唯一可以看見的，就是神秘人的兩顆眼珠子。

神秘人乾笑一聲，道：「你是不是感到害怕?」

岳小玉搖搖頭，道：「我不怕。」

神秘人道：「難道你不認爲我這副裝扮十分陰森可怖嗎?」

岳小玉道：「戴着一副面具，那又有甚麼值得可怕?只不過令我想起了一個人而已。」

「哦?」神秘人笑問道：「你想起了誰?」

岳小玉道：「氣節帮的第二代帮主『竹節無面叟』褚叠峯!」

神秘人似是呆了一呆，半晌才笑道：「你在甚麼地方聽人提起過褚叠峯?」

岳小玉道：「在氣節帮的分舵裏。」

神秘人沉默了半晌，才喟然嘆了一聲道：「我也認識褚叠峯，而且還是他的好朋友。」

岳小玉「哦」了一聲，說道：「這麼說，你的年紀一定很老了。」

神秘人嘆了一口氣，說道：「當然老了。」

岳小玉道：「你現在有幾歲?」

神秘人道：「有時候十五歲，有時候一百五十歲。」

岳小玉皺着眉，說道：「這算是甚麼話?」

神秘人道：「相由心生，而一個人的年紀也往往可以因心境而有所變化。」

岳小玉目光一亮，隨即笑道：「我明白啦。」

「你明白?」神秘人笑了一笑，道：「你眞的明白?」

岳小玉道：「你已說出了答案，我又怎會不明白?」

神秘人道：「你且說出來，讓我看看你所想的答案是否正確?」

岳小玉搖搖頭，道：「不說。」

神秘人似是一怔，問道：「爲甚麼不說?」

岳小玉道：「因爲我想覽你一覽!」

神秘人哼一聲：「小伙子，你又在攪甚麼把戲?」

岳小玉道：「說到攪把戲的功夫，小岳子又怎比得上尊駕?」

神秘人道：「你想怎樣?」

岳小玉道：「我只想看一看你的廬山眞面目。」

神秘人道：「我的臉有甚麼好看?我又不是那個姓穆的小妮子。」

岳小玉呆了一呆，接着却又說道：「這可難說得很了，說不定你是武林第一大美人，我若不看個清楚，那又怎能睡得着覺?」

神秘人道：「你眞的非看不可?」

岳小玉道：「你不敢?」

神秘人道：「怎會不敢?」

岳小玉一拍胸膛，道：「你解下面具，我才說出心裏的答案。」

神秘人嘆了口氣，道：「也罷，倘若不讓你見一見爲師的臉孔，你也不會向我心悅誠服。」

說完，把面具緩緩地解了下來。

當他把面具除下了之後，岳小玉怔住了。

這張臉並不怎麼難看，就只是蒼老一點而已。

這神秘人大概七十多歲年紀，唇上有兩撇灰白的鬍子，鼻子有點像鷹，笑起來的時候神態相當古怪。

神秘人笑了笑，道：「你現在大概滿意了罷?」

岳小玉道：「不滿意，你還沒有說出眞正的姓名。」

神秘人道：「李大玉。」

岳小玉道：「但這是假的。」

神秘人道：「眞可作假，假也可作眞，你又何必那麼執着?」

岳小玉道：「可是，你却知道了我的眞姓名，那豈不是太不公平嗎?」

「公平?」神秘人冷冷一笑，「這世間上，又有多少事情是公平的?」

岳小玉道：「但我們可以去爭取。」

神秘人冷笑道：「你要爭取公平，首先就得練好武功，像你這般鷄手鴨脚，有如泥頭漿狗一樣的飯桶，就算只想爭個婊子放的屁也爭不着，還說爭甚麼公平?」

岳小玉說道：「武功，我是一定會練的。」

神秘人說道：「你要等到甚麼時候才練?」

岳小玉道：「當然首先要找一個本領高明的師父。」

神秘人道：「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師父了。」

岳小玉說道：「你的輕功不錯，我是知道的，但光是輕功高明，又有甚麼屁用啊!」

神秘人道：「我的玩藝兒還多着啊，就只怕你沒耐性全部學會。」

岳小玉道：「可不要連刺繡功夫也傳授給我，這種女人的玩藝兒，打死我也不肯學。」

神秘人吃吃一笑，道：「小鬼頭，你現在總算肯拜我做師父了?」

岳小玉道：「這是你强人之所難，我人細力弱，又不懂武功，除了勉强屈服之外，又有甚麼辦法?」

神秘人乾笑兩下，道：「但現在却又得考一考你的腦筋了，剛才我說的話，你是不是眞的明白?」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小岳子雖然愚蠢得厲害，但仍然一猜便中。」

神秘人道：「你且道來，只要答對了

，我馬上就收你做徒弟。」

岳小玉道：「你心境愉快的時候就是十五歲，倘若愁眉苦臉，那麼你就有一百五十歲啦。」

神秘人呵呵大笑，道：「好小子，好徒弟!」

岳小玉揚眉道：「你眞的要收我這個徒弟?」

神秘人道：「當然是眞的。」

岳小玉想了一想，道：「既然是緣份來了，小岳子也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反正我還未曾拜過任何人做師父，如今就當作是頭一遭拜師可也。」

神秘人哈哈一笑，道：「好極了，咱們就此決定，但你可以放心，我這個師父是十分隨便的，就算你明天又再拜過另外一個人做師父，我也不一定會生氣。」

岳小玉道：「徒兒既已拜了你做師父，又怎會再拜他人爲師?」

神秘人道：「不相干!不相干!師父可不是老子，多一兩個又有甚麼打緊了?總要拜的師父本領高强，那就行了，我是絕對不介意的。」

岳小玉道：「這話不通。」

神秘人皺着眉，道：「怎會不通?」

岳小玉道：「倘若小岳子明天遇上了一個本領高强的江湖大盜，是否也同樣照拜師可也?」

神秘人呵呵一笑，道：「只要他肯收你做徒弟，拜就拜，怕甚麼?」

岳小玉道：「這樣豈不是會助紂爲虐嗎?」

「唉唷，你這個小伙子眞是大笨蟲!」神秘人直跳了起來，道：「師父做江洋大盜，那是師父的事，做徒弟的大可以我行我素，管他娘是大淤還是個大河馬!」

岳小玉說道：「若是我行我素，萬一我這個徒弟是做了六扇門的捕快，那又怎樣?」

神秘人唇上鬍子一翹，道：「當然是秉公辦理，鐵面無私。」

岳小玉道：「這豈不是變成了忤逆師父的叛徒嗎?」

神秘人搖了搖頭，說道：「大義滅親，帮理不帮親，總之公事公辦，管他親不親!」

岳小玉道：「弟子明白了。」說着，跪下叩頭，拜神秘人爲師。

但他才拜了一拜，就已給神秘人一脚踢得仰天翻倒。

岳小玉陡地呆住，問道：「你爲甚麼踢我?」

神秘人道：「你又跪又拜，簡直是迂腐不堪，而你師父最討厭的，也正是這等繁文褥節，所以一時怒火上冲，踢了你一脚!」

岳小玉拍了拍屁股，站直身子道：「如此說來，我大可以省去這一重跪拜的工夫了?」

神秘人道：「當然可以省却，正是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但從此以後，我是你師父，你是我徒兒，總之爲師保證，你跟着我是不會吃虧的。」

岳小玉道：「萬一眞的吃了虧那又怎樣?」

神秘人道：「萬一眞的吃了虧，你可以哭，可以苦笑，可以在一個時辰之內喝三百斤烈酒，可以騎着一匹快馬跳進池塘裏，也可以一頭撞穿九十六塊大石。」

岳小玉把舌頭一伸，說道：「徒兒的腦袋並不怎麼硬，又怎能撞穿九十六塊大石?」

神秘人道：「一定撞得穿的。」

岳小玉一怔，神秘人接着又道：「就算石頭不穿，你的腦瓜子也會穿，那時候就再也不用執拗啦。」

岳小玉苦笑了一下，只好點頭道：「師父教訓的是，弟子永遠都會記住了。」

神秘人「唔」的一聲，道：「你若能够看得通透種種塵世關節，那是十分值得慶幸的，正是智之大者，俠之愚也，不屈不戇，不怒不嗔，更無牽憂，自有清華蓋慮，切記!切記!」

岳小玉道：「弟子也記住了。」

話猶未了，臉上已給神秘人摑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岳小玉又疼又怒，忍不住罵道：「死老賊，你幹嗎無緣無故打人?」

神秘人道：「我若是無緣無故打你，自然是死老賊，老不死，甚至是烏龜王八婊子養的狗雜種，但我這一記耳括子，却是打得一點也不寃枉。」

岳小玉紅着半邊臉，還是很不服氣地說：「你有甚麼臭理由?」

神秘人道：「你可知道：『智之大者，俠之愚也，不屈不戇，不怒不嗔，更無牽憂，自有清華蓋慮。』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你大丟書袋，我怎知道那是甚麼意思?」

神秘人道：「既然不知道是甚麼意思，你爲甚麼不問個明白，就說：『弟子也記住了』?」

岳小玉道：「是你叫我記住的。」

神秘人道：「我若叫你去吃狗尿飲豬尿，你是否也照做可也?」

岳小玉又是一愣，道：「這個當然是大有斟酌的。」

神秘人道：「吃狗屎喝豬尿，你就知道要大有斟酌，爲甚麼我胡說八道的說話，你却連問也不問就照單全收?」

岳小玉差點沒給這個師父氣得昏倒過去：「甚麼?原來你要我切記的幾句說話，竟然只是胡說八道之言?」

神秘人嘿嘿一笑，道：「聖賢也會有錯，師父亦然，你日後在江湖上行走，對於是非黑白，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否則小則上當，大則上吊也後悔莫及!」

岳小玉苦着臉，道：「這次徒兒一定會切切記住了。」

「唔，這才是我的好徒兒。」神秘人正想把面具重新戴上，忽然又嘆了口氣，道：「這勞什子東西掛在臉上，實在並不怎麼過癮。」

岳小玉道：「既不過癮，就索性把它弄掉好了。」

神秘人想了想，點頭道：「不錯，我又不是那個竹節無面叟，何苦老是戴着這副東西。」

岳小玉道：「你戴着它很久了?」

神秘人道：「當然很久。」

岳小玉道：「到底有多久?」

神秘人道：「差不多十八個時辰。」

岳小玉一愕，道：「是十八個時辰還是十八年？」

神秘人道：「是十八個時辰。」

岳小玉道：「我還以為師父天天都戴着它哩。」

神秘人哼的一聲，道：「這東西贅手贅脚的，為師只不過是一時興之所至，才花了十両銀子買來玩玩的。」

岳小玉嘻嘻一笑：「原來師父很喜歡玩耍。」

神秘人臉色一寒：「不要胡說八道，給人知道了可不怎麼好聽。」

岳小玉道：「師父放心，徒兒一定為師父保守秘密的。」

神秘人這才展顏一笑，道：「總算你識時務，否則又要捱一個耳刮子。」

岳小玉苦着臉，道：「師父是不是有打人的習慣？」

神秘人說道：「偶然而已，你不用担心。」

岳小玉道：「你若打出癮頭來，徒兒這張臉孔就遲早會變成豬頭一般難看，那時候，對師父的聲譽可不大好。」

神秘人道：「你變成豬頭豬臉，那是你的事，跟為師有甚麼相干？」

岳小玉道：「只怕別人的心裏，會竊笑師父無能。」

神秘人一愕：「你越說越稀奇了，怎麼會扯到我的身上來？」

岳小玉說道：「常言道：『狗瘦主人羞』……」

不等岳小玉說下去，神秘人已截然道：「你若變成一條瘦狗，我這個師父自然是很沒面子的，但你若變成一個豬頭，那豈不是挺够胖，挺够瞧嗎？」

岳小玉道：「話可不是這麼說的。」

神秘人摸了摸唇上灰白的髭子，乾咳着道：「不是這麼說又該怎麼說？」

岳小玉道：「徒兒的臉若是浮浮腫腫，人家心裏的想法，一定是：『這小子學藝不精，功夫庸劣，所以才會給人打得面腫如豬。』試想，那時候豈不是令你老人家的聲譽大大受到損害嗎？」

神秘人蹙着眉，來回踱了一陣方步，才說：「你說的倒也不無道理，那麼，為師以後不再打你的臉便是。」

岳小玉暗暗好笑，面上却不動聲色，只是說：「多謝師父。」

「且慢高興，」神秘人却冷冷一笑，道：「你的臉皮雖然等於我的臉皮，但屁股却不一樣。」

岳小玉登時涼了一截，道：「師父，這又是甚麼意思？」

神秘人道：「既然臉孔打不得，你以後若不聽話，或者是做錯了事，又或者是為師手癢，那麼就一律打你的屁股，來以警傚尤。」

岳小玉大叫冤枉：「師父若因手癢而打徒兒，那是師父不對，又怎能說用這種手段來以警傚尤？」

神秘人瞪着眼，道：「誰叫你武功不如師父？等到你武功比師父更高明的時候，你大可以倒轉過來，一手癢就過來打為師的屁股！」

岳小玉苦叫道：「天下間那有這種事的？」

神秘人道：「天下間甚麼事情都有，你若沒見過沒聽過，那只不過是你孤陋寡聞而已。」

岳小玉說道：「徒兒又怎能打得過師父？」

神秘人臉色一沉，冷哼道：「怎麼打不過？師父初時當然比徒兒高明，但時間長久了，師父就會衰老，而那時候，你却是如日方中，已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你若連這份自信也沒有，倒不如乾脆回鄉下去撿牛屎好了！」

岳小玉道：「就算徒兒的本領比師父高明，也不能打你的屁股呀。」

神秘人道：「你是不是嫌師父的屁股不夠厚肉，會打疼你的手？」

岳小玉連忙搖手不迭：「徒兒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徒兒不敢做出這等乖悖倫常的事情而已。」

神秘人嘆了口氣，道：「看來，你始終還是個塵俗中人，連放屁也放得不夠洒脫。」

岳小玉怔怔地瞧着他，道：「你生氣了？」

神秘人嘆口氣道：「不是生氣，而是失望。」

岳小玉道：「為了我這個不成材的徒兒而失望？」

神秘人道：「是的。」

岳小玉道：「既然小岳子令你失望，倒不如立刻脫離師徒關係好了。」

神秘人詭異地一笑，道：「你現在才後悔拜了我做師父嗎？」

岳小玉道：「後悔的不是小岳了，而是閣下！」

「甚麼閣下、閣上的！」神秘人怫然不悅地道：「咱們是鋼鐵一般牢固的師徒，你是我的徒兒，我是你的師父，這一點，就算是天崩地裂，也是萬萬不會再改變的。」

岳小玉呆了一呆，才嘆道：「那樣也好，反正我現在已經是個到處流浪的小無賴了，你顯然不怕會給我活活氣死，那麼咱們一直玩下去罷。」

神秘人哈哈一笑：「小鬼頭，這才像話嘛！」

岳小玉點點頭，心裏却道：「其實這才是最不像話的混帳師徒，唉，眞不知道是誰在走霉運了。」

那神秘人瞧了岳小玉半天，忽然道：「聽說你跟郭冷魂很有交情？」

岳小玉道：「我不知道。」

神秘人兩眼一瞪：「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怎會不知道？」

岳小玉嘆了一口氣，說道：「也許正因為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才會不明不白。」

神秘人道：「聽說他有點不妥，你担心不担心？」

岳小玉道：「郭大哥不是有點不妥，而是大大的不妥，我也不是不担心，而是再担心也担心不來。」

神秘人道：「像他那樣的人，實在是不應該死的。」

岳小玉目光一閃：「師父和郭大哥十分熟絡？」

神秘人道：「咱們曾經打過架，拚過命。」

岳小玉吃了一驚：「你們是仇人？」

神秘人搖搖頭道：「在咱們之間，從來都沒有仇恨存在過。那一次打架，只因為咱們都太苦悶了，連想談話也提不起勁兒，所以終於決定不如痛痛快快的互毆一頓。」

岳小玉皺眉道：「這豈不是自討苦吃嗎？」

神秘人道：「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但總算皇天保祐，他沒打死我，我也沒有把他打成殘廢。」

岳小玉吐一口氣，道：「你們這些武林人，眞是莫名其妙之極。」

神秘人道：「正因為武林中有咱們這種人，所以，才會如此多姿多采，令人着迷。」

岳小玉道：「師父是不是想挽救郭大哥的性命？」

神秘人嘆了口氣，道：「連『咳兩咳』也沒有辦法，為師又能幹得出甚麼事情來？」

「咳兩咳？」

「咳兩咳就是公孫咳，他的醫術，在武林中是第八流的。」

「第八流的醫術？」

「當然是第八流。」

「那麼，誰才是第一流的神醫？」

「沒有。」

「甚麼？莽莽江湖，奇人異士多得不可勝數，居然沒有任何人的醫術是第一流的？」

「沒有就是沒有，就算有，也已經在幾百年前死了。」

「那麼，第二流的神醫總該有不少了罷？」

「還是沒有，一個也沒有。」

「第三、四流的呢？」

「仍然是那一句，沒有！」

岳小玉的眼睛忽然瞇成了一綫，道：「這麼說來，第五六、七流的神醫也沒有了。」

神秘人笑了笑，道：「你還不算太笨，即使是第八流醫術的人，江湖上現在也沒有幾個，而咳兩咳就是其中之一。」

岳小玉心中有氣，暗道：「說來說去，第八流就是第一流，這個師父眞是他媽的狗屁不通……」

「我的乖徒兒，」神秘人的眼睛也瞇成了一綫，「你是不是在心裏罵我？」

岳小玉咬了咬牙，毅然道：「是在心裏罵你又怎樣？」

神秘人嘆息一聲，道：「這也難怪，你一定認為師父又在故弄玄虛了，但你却不明白，江湖上有不少第一流的醫術，都已在戰亂中失傳了，也有些極珍貴的醫書，由於收藏者挾秘自珍，連給別人看一眼也不肯，結果等到收藏者兩腿一伸嗚呼哀哉去也之後，這些珍貴的醫書也就不明不白的消失了，嘿嘿，這種損失，眞是無法估計，所以嘛……」

「所以徒兒現在已經明白啦，」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師父是不是要打我的屁股？」

神秘人咳嗽一聲，道：「我為甚麼要打你的屁股？」

岳小玉囁嚅的道：「我剛才在心裏罵你嘛。」

神秘人道：「這次你罵得對！就算是換上我，也會在心裏罵個不停。」

岳小玉喜道：「師父，你不打我的屁股了？」

神秘人道：「當然不打，否則你會以為師父是個瘋子了。」

岳小玉笑道：「師父，您眞好。」

神秘人道：「我打你的屁股，你也不要拍我的馬屁，從現在開始，你就得苦練本門的武功。」

「本門？」岳小玉道：「本門是那一門？那一派？」

神秘人道：「本門還沒有名字。」

岳小玉奇道：「怎會連門派的名字也沒有？」

神秘人道：「因為我對於原來的門派早已玩膩啦，所以想轉它一轉，索性另創一派門戶，將來就讓你來當掌門。」

岳小玉嚇了一跳：「徒兒怎可當此重任？」

神秘人冷冷地一笑，說道：「你若是鐵老鼠的徒兒，當然就只配做一個小偷，但你是我的得意弟子，那就不同凡响之極了。」

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但徒兒現在甚麼武功都不會……」

「為師也不是叫你現在就去做掌門，」神秘人哼了一聲，道：「我現在只是要你動一動腦筋，為咱們這個新門派起一個名字。」

岳小玉摸了摸鼻子：「這種事，徒兒可不怎麼在行。」

神秘人笑笑道：「不必在行，總之，隨隨便便起一個揮洒自如的名字，那就是了。」

岳小玉道：「若太隨便，只怕師父會不合意。」

神秘人說道：「越隨便就越合意，切莫緊繃繃一派正經似的，教人一聽就想嘔吐！」

岳小玉抓了抓腮，忽然道：「師父既是隨意所之，隨隨便便的，不若就叫『隨意門』怎樣？」

「隨意門？」神秘人把這三個字唸了五六遍，忽然大笑着道：「這名字妙極了，正是隨意所之，又是隨心所欲，如意吉祥，妙極！妙極！」

岳小玉道：「那麼，師父現在就是隨意門的第一位掌門人了！」

神秘人哈哈一笑，道：「這個暫且不必着忙，如今只有咱們師徒二人，還成不了甚麼氣候，且等到時機成熟，為師一定會開山立派，為中原武林放一異彩。」

岳小玉道：「掌門師父說的甚是，徒兒以後一定會倍加努力了。」

神秘人又是一陣狂笑，道：「為師現在十分高興，但明天……」

「明天師父會更高興！」岳小玉道：「師父是個無牽無掛的人，天下間又會有什麼事情值得師父煩惱？」

神秘人却嘆了一口氣，道：「你說錯了，人在江湖，又怎會完全沒有半點煩惱的？」

岳小玉怔怔地望着他：「師父，你有事？」

神秘人道：「我沒事。」

岳小玉道：「既然師父沒事，何以却有煩惱？」

神秘人道：「你有沒有好朋友？」

岳小玉道：「有，他很胖，又胖又蠢，但偶然也會變得十分聰明。」

神秘人道：「他叫什麼名字？」

岳小玉道：「他姓金，叫金德寶。」

神秘人道：「倘若他出了事，你煩惱不煩惱？」

岳小玉道：「朋友的煩惱，也就是自己的煩惱，他若給人欺負，也就等如我給人欺負。」

神秘人道：「說得好，如今爲師也是正有這個煩惱。」

岳小玉道：「原來師父的好朋友給別人欺負，那就難怪你老人家心裏悶悶不樂了。」

神秘人道：「朋友如果有難，該當如何？」

岳小玉道：「兩脇插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神秘人道：「對！我明天就要闖龍潭，入虎穴了，說不定有去無回，咱們師徒就此永訣。」

岳小玉半信半疑，道：「沒這麼嚴重罷？」

神秘人道：「我也但願事情沒有這麼嚴重，可是，在此之前，我就要好好準備一下不可。」

岳小玉道：「準備甚麼？」

神秘人道：「收一個徒弟，讓他承受我所有的武功衣鉢，而這個人我終於找到了，那就是你。」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師父，我有句老實話，非要向你說不可。」

神秘人淡淡的道：「你這個人還會說甚麼老實話？」

岳小玉道：「徒兒正是要向師父稟明：小岳子爲人奸詐滑頭，絕不可靠。」

神秘人陡地呆住，顯然是想不到岳小玉居然會講出這種話來，但他接着就朗聲一笑，道：「你爲人如何，難道你以爲我懵然不知嗎？」

岳小玉道：「既然知道，何以還要收我爲徒？」

神秘人道：「爲師收你爲徒，就只憑一句話：你挺夠義氣。」

岳小玉一怔，神秘人又笑着接道：「爲師閱人多矣，生平除了看錯兩個人之外，其餘人等不論男女老嫩肥瘦高矮，一概逃不出爲師的法眼。」

岳小玉道：「師父懂得相術？」

神秘人道：「對於占卜星相，奇門遁甲之術，爲師絕不輸虧。」

岳小玉心念一動：「「莫非師父就是江湖傳言之中的『仙上仙』歐如神嗎？」

神秘人「嗯」的一聲：「你也聽過這名號？」

岳小玉道：「原來師父眞的就是仙上仙……」

「仙他娘個屁！」神秘人桀桀怪笑，道：「你以爲天下間就只有歐如神才懂相術嗎？」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師父，請恕徒兒胡亂猜想，把你老人家和那個江湖相士相提並論。」

神秘人道：「你倒不要太小覷了歐五，他也有他的本領，否則也不會跟諸葛酒尊齊名，被江湖中人並列爲『江南丐中丐、江北仙上仙。』」

岳小玉「哦」的一聲，道：「徒兒會記住了。」

神秘人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緩緩地接道：「爲師也很想親自傳授你武功，但只怕到了明天，爲師再也不能跟你一起活下去了。」

岳小玉鑑貌辨色，發覺這個言行怪異的師父，這一次並不像是在開玩笑。

他正待開口，神秘人又巳嘆着氣說：「不要爲我悲傷，人，總是要死的，只要死得不冤枉，早一點晚一點，那又有甚麼打緊？」聽他的語氣，似乎只要到了明天，就多半無法再活下去似的。

岳小玉本來還沒有爲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師父而悲傷，但聽他說了這兩句，却眞的悲從中來，忽然忍不住放聲大哭：「師父，你不能死！」

他這一哭，不但神秘人大感意外，就連岳小玉心裏也在暗自奇怪：「怎麼老子眞的哭起來了？」

但無論怎樣，岳小玉這一哭的確是貨眞價實，只是在須臾之間，他巳哭得滿面淚水，還拖着兩條鼻涕。

神秘人見他爲自己大哭，更覺得自己沒有選錯了徒兒，當下便說：「不要哭！爲師明天不一定會死，說不定還會大大的發財哩！」

神秘人叫岳小玉不要哭，但岳小玉「哭勢正盛」，後來還是又再抽抽噎噎的哭了一會，才止住了哭聲，道：「師父，發財不發財，那是一點也不重要的，總要師父你老人家留得青山在，咱們就不愁沒柴燒了。」

神秘人摸了摸他的頭髮，道：「燒不燒柴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練好武功，然後成爲隨意門的掌門人！」

岳小玉道：「若師父不和我在一起，就算做武林盟主，徒兒也是不稀罕的。」

神秘人笑道：「這眞是孩子氣的說話，你可知道，師父比你大了一甲子？」

岳小玉道：「甚麼叫一甲子？」

神秘人道：「一甲子就是六十年。」

岳小玉道：「師父比徒弟大六十歲，那是很平常的事。」

神秘人道：「所以，師父比你先走幾十年，那也是十分公平的，你又何必爲了這種事而傷心？」

岳小玉道：「可是，我做你的徒兒還不夠一天！」

神秘人笑道：「時間不在乎長短，總要你我投緣，就算一個時辰，也巳很足夠了。」

岳小玉道：「師父，你明天要到甚麼地方去？」

神秘人道：「你不必知道，但却要準備準備。」

岳小玉道：「準備甚麼？」

神秘人道：「承受我的武功，將來還要創立隨意門，發揚吾人等之精神及應有抱負。」

岳小玉心中一酸，眼淚又欲奪眶而出，但這一次他强忍住了，道：「師父，徒兒一定會依照你老人家的囑咐去做，萬死不辭！」

神秘人點點頭，目露喜悅之色：「你能夠這樣想，師父十分高興，至於你想知道師父的名號，你不要着急，將來總有機會知道的。」

岳小玉道：「徒兒知道，師父一定心裏大有苦衷，所以才不肯把名諱賜告給徒兒知道。」

神秘人搖搖頭，道：「爲師不把自己的名號說出，並不是有甚麼苦衷，只不過心中有愧，連自己都憎厭自己，所以才懶得提起而巳。」

岳小玉道：「師父做過錯事？」

神秘人道：「當然做過，而且自出娘胎就一直錯到如今。」

岳小玉道：「沒這麼嚴重罷？」

神秘人道：「爲師一出娘胎，就巳哭個不停，娘親苦勸無效，結果吃了一記耳光，這巳經是錯也！」

岳小玉心道：「原來師父一出世就給娘親打了一記耳光，難怪現在動不動就依樣葫蘆，照做可也。」

誰知神秘人却說：「這都是我的不好，一出世就連累娘親捱打。」

岳小玉一呆，道：「怎麼捱打的却會是師父的娘親？」

神秘人說：「唉，那只怪你師父出生的時候，時辰十分之不妙，遲不出世，早不出世，偏偏在我爹娘給人追殺的時候，才鑽出娘胎，跑到這個花花世界之上。」

岳小玉越聽越奇：「那又跟師父的娘親捱打有甚麼關係？」

神秘人道：「怎會沒關係？那時候，我爹娘被仇家追得走投無路，最後只能找到一個臭氣薰天的洞穴暫時歇身，那種悽慘之處，實在是不足爲外人道也。」

岳小玉尋思，道：「是否師父的爹娘不懂武功？還是武功甚差，所以給仇家追得如此狼狽，就像早一陣子我和金德寶一般？」

只聽見神秘人又緩緩地接着說下去：「說將起來，爲師也的確是太他媽的不像話，就在追兵四至之際，居然放聲大哭起來，唉，這豈不是自尋死路嗎？於是，我娘親苦苦相勸，在我的耳邊痛陳利害，求我暫停吵鬧一兩個時辰，等待危機過去之後，才再哭個天崩地裂不遲。」

岳小玉點點頭，道：「師父的娘親如此諄諄善誘，果然是個賢妻良母，令人可敬可佩。」但他心裏却在暗罵：「眞是神經病，才出世的嬰孩，他若哭將起來，就算是孔子孟子老子韓湘子一齊復生，也是勸阻不住。」

神秘人接着又道：「那時候，我爹巳是十分煩惱，聽見我娘親囉唆，更是怒火上冲，終於忍不住一個耳刮子就打在我娘親面龐上，嘿嘿，說來也眞奇怪，我娘親挨打之後，她哭了，我却反而停住了哭聲，不久就睡在媽媽的懷裏。」

岳小玉道：「想必是師父娘親的哭聲十分悅耳，所以師父聽見之後，立時就心平氣和，然後就乖乖的睡着了。」

神秘人嘆口氣道：「這就是我的不對啦，爲甚麼不早點睡覺，而要連累娘親捱打？」

岳小玉道：「師父睡着之後，情況又如何？」

神秘人道：「幸好我爹的援手突然趕至，把咱們的仇家殺得人仰馬翻，片甲不留。」

岳小玉說：「那可謝天謝地啦。」

神秘人說：「不是謝天謝地，而是要感謝我爹的朋友，若不是這一羣跟我爹肝胆相照的兄弟拚命趕來，只怕不必動手，咱們巳在洞穴裏活活餓死。」

岳小玉道：「不錯，這樣夠義氣的朋友，實在相當難得。」

神秘人嘆息一聲，道：「我爹的朋友，個個都是江湖上的好漢子，但我呢？嘿嘿，眞是他媽的不堪一提，不要說修身齊家治國，就連自己的脚趾甲也沒有一天可以修理得乾乾淨淨，反而虱子倒是惹上了不少，唉，七八十歲人啦，還是渾渾噩噩，一事無成，將來到了黃泉，眞是愧對列祖列宗，不知如何是好了。」

岳小玉道：「脚趾甲乾淨不乾淨，那是一點兒也不重要的，總要做事光明磊落，問心無愧就是了。」

神秘人嘆道：「但爲師却正是一直問心有愧。」

岳小玉道：「你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嗎？」

神秘人道：「是不是傷天害理，爲師可不清楚，但總之一塌糊塗，却是無可置疑之事。」

岳小玉聽他說得語焉不詳，便道：「師父可以說得明白一點嗎？」

神秘人道：「常言道：『娶妻求淑女』，你說這句話對不對？」

岳小玉道：「不對。」

神秘人瞇着眼笑道：「怎會不對？」

岳小玉道：「買牛要肥壯，吃魚要活宰，但娶妻却不一定非娶個淑女不可。」

神秘人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岳小玉道：「這種事最講緣份，非要兩情相悅不可，只要是心中所喜，就算娶個潑婦回來天天捱罵，也是心甘情願的，反過來說，倘若所娶之人不合自己心意，管他是天仙化人也好，賢妻良母也好，到頭來還是越瞧越不順眼，一定遲早完蛋大吉，阿彌陀佛苦也苦也！」

神秘人楞住了。

他怔怔地望住岳小玉，就像是望住了一個怪物一樣。

岳小玉給他瞧得頭皮發炸，忍不住道：「師父，是不是徒兒胡說八道，令你老人家生氣了？」

神秘人搖搖頭，吁了口氣才道：「爲師不是生氣，只是想不到你會說出這番話來。」

岳小玉道：「是不是徒兒說錯了？」

神秘人又搖搖頭，道：「你沒有錯，而且每一句話都說得對極了。」

岳小玉一愣：「眞的？」

神秘人道：「當然是眞的，難道師父還會在這時候跟你說笑嗎？不瞞你說，爲師當年就是做了一件這樣的錯事。」

（未完・九）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少俊被崆峒四皓老二、老四攔住不讓進去，連接了二人的「摧枯掌」，二人見無法取勝，取出墨玉通天尺夾攻，使出崆峒派本門的眞功，岳少俊也不示弱，用逆天玄功使出天山第一劍招，二人以爲他只有此劍招，便步步追逼，雖然受到挫折，仍不肯退讓，死戰糾纏，岳少俊只好使出第二劍招，才將他們殺退，跟着趕上去參加仲飛瓊和黎姬的苦鬥，見仲飛瓊無法取勝，便伸手將黎姬的手腕扣着，將她制住，二人入洞內看老神仙，知道不妙，仲飛瓊忙出來想質問黎姬，却被妹妹季飛燕誤將她放走，追出去時，她已逃去無踪……

成立天地會　示威壓羣雄

司徒翼點頭道：「解毒藥物，本身都有奇毒，一點也不能弄錯，只有先查明了老神仙身中之毒，才能對症下藥。」

季飛燕道：「要怎麼個查法呢？」

仲飛瓊道：「只有一個辦法，找姬山主和祝靈仙去要解藥。」

季飛燕道：「對，咱們這就走，我和大姐說，這次臘八大會，姬山主也要親自去呢，咱們到黃山找他去。」

仲飛瓊道：「不行，爺爺身不能動，口不能言，需人照顧，妳留在這裏照顧爺爺，司徒伯伯守護洞府，找姬山主之事，還是由我和俊弟弟去辦就是了。」

司徒翼道：「姬山主既然不顧故人之情，敢向老神仙下毒，你們去了，只怕未必肯交出解藥來。」

仲飛瓊苦着臉道：「我會先去看大姐，祝靈仙若是不肯交出解藥來，就和他翻了。」

司徒翼爲難的道：「崆峒派實力雄厚，二姑娘……」

仲飛瓊道：「我不怕。」

岳少俊及時道：「瓊姊姊，小弟想到了一件事了。」

仲飛瓊被他當着司徒翼，季飛燕二人面前，叫自己瓊姊姊，口氣稍嫌親密，不禁臉色微變，問道：「你想到了什麼？」

岳少俊道：「咱們趕上雪山來，是老哥哥轉達大覺老師父的意思，小弟認爲老哥哥可能早已洞悉崆峒派的陰謀，他一定會帮咱們的忙的。」

仲飛瓊聽得喜道：「是啊，只要老哥哥肯插手，咱們就有勝算了。」

季飛燕奇怪地問道：「二姊，老哥哥是誰呢？」

仲飛瓊道：「老哥哥是天山老人門下，武功高不可測，此事說來話長，現在無暇多說，我們要走了。」

× × ×

臘八，清晨，巳牌時光！

黃山擲鉢禪院前面，一條用石條砌成的山道上，正有一行人緩步而來。

這一行人，由武林大老宋鎭山爲首，隨侍他左右的是宋文俊，和總管金甲神霍萬清。

華山派掌門人商景雲、門人蕭劍鳴。衡山派金睛靈猿竺三山、終南派飛鴻羽士陸鴻飛、八卦門掌門人邵玄風、甘玄通、六合門禿頂神鵰孟達仁、淮揚三傑淮南子胥哲夫、易清瀾，淮揚大俠惲欽堯。

武當派玉玄子，遊龍劍客史傳鼎。少林寺羅漢堂主持無注大師，乾坤手佟世昌，及十八弟子。

擲鉢禪院門口，左右兩邊雁翅般站着八名身穿青色長衫的少年，一個個長得眉清目秀，年約十七八歲，腰懸青穗長劍，胸前掛着一條紅綢，上書「迎賓」二字。

一行人剛抵山門，立即有一名青衫少年趨前一步，躬身道：「請問貴客，是那一門派的人？」

金甲神霍萬清跨前兩步，提高聲音說道：「前武林盟主宋老爺子，暨少林、武當、華山、衡山、終南、八卦、六合、淮揚各大門派掌門人及代表應邀前來與會，請速進去通報一聲，要大會主持人前來迎接。」

這話他沒有說得過份，以宋老爺子和各大門派掌門人，代表人的身份，主持這臘八之會的主持人，理應親自出來迎接。

江湖上，一向重視一個「禮」字，這也是江湖禮節。

就在霍萬清高聲說話之時，但見擲鉢禪院山門內匆匆迎出一個瘦高黃衫老人，三脚兩步，搶到門口，朝宋鎭山等人連連拱手道：「宋老爺子，諸位掌門人、大師、道長，蒞臨敝會，兄弟迎迓來遲，還望多多恕罪，請諸位入內奉茶。」

宋鎭山自然一眼就已認出迎出來的是崆峒派右護法靳半丁，心中不禁暗暗有氣，忖道：「今日之會，明明是崆峒派發起的，姬靈運居然自恃身份，如此托大？」

一面手撫銀髯，故作不識，問道：「霍總管，來者何人？」

霍萬清也怒惱崆峒派太以無禮，八大門派掌門人，代表前來與會，他們居然只派一名右護法出來相迎，豈非絲毫沒把八大門派放在眼裏麼？聞言連忙躬聲道：「回老爺子，出來相迎的乃是崆峒派右護法靳半丁靳大俠。」

靳半丁連忙抱拳當胸，陪笑道：「宋老爺子垂詢，在下是崆峒派靳半丁，但在此次大會上，半丁忝爲『總迎賓』之職，代表大會迎迓各大門派貴賓，還望霍總管垂察。」

他這一站直身子，黃衫左胸，果然綴着一條大紅金字的綢條，上書「總迎賓」三字。

「總迎賓」，專司迎迓貴賓，這也沒錯。

宋鎭山嘿然道：「今天之會，莫非不是由姬山主親自主持麼？」

這句話，就擺明了責備姬靈運不曾親自出來迎接。

靳半丁連忙躬身道：「回宋老爺子，姬山主既是今日此會的發起人，自然也要趕來與會，只是此刻車駕尚未到達，以致無法親自接待，還望宋老爺子諸位，多多海涵。」

宋鎮山莞爾一笑道：「看來老夫等人來早了。」

靳半丁陪笑道：「宋老爺子諸位先請入內休息。」

既然來了，總不成再退回去。

宋鎮山一抬手道：「那就請總迎賓帶路了。」

靳半丁連聲應是，說道：「諸位大師、道長，請隨靳某來。」

說完，果然側身走在前面引路。

大家隨着他魚貫進入山門，轉過彌勒殿，是一片廣大的天井，正面一座大殿，本來應該是大雄寺殿，如今却臨時改成了大會場。

由大天井通向大殿，中間地上舖着一長條黃色的地毯。

大殿正中，高懸一方彩牌，紅綢上綴着：「天地大會」四個字。

宋鎮山看了這四個字，心中不禁暗暗好笑。忖道：「這算什麼大會？名不正，言不順，只此四字，就可看出他們這批人不成氣候，又能成什麼大事？」

石階上，是條寬闊的走廊，放着二張舖了紅布的長條桌，每張條桌後面，各自站立了兩名秀髮披肩，如花似玉的黃衣少女。

左首桌上，平舖了一個錦摺式的精裱洒金錢，乃是來賓簽名之用。

右首桌上，放着幾叠大紅綢條，不知作何用處？

因爲這兩張長桌條，放得極爲靠近，中間最多只能容得兩人並肩而行，換句說話，要進入會場，必須從兩張長條桌中間通過。

石階兩旁，也和山門前一樣，站着八個身穿青色長衫，腰懸青絲長劍的少年武士，一個個生得眉清目秀，年約十七八歲，胸前也同樣掛着上書「迎賓」二字的大紅綢條。

但你只須稍加留意，這些人雖然年事極輕，眉目清俊，但他們眉宇之間，却隱隱泛着一層青氣，分明都練有一身旁門異功。

名是「迎賓」，實則含有監視和警戒之意。

靳半丁領着宋鎮山走近左首一張長案，脚下一停，陪笑說道：「宋老爺子請留名。」

一名黃衣少女即拿起一支中楷羊毫、濡滿了墨，雙手送到宋鎮山面前，嫣然笑道：「請貴賓題名。」

宋鎮山目光朝錦摺式的題名籌上看了一眼，只見上面首行寫着：「天地大會各大門派與會貴賓題名錄」字樣。

自己還是第一個人，當下就接過毛筆，寫了「宋鎮山」三字。那黃衣少女又把筆遞給了宋文俊，宋文俊也隨着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這時靳半丁已引着宋鎮山走到兩張條桌中間，站在右首條桌後面的一名黃衣少女趕緊取了一方寫着「貴賓」二個字的紫金綢條，一面檀口輕啓，含笑道：「貴賓臨會，請別上貴賓綢條，再行入場。」

像這般笑臉迎，使人無法拒絕，於是宋鎮山只得站停下來。

那黃衣少女一雙纖纖玉手，拏着紫紅綢條，用針替宋老爺子別到左胸之上，然後美目流盼，輕輕的說了聲：「謝謝。」

反正與會之人，都須在左首長條桌上設立的簽名處，簽下名字，再由右首長條桌後的黃衣少女，替你在胸前別上「貴賓」一紫紅綢條，你才能從兩張條桌中間通過去。

一行人足足忙了頓飯工夫，才算辦完手續，進入會場。

這座大殿，足可容納得下幾百個人，上首巳用鵝黃綢幔，把神像遮了起來，正中間懸着一幅橫條，也是用大紅綢，綴以金字的「天地大會」四字。

這四個字下面，是一張圍着大紅綉金桌披的長案，長案後放着兩把高背錦披椅子，左右兩邊，又放了兩把較小的錦披椅子。

長案左右兩旁，又是四把錦披椅子。

面對長案，一共放着九排椅子，最前面三排，披着綉披，算是「貴賓席」，從第四排起，則是普通的「來賓席」。

靳半丁把宋鎮山等人，引到貴賓席入席，門人弟子，則坐到「貴賓席」後面的「來賓席」席上。

這時，參加大會的「來賓」，陸續入席，人數漸多。

能夠受到大會邀請的「來賓」，自然也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人物，不是一方雄主，就是各路道上的瓢把子，反正黑白兩道的人差不多全到齊了。

與會的人對「天地大會」，都感到有些莫測高深，此時大家見了面，有的在互相寒暄，有的在探詢這場大會，竟是什麼性質？

但當大家看到「貴賓席」上端坐的武林大老宋鎮山，和八大門派的人，大家猶疑的心情，不覺稍爲減輕。

因爲有武林大老和八大門派的人出席，這場大會，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兇險了。

時間漸漸接近巳牌，擲鉢禪院後進忽然响起悠揚的鐘聲！

在場衆人心中暗道：「到時候了！」

鐘聲未歇，前面走廊上忽然奏起一陣管絃細樂，和鳴炮的聲音。

這顯然是大會就要開始了！

奏着悠揚細樂，左首黃幔啓處，當先緩步走出來的，是一個身穿藍長衫，腰懸白繐長劍的白面書生！

只見他生得劍眉星目，玉面朱唇，手中輕搖着一柄摺扇，神態瀟洒，丰姿俊朗，此刻臉含微笑，步履從容，當先走近長案左首，便自站停。

與會羣雄，除了宋鎮山、少林無住大師、八卦門甘玄通、六合門孟達仁、終南飛虹陸飛鴻等有限的幾個人，曾和他會過面，知道他是此次大會的總護法祝天俊，大家幾乎從未在江湖上見過，不禁起了一陣竊竊私議之聲。

緊隨祝天俊身後走出的則有狼山一狽索毅夫、百步神拳袁廣傑、黑虎神趙光斗、五叉眞人聞天雷、九指羅漢祝祥符、湘西雙屍閉目殭屍、三眼殭屍閔慶雨、噴霧豹滕仰高，他們出場之後，就由右至左，依次站在左首黃幔之下。

在祝天俊走出的同時，右首黃幔啓處，第一個走出來的，是一個雲髻高聳，一身宮衣的少婦。

看去約莫二十五六歲，生得芙蓉如臉，柳翠如眉，腰懸一柄白繐寒英劍，正是總護法祝天俊的嬌妻，雪山三英的大姐孟飛鸞，她也和祝天俊一樣，走到長案右首便自站停下來。

緊隨她身後的則是一身火紅的火魔女祝巧巧，花白頭髮一身青衣裙的賣花婆竺三姑，最使人驚奇的，是跟隨賣花婆身側的一名少女，宋鎮山等人全都認識，她，赫然竟是在揚州失踪的竺秋蘭！

接着是尤二娘子尤如是、催命婆子巫婆婆，最後一個則是在天華山莊假扮春梅的柳青青。

這一行女將，也和左邊的狼山一狽等人一樣，出場之後，就由右而左，一排站到右首黃幔之下。

這兩排人站定之後，又有人從黃幔後面緩步走出那是兩個身穿綠袍的老人，兩人面貌十分相似，形容枯槁，頦下同樣留着一小把銀絲似的山羊鬍子。

他們是分從黃幔左右走出，行近長案左右兩邊，便行停步，同時朝站在長案左右上首的祝天俊拱了拱手。

祝天俊連忙欠身抬手，道：「二老請坐。」

兩個綠袍老人也不謙遜，就在長案左右兩旁四把錦披椅子的上首兩把椅子坐了下來。

與會羣雄看到兩人模樣，心中都不由的暗哦一聲，這兩人豈非就是崆峒四皓只出來了二皓，那麼還有兩個呢？」

就在大家紛紛思忖之際，噴霧豹滕仰高從身邊摸出一張大紅帖子，高聲叫道：「天地大會開始……本大會總主持，祝總護法請就位。」

大家沒想到這場大會，原來竟是由他們總護法祝天俊主持的！

祝天俊依言走上一步，在長案正中間兩把高背錦椅左首的一把較小錦椅前面站停。

滕仰高又朝站在右首的孟飛鸞欠身抬手道：「請總護法夫人就位。」

孟飛鸞同樣走上一步，站到兩把高背錦椅右首一把較小錦椅的前面。

現在大家知道了，正中間兩把高背錦椅，一定是崆峒派姬山主和火靈聖母的坐位了。

他們召開大會，居然自抬身價，在天下各大門派之前，高踞上座，豈不太狂妄自大了麼？

只見噴霧豹滕仰高又在高聲喊了：「恭請教主、副教主蒞臨。」

教主、副教主，那一定是姬靈運和火靈聖母了！

姬靈運數十年來，一直自稱崆峒山主，如今居然當起教主和副教主來了，他們創立了什麼教？

隨着滕仰高的喊聲，中間黃幔緩緩之間兩邊分開。

最先走出來的是四名面目冷森的中年青衣女子，腰間各繫青繐長劍，分作兩對，走得並不太快。

最後兩人一個手捧一柄火形長劍，一個手捧一根紫藤鳩杖，走到右首一張高背錦椅後面，就一字排開，肅然而立。

隨後是身披紫紅大氅，臉型尖瘦的火靈聖母，走到右首高背錦椅前面，站停下來，但並未坐下。

如今會場上的空氣，漸漸凝結，大家幾乎肅靜得沒有一絲聲音！

這時，黃幔中間，又緩步走出兩個人來。

左首是一個頭大身矮，面貌有如老太婆的黃衣老人是崆峒派左護法段伯陽，右首一個則是担任大會總迎賓的右護法靳半丁。

這兩人原來只是左右衛護，側身而行，在兩人中間，由一名綠衣少婦扶持着，顫巍巍走出一個身材矮小的綠袍老人！

這老人生得鶴髮童顏，應該精神閃鑠，但他兩目昏瞶，神形疲憊，連步履都似乎跨不開，只是由綠衣少婦扶持着，雙脚顫巍巍在地上拖移而行！

這綠袍老人不用說就是崆峒山主姬靈運了，扶持他的綠衣少婦，該是他二名侍姬中的一人了。

崆峒山主名震寰宇，功參造化，如今連行動都需人扶持，應該息隱林泉，以享天年。

他居然還要召開什麼天地大會，創敎稱主，明眼人一看即知這齣把戲，完全是火靈聖母在假借行將就木的姬山主之名，一手掀起來的了。

崆峒山主這一出場，由總護法祝天俊領導的一批人，紛紛鼓起掌來！

掌聲雖然也鼓得極响亮，但只限於崆峒派的人，坐在「貴賓席」和「來賓席」的與會羣雄，雖然也有寥寥幾個附和着鼓掌，大部份却都保持冷靜和緘默的態度，並未隨聲附和。

崆峒山主終於在綠衣少婦的扶持之下，坐上了居中左首高背錦椅，左右護法和綠衣少婦依然侍立錦椅兩旁，小心護侍。

火靈聖母在崆峒山主登上寶座之後，才徐徐坐下。

滕仰高又高聲說道：「呈獻創立天地敎起名册。」

他話聲甫落，只見狼山一狽索毅夫不知何時，巳經溜了出去，此時一臉誠敬，施施然從殿前走了進來。

他身後緊隨着兩名黃衣女郎，各自手捧一個銀盤，盤內墊着紅綢，各置一本厚厚的錦册，並肩欵步而行。

索毅夫一直走到長案前面，脚下一停，大會總主持祝天俊隨即從錦椅上站起。

兩名黃衣女郎手捧銀盤，轉到索毅夫面前，索毅夫從兩個銀盤中取出兩本錦册，兩名黃衣女迅即退下，索毅夫高擧雙手，把兩本錦册呈上。

祝天俊上身微俯，從索毅夫手中接過錦册，索毅夫躬身一禮，才退到左首黃幔之下他原來的位置上站定。

祝天俊接受錦册之後，並未坐下，只見他朗若晨星的目光朝四週緩緩掃過，才雙手捧起上面一册，翻開扉頁，以他清朗的聲音，高聲念道：「本敎定名爲天地敎，蓋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聖賢俊哲，莫不立身於天地之間，山川湖海，莫不包容於天地之內，天地之義，豈不博且大焉？以天地立敎，正可容納各派，一統各門，天下武林，自茲合而爲一，庶可永無門派

之爭，門戶之見，江湖紛爭，得而消失於無形，故千年武技精華，因互相切磋而廣大，揚闡正義，維護道德，是爲本敎之宗旨。」

他略爲換了口氣，繼續唸道：「本敎於本年，歲在丙午年之臘月八日，首次集會於黃山擲鉢禪院，公舉姬靈運爲敎主，祝靈仙爲副敎主，公告於世，以昭鄭重。」

口氣微頓，又朗聲唸道：「發起人前武林盟主宋鎭山……」

坐在「貴賓席」的宋鎭山聽到這裏，不覺虎的站了起來，洪喝一聲，道：「且慢！」

狼山一狽索毅夫早就防到他會在此時站起，急忙趨步而出，陪笑道：「宋老爺子，你老有什麼意見，不妨等總護法唸完了，再發表意見，那時大家都可以聽得清楚些，你老且請坐下。」

在宋鎭山和索毅夫說話之時，祝天俊並沒有停下來，還是捧着錦冊，繼續唸了下去：「少林寺代表無住大師、佟世昌、武當派代表玉玄子、史傳鼎、華山派掌門人商景雲、衡山派代表竺三山、終南派代表陸飛鴻、八卦門掌門人邵玄凬、甘玄通、六合門代表孟達仁、淮揚派掌門人惲欽堯、胥哲夫、易清瀾……」

他唸得很快，一口氣把「貴賓席」與會衆人的名單都唸了出來。

就在此時，「貴賓席」上的羣雄，都已跟着宋鎭山相繼站起。

宋鎭山濃眉微攏，沉喝道：「祝總主持不用再唸下去了，宋某要當着在塲天下英豪鄭重否認曾在天地敎發起名冊上簽名，也鄭重否認公舉敎主、副敎主之事，希望祝總主持當塲予以澄清。」

華山派掌門人商景雲接着道：「宋老爺子說得極是，本人相信與會各大門派之人，事前既未參與此事，更不會聯名公舉任何人爲敎主之事，貴敎應該立予澄清，以正視聽。」

接下去少林、武當、衡山、終南、八卦、六合、淮揚各派的人，也紛紛發言否認發起天地敎，否認公舉敎主之事。

「來賓席」上各路羣雄，聽說天地敎創敎經過，和公舉敎主、副敎主，全是他們在自吹自擂，八大門派已然否認其事，大家也就跟着站起，紛紛離座。

火靈聖母緩緩從錦椅上站起，雙手一搖，尖聲道：「諸位稍安毋躁，本座自會還你們公道。」

她不待宋鎭山等人回答，就冷然叫道：「靳半丁。」

靳半丁趕緊答應一聲，從「敎主」錦椅後面，轉到長案前面，躬身道：「屬下在。」

火靈聖母問道：「八大門派中，還有那些人應邀未來的麼？」

這是總迎賓的事。

靳半丁答道：「回副敎主，八大門派中僅峨嵋派未曾出席。」

火靈聖母一擺手，靳半丁欠身退下，又回到上首錦椅後面站定。

火靈聖母又叫道：「索毅夫。」

狼山一狽趕緊趨步而出，躬身道：「屬下在。」

火靈聖母神情冷肅，緩緩說道：「本敎創敎大會，也邀了峨嵋派連生大師，他不但沒有親自出席，也並未派代表參加，這是藐視本敎。你說，江湖道上，藐視本敎的人，該當如何？」

狼山一狽道：「藐視本敎和抗拒本敎者死。」

火靈聖母道：「如果是門派呢？」

狼山一狽道：「滅其門派。」

只聽火靈聖母沉聲道：「好，索毅夫，這件事就由你去辦好了。」

這話聽得與會羣雄心頭不禁一緊，這是採取血腥行動的開始，天地敎殺一儆百，大有拿峨嵋派開刀之意。

索毅夫躬身道：「屬下遵命。」

火靈聖母這才轉過臉來，朝着宋鎭山說道：「宋鎭山，你說你們都沒有在發起名冊上簽名，沒有公舉敎主、副敎主？是麼？」

三十年來，還沒有人直呼宋鎭山之名的，她這般口氣，顯然有和八大門派翻臉之意。

宋鎭山直立不動，凜然道：「不錯，貴敎應該對此事有合理的交代。」

火靈聖母冷笑一聲道：「白紙上寫黑字，清清楚楚，難道還是本敎冒用你們的名字不成？」

說到這裏，回頭 祝天俊吩咐道：「總護法，你把名冊讓宋鎭山看看，是不是他親筆寫的？」

祝天俊望望火靈聖母，爲難的道：「副敎主……」

火靈聖母嘿然道：「你是怕他們把名冊毀了？這你不用担心，他們都以名門正派自居，諒來不至於有此卑鄙行爲，你只管送給他們驗看好了。」

祝天俊應了聲「是」，然後朝狼山一狽招了招手。

索毅夫急忙趨到長案前面。

祝天俊把一本名冊，遞給了索毅夫，說道：「你把名冊送過去，讓宋老爺子過目。」

索毅夫答應一聲，雙手接下名冊，轉身走到宋鎭山面前，陪笑道：「宋老爺子請過目。」

宋鎭山接過名冊，翻到第三頁，在「發起人」三字下面，領頭第一個名字，就是自己的名字，而且也正是自己簽的名，一點沒錯，如假包換！

這當然是他們假冒的了，但假冒得連本人都看不出是假的來！

宋鎭山微微一哂，把名冊遞給了身的華山派掌門人商景雲。

火靈聖母目光烱烱，朝宋鎭山投來，冷然問道：「你看清楚了，是不是你宋鎭山親筆？」

宋鎭山仰首發出一聲長笑，說道：「老夫既不會在名冊上簽名，但名冊上簽的名？幾乎已可亂眞；連老夫也懷疑好像自己簽的名了。」

火靈聖母目光四下一掃，說道：「你們傳閱完了麼？大概都要說這是本敎假冒了？」

名冊依次傳閱，到了易清瀾手裏，易清瀾把名冊一闔，遞還給索毅夫。索毅夫接過名冊，又呈給了祝天俊。

孟達仁大笑道：「聖母說得好，咱們

不說這是有人假冒的，難道要承認咱們自己簽的名不成？」

火靈聖母森然一笑道：「很好，武林中是非黑白，本來就是很難說，諸位都是望重一時的武林人物，既然認定本敎假冒你們的名字，自然不可能默認干休，化干戈爲玉帛，那麼依武林慣例，只有各憑功夫，一決勝負，來決定這塲是非，不知諸位以爲如何？」

宋鎭山洪笑一聲道：「聖母既有此意，老夫自當討敎。」

少林無住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貴敎這是早有預謀的了。」

火靈聖母冷笑一聲，吩咐道：「天俊，與會來賓，誰有不服，就由你陪他們過上幾招，務必使他們口服心服爲止，若是有人故意造謠生事，譁衆取寵，存心和本敎作對者，只管給我格殺勿論。」

好重的殺氣，好大的口氣！

祝天俊躬身道：「屬下遵命。」

他直起身，就離座走出，緩步走到長案前面，朝宋鎭山拱拱手道：「宋老爺子，諸位掌門人，那幾位有意賜敎，就請移駕前面廣塲上去。」

宋鎭山氣得老臉不禁煞白，輕哼一聲，說道：「怎麼？火靈聖母不親自下塲賜敎麼？」

祝天俊微微一笑道：「宋老爺子誤會了，諸位只要勝得了在下，副敎主自會親自下塲，向諸位討敎，但諸位若是連在下這一關都未必能勝，副敎主又何必親自下塲？」

他笑得瀟洒，說得輕鬆，態度謙恭，話聲清朗，但口氣之狂，却是少有。

衡山金睛靈猿竺三山濃哼一聲道：「竺某在江湖上見過的人，爲數不少，却從見過如此狂妄之人。」

祝天俊斜睨了他一眼，微哂道：「那是閣下少見多怪！」

一面轉臉朝宋鎭山拱手一禮，說道：「宋老爺子請。」

宋鎭山雖嫌他口氣狂妄，但他究竟是前任盟主，自持身份，不好發作。一手拂着垂髯，臉含笑容，舉步朝殿外行去。

祝天俊藍杉飄逸，陪同宋鎭山步出大殿。狼山一狽索毅夫等人，也魚貫相隨而出。

「來賓席」上的羣雄，也紛紛跟了出來。這時擺在簷廊上的兩張長案業已撤去，幾名武士立即在廊上放好兩把高背的錦椅。

敎主姬靈運仍由綠衣少婦攙扶，左右護法段伯陽、靳半丁護持而行，和副敎主火靈聖母一齊在椅上落坐。

孟飛鸞、火魔女、賣花婆竺三姑、尤二娘、催命婆子巫姥姥等人，一列站到了右邊石階之上。

祝天俊神態從容，朝宋鎭山抱拳一禮，抬目道：「宋老爺子可是要親自下塲賜敎麼？」

他居然向宋老爺子挑戰了！

宋鎭山當眞被他氣得發狂，幾乎要脫口說出：「你還不配」的話來，但這話有失他武林大老的風度，因此只是輕哼一聲，回聲道：「俊兒，取劍來。」

宋文俊一下閃身而出，欠身道：「爹，祝總護法論年歲和孩兒相若，他不配和你老人家動手，還是由孩兒接他幾招，看看他究竟有些什麼驚人之藝，敢向八大門派挑戰？」

宋鎭山自然知道今日之戰，對方必然早有準備，但火靈聖母僅派祝天俊一人出塲，足見此人年事雖輕，武功一定極高。以自己地位實在不宜與他動手，好在文俊經自己調敎多年，宋家百劍，縱或不勝，敗也未必。當下微微頷首道：「此人一身武功，必然極高，你要小心應付。」

宋文俊躬身道：「孩兒省得。」

說完，走到天井中間，離祝天俊身前八尺，才行站住，抱拳道：「宋文俊先向祝總護法討敎幾手高招。」

九指羅漢祝祥符一下搶了出來，欠身道：「總護法，由屬下接他一陣。」

祝天俊微微擺了一下頭，道：「不用了。」

九指羅漢只得退下。

祝天俊目光一抬，打量了宋文俊一眼，仰首向天，問道：「你就是宋老爺子的哲嗣宋文俊？」

宋文俊聽他口氣托大，好像根本就沒有把自己放在眼裏，不覺怒笑一聲道：「不錯，本公子正是宋文俊，你就是自封敎主姬靈運的高足，自封副敎主祝靈仙的義子？」

他直呼姬靈運、祝靈仙之名，自然犯祝天俊的忌諱，心中不覺大怒，劍眉挑動，一張俊臉，立時隱現靑氣，冷然道：「你要跟我領敎，那就接着吧！」

也不拔劍，左足舉步朝前跨出，右手一揮，手中搖着的摺扇，倏然收攏，順手一記「手揮五絃」扇頭劃出，朝宋文俊「中庭穴」點來。他這一記直踏中宮，欺身進來，看來隨意揮洒，輕描淡寫，瀟洒已極，根本沒把文俊當作對手。

宋文俊長劍並未出鞘，只是身形閃動，一下閃避開去，口中朗聲道：「祝總護法，怎麼不亮劍？」

他果然不愧是武林大老的公子，氣度從容，身法輕靈，同樣使人有飄逸的感覺。這兩人當得是年輕一輩中的俊秀之才！

祝天俊冷傲的道：「祝某就是要試試你『宋家百劍』究竟威力如何？你能逼我非亮劍不可的時候，我自會亮劍。」

宋文俊平日本是極傲之人，如今祝天俊居然比他還傲，說出能逼他非亮劍不可，他才亮劍的話來，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時不由得俊目之中，逼射出兩道霜刃般的光芒，敞笑一聲道：「閣下好大的口氣，宋文俊倒要瞧瞧你不亮出劍來，如何接我的招？」

「鏘」！寒電一閃，長劍出鞘，隨着右手揮處，使了一招「飛雲出岫」，劍似飛蛇般直吐出去。

宋老爺子出身華山派，因此宋文俊這起手一劍，使的正是華山劍法，但因他心頭怒惱對方出言狂妄，故而這招「飛雲出岫」，才使到一半，劍勢突變，化爲「天山劍法」「穿山裂石」。刹那間劍光紛披，捲起幾縷精芒冷電，分襲左右，疾攻而上。

宋文俊劍勢變化，已經夠快，但祝天俊比他還快了半步，口中冷哂一聲，身形

輕閃，一下從繽紛飛舞的劍影中欺入，摺扇隨着「豁」的一聲打開，朝宋文俊執劍手背上壓下。

這一記不但身如幻影，手法更是奇異，看得八大門派的人，爲之聳然動容！

宋鎮山暗暗叫了一聲：「雲山天衣手法！」

只有雲山「天衣手法」，不重形式，却能破解各家手法！

雙方出手，都快得如同電光石火，宋文俊一劍出手，驟覺人影閃動，對方已然欺了過來，一時來不及收招，被逼得往後躍退數步，才算避過。

這下，可把宋文俊激怒得俊臉通紅，自己父親昔年就有武林第一劍之稱，自己還是他老人家的兒子，手中空有一支長劍，竟然在一招之間，就被人家尺餘長的一柄摺扇逼退！

這眞比刺他一劍還要難堪，口中狂喝一聲，一退即進，長劍揮動，身隨劍轉，展開「宋家百劍」精奇招數，但見精芒冷電，繽紛飛閃，疾攻過去。

他這是含憤出手，不但迅速絕倫，一片劍影，有如銀蛇亂閃，勢道凌厲已極！

祝天俊落在重重劍影包圍之中，倒也不敢大意，摺扇揮起一道扇影，藍衫飄閃，側身游走。

宋文俊的劍勢，已經迅捷無比，孰料祝天俊的扇勢，比他更快更捷，每一招幾乎都快上了半籌。

瞬息之間，兩人已搶攻了三十多招，都是一沾即走，劍、扇從不相交。

一陣功夫，八大門派及其他觀戰的人，只覺得兩人劍、扇飛掄，快若閃電，倒還不覺得什麼？但武林大老宋鎮山竟看得雙目圓瞪，驚疑不定。

不，他幾乎是驚駭欲絕。

因爲宋文俊使的盡是「宋家百劍」中的精妙殺着，「宋家百劍」，實出天山逸叟，每一招都是劍法中最難化解的絕招。

何況宋文俊搶先出手，祝天俊應該比他慢了半招才對，但祝天俊的扇勢，竟比宋文俊快，竟然迎頭趕上了半招。

須知一般人趕上了半招，乃是你的出手快，原也不足爲奇，但祝天俊快過宋文俊半招，就不同了。

他以一柄尺餘長的摺扇，出手第一招，就破解了宋文俊攻去的第一招。

宋文俊眼看第一招被人破去，趕緊變招，那知第二招堪堪出手，祝天俊的摺扇已緊接着劃來，宋文俊劍招才使到一半，發覺這一招如果再使下去，將被對方破去，於是急忙中途變招。

祝天俊看他變招，也隨着改變扇勢。

總之，這三十幾招，兩人不住的中途變招，都只使出半招就變換，沒有人使完一招的。

最使宋鎮山感到震駭的是，宋文俊使出來的「宋家百劍」，幾乎全給祝天俊破解無疑！

數十年來，被號稱「宋家百劍」，竟然全被人破去了，這叫宋老爺子如何不驚駭欲絕？

要破解一家劍法，必須先全盤了解這家劍法的招數，這麼看來，必是早有陰謀，把自己「宋家百劍」劍法竊取，再有像姬山主這樣的高手，詳加判研，自可創出破解的招數來。

宋鎮山驚疑交集，正待喝阻。

突然祝天俊冷笑一聲道：「夠了，『宋家百劍』，也不過如此。」

身形飛旋，左手倏然探出，朝宋文俊長劍抓來。

他這一記看去只是隨手一抓，毫無章法，徒手抓劍，更使人覺得駭異不止，但他這記手法，實在奇妙無倫！

宋文俊一劍刺去，看他朝劍上抓來，他自小練劍，自然看得出對方手法怪異，但自己這一劍就好像朝他手上湊上去的一般！

心中一驚，再想撤劍，已是慢了一步，劍尖已被祝天俊左手食、中二指夾住，急切之間，右手用力一轉，左手揮手一掌，向祝天俊迎面劈了過去。

祝天俊左手兩個指頭夾着劍尖，右手摺扇輕搖，臉上露出冷峻的笑容，喝了聲：「去吧！」

左手抬處輕輕望前一送，宋文俊身不由己，連人帶劍，仰天一個觔斗，翻跌出去，砰然一聲，跌坐在地。

祝天俊也不追擊，連看也沒有再去看宋文俊一眼，只是摺扇當胸，連搖幾搖，冷然道：「還有那一位要賜敎的麼？」

宋文俊以劍點地，一躍而起，羞得滿臉通紅，宋鎮山一擺手，示意他回來。

這時激怒了金甲神霍萬清，洪笑一聲，閃身而出，喝道：「霍某來領敎你的高招。」

和他同時，閃身而出的還有衡山派金睛靈猿竺三山，大聲道：「霍總管且慢，兄弟久想瞧瞧崆峒奇技，這一陣讓與兄弟如何？」

霍萬清還未及答話，祝天俊冷然道：「二位不用爭先，有興趣，不妨二位一齊上。」

竺三山一雙火眼，精芒暴射，洪笑道：「閣下是天地總護法，還懂得江湖禮數麼？你把老夫看成了什麼人？」

祝天俊冷然道：「動手過招，優勝劣敗，以武功爲強，徒然自恃身分，又何足道哉？」

竺三山被他氣得老臉通紅，狂笑一聲，刷的從背上掣下一柄四尺闊劍，朝祝天俊一指，凜然喝道：「很好，老夫今天就敎訓敎訓你這個狂妄無知之徒。」

金甲神霍萬清眼看金睛靈猿竺三山動了眞怒，他就是衡山一代名宿，自己不好和他再爭，只得悄然退下。

祝天俊目光瞥了竺三山一眼，輕唔一聲道：「你就是人稱金睛靈猿竺三山？」

竺三山道：「不錯，正是老夫。」

祝天俊道：「你說要敎訓在下？」

竺三山道：「不錯，這話正是老夫說的。」

祝天俊好整以暇，當胸張開的摺扇，倏然收攏，扇頭朝宋文俊一指，說道：「方才在下爲了想看一看名聞天下的『宋家百劍』，故而和宋仁兄打了三十三招半，三十三招半，正是一百劍的三分之一，有這三分之一，對百招的劍法，亦可思過半矣……」

他口氣微頓，扇輕輕敲着左手掌心

，徐徐說道：「至於衡山劍法，在下也聞名已久，但要敎訓在下，只怕未必，只不知閣下想敎訓在下幾招？」

這話，大家現在聽出來了，他是爲了想瞧瞧「宋家百劍」才和宋文俊打了三十三招半。

如果眞要動手對付宋文俊，實在毋須三十三招半，因此才問竺三山，想要和他打幾招？這話自然問得極狂。

金睛靈猿竺三山道：「你說呢？」

祝天俊仰首道：「天下之大，還沒有能在祝某劍下，走出十招之人，在下就以這柄摺扇，接閣下十招吧！」

在他劍下沒有人能走得出十招者，用摺扇接竺三山十招者，是對付竺三山還用不着使劍也。

金睛靈猿竺三山一雙火眼，精芒連閃，赫然連笑道：「閣下有此自信？」

祝天俊冷笑一聲道：「你走得出十招，便算祝某落敗。」

竺三山忍不住說道：「你落敗了又如何？」

祝天俊豁的一聲，打開摺扇，當胸連搖幾搖，才淡淡一笑道：「在下是以天地敎總護法身份，向諸位討敎，也是代表天地敎，以勝負來解決今日大會上的一場糾紛，方才副敎主也有交代，勝要勝得使諸位心服口服，在下落敗了，也就是天地敎落敗了，天地敎一旦落敗了，江湖上自然不復有天地敎這三字。」

他這幾句話，聽得八大門派羣雄，個個聳然動容，就是天地敎的一干人，也都覺得他說得未免太自負了。

金睛靈猿竺三山洪笑一聲道：「好！老夫雖然不代表各大門派，但老夫也代表了衡山一派，與會而來，有你祝總護法這句話就好，老夫就領敎你十招高招。」

祝天俊摺扇一抬，說了聲：「請！」

竺三山手中四尺的闊劍，臨風一橫，凝神說道：「老夫劍中有劍，閣下須得小心！」

祝天俊淡然道：「但憑閣下施爲。」

大家聽了竺三山的話，心中不免各自猜測，不知他「劍中有劍」，又作如何解釋？

因爲衡山派自從昔年崆峒派一戰，落得個一敗塗地，江湖上從此很少有衡山派的人走動。

這二三十年來，衡山派自然不忘湔雪前恥，勤練劍法，此次竺三山代表衡山派赴會，當然有他的絕活，他當衆說出「劍中有劍」，自然不能等閒視之！

他身形一轉，應道：「好！閣下那就接着了！」

身形一挺，振臂一劍，直向對方當胸點去。

他個子瘦小，故而有靈猿之譽，他使的劍，却是闊如手掌，長逾四尺，和他身材極不相稱。

此時闊劍乍起，這一招雖無多大變化，但劍勢出手，劍芒暴長，宛如一道匹練，激射過去。

只見匹練，不見其人，原來他人隨劍發，一個人隨着劍光後面，凌空射去，劍光暴漲，瘦小人影就顯得淡了。

與會之人，個個都是劍術行家，看了他這一劍的威勢，不禁都暗暗點頭，金睛靈猿二三十年不履江湖，劍上造詣，果然深湛無比！

祝天俊不避不讓，右手摺扇往上翻起，劃起一圈扇影，朝劍光迎來。

他以尺餘長一柄摺扇，居然敢和金睛靈猿四尺長的闊劍硬碰。

金睛靈猿的劍光，來勢何等迅速，自然很快就和一圈扇影遭遇上了。

竺三山只覺對方扇影之中，無聲無息的暗寓一股極強震力，硬把自己劍勢，擋諸門外。

不，震得他闊劍劍身嗡然有聲！

金睛靈猿竺三山精練「衡山劍法」三十年，只怕你兵刃不和他交接，（術語劍走青，刀走黑，走即青是使劍之人能躲避敵鋒，毋須以劍格擋也）不怕你格擋之際，使用震力，你震力越强，他就越高興。

因爲「衡山劍法」異於一般劍法，乃是以騰躍飛刺爲主，借敵人劍上刀招，以爲己用。

竺三山闊劍受到震力，口中不知不覺發出一聲洪笑，雙足趁勢一點，身形騰空而起，一下刺空飛上三丈多高，回頭俯衝而下。

闊劍凌空一振，劍光化作一片劍雲，朝祝天俊當頭罩落！

劍勢未到，一片凜冽森寒的劍風，已經籠罩了兩丈方圓，使人可感到這片劍雲佈滿了濃重的殺氣！

這一招「烏雲蓋頂」，正是「衡山劍法」中精妙殺着，連武林大老宋老爺子都仰首注目，一手拈着長髯，暗暗點頭。

再看祝天俊摺扇當胸，立如淵停嶽峙，和所有的人一樣，仰首望竺三山從高空發劍，好像他並非身當其衝，絲毫不作準備。

直等那一片劍雲，壓到他頭頂丈許光景，他摺扇才豁然劃起，身子隨着一個輕旋，轉若陀螺，離地而起！

他這一轉，但見一片扇影，繞身而起，宛如一座玲瓏寶塔，立在漫天風雨中！

一片光塔四射的劍雲壓頂而下，朝塔尖直落，登時響起一陣急驟如雨的噹噹連響，少說也有七八聲之多。

這是說竺三山這一招「烏雲蓋頂」，名雖一招，實則連發了七八劍，但都被祝天俊擋開了！

劍雲、扇影，在這刹那間消失，竺三山一擊不中，已經落到一丈光景的人，在第八聲「噹」的聲中，又借勢騰起，手中闊劍在他飛起之時，有如長虹貫日，再度刺空直上！

這回他闊劍與祝天俊的摺扇一共交擊了八記之多，震力較强，連人帶劍，化作一道劍光，往上射出五丈之高，才一個倒轉，劍先人後，原式（依然是一道劍光）俯衝而下！

這一招雖無變化，但五丈長的一道經天劍光，垂直刺下，如高山飛瀑，如黃河天來，有沛然莫能禦的氣概，自然比方才那一招，「烏雲蓋頂」，更爲壯觀，更顯得勢道凌厲無比！

「衡山劍法」，在八大門派中，果然有他獨到之處！

（未完・三〇）

齊雲飛傳奇　故事之三

毒神仙（三）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齊雲飛聽舒燕北的不幸遭遇，卻摸不着頭腦，經過神捕顧雲生說出可能是中了「物放」的藥物，故令人有神志顛倒，做出亂倫之事，叫他到五老峯找毒神仙，求解毒之藥，這次羣豪約會，還有黃松道長和顧雲生未有將自己的事情說出來，等齊雲飛回到客棧之後，個別暗中將自己的隱憂告知，黃松道長因本派失落七星劍和秘笈抄本被人盜去；顧雲生因查三殿下失踪無下落，希望齊雲飛協助查緝，齊雲飛、柳擷紅答應舒燕北同去找毒神仙，在路上遇到丐帮襄陽分舵舵主盧七，被他們無理攔截取鬧，雙方大打出手，丐帮不敵……

救人反中毒　急煞柳姑娘

只聽盧七叫道：「咱們是許昌分舵的弟子！強敵在此，請兄弟來助！」

遠處立即傳來一個綿實的嘯聲，和尖細粗啞不一的呼叫聲，這次連舒燕北也變了顏色！因為來者起碼有數十個之多！而發話之人的武功，更遠非盧七能及！

舒燕北向齊雲飛道：「咱們快退！」

盧七道：「不許讓他們逃脫！」他知道援兵已至，不甘後人，揮舞着打狗棒，攔住舒燕北的退路。

舒燕北正想施殺手，嘯聲已止，接着有人喝道：「住手！」

丐帮弟子如奉綸音，立即退後，紛紛垂手恭聲叫道：「參見梁長老！」

舒燕北抬頭一望，只見丈餘處立着一位鐵塔似的老漢，身裁魁梧之至，滿面紅光，名符其實的童顏白髮，他立即想起一個人來，抱拳道：「來者莫非是『皓首蒼龍』梁長老！」

那人目光烱烱，在他們三人臉上掃過，道：「老叫化子正是梁剛，請問閣下是誰？」

舒燕北看齊雲飛打了個眼色，齊雲飛會意，立即抱拳道：「在下齊雲飛，素聞長老的大名！」

梁剛又看了他一眼，問道：「閣下莫非便是有『銀劍白龍』之稱的那一位齊雲飛？」

「不敢，正是在下！」

梁剛哦了一聲，轉頭問道：「盧七，你們為何跟齊少俠發生衝突！」

大龍囁嚅的道：「他們殺死了本帮兄弟……」

柳擷紅截口問道：「武林中人咸謂丐帮的弟子俠義過人，閣下為何老是指鹿為馬？」

梁剛咳了一聲，道：「盧七你答！」

盧七囁嚅地道：「咱們因為誤會，所以……但是他們也不該出手傷人在先，弟子們為了捍衛本帮的聲譽，是以不得不出手……」

柳擷紅冷笑一聲：「你倒能言善道，難道這位大龍出口輕薄良家婦女也是誤會的？再說，你們可以檢查一下，咱們可有殺死你們的弟兄？」

梁剛雙手抱拳道：「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柳擷紅道：「姪女乃蘇州柳擷紅！」

「柳擷紅？」梁剛白眉一皺，道：「姑娘是柳園主的千金？」

「家父正是柳舞風！」

梁剛臉色微微一變，道：「大龍，你如何輕薄柳姑娘？」

大龍望了盧七一眼，惶恐地道：「誰說弟子輕薄她？弟子只是讚她是漂亮的姑娘而已……」

齊雲飛道：「閣下變得倒快，剛才可不是這樣！」

梁剛眼珠子一轉，問道：「你的臉為何腫了起來？」

大龍道：「這小子趁弟子不備，摑了我一掌！」說着伸手指一指齊雲飛！

齊雲飛怒道：「在下只恨剛才沒連你的左頰也打腫！」

梁剛沉聲道：「聽見沒有？你自己將左頰也打腫吧！」

大龍一愣，囁嚅地說不出話來，齊雲飛忙道：「長老莫認眞，在下只是戲言而已！」

梁剛抬起頭來，雙眼神光如電，瞪着齊雲飛，問道：「少俠向喜戲言？」

齊雲飛也怔住了，只聽梁剛又道：「未知剛才所說也是不是戲言？」

舒燕北暗叫一聲不好。「素聞此老十分護短，只怕沒這般簡單！」

柳擷紅心中不由有氣，道：「聽長老這樣說，莫非認為姪女是誣告貴帮弟子？也難道是姪女自招人輕薄？」

梁剛臉色一變，倏地一個轉身，手臂一抬，只聽「拍」地一聲，已在大龍的左頰上狠狠地摑了一掌！這一掌打得大龍嘴角沁血，捂着臉，哭喪似地道：「長老，您……」

梁剛厲聲說道：「難道老叫化打錯了你？」

大龍見他聲色俱厲，「噗」地一聲跪在地上。齊雲飛道：「長老深明大義，黑白分明，令人好生佩服，然事情已經過去，請勿過份責他！」

「老叫化教訓手下與你們何關？大龍，起來！別讓人笑咱們丐帮弟子都是些軟骨頭！」

舒燕北、齊雲飛與柳擷紅覺得此老有點不可理喻。都希望早早抽身而退，是以舒燕北忙道：「大家份屬同道，如今誤會冰釋，咱們就此告辭！」

「且慢！」梁剛踏前一步，說道：「閣下眞人不露相，卻自稱同中道人，但是叫化子不知道你的來歷，誰知道與你是否同道？」

舒燕北苦笑一聲，他自身有急事，不欲與他糾纏，便軟語道：「如此便恕某家失言了！」

梁剛目光一厲，道：「既然失言，便不是同道了，但不知你訛稱同道，用意何在？」

「是否同道自有公議，某家也不與你爭辯！」

「你認為此乃小節？哼，是黑便是黑，是白便是白！」梁剛咄咄迫人。「你連姓名也不敢公開，還有什麼公議！」

舒燕北仍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忍氣道：「請長老恕某家另有苦衷，不便在此公開姓名！」

梁剛仰頭大笑，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你連姓名也不敢公開，竟敢與老叫化稱同道，我呸！」

舒燕北就算是泥人做的，也有火氣，不由也怒道：「長老不覺此言有過份之處麼？」

「老叫化認為絕不過份！」

齊雲飛道：「每個人都有他的苦衷，長老何必強人所難！」

「你兩個小子誤交匪類，老叫化是為了你們的好！」

柳擷紅道：「多謝前輩好意，但咱們知道這位是個大好人！」

「你們年輕識淺，懂得什麼？」

舒燕北道：「不論長老今日如何看法，他日某家必將眞相告訴你！告辭！」

「且慢！你們侮辱了敝帮弟子，便想一走了之？」

齊雲飛怒道：「咱們已把話說清楚，長老尚要如何？」

「老叫化已教訓了自己的弟子，但你們並未接受教訓！」

柳擷紅道：「素聞丐帮是忠義之帮，武林中人提起丐帮兩個字，莫不豎起拇指讚好，今日一見卻令人大失所望！」

梁剛臉色一沉，寒聲道：「女娃娃，令尊庭訓不嚴，今日老叫化益發要代令尊教訓你！」

柳擷紅道：「家嚴仍健在，無須長老越廚代庖！」

梁剛臉色又是一變。「女娃娃，你讀了不少書吧，牙尖嘴利的。」

齊雲飛道：「長老，咱們尚有要事待辦，異日有機再領教聆益……」

梁剛截口道：「你們要離開也可以，除非他能與老叫化較量一下，掂掂他的份量！」

舒燕北心頭一跳，沉吟不語，因為他一出手，將為梁剛看出身份，因此猶疑不決，齊雲飛道：「不知長老是要決生死，還是點到即止！」

「只要他能接得住老叫化一百招，便讓你們自由離開。」

舒燕北不由大怒：「這老叫化好生自負！我跟他決勝負也未必輸給他，他竟敢如此輕視我！」

正想應戰，不料齊雲飛已道：「不如由在下陪長老舒筋活胳一番！」

梁剛哼了一聲，道：「你要自取其辱，老叫化便成全你，這樣吧，避免他人譏笑老叫化以老壓小，便將一百招改為七十招吧！」

齊雲飛微微一哂，抽出劍來，道：「長老請！」

「請！老叫化先讓你三招吧！」

齊雲飛道：「長老已讓了三十招，在下怎敢再佔便宜？」當下將劍虛刺三招，道：「請長老賜教！」

梁剛見他如此託大，心中火起，立即踏前一步，左臂如弓，護在胸前，右掌自中拍出一掌！

這一掌勢強力猛，直可開碑裂石，齊雲飛身子一側，長劍不刺對方右臂，反刺其左臂關節，這是制敵機先，避免對方左臂封住自己的退路。

梁剛喊了一聲好，身子半轉，左臂避開劍鋒，仍然拍了出去！

可是他動，齊雲飛的方位也變，梁剛的那一掌又拍在空處，只見齊雲飛長劍一閃，劍尖改刺對方的右臂。

這一劍的功效與剛才那一招相同，都先敵一步，將其攻勢閉死，僅此這兩劍已使梁剛刮目相看，舒燕北忖道：「江湖上傳他有取代韓鐵衣的地位之勢，今日看來，他不但是年青一輩的頂兒尖兒，而且放到武林中也是絕頂高手！梁剛這老叫化自負得緊，讓他受些挫折正遂我之願！」

眨眼間，柳擷紅已數到十七招，梁剛仍無法展盡所長，他門下弟子都暗暗嘀咕：「長老罵得雖兇，卻是面凶心軟，對那小子手下留情。」

齊雲飛與梁剛鬥了三十多招，梁剛不耐，大喝一聲，不顧齊雲飛之劍刃，左臂暴長，扣起中指，冒險彈出，將劍彈開，右掌隨即擊出。

這一招齊雲飛本有機會振腕削下其手指，只是念着他是丐帮長老，恐其下不了台階，是故手上一慢，才讓其彈開！舒燕北冷眼旁觀，為其不值，暗叫一聲可惜。

當下齊雲飛斜退兩步，梁剛急隨其後，那一掌去勢不變，仍然罩住齊雲飛的前身。

齊雲飛輕吸一口氣，長劍一翻，迎風而上，劍尖指向其掌心。

梁剛見其來勢虛實不定，似藏有無數後着，心頭一懍，手臂一圈，改拍脅下，他這一掌兩番受阻，至此力道已大不如前，忽見齊雲飛翻掌迎上。

「啪」的一聲，雙掌相觸之後，梁剛反被震退半步，齊雲飛的內力本不如其深厚，但勝在一個「智」字，梁剛那一掌已是強弩之末，而齊雲飛則是有備而發，以己之長，攻敵之短，是以反能以弱勝強！

梁剛身形一退，幾乎有點不能置信，自己會被其掌力震退，是故呆了一呆，齊雲飛不容其再運功發掌，長劍過處，連刺其胸前三個大穴！

梁剛只得重整旗鼓再戰，但齊雲飛長劍越使越快，不讓其稍有喘息的機會，眨眼間已鬥了六十多招，齊雲飛忖道：「不好，這樣他下不了台！」

此念一生，他攻勢故意慢了半分，高手相鬥，爭的不過是那一兩絲的機會，梁剛立即乘機反擊，他雙掌挾着勁風，一掌緊似一掌，齊雲飛全不正面接觸，一連退了幾步，只聽到柳擷紅大聲叫道：「七十招！」

齊雲飛立即倒抱長劍，拱手道：「多謝長老相讓！」

梁剛那一掌停在半空，再也不敢拍出去，呆了一下，才長長吐了一口氣，道：「小子，你的運氣倒好，只須再三招，老化子便可以將你擊敗！」

齊雲飛也不說破，道：「這也是長老相讓的結果！」

梁剛有言在先，不便反口，只得悻悻然地道：「下次你們若再侮辱敝帮弟子，咱們可沒這般好相與了！」

舒燕北道：「下次諒不會再有誤會！嗯，那三匹跛足馬便送給貴帮，權充陪禮吧！」言畢拉着齊雲飛等步行離開。

出了樹林，柳擷紅忍不住嘆道：「想不到丐帮弟子如此不可理喻！」

舒燕北道：「做叫化子的大都因為際遇不佳，心情欠佳，影响脾氣，若帮規對其有約束力的，那還不怎樣，否則其討厭之處，實有甚於一般盜匪！」

「令人想不到的是雷鈞才死了兩個月，他們便不將帮規看在眼中！」齊雲飛也頗有感觸：「只知雷鈞年紀並不大，為何這般短命！」

舒燕北說道：「所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事都不會無原無故的產生劇變！」

柳擷紅道：「我想起了，丐帮弟子麕集，莫非他們要推選新帮主？」

齊雲飛道：「極有可能！」

舒燕北道：「舒某還未向少俠致謝，今日若非你代舒某出手，必被那老叫化看出破綻！」

「些少小事，舒二俠何必掛齒！」

「少俠果有俠義之心，剛才舒某看出你有心讓那老叫化得點甜頭！」

柳擷紅說道：「可笑他竟然看不出來呢！」

舒燕北道：「以他的脾性，就算看得出來，也會假作不知！」

三人都笑了起來，由於經此一攪，他們都了無睡意，便乘機踏月步行，不久，天色便亮了，柳擷紅忽道：「不知丐帮弟

子在何處開大會！」

「舒某自顧不暇，可沒興趣打聽！」

舒燕北說道：「咱們還得去辦一件要緊的事……」

齊雲飛呆了一呆，截口問道：「甚麼事？」

「買三套黑袍和蒙面黑布！」

齊雲飛笑道：「這個可忘記不得！」

三人來到一座市集，買了衣服和馬匹，便向西挺進。不料，沿途所見全是衣衫襤褸，風塵僕僕的丐帮弟子。三人心中都有個疑問：「莫非丐帮也在中條山召開大會？」越向西行，丐帮弟子越多，到了五老峯下，更見丐帮弟子以繩索攔路。

舒燕北不想跟任何武林中人來往，忙道：「咱們繞路上山吧！」

他們一直走了六七里路，才不見丐帮弟子，於是拉了些馬糞，又向獵戶買了些乾糧，然後由後山而上。

後山的路顯然比前山難行得多，所幸他們三個都有一身武功，是以倒也不會被其難倒。到了那座最高的山峯，便隔遠見到丐帮弟子麕集在遠處的另一座山峯，那座山峯低了許多，也較易走，大概一般丐帮弟子的武功都不高吧，是故他們將地點選在那裏！

上了山，柳擷紅將乾糧拿了出來，舒燕北便要去燒馬糞，齊雲飛忙道：「且慢，舒二俠，你想好了要問的話沒有？」

舒燕北一愕，道：「若非少俠提醒，舒某倒忘記了！」他頓了一頓又問：「兩位有甚麼高見？」

柳擷紅想了一下，才說道：「舒二俠可先問他有甚麼辦法令人中毒於不知不覺間！」

齊雲飛道：「這樣太籠統了，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

「若非如此，只怕他不會答！」

舒燕北道：「有一個問題，一直令舒某解決不了，便是中了『毒』之後，要多久才發作？因為時間的問題十分重要，否則待舒某回房，他的陰謀豈非要落空？」

齊雲飛心中想道：「不錯，假如舒燕北找他老婆發洩，那還有甚麼用處？」當下便道：「舒二俠可以此詢他！」

「假如他的答案是時間方面完全可以控制，又如何問他？」

柳擷紅道：「希望他肯答復你，是誰向他買過這種藥的！」

齊雲飛道：「他多數不肯說！」

舒燕北嘆了一口氣，道：「如今只能希望他肯大發慈悲了！」

柳擷紅道：「先吃了乾粮再商量吧，相信他不會這般早出現！」

三人匆匆填飽肚子，舒燕北便點燃了一堆馬糞，一股濃烟立即衝天而起，三人忙披上黑袍，再蒙上黑布，專誠等候毒神仙出現，可是那堆馬糞燒了之後，仍不見毒神仙的踪影，舒燕北又要去燒第二堆，齊雲飛忙道：「且等一等，否則咱們帶來的馬糞，只夠燃三次，捱不了多久！」

舒燕北覺得他說得有理，便停了手，跌坐地上，馬糞的烟雖已散掉，但空氣中仍飄盪着一股異味。過了一個時辰，已近黃昏，舒燕北再也忍不住，又燒起了第二堆馬糞！

天黑下來，第二堆馬糞也燒盡了，夜風將濃烟吹得無影無踪，也將舒燕北的希望吹散！忽然柳擷紅叫道：「你們看！」

舒燕北與齊雲飛循他的手指望去，只見丐帮弟子麕集的那座山頭燃起無數的火把，如同天上晶亮的星星，將周圍都照亮了！

山上的丐帮弟子席地而坐，圍成一個大圈，中間有個空地，那些人隔遠望去只比螞蟻大了一點！忽然那裏傳來一陣歡呼，萬山迴响，把山上的鳥獸都驚叫，沉睡中的羣山也被其喚醒！

舒燕北收拾失望的心情，也引頸而望，只見那空地中立着一個高大的人，似在對衆說話，那陣歡呼聲，大概是為他而發的。

舒燕北道：「此人可能便是梁剛！」

柳擷紅說道：「莫非他有希望繼承雷鈞？」

舒燕北道：「不，丐帮的長老雖然享有極高的聲譽地位，但丐帮有個規矩，當上長老的人，便永遠不能當帮主！」

柳擷紅問道：「這是甚麼原因？」

「舒某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其中有一個原因是長老年紀必須在六十歲之上，而丐帮帮主，一般在六十歲之後便得退休，如果聲譽佳，身體又好的，大多改任長老，協助新帮主處理帮務！」

齊雲飛問道：「六十歲對一個高手來說，可稱仍在盛年……」

「你們有所不知了，丐帮帮主聲譽地位雖然高，但也不易為，原因是門下的弟子太多，分佈又廣，而且當叫化子的，不是懶惰，便是桀驁不馴，或是脾氣古怪者，有些事假如處理不當，很容易造成分裂，因此做帮主的精力稍為差些，都不能勝任！」

柳擷紅恍然道：「原來如此！但帮主雖設，尚有副帮主，大可由副帮主繼承其位！」

舒燕北道：「問題是有四位副帮主，舒某估計他們是要由四位副帮主之中，推選一位為帮主，再在諸正副堂主之中，加選一位副帮主！」

齊雲飛道：「他們有四位副帮主，大概也是因為規模太大吧！」

「不錯，這四位副帮主分管東南西北各地分舵，名義上是協助帮主，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一位地區帮主，說實在的丐帮帮主所管的人與事，比很多小帮會的帮主還多！」

齊雲飛問道：「如此不怕會將正帮主的權力架空麼？」

「這倒沒聽人說過，也許他們另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舒燕北話音未落，那邊又傳來一陣歡呼聲，三人轉頭望去，只見場中已換了一個身裁矮小的人，舒燕北道：「這人料是董南星！」

這人身裁雖矮，但雙臂甚長，說話時，雙臂不斷揮動着，動作行狀十分滑稽，柳擷紅笑道：「與此人說話，定必十分有趣！」

舒燕北道：「梁剛以獲短出名，董南星則脾氣最為硬臭，連雷鈞往日也忌他三分！」

「丐帮共有多少個長老！」

「八個長老，十六個堂主！」

齊雲飛道：「眞不愧是武林第一大帮，幸好丐帮歷代帮主是俠義正直之士！」

舒燕北有點担心地道：「希望這次選的也是如此！」

柳擷紅道：「料害羣之馬只是少數，有見識的人還是佔多數的，經他們選出來的，十九不會錯！」

齊雲飛道：「世事變幻難測，有時可不是這般簡單和理想！」

舒燕北嘆了一口氣，道：「舒某以前只道我自己的遭遇是個人的不幸，但現在却有一個感覺……不過，但願不是……」

齊雲飛見他語焉不詳，乃問道：「舒二俠有何感覺？」

「舒某那天聽了康女俠，顧神捕他們的故事，總覺得好像武林有甚麼大事要發生般！」

齊雲飛與柳擷紅心頭齊是一跳，心想假如不幸被其言中，那麼陰謀者的魔爪不但伸展到武林各派中，而且連朝庭也罩在其陰霾之下，思之令人心寒！

三人說至此，又繼續遠觀丐帮弟子開大會的情形。此刻場中又換了一人，大概每個長老都要出場說話，而每次換人時，丐帮弟子都發出呼叫！

柳擷紅道：「可惜距離太遠，聽不到他們說甚麼！」

舒燕北道：「這種事各門各派都不願讓外人見到，假如此處聽得到他們說話，便不安全了！」

齊雲飛道：「不錯，管他們選誰當帮主，咱們還是睡覺吧！」

柳擷紅道：「你睡吧，我再看看！」

舒燕北笑道：「丐帮分舵多，今夜絕對挑選不出帮主出來，最快也得兩三天，姑娘還是歇息去吧，舒某守夜就是！」

柳擷紅笑道：「舒少俠也不用等了，那毒神仙不會在這時候出現！」

舒燕北訕訕一笑。「不論如何，總要人守夜！」

齊雲飛道：「不錯，舒兄守上半夜，在下在下半夜接替你！」

丐帮的大會一直至三更才結束，他們就在附近就地歇息，火把數目雖已減少，但仍甚光亮，而毒神仙亦果然沒有出現。

次日巳時後，舒燕北又燃起最後那堆馬糞，他心中暗暗禱告，希望毒神仙能趕快出現！

眨眼間，那堆馬糞又燒盡了，毒神仙仍不出現，柳擷紅道：「也許咱們選錯了時間，這附近有這許多丐帮弟子，他料無胆子出現！」

舒燕北道：「如今咱們怎辦？等丐帮大會結束再來？」

齊雲飛道：「也許毒神仙已看到咱們的烽烟，不過因爲有某些原因，所以還未出現，咱們若在此時離開，豈非白走一趟？不如由在下下山撿馬糞，你們兩位仍在這裏等候！」

柳擷紅道：「這辦法最好！」

舒燕北也贊成。「還有一點，請齊兄弟下山時再買些食物上來！」

柳擷紅忙說道：「你記得將它們分開來！」

齊雲飛先是一怔，隨即明白她的意思，不由冷冷大笑起來：「難道我會將馬糞與食物包在一起？」他解下黑袍，再將蒙面黑布擱下塞在懷中，然後下山。

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齊雲飛又沒帶繩索在身，因此沒法由上山時的懸崖下去，只好另覓路走。饒得如此，他仍不敢接近丐帮弟子麕集的山頭。

走了一程，忽有便意，齊雲飛便走進林中小解。他剛走進樹林，忽聞裏面有沙沙的草聲，他心中吃了一驚，連忙閃在一棵樹後，只聽一個聲音道：「這裏無人，咱們就在此談話！」

齊雲飛忙將呼吸放輕，又聽另一個道：「歐陽長老有話請說！」

齊雲飛覺得後者的聲音有點耳熟，便悄悄探出頭去，只見一棵大樹前，站着兩個乞丐，一個頭髮巳幾乎禿光，另一個赫然是盧七！

齊雲飛怕行踪被其發現，再惹來一塲痳煩，忙縮回樹後。那姓歐陽的老丐道：「你們眞的肯支持我？」

盧七陪笑道：「屬下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的，不支持您，支持誰？」

「好，好！這也不枉我提拔你的一番心血！」

盧七道：「不知長老有何吩咐？」

那姓歐陽的道：「昨夜你也聽見了，咱們八個分成四派；各推一位副帮主接任，昨晚會後咱們商量，先由分舵推舉接任空缺的堂主，和由分舵主在諸堂主中推選一位堂主接任副帮主，至於帮主則最後才決定！」

盧七又問道：「假如最後仍沒法決定呢？」

「那就只有以武力奪魁了！」

「鍾副帮主有能力奪魁麼？」

那頭髮半禿的老丐道：「成敗只在五五之間，因此便需要你們了！只要鍾元濟當上帮主，你還怕以後沒升職的機會？」

齊雲飛心中忖道：「原來他們在商量帮中推選之事！舒燕北果沒說錯，丐帮外表團結，其實情況十分複雜！這姓歐陽的，料是丐帮長老歐陽鴻！我且聽他們有何陰謀？」

只聽盧七說道：「屬下但憑長老的吩咐！」

歐陽鴻問道：「你自信武功能否在諸分舵中出人頭地？」

盧七訕訕地說道：「屬下蠢鈍，武功素來不高，自知不行，怕要令長老失望的了！」

歐陽鴻嘆了一口氣，道：「有那幾位分舵主與你交情較深的？」他一頓忙又道：「要武功足以出人頭地的！」

盧七道：「這……這也沒有！」

歐陽鴻道：「老夫不妨告訴你，咱們這一輩在堂主方面最缺人手，所以一定要爭取，你千萬莫因己而忘公，眞的沒這種人？」

「商丘的沈斌武功比較高……」

話音未落，已爲歐陽鴻否決：「不行，老夫見過他的身手，不能成事！」

「那可沒有了！」

歐陽鴻想了一下，又問：「你手下有誰武功較高的麼？」

盧七立道：「有一個三袋弟子，武功頗佳，也許他行！」

歐陽鴻聲音透着幾分高興：「比你如何？」

「他這人十分聰明，總不在我面前太過炫耀，不過依屬下的眼光看，料必在我之上！」

「這人是誰？」

「他叫高知遠！可惜只是個三袋弟子，連副分舵主的資格也夠不上！」

「他加入本帮多少年？」

「才年多！」

「多大的年紀？」

「四十歲吧？」

「什麼來路？」

「他說他來自海外，嗯，他武功路子的確頗爲怪異，與咱中土的不一樣！」

樹林內靜了一陣，歐陽鴻忽然道：「有了，你將手下的副舵主撤職，趁大會尚未召開之前，陞他爲副舵主……」

盧七道：「這可不好辦！」

歐陽鴻沉聲道：「只要你對老夫忠心，還有什麼事辦不了的？」說着輕聲對他說了一番話，由於他聲音壓得很低，齊雲飛一個字也聽不到！最後才聽他道：「你跟他談妥之後，再帶他到前面那座林中等我，速速去辦！」

盧七道：「是，屬下這就去！」

歐陽鴻冷冷地說道：「注意，老夫要聽的是佳音，這件事若弄砸了，小心你自己！」

盧七又大聲應了一聲是，然後便是一陣匆促的脚步聲，最後歐陽鴻丢下一連串冷峻的笑聲，也出林去了。

齊雲飛忖道：「歐陽鴻一心推選鍾元濟接任帮主，有什麼目的？鍾元濟許了他什麼好處？那個高知遠又是什麼人物？」

此念一起，他的好奇心又來了，沉吟了一下，決定到松林中找尋眞相，是故匆匆小解之後，便潛進松林中。

那座松林雖廣，但裏面的松樹旣不密，而且樹幹又幼，齊雲飛只好匿在一塊石後，他一等便等了兩頓飯工夫，然後見到歐陽鴻進林。

歐陽鴻顯然是個城府深沉的人，先在周圍勘踏了一遍，然後跳上樹等候，齊雲飛暗道：「幸虧我這裏離他遠，否則可要露底！」由於樹木疏，所以他不敢走近過去。

又過了頓飯工夫，齊雲飛便聽到兩個脚步聲傳來，接着便見到盧七帶着一個乞丐進林。

那乞丐一直低着頭，看不到他的樣貌，他們進林十來丈，便聽見歐陽鴻的聲音自樹上傳下來：「上樹說話！」

齊雲飛探首隔遠望去，只見盧七與那人一齊頓足拔身騰了上去，盧七雖然也可以坐在橫枝上，但姿勢却絕不如那人的從容！

「你叫什麼名？」

那乞丐轉頭答歐陽鴻，道：「屬下高知遠！」直至此刻他轉過頭來，齊雲飛才看到他的臉龐！這人也是舊相識，是那次十個人圍攻他的其中之一，他滿臉長滿了疙瘩，十分易認！

歐陽鴻的聲音不帶一點情感：「聽說你是由海外來的，爲何要來？」

高知遠苦笑一聲，說道：「長老也見到屬下臉上長了這些瘤！屬下因在海外，時時遭人白眼和指指點點，所以甥願回中原……」

歐陽鴻道：「就算臉醜，也不用來中原，難道你的隣居都不跟你來往！」

「是的！他們認爲這可以傳染，所以都不想家人與屬下接觸！屬下又想到中華大國，君子之國，都是讀過書，習過禮的，他們必不會笑我，於是我買棹，來至中土！」

「你在海外以什麼爲生的？」

「家父是營商的，家裏有點錢，屬下一直靠他的遺產生活。後來因爲臉上生了這些疙瘩，便把家產變賣了，買棹來中原，不料遇到海盜，被洗刧一空！所謂大丈夫能伸能屈，上了岸，只好當乞丐，後來又覺得這種生活無憂無慮之至，是故索性加入本帮！」

「誰推薦你進本帮的？」

「便是盧分舵主！」

歐陽鴻側着頭問道：「你眞的覺得當乞丐無憂無慮？」

「當然，一個人所以不快樂，不外是爲生活和名利所困，當上乞丐便沒了這些煩惱！」

歐陽鴻又問：「你寧願留在中土不回海外？」

高知遠道：「家父也是由中原去海外的，然後再回來成親，屬下八歲時，他才回來帶我母子去海外！」

「你原籍何處？」

「閩南泉州！」

「你武功是跟誰學的？」

「海外的一些拳師，他們有的是當地的，也有的是由中土去的！屬下無心經商，整日跟他們學武，跟朋友胡混！」

「你有沒有家室？」

高知遠笑道：「女人就曾有過，却未曾成親，因爲屬下怕痳煩！」

歐陽鴻想了一下，道：「盧七巳跟你說清楚了？」

高知遠道：「長老是指提陞屬下當副舵主的事？」

「你的看法如何？」

「屬下本不想當，因爲有了職位，便無法像現在這樣自由自在！後來被其說服，說是您老人家的意思，所以才勉强答應！屬下希望長老收回成命！」

「哈哈，人人均想陞職，但你反而不想？」

「是的，理由巳經說過！不過屬下旣是本帮弟子，自然要聽長老的命令！」

「若老夫告訴你，我還想推薦你去競選堂主，你意下若何？」

「屬下恐怕担當不來，二來也怕別人不服！」

「別人不服，你日後可憑表現，改變他們的看法，至於担當得來否，現在老夫便要試試你！下樹去吧！」

高知遠並沒有跳下去。「請長老三思，免得將來令您難以下台和失望！」

「老夫辦事從不後悔，也不怕難下台！這是一個機會，你要好好把握，才不致辜負咱們的期望！至於其他的，則等下再

說！」

高知遠無奈，只得跳下樹去，歐陽鴻站在他身前，道：「你但將本領使出來，待老夫看看你有沒有把握奪魁！」

高知遠沉吟了一下，道：「如此屬下放肆了！」他立了一個門戶，果然與中土的一般門派不同。

歐陽鴻說道：「快些，咱們的時間無多！」

高知遠立即搗出一拳，這一拳力道十分兇猛，勢子也沉穩，歐陽鴻唔了一聲，正想偏身一讓，不料高知遠那一招十分怪異，不知他手臂關節如何一扭，本來是擊向他左腰的，眨眼間忽改襲其右胸！

歐陽鴻正想側身向右，如此一來，豈不反將身子湊上去挨揍，幸而他經驗豐富，在間不容髮之際，揚臂一格。

高知遠見他抬臂，下盤空虛，又立即飛起一脚，踢其小腹！

這一招使得恰到好處，歐陽鴻無從招架，只好退後兩步，高知遠得了先機，第三招第四招如長江水般湧去，歐陽鴻招架了十多招，才有機會反攻，兩人便在樹林中打得翻翻滾滾，盧七看直了雙眼，齊雲飛在石後偷窺，雖未見得仔細，但也暗暗心驚，忖道：「丐帮弟子衆多，藏龍臥虎之人必多，單只這個高知遠，便是可稱雄一方了！」

過了一陣，歐陽鴻收招後退，道：「行了，如今本帮的堂主方面，能勝得你的，也沒多少個，咱們一邊走一邊說！盧七，快將他陞職之事稟報上去！」

他們三人去遠之後，齊雲飛才敢探身出去，見四周無人，立即出林下山。他一口氣下了山，向山下的農夫買了些乾糧和肉食，再撿了一大包乾馬糞，然後仍由後山翻上去。

到了山巔，却不見了舒燕北和柳擷紅，暗吃一驚：「莫非他倆出了什麼事？」他一邊呼喊，一邊向另一端走下去。

走了一陣，便聽見柳擷紅的聲音傳來：「雲飛，你快來！」

齊雲飛聽見她的聲音，才放下心頭大石，繞過一塊大岩石後，只見舒燕北躺在地上，滿面黑氣，柳擷紅則坐在旁邊，他心頭又再懸起，道：「擷紅，這是怎麼一回事？」

「毒神仙說要給他一點懲戒，舒二俠便變成這樣了！」

「吓？他中了毒？」齊雲飛問道：「那老毒物來過了？」

「剛才來的！」

「他爲何要懲戒舒二俠？」

柳擷紅嘆了一口氣，道：「現在還是先想辦法救醒他吧！」

齊雲飛搔首道：「我對毒藥沒多大認識！咳，要是我師父在這裏就好了！」

「令師也擅使毒？」

「他對毒藥頗有研究，以前也使毒藥來尅敵，後來……後來接受少林寺的老和尙的勸告才放棄研究毒物！」

柳擷紅道：「他不敎你？」

「他老人家敎我防毒，不過那只是那些普通的防毒方法，而且我身上也沒解藥！而毒藥又分兩種，一種是來自動物，如蛇蝎之類，而另一種則是草木，家師主要研究的是前者！」

柳擷紅担憂地道：「如此說來，舒二俠豈不……」

齊雲飛將馬糞抛掉，把乾糧交給柳擷紅，道：「咱們先扶他下山再說！」

柳擷紅也沒了主意，便也同意。齊雲飛抓住舒燕北的衣襟，將其提起，兩人便覓路下山。由於齊雲飛不敢沾及舒燕北的肌膚，因此提着他十分費勁，走了一個時辰，還未至山腰！

此時，夕陽燦爛，金澄澄的光綫照在他們身上，彷似鍍了一層黃金。就在此刻，柳擷紅忽然叫了起來：「雲飛，快將舒二俠放在地上！」

齊雲飛不知其意，忙問道：「什麼事情？」

「你看你的手掌！」

齊雲飛低頭一望，只見自己的手掌竟泛着一層淡淡的黑氣，他大吃一驚，忙將舒燕北放下，道：「原來他衣服上也沾了毒！」

柳擷紅沒了主意，說道：「如此怎麼辦？」

齊雲飛道：「除非找到毒神仙，不過如今去那裏找他？」

「咱們再燒馬糞？」

「馬糞留在上面……」

柳擷紅截口道：「咱們再上去！」

「只怕來不及了！」

「來不及也要試試。」

齊雲飛苦笑一聲，道：「一個人生死有數，我看不必了！」

「還說什麼？你看你手上的黑氣又升高了！」

齊雲飛捋起衣袖，只見黑氣已過了「曲池穴」，手臂也微發麻，他道：「來不及了，再說咱們也不能將舒二俠放在這裏……我，我現在已無力捉他上去了！」

柳擷紅急得淚花亂轉，道：「難道便在這裏等死？」

齊雲飛心中也泛起一股蒼涼不祥之感，面對夕陽，忽覺自己的生命，正似逐漸黯淡的西天紅霞，可是自己風華正茂，如此死去，實在太可惜！

柳擷紅道：「雲飛，你快想一個急救辦法！」

齊雲飛遙指西天，道：「趁現在夕陽未逝，咱們再看看這美景吧！」

「夕陽有什麼好看？」

「平日不覺其好看，但今日却好看得很，錯過今天，明天也許要看也看不到的了。」

柳擷紅心頭一沉，半晌，才顫聲道：「雲飛，你不會死的，你……你別這樣說吧。」

齊雲飛望着柳擷紅，道：「我雖不想早逝，但奈何……」他忽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不過，我死前能跟你在一起，也已無憾！擷紅，我求你一件事好不好？」

柳擷紅立道：「是什麼事，你快說，我一定替你辦到。」

「我……假如我死後，請你將我的屍骸火化，然後携我骨灰到海外，交給我師父！」

柳擷紅不由哭了出來：「雲飛，你不會死的！」

「別傻，你快坐下來，我告訴你，我師父的下落！」齊雲飛蹲在地上，用樹枝在地上勾劃着，「你由餘杭乘船出海，過了花鳥山島，再航行一百里，便見到一座小島，那小島寸草不生，家師替它取了一個名：怨天島……」

「這名好怪，令師爲何……」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家師際遇不好……咳咳，他老人家的事，咱們還是少說吧！」

「雲飛，你父母呢？」

「我是孤兒，自小便與家師爲生！」

柳擷紅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島上寸草不生，令師吃些什麼？」

「大多是吃海中生物，不過島上蛇蝎甚多，也可爲食。」

柳擷紅只覺胃裏如塞了一塊石頭，好不舒服，只聽齊雲飛又道：「你上了島之後，要大叫怨天怨地四個字！」

「爲什麼？」

「這樣家師才知道你是我的朋友，否則，只怕你還未見到他，便要讓他打下海去！」齊雲飛道：「他收了骨灰之後，若叫你離開，你便須立即離開，莫逆他意思！還有，不要讓舟子上島？唉，我離島這許多年，不知誰替他買米，你去時，最好買米去，說是我交代的，否則只怕他不接受。」

「令師不離小島？」

「是的，他曾立誓不離該島。」

柳擷紅見他說話時，一直望着自己，心頭有點發燒，垂下螓首道：「雲飛，你爲何不運功試試？也許你可以將毒迫出體外！」

齊雲飛苦笑一聲：「我已暗中試過了，現在連丹田氣也沒法攏聚。」

兩人一陣沉默，夕陽終於隱在西山後，天際只餘一絲餘暉，齊雲飛心頭更覺蒼涼，忽聞柳擷紅道：「雲飛，我……我到現在才知道你是位君子……」

齊雲飛强笑道：「你一直以爲我是位小人？」

「不是小人……只是江湖上都傳你十分風流，留連勾欄，四處留情……」柳擷紅輕輕咬着紅唇道：「我知道你的心意，我會永遠記着你！」

齊雲飛大笑。「幸好玉蓮不肯跟咱們來，否則這句話，我一定聽不到！」

柳擷紅又羞又是悲涼，忍不住伸手去搥齊雲飛，齊雲飛如遭電殛般，立即閃開，道：「別沾我！」

柳擷紅垂首道：「玉蓮姐若知道你……不知要多傷心？」

「你傷不傷心？」

「你好壞，得寸進尺……老是要人難堪！」

齊雲飛嘆息一聲，喟然道：「這是最後一次了……」

此話之後，兩人又再沉默，良久，齊雲飛才道：「你不必悲傷，人生自古誰無死，咳咳，韓鐵衣是個好男兒……」

柳擷紅聲音有點異樣。「你這是什麼意思？」

「難道你不知道他的心意？」

「這……這種事怎能勉强……他對我好，難道我便要……咳咳，你聲譽不如他，爲何我反而與你結伴同行？難道你還不知道？」

「可惜我沒這個福氣……」

「也許我是個不祥的女人！」

「不，你千萬不可這樣說，否則不是輕饒了那老毒物？嗯，你別哭，我不知爲什麼，很怕黑，你燒一堆篝火吧！」

柳擷紅强振精神，拾了些枯枝，將其點燃，火光掩映下，她忽然發覺齊雲飛的脖子也有了一層淡淡的黑氣，她肝腸寸斷，不忍看他，低着頭不發一言。

齊雲飛忽然對柳擷紅道：「擷紅，你快把那老毒物的情況說一下，我不想做個糊塗鬼！」

×　　×　　×

馬糞的烟已吹散，齊雲飛的背影亦已不見，柳擷紅問道：「舒二俠，你跟丐帮前輩雷鈞熟不熟悉？」

「五年前在河洛見過一次，談不上熟！」舒燕北道：「丐帮的八個長老，我見過六個，較熟的是涂舟山！」

柳擷紅說道：「家父跟他們却無甚來往！」

舒燕北道：「丐帮向不與富豪來往，也不奇怪！」

兩人又談了一陣閒話，舒燕北忽道：「噤聲，有人來了！」

話音剛落，忽聞一道尖細的聲音道：「閣下好靈敏的耳力！」

這是「傳音入密」的功夫，舒燕北自

然知道，連忙向柳擷紅打了個眼色，同時問道：「閣下是誰？」

話音剛落，峯頂已多了一個人，一個全身籠在黑袍之中，只露出一對眼睛的人，此人身裁魁梧高大之至，他的突然出現，就像隨風吹來般，輕靈飄逸之至！

柳擷紅吃了一驚，脫口問：「你便是毒神仙？」

毒神仙道：「我便是我，毒神仙是你們叫的！」

舒燕北已知是毒神仙，故意問：「那你到底是誰？」

毒神仙語氣有點不快：「你們今日來此，便是爲了問這個問題！」

「不是！」舒燕北忙道：「咱們想問你，有沒有一種藥，可以令人服食之後，全無一絲感覺的？」

毒神仙怪笑一聲：「那就要看服食的是什麼人了。」

舒燕北道：「我不明白，閣下此話是什麼意思？」

毒神仙道：「假如那人粗心大意，又在完全沒有提防的情況下，自然不知道，反之，則有可能知道！」

柳擷紅問道：「有什麼方法可令人完全不知道？」

「方法自然有！不過用到服食法，那已是最下乘的了，等于使用毒鏢毒箭一般，完全不入流！」

舒燕北道：「閣下是此道高手，諒有良方！」

「這個自然，環顧宇內，于今已無人能與某家爭一日長短！」

「再問一個問題，閣下之藥物除了能使人在不知不覺中，中了道兒，藥物發作的時間，可否控制？」

毒神仙傲然一笑：「這個自然亦辦得到，否則也沒有人會叫我神仙了！」

「包括春藥？」

毒神仙冷哼一聲：「任何藥幾乎都可以，毒藥固然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施展，使對方着了道兒，解藥也可以在同樣的情況下施救！」

柳擷紅不信地道：「這樣說來，閣下豈不是活神仙？連華陀在九泉之下也要大嘆不如！」

毒神仙道：「你錯了！華陀能治百病，某家只能治中了我的毒的人，其間分別極大！」

「你已可以橫行天下！」

毒神仙又哼了一聲：「並非人人均想橫行天下！」

「你的目的何在？」

毒神仙道：「某家只有興趣在這方面研究，希望能成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人！」

柳擷紅道：「你已到達無古人的地步了！」

毒神仙聲調有點冷峻：「某家還要使後學，尊我爲祖師，就像華陀一樣！」

舒燕北見他們越扯越遠，便道：「閣下賣藥與人，不怕傷天害理？」

「笑話！犯罪的不是藥，也不是毒者，而在乎施法者！」

舒燕北道：「在下曾懷疑中過的『藥』，可能是春藥，突然間失去理性，做下了禽獸不如的事來，請問閣下有沒有這種藥？」

「這種藥對某家來說，是不難泡製的，但是不是出自某家所製所售，便不知道了！」

舒燕北又道：「在下可以將情況告訴你……」

毒神仙截口道：「某家沒有時間聽你的廢話，你們今日來找某家，到底是爲了什麼？」

「希望你告訴在下，是誰人向你買藥的。」

毒神仙冷笑道：「難道你們不知道某家的規矩？這也是某家的道德！」

舒燕北道：「不過有個問題想不通，在下一向與其他人一同進食，爲何別人無事，而只我一個有事？」

「這個問題，某家可以免費告訴你：第一，他們事先服食了解藥，第二，你不是被人在飯菜中下了藥！」

「他們不可能在事前都服了解藥，因爲我家人只在其中，假如他們事先服了解藥，一定會告訴我。」

「但假如那人悄悄將解藥下在飯中，瞞住了所有的人呢？」

舒燕北不由語塞，半晌才叫道：「不是的，一定不是這樣的！」

毒神仙冷冷地道：「那麼原因便在後者了！」

舒燕北吸了一口氣：「不是在飯菜中下藥，還有什麼辦法？」

舒燕北道：「辦法有很多，而且不會被人發現？」

舒燕北忙問：「那是什麼辦法？」

「某家不會免費教你！」

舒燕北道：「在下只想知道一個大概而已！」

毒神仙道：「某家已免費陪你們說了這許多話！你知不知道，某家的時間多寶貴？」

柳擷紅問道：「閣下要收多少錢？」

「一千兩銀子！」

舒燕北道：「咱們只想知道一些大概情況……」

毒神仙道：「假如要某家教你使用的方法和一定要售藥與你，則需要三千兩銀子！」

舒燕北道：「咱們不知道要這麼貴，身上只有十多兩銀子！」

「那麼你該省下來，準備吃飯好了！」毒神仙轉身欲行。卻被舒燕北伸手攔住，他卻冷冷地道：「類似你這樣的行動，已發生過無數次，你想不想知道他們的結果？」

舒燕北道：「在下無意與閣下爲敵，在下願意傾盡所有，希望閣下能停下來多說幾句，因爲在下若不解決這個問題，將無生趣！」

「這與某家何關？」

柳擷紅道：「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閣下何必拒人于千里？」

「你們何不去向和尚求情？」毒神仙道：「某家再說一次，快讓開，否則某家可不客氣了，無錢下次再來！」

（未完·三）

奇俠司馬洛故事

凶靈魔塔

馮嘉·文
可飛·圖

雙方行動　各有佈置

「我已經這樣做了！」施米夫說：「暫時，我對他們說不宜到村中去，因爲那些土人們對我們還是懷着敵意，到村中去是可能鬧出事來的，任何人要到村中去，一定得先問准我！」

「這很好！」鬼眼點點頭：「事不宜遲，我現在就去！現在正是他們休息飲酒的時間，酒後吐眞言，這正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鬼眼悄悄地溜出了屋子。

幾分鐘之後，白朗又出現了，他又是敲廳子的門，乾咳一聲。施米夫抬頭看看他：「這一次，又有什麼事？」

「是那位江先生！」白朗說：「他在房間裏吵鬧着，我在想，你也許應該去看看他！」

施米夫的眉毛一抬：「哦，他？他在吵什麼呢？」

「他給你困在這裏，失去了自由，」白朗說：「他當然是不會舒服的。」

施米夫的眉頭變成皺了起來，瞪着白朗：「怎麼了，白朗？近來，似乎你對我的一切都是不滿意的，總是有所批評！」

「對不起，」白朗說：「我，呃——只是照事實而論罷了，事實上，凡是人都是會有這樣的反應的！」

施米夫點點頭：「好吧，我去跟他談談，在你對我有更進一步的反感之前，我必須告訴你，白朗，這個人是欠了我的錢，所以我要請他在這裏，跟他談淸楚還債的事情。」

「這個——呃——」白朗說：「這不是在我的工作範圍之內，似乎是與我無關的。」

「是嗎？」施米夫微笑：「原來你也明白，什麼事情是與你有關而什麼事情又是與你無關的！」

白朗露出略爲尷尬的神情，吶吶着說：「呃——我——我以後會做得好一些，我不會多管與我無關的事情！」

「這樣最好了，」施米夫說：「不過，你是管家，你是應該報告家裏有人在吵着的！」

施米夫走進屋內，沿着走廊轉了兩轉，到了一間房間前面，那房間裏果然正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的死屍，經過一番打扮之後，再來一個隆重的葬禮，便推入靈屍塔內，衆人都以爲他眞的死去了，其實他是吃了一種停止心脈的藥丸，不過是一段死間休克而已，不是眞死，在塔底他却死而復生，但被葬禮的繩索束縛着，經過掙脫以後，暗中發現塔內有一個狂人，又和狂人在追逐着，結果狂人跌落另一個睡火山口內死亡，他仔細將塔內環境審視一番，發覺有無綫電通話機和勘測石油的設備，經過和李敏商量之後，從珍美的口中知道這狂人是施米夫派進來的，原來塔底蘊藏豐富的石油，施米夫的詭計，就是如何將塔底油田弄到手……

有人摃門，事實上是正在拳打脚踢，而且還是在叫罵着，吵得很。而這座門又是比較特別的，並不是用鎖和鎖匙，而只是用門閂裝在門外閂住，這樣，給困在房間裏面的人即使是一個很高明的竊賊，有一流的開鎖本領，亦是無所施其技的，而江思靜也並沒有這種一流的開鎖技術。

而這樣一度門，從外面開門進去，亦是並不難的，只要把門閂一拉開，門就推進去了。

施米夫一踏進去，江思靜就乘機向他襲擊，兩隻拳頭合拼起來，就向施米夫的頭頂上擊下來。

但是，江思靜却不是一個武夫，而施米夫則是的，施米夫輕易地伸起手臂來一架，就把江思靜的拳頭架住了，而且把江思靜的手臂也震得發痲起來，跟着施米夫

的另一隻手向江思靜當胸一推，江思靜便整個人飛開了，跌到房間裏的床上。

「怎麼了？」施米夫冷冷地笑着：「你在這裏住得那麼好，又有一流的法國厨師爲你供應膳食，你還要發脾氣嗎？」

「你——你這兇手！」江思靜叫道：「你謀殺了我的朋友，還要把我捉到這裏來，你究竟想怎樣？」

「朋友？」施米夫說：「誰是你的朋友？」

「司馬洛，」江思靜說：「別假裝了，你怎能告訴我你不知道！我才不會相信你！」

「你的朋友，」施米夫哈哈笑起來，「我不也是你的朋友嗎？告訴我，你們究竟到這裏來是幹什麼的？」

「你還要問我？」江思靜說：「我看你，一切都比我更清楚！」

「你先告訴我你們來幹什麼的吧！」施米夫說。

「現在還有什麼好幹的？」江思靜說：「司馬洛死了，什麼都做不到了！」

「你說出來，互相了解一下也是好的！」施米夫說。

「你也知道，」江思靜說：「我們是來偷回家父的屍體的！你也知道，假如沒有屍體證明他是已經死了，對我們的生意會有多麼大的打擊，你却破壞我們！這對你有什麼好處？你想得到什麼好處，你開口好了！」

「我在想的却是，」施米夫說：「這對我有什麼壞處！」

「我怎麼知道？」江思靜說道：「我們又不是來找你的，是你在騷擾我們！」

「是嗎？」施米夫說：「祇是這樣罷了？」

「還有什麼呢？」江思靜又大聲道。

「好，」施米夫說：「讓我考慮一下，遲一點我再跟你談！」

「喂！等一等！」江思靜叫道。

施米夫却已經出去，而且把門也關上了。

× × ×

司馬洛又在塔內與李敏和珍美用無綫電通話器通話。珍美說：「我這樣跟你通話，會不會把你的電池的電力很快就用光呢？」

「這個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司馬洛說：「我的電池的電力設備很充足，大概不會弄到像麥他維殊那樣狼狽！」

珍美之所以會問這個，乃是因爲她有時是不必要地與司馬洛通話的，她忍不住，担心司馬洛的安全，而且也想找司馬洛聊天一下，所以每天聯絡一次以上。

珍美說：「你在那裏還好嗎？」

「還不錯，」司馬洛說：「對着這許多死屍，反而更有安全感！」

「爲什麼呢？」珍美問。

「因爲，」司馬洛說：「死屍靜靜地躺在那裏，肯定是不會害人的，但是活人就難講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活人才是最可怕的！」

「那也包括我在內嗎？」珍美說。

「妳當然是不同的，」司馬洛說：「妳是最可愛的人之一。」

「哦，」珍美說：「多謝你！」

「妳應該相信我，」司馬洛說：「因爲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別這樣說！」珍美叫起來。

因爲，這個講法是麥他維殊的講法。他們猜想，麥他維殊說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就是爲了他擁有一座油井。

司馬洛再進一步觀察，相信那塔下果然就是有很豐富的石油蘊藏的，有些油井要鑽探到很深才有石油射出來，有些却是石油已很接近地面，從地層的縫隙分泌出來。

這塔內那個無底深洞，洞底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有石油出來，所以升起那種特殊的氣味，而那氣體的化學成份亦保護着塔內的屍體，使之不致腐壞。

司馬洛吃吃笑道：「我祇是在開玩笑罷了，我才不會變成麥他維殊那樣。」

「你開的玩笑也已經够多了，」李敏在旁邊說：「別再來這一套好不好？你的幽默感，人家有時實在不欣賞！」

「好吧，」司馬洛說：「不開玩笑，談談正經事好了，近來施米夫又有什麼動靜？」

「沒有，」李敏說：「他自己固然沒有出現，甚至連他手下的人也不來了！」

「這却也未必是一個好現象，」司馬洛說：「很可能他是有什麼詭計正在進行着。」

「這個我們似乎很難查出來了，」李敏說：「我又不方便離開這裏！」

「我是在担心江思靜，」司馬洛說：「江思靜收到電報而來，電報是署妳名字的把戲。」

「我們却猜不到他究竟是什麼目的。」李敏說。

「我在這個地方雖然不能作什麼活動，」司馬洛說：「但是環境清靜，反而可以讓我更清楚地思索，我是在想，假如施米夫要把江思靜捉住，那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江思靜引到這裏來了，因此，我也在想，也許江思靜雖然離開了，却並未回到城市中去。我看妳應該調查一下！」

「這個——」李敏說：「倒是值得担心的。我——唔——可以到江思靜那間別墅去，用他那裏的電話打一個長途電話到城裏找找他就知道了。」

「這正是我的意思。」司馬洛說。

「但是，」珍美說：「這靈屍塔的事情又怎樣了？靈屍塔既然是一座石油田，那施米夫當然千方百計，不擇手段要奪取過來了，我們必須制止他！」

「那是另一件事，」司馬洛說：「事情是應該分開來的，先做一件，再做另一件，目前我這件事情要先做。施米夫那件事情應該是不必急的，他已經等了那麼久，他一定可以再等下去！」

「好吧，」珍美說：「不過，你得答應我，你必定帮助我制止施米夫！」

「我是一定會帮助你這個的，」司馬洛說：「因爲我知道我這件事與施米夫那件事一定有關連，決不能够解決了這一件而能不解決另一件！」

「好了，好了，」李敏說：「你們不能够再談下去了，我聽見有人來。」

她們匆匆把無綫電收起來。

果然，珍美的屋子有了來客，來的人

就是酋長的大兒子拉沙。拉沙帶來了一大堆禮物，那是這裏罕有的果品，以及一些這裏找不到的外來用品。珍美雖然不是這裏的人，但她也是住在這裏的，外來的用品，她一樣不易找到，所以這些對她來說，應該也是相當豐富的禮物了。

珍美冷酷地說：「這是幹什麼呢？」

「這祇是我的一點心意——」拉沙吶吶着。

「多謝了，」珍美還是冷酷地說：「請你拿回去吧！我不想要！」

「但是——但是——」拉沙說。

「請進來坐下吧，」李敏說：「讓我們好好地談談，寃家宜解不宜結，做朋友，總是比較做敵人好些的！」

她一面暗示地在後面扯了一下珍美的衣角。珍美也明白李敏的意思了，沒有錯，拉沙是施米夫的人，跟拉沙談一談，也許是可以探出施米夫的若干秘密的，雖然未必會很多，但這也是一個嘗試。

於是珍美也不反對，拉沙大爲高興，眼睛不斷望着李敏，因爲他對李敏是很有意思的，不過那一次跟李敏翻了臉之後，他就連跟李敏講話亦不敢了，現在李敏說他們應該做朋友，他眞是樂不可支！

「爲什麼我這樣榮幸呢？」珍美說道：「我有什麼地方值得你來送我這許多禮物？」

「呀——是這樣的，」拉沙說：「經過了這一連串的不幸意外之後，我的弟弟對我的印象很壞，而我爸爸也把我教訓了一頓，我想過了之後，也覺得我實在做得不對，也許這是我在外面的世界受教育帶回來的壞影響，李敏小姐，我也是應該向妳道歉的！呃——這一份——是妳的，李敏小姐！」

「眞多謝！」李敏說：「其實你既然是在外面的世界受教育的，最先學會的一件事情應該就是道歉——不管是有誠意的抑或是形式上的！」

「我是眞有誠意的！」拉沙說。

「除此之外，你還有什麼其他目的呢？」李敏問。

「沒有了，」拉沙說：「沒有呀，爲什麼你認爲我應該有其他目的呢？」

「這眞是你的主意，而不是施米夫的主意嗎？」李敏又諷刺地問。

「不是，當然不是，」拉沙說：「這關施米夫什麼事？」

「這一切全都是與施米夫有關，」李敏說：「施米夫自己也來道歉過了，也許，他命令你再來作進一步的道歉，撿回良好的印象。」

「命令？命令？」拉沙說：「我不是接受他的命令的！」

「這却跟我聽到的不一樣，」李敏說：「我聽到的就是，你簡直是施米夫的傀儡，他扯一扯綫，你就動一動！」

「沒有這樣的事情，」拉沙說：「這是誰說的。」

「假如沒有這樣的事情，又怎會有人說呢？」李敏說：「爲什麼又沒有聽人說，珍美是施米夫的傀儡？」

「這是因爲我跟施米夫合作做生意罷了，」拉沙說：「人們過份渲染！」

「哦，原來是這樣！」李敏說，她却表示輕蔑。

「眞的，李敏小姐，」拉沙焦急地說：「我怎樣才能對你證明呢？」

「你用不着對我證明，」李敏說：「你需要的是對自己證明，一個男子漢，應該有自己的主意，老是聽命於人，聽人指揮，又會有什麼出息？尤其是身爲酋長的長子！」

現在李敏這樣，是激將法加上挑撥離間的方法了。但是對拉沙這個人是應該有效的。拉沙既然容易受到施米夫的影響，李敏要影響他亦並不是難事。而且，李敏在必要時，可以使用若干程度的美人計。

珍美現在完全明白李敏的用意了，她忍着笑說：「你們兩個在這裏談談吧，我出去散散步！」

珍美出去了，拉沙更加大爲高興。

× × ×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林鈴的諜查工作一直是在順利進行着，在她捉到那個人的帶領之下，她也找到了那位「醫生」了。她還是採取震驚突擊的方式，忽然之間把門「砰」地一脚踢開了，把那人嚇得連手中的一瓶藥也跌下來了，林鈴一跳上前，執住那人的衣領。

「你在幹什麼？」那人尖叫道。

林鈴祇是把他猛搖一陣，把他搖得頭昏眼花。

他並不是一個那種懂得用武的人，也不慣用力，因此當林鈴停下來時，他已站也站不穩了，跌倒在地上。

林鈴向四面望望：「呀，很好呀，原來你是正在這裏製造假藥！」

她得到的情報果然是準確的，這個地方滿了醫藥儀器及化學藥品，這個人是正在調製藥物，裝進一些玻璃瓶裏，而一邊還有一大批自印的標紙，準備貼在玻璃瓶上的。

這些招紙是屬於一種暢銷的貴價成藥的，製造廠當然不會是在這裏，因此，這個人當然是正在製造冒牌貨了。

那人愚笨地說：「我——我這些藥是一樣有效的呀！成份是一樣的，祇是我自己製造罷了，不會害人的！」

林鈴冷笑：「你到法庭上去這樣講好了！」

「不——不要！」那人恐懼地說着，四面望望，「你是一個人來的？」

「那又如何？」林鈴問。

「我在想，」那人說：「我可以給你一點好處，大家都忘記了這件事！」

「這也未嘗不可考慮，」林鈴說：「不過我要先問你一些問題，了解一下你的情形。」

「你問好了！」那人說。

「怎麼你又會懂得自己製藥呢？」林鈴問道。

「那是——我本來是醫生，」那人嘆一口氣：「不過牌照給吊銷了！」

這也是與林鈴所得的情報相同的。林鈴又問那人，道：「那麼，你的牌照又是怎樣吊銷的？」

「這個，」那人又嘆一口氣：「就是爲了非法墮胎。這個我已經給判過了罪，我也不怕對你講了！妳看，我祇是懂這門學問，沒有別的謀生技能有什麼辦法？」

「唔，」林鈴說：「你的口才倒是相當之好的！」

「我不過是為了混兩口飯吃，」那人說：「又不是害人的！那麼大的公司，我祇是揩他們一點利潤，對他們的影響也不大呀！」

「我看，」林鈴說：「這件事情，你是情有可原的，我可以放過你！不過，謀殺的事情，我卻是做不了主的！」

「謀——謀殺？」那人又是一驚，道：「什麼謀殺？」

「你跟金小毛一起幹的那一件呀，」林鈴說：「那個人醉酒暈去了，金小毛替朋友找到了你，替那個人打了一針，使他像中風而死，而你亦假冒醫生，簽了一張死亡證書！」金小毛就是林鈴先前捉到的那個人。

「我——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更加吃驚，惶惑地說道。

「金小毛卻是知道的，」林鈴說：「不如勞煩你去與他對質一下如何？」

那人馬上又想開步逃走，林鈴冷笑說：「你逃吧！你逃走，我就把你殺掉！那個聘用你打這一針的人也已經給我殺掉了，也不差你一個！」

因為林鈴擋着門口，那人是無路可逃的，而且剛才林鈴把他猛搖一頓，亦使他明白他是打不過這個雖然祇是赤手空拳的美女郎的。他吶吶着說：「既然……既然妳已經捉到了金小毛……為什麼妳又不正式拘捕我？妳……妳是警探嗎？」

「我是要給你一個機會，」林鈴說：「你逃是逃不掉的了，假如把製造假藥這一筆亦算在帳上，你是一定更不得了的。假如你合作，我可以不提這一筆，此外還可以替你減輕罪名！」

「你……還有什麼可能替我減輕罪名？」那人囁嚅地說。

「主謀與從犯的罪名是相差很遠的，」林鈴說：「你不是主謀，假如你能夠把主謀指出來，那當然情形不同了！」

「主謀就是——他不是已經給殺掉了嗎？」那人說。

「死人是不會說話的，」林鈴說：「而且，我知道他亦不是主謀，他亦是受人主使的，假如你能夠把這個眞正主使的人指出來的話，你的罪名一定可以減輕得多了！」

「我跟這個人根本不熟，」這人說：「而且，他即使是受人主使的話，難道妳以為他會告訴我主使他的人是誰嗎？」

「盡你的可能，多提供一些資料好了！」林鈴說：「祇要你是誠心合作的，我就可以為你想辦法！」

「其實我也不是願意做的，」那人像要哭出來似的，「他們也是用妳的方法威脅我！」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假如你自己不長進，有了什麼差錯，就很容易給人執住作為威脅的把柄。

林鈴說：「這是你個人的不幸，我現在是企圖幫你，但是，你也要幫我，我才幫得到你的呀！」

「關於這個人——」那人說：「我眞的不知道是誰主使他的，不過，我卻可能知道他是為了什麼。」

「他對我無意之中提起來的，」那人又說：「在那件事情之後，有一次，他有一個女朋友有了痲煩，他就來找我——你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的！」

「唔，眞有趣，」林鈴說：「你就是為了這種事情而給吊銷了醫生的牌照，然而你卻還是繼續幹這個！」

「有什麼辦法？」那人說：「我這是泥足越陷越深！我們在等他的女朋友醒過來時，他走來走去，很焦急，喃喃自語，講了很多話，語無倫次的，要我每一句覆述出來的話，我是講不出來的，總之我知道，他的大意就是說，那個人是到南美洲去，為了鑽探石油的事情，有財有勢的人，利用價值完了後就殺之滅口！」

「唔，」林鈴說：「這個有財有勢的人是誰？」

「我沒有問他，」那人說道：「我不想知道這些事，最好就是完全忘記了這件事情！」

「你不能忘記這件事情，」林鈴說：「現在你跟我走吧！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接受我們的問話，我要你詳詳細細地再回答我們一些問題！」

「好吧！」那人垂頭喪氣地聳聳肩，祇好跟着林鈴走。

× × ×

另一方面，那個神出鬼沒的鬼眼，則果然是正在實行他對施米夫所講的計劃，在那些油田工人的附近閃閃縮縮，他們並不知道鬼眼正在附近，所以講話就沒有顧忌，假如看到鬼眼在着，他們就不會講什麼了。

沒有錯，他們對施米夫的不滿情緒是越來越高漲了，尤其是在喝了幾杯酒後。其中一個油田工人喝得比較多，對他的同伴們揮揮手說：「好了，現在，我也得去睡覺了！」

他拿着已經差不多空了的酒瓶，離開了他們工人所用的那座簡陋的膳堂，然而他卻並不是回到宿舍裏去，而是踉蹌地走進了樹林之中。

他就是向村子的方向走去。

鬼眼就跟在他的後面，鬼眼跟了一段路，斷定了這個人的目的並非祇是在散散步，而的確是要到村子裏去的時候，他就出現在那人的面前，攔住去路，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到什麼地方去，跟你有什麼關係？」那人說。

「你步行到村子去，」鬼眼說：「那豈不是要走很遠路嗎？」

那人到底是醉了，給鬼眼這樣旁敲側擊一句，就不假思索地說：「就是走到天亮我也可以走到的。」

「那麼決心到村子裏去幹什麼呢？」鬼眼問。

那人酒醉三分醒，忽然又明白自己是講錯了話。他忙說：「祇是要去消遣一下，我在這裏悶死了！」

「沒有問准施米夫先生就去？」鬼眼說：「也許你不是去消遣，而是正如你剛才所講的，要去告密吧？」

那人大吃一驚，遲疑了一下，忽然一轉身，拔腳就逃。鬼眼的手掌揮動了一下，一把飛刀就飛出去，刺中了那人的背脊

，那人大叫一聲，身子一搐，接着就倒下來了。

鬼眼慢慢走到他的身邊，到達的時候，那人已經死掉了，鬼眼把刀子拔回，摘下一塊樹葉，把刀子上的血漬抹乾淨，一面自言自話地冷笑着：「哼，殺一儆百！看你們還有沒有人敢再去亂攪。」

他轉身回去向施米夫報告。

× × ×

另一方面，在那靈屍塔內，司馬洛已經把江思靜的父親江老先生的屍體準備好了，他看着這位相識多年的老朋友，有不勝唏噓之感。他喃喃着說：「你的死，也是死得很可疑的，我一定會替你查個水落石出，但是目前，我得先把你弄出去。」

他已經用帶來的堅韌的細繩把江老先生的屍體綑好了，隨時可以吊落塔下，目前他祇是在等風雨來臨。

是的，等風雨來臨，風雨來臨他就可以實行他的計劃了，他不能夠再拖下去，這件事情不能拖，而他亦沒有意思在這座塔內久留。

無綫電響了起來，又是李敏或者珍美要與他通話，司馬洛把無綫電扭開了，問道：「怎樣了？」

「我已經去過江思靜那間別墅。」李敏說：「他人不在那裏面，但是他的車子則是還在的，那即是說他並沒有回到城中去，他應該是下了直升機之後就開車回去的。」

「這似乎是意料中事了，」司馬洛說：「施米夫果然是不懷好意的，一定是他捉去了江思靜！」

「那我們怎辦好？」珍美插嘴問。

「暫時不要理會江思靜好了，」司馬洛說：「假如江思靜是在他的手中，那我們反而可以放心一點，因為他不會殺死江思靜，江思靜暫時是安全的！」

「你怎知道他不會殺死江思靜？」珍美問。

「很簡單，」司馬洛說：「假如他是要殺死江思靜的，那麼李敏現在找到的就應該祇是江思靜的屍體了，而不是一間空屋！」

「噢！」珍美說。

「關於拉沙方面，」李敏說：「我也跟他談過了，這個人，亦不見得心腸太壞，他祇是無知和貪心，他對我透露，施米夫是希望把這整塊地皮買下來的，這樣，當他將來繼承他的父親做酋長時，他就可以大興土木，把村子發展為一個現代化的旅遊區。」

如此，他說他的族人就都可以生活得很好，而他也並不是與他的弟弟爭奪繼承的權利，因為這個問題根本是不存在的，他們的規矩，一定是長子繼承。

也幸好是這樣，不然，施米夫可能會鼓勵他把他的弟弟殺掉了！其實也難怪，這是酋長的錯，自小就把拉沙送到外面去讀書，習慣了文明生活，回來看到這裏的一切習慣，都是那麼原始的，就很不順眼了。

「他卻不知道施米夫其實是打算把這個地方作為油田，」司馬洛說：「掘得一團糟。」

「施米夫的計劃是這樣，」李敏說：「這是可以肯定的了，但是我不明白的就是，施米夫還在弄什麼把戲，反正說服了拉沙，他的計劃總是可以成功的！」

「他不能等，」司馬洛說：「要等酋長死了之後，拉沙才可以繼承，很可能施米夫自己也沒有酋長那麼長命呢。」

「他會不會設法謀害酋長呢？」李敏問。

「這件事情卻是他想做而不敢做的，」司馬洛說：「這樣一弄，可能牽連很大，假如給揭穿了，其他各個地方的族人都不會放過他，就是不揭發出來，酋長的小兒子也是不會跟他講道理的，酋長死得不明不白，酋長的小兒子戈拔就知道這是施米夫做的好事。戈拔是一個神槍手，施米夫卻不能夠先殺戈拔解除威脅，因為假如戈拔死得不明不白，他也是會引起各方面的反感，而且拉沙見到自己的弟弟死掉了，亦未必肯與他合作了！」

「這很有道理，」李敏說：「我看目前我們是還可以放心酋長這邊的，另一方面，我在江思靜的屋中時亦用他那裏的電話打過一個長途電話出去了，我跟林鈴聯絡過，她說問出了江老先生和那位朋友一起來此，是為了石油問題！」

「這也不出奇，」司馬洛說：「江老先生對科學特別有興趣，施米夫很可能說服了他合作，或者是利用他，利用價值完了之後又設計弄死他！這些內幕，將來有機會就可以從施米夫的口中問出來！」

「外面下雨了！」珍美忽然說。

果然，天有不測之風雲，外面忽然下起雨來了。

「快！」司馬洛說：「李敏，你馬上出來準備接應！」

李敏馬上就動手更衣，珍美問道：「我呢？我又應該幹一些什麼？」

「你留在這裏好了，」李敏說：「就當這件事情沒有發生，事實上你還是不參加為妙。」

李敏換好了衣服，就匆匆潛出屋外，乘夜溜出了屋子，向靈屍塔那邊跑過去，準備接應。

在風雨之中，這樣的深夜，村子裏的人都睡了，亦不會出來，而在雨幕的掩護之下，她亦祇是可以隱約看到那座塔的輪廓而已。

即使有人走出來，也是不容易看到司馬洛從塔上把一具屍體吊下來的。

此時的李敏，身上亦帶了一副小型的無綫電通話器，可以與司馬洛繼續通話的，這副小型的通話器，樣子就像是一隻小型的手提收音機，而通話的方式也與屋裏那一副不同。

屋裏那一副是直接可以聽到聲音的，而現在李敏這一副則是有一條電綫通連着一隻耳塞，而這隻耳塞則是塞進李敏的耳朵裏，如此所講的話，就祇有李敏可以聽到，這一方面是為了提防別人聽到，一方面則是為了不讓風雨的雜聲擾及司馬洛傳來的話聲。

李敏要對司馬洛講話，則是仍然要對着這隻無綫電通話器的。

司馬洛說：「我們事不宜遲了，我把屍體放下來，你接住！」

「現在差不多到那些祭司們出來燒香

禱告的時間了！」李敏說。

「屍體放下來是很快的，」司馬洛說：「我的人下來，也是很快的，這不會躭誤太多時間。」

「好吧。」李敏說。

「妳肯定周圍沒有人嗎？」司馬洛問道。

「我看不見，」李敏說：「這樣的風雨之中，怎麼能夠肯定呢？不過，我看不見人家，人家應該也是看不見我的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現在就先把屍體放下來！」

李敏等着，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因爲她知道假如這件事情被發現的話，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她的恐懼並不是那種迷信式的恐懼。

她眯起眼睛，極力要清楚地看到那座塔頂，但是實在看不見，她連塔頂都看不見了，更不可能看到司馬洛是正在那塔頂上幹着什麼了。

司馬洛正在對着她的這一邊斜坡把屍體吊下來的，她就只知道這一點，可以慶幸的就是，正如她所講的，她也看不到，別人更加是不會看到了。

司馬洛此時在塔頂上開始把江老先生的屍體搬出去，推出那個開口，然後就拉着那根細繩，小心地慢慢放下去。

他這繩子雖然是比一根筷子更細，但是却是用一種特殊的纖維製成的，就是吊着一部汽車，仍然是毫無問題，因此用來吊一具比汽車輕得多的屍體，更是沒有斷的危險了。

而在吊下屍體之後，司馬洛自己亦沿着這根繩子爬下來的，而這根繩子支持他的身體的重量，亦是不會有什麼危險。

司馬洛把屍體放下了一米、兩米……外面仍是風雨交加，看來他這件特殊的任務是很快就可以順利完成的，但是，就在這時，司馬洛却忽然從他那副無綫電中聽到一把男人的聲音問道：「李小姐，妳在這裏幹什麼？」

司馬洛大吃一驚，連忙發力把屍體再拉回上來，拉上來，比放下去是要吃力得多了。

李敏的聲音說道：「哦，戈拔……是你！」

酋長的小兒子戈拔來了！司馬洛是暫時不能夠實行他這個計劃了。

不錯，戈拔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李敏的身邊，戈拔的出現，也是使李敏大吃一驚。

戈拔說：「這個時間，妳不是應該在家裏休息嗎？」

「你呢？」李敏故意把聲音提高一些，讓司馬洛能夠聽到她這裏是正在發生着什麼，又說：「怎麼你在這個時間又會跑出來？」

「我是一直在担心珍美小姐，」戈拔說：「她上次企圖自殺，我一直都不放心，我到你們家去，却看見只有她在那裏，而妳不在，所以我就出來看看！」

「你用不着担心她了，」李敏說：「她已經明白了自己做的是一件多麼傻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她是不會再做的！」

「我知道，」戈拔說：「不過現在，我却要開始担心妳了。」

「呃——呀——担心我？」李敏更加感到不寒而慄，「担心我什麼？」

「司馬洛先生是妳所尊敬的好朋友，」戈拔說：「這一點我是明白的，但是人已經死了，不能夠使他活過來，而他泉下有知，我是希望你能夠好好地、愉快地生活下去，不要老是愁眉苦臉的，其實，這話妳一定也用來勸過珍美小姐的了，怎麼你自己却不能夠接受？」

李敏幾乎要笑出來，原來戈拔以爲她是因爲司馬洛的死而傷心，所以跑到這裏來的。

因此，李敏亦用不着解釋她是爲什麼會在這個時間來這個地方了，戈拔已經替她解釋了。

但她還是故作傷心地說：「有些事情，你們是不會明白的，局外人就是不會明白，就是我對你解釋，也是很難解釋得清楚。」

「但是，」戈拔說：「妳拿着這東西幹什麼？」他指指李敏手中拿着的小型無綫電。

「這個？」李敏說道：「哦，我是在想，也許這個，能夠令我聽到司馬洛的聲音！」

在塔內的司馬洛聽得整個人跳將起來，李敏怎麼這樣笨？竟會講出這樣的說話來了。

戈拔說：「有這樣的科學儀器嗎？」

「這不是我的辦法，」李敏淡淡地微笑道：「我這是信賴你們的辦法，你們說，司馬洛葬進了靈屍塔內之後是不會死的，所以，我在想，也許，在這樣的風雨交加的天氣裏，藉着電波之助，我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你有聽到他的聲音嗎？」戈拔問。

「沒有，」李敏搖搖頭，「這只是一個嘗試罷了！」

「你是不會聽到的，」戈拔說：「而且你也是弄錯了，人葬進了那裏面之後並不是會活着，只是保證靈魂會升上天堂上去罷了！」

「哦，」李敏聳聳肩，「原來如此，不過，試試也是沒有所謂的，反正我亦是不會有什麼損失。」

這時候，在塔內的司馬洛還是在暴跳如雷，他並不是爲了李敏而生氣了，他是生那天氣的氣。

忽然之間，他看到雨又停了，而且很快又是天朗氣清，這種熱帶地方的天氣，常常都是如此地變幻難測的。

雨停了，視綫就馬上變成很清晰，他的計劃就再也不能實行了。

不過，也許這亦是運氣，假如戈拔遲一點才出現，現在才出現，而雨剛剛停了，司馬洛很可能還是正在爬下來，那時戈拔就可以看到一切，事情才是眞的不可收拾！

「呀，雨又停了，」李敏說：「看，這塔是多麼美麗！」

「這是我們最寶貴的東西，」戈拔說：「我們的先人全都是葬在裏面，而他們都升上天去了！」

李敏沉默着，作着傷感的表情，又說：「其實你是用不着爲我担心的，戈拔，你關心我，我很多謝你，不過，我決不會

做出你懷疑的那種傻事來！」

「是這樣就好了，」戈拔說：「唔，我來找妳，其實也是想跟妳談一件事情，妳知道，我的哥哥拉沙，實在是很喜歡妳的！」

李敏的臉不由得熱了起來。她說：「他不過是來探過珍美一次罷了。」

「我知道，」戈拔說：「但其實他的目的，却主要還是找個藉口來看看妳。」

「我希望他不要再這樣做！」李敏說道。

「我知道你不喜歡他，」戈拔說：「也許妳還是很討厭他的，不過，我還是希望妳能夠帮我一個忙！」

「這種事情，」李敏說：「是不能用帮忙兩個字來勉强的。」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戈拔說：「妳是對他最有影响力的人，妳講話，他會接受，我只是想你繼續跟他談談，使他明白施米夫是利用他的。」

「這個我已經跟他講過，」李敏說：「我相信他亦是開始明白的了，不過，我會繼續努力的。」

「謝謝妳！」戈拔伸手與她相握。

李敏握了一下他的手，又說：「不過，我却也是有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夠帮忙的！」

「什麼呢？」戈拔問。

「就是珍美，」李敏說：「有時她出外散步，我反而放心不下，你能夠替我看着她嗎？我不能永不睡覺的！」

「這沒有問題，」戈拔說：「包在我身上好了。」

「幹得好，」司馬洛的聲音在耳塞中對李敏說：「這樣，他就肯定不會纏着我們了，隨時可以用珍美把他引開！妳眞聰明，李敏。」

李敏微笑。

× × ×

另一方面，在施米夫那座豪華的住宅裏，施米夫與鬼眼正在相對，而施米夫的臉色並不好看，他是正在與鬼眼討論那個油田工人被殺的事情。

施米夫說道：「你還是不應該將他殺掉！」

「他去告密，」鬼眼說：「我怎麼能夠讓他向村子裏的人告密呢？難道我把他捉回來嗎？那時你又如何處置他呢？」

「殺死他不是一個好主意，」施米夫說：「引起那些油田工人對我會更加反感了！」

「但是我沒有殺死他呀，」鬼眼狡猾地微笑：「是他的工友們在樹林中找到他的屍體的，而屍體已經給野獸吃去了很大的部份，連刀傷都驗不出來了。」

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遠處的空地上有火光，使那邊的天空變得微紅了，是那些油田工人正在爲死者擧行火葬儀式。

「那些人並不是傻瓜！」施米夫說：「你亦不能夠把他們當傻瓜辦的！他們一個人死去了，而你是一個殺手，即使他眞的是醉糊塗了，在林中跌傷而死去，他們還是會算在我們的帳上的，更何況你的確是殺了他！」

「這也算是給他們一個警告，」鬼眼說：「看看他們敢不敢再亂來。」

「現在他們已不可靠了，」施米夫說：「我不能夠把他們再留在這裏！」

「老天！」這一次連鬼眼也恐怖起來了：「你不能夠把這許多人都殺掉的！」

「誰說我要把他們殺掉了，」施米夫說：「我只是要把他們調走罷了，我會把他們調到鳳凰山的地盤去工作，那個地方，更加偏僻，他們要講什麼，隨他們講好了！」

「但這裏豈不是沒有人工作了嗎？」鬼眼說。

「這裏反正也是沒有什麼事好做的，」施米夫說：「這裏的地下有的只是水，石油却是一滴也沒有，不過，還是要有一些人來代替，你，鬼眼，你去替我找些人來代替吧！」

「我找不到會做油田工作的工人，」鬼眼大感困難地說：「我只是會找打手罷了！」

「我就是叫你找來一批打手，」施米夫說：「我需要多一些能夠動武的人在這裏坐鎭，我不能倚靠這些工人！」

「這個却是可以的！」鬼眼說。

「你去拍電報安排一切吧，」施米夫說：「同時，小心照顧着一切，不要再讓他們一個逃去告密了！」

「這個我却是一定可以辦妥的，」鬼眼說：「你放心好了！」

施米夫點點頭，鬼眼出去了。

施米夫微笑着，點上了一根雪茄，抽吸了一陣，然後又站起來，走進屋裏，這一次，他又是走到囚禁江思靜的房間。

他推開門閂，開門進去。江思靜冷冷地瞪着他。

現在江思靜已經不吵了，而施米夫推門進去，江思靜亦並沒有動手企圖向他襲擊，因爲明知道自己是打不過施米夫的。

江思靜冷冷地說：「我還以爲你已經忘記了有我這個人存在了。」

「怎麼會呢？」施米夫說：「不過石油是一件大生意，我不想人家染指，更不想人家破壞我，你們來得太突然，我怎不担心呢？你的老頭子是死在這個地方的，而他又是與我的手下打架時被誤殺，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是向我報復？」

「我已經對你講過，」江思靜說：「我不過是要找回我先父的屍體罷了。」

「我現在相信了，」施米夫說：「但是這一個誤會，引起了很多枝節，你那些朋友正在查我，要跟我作對！」

「司馬洛都已經死了，」江思靜說：「還有什麼人有本事跟你作對呢？而且，你也破壞了我的事情，你就是現在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怎辦好了，我恐怕我很難再找到人，爲我做這件事了！」

「你老頭子的屍體，要拿出來應該是沒有困難的。」施米夫說。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帮我嗎？」江思靜說道：「你要什麼條件，你只管開聲好了。」

「不是我，」施米夫說：「是司馬洛正在帮你！」

江思靜懷疑地瞪着施米夫：「你又在跟我開什麼玩笑？司馬洛都已經死了。」

「我還以爲你是很了解司馬洛的，所以你才會請他回來做事，」施米夫說：「

但是現在看來，顯然我對司馬洛的了解是比你更爲多的，司馬洛這樣一個人，比貓比蛇更厲害，貓有生命，蛇就是切開幾截也一樣能活，你以爲司馬洛這樣容易就死掉？」

「但是我看着——而且他也已經給葬進了那塔中了！」江思靜說。

不過，經施米夫這樣一講，他心中的希望又躍然而生；事實上他也的確難以置信，司馬洛這樣一個人，會是死得這麼容易的？

「唔，」施米夫說：「看你的反應，你果然是不知道司馬洛是還活着的了。」

「他還活着？」江思靜說：「怎麼可能？」

「有一種藥，吃下去之後，人會像是死了一樣，」施米夫說：「心臟緩慢到幾乎停止了，這裏沒有醫生，當然是檢驗不出來的！」

江思靜興奮地跳起來：「你是說，你是說……呀！對了，進去是最難的，出來則並不難！他就是用這個方法進去的！」

「講得對，」施米夫說：「幸而你也不太笨，聰明的老頭子，總算沒有生出一個笨兒子來！」

「但是——」江思靜說：「你又怎麼知道有這件事情呢？」

施米夫哈哈大笑起來：「我怎麼知道？我是你們之中最聰明的人，我什麼都知道，所以我還帮了他一帮！我犧牲了約翰牛的性命，來帮助司馬洛實行他這個死亡的計劃的！」

「爲——爲什麼？」江思靜吶吶着問道。

此時的施米夫，顯然是正在陶醉於自滿的情緒中，沒有直接回答江思靜的話，只是說：「他已經不是第一個想到這個計劃的人，以前我已經用同樣的計劃放了一個人進那塔內了！」

「爲——爲什麼呢？」江思靜吶吶着問。

「因爲，」施米夫說：「許多跡象都顯示那靈屍塔的地下乃是一座蘊藏豐富的油田！我要派一個人進去作一些研究，再作進一步的鑑定！這個人是用無綫電與我聯絡的，他進去了，研究過了，但是他不肯把最重要的地方告訴我，他就這樣堅持下去，無綫電的電筒用完，他應該是已經死去了。」

江思靜忽然沉默了下來，不做聲。施米夫告訴他這許多內幕，這並不是一個好現象，這差不多是等於表示，施米夫是不會把他活着放走的。

施米夫又說：「司馬洛是一個聰明人，我相信他進去了之後，一定已查出了這件事，我相信他是會把我那個手下所隱瞞的秘密向我透露的！」

「呃——」江思靜說：「你這件事，與我們這件事並沒有衝突，我相信司馬洛是不會合作的。」

「沒有錯，」施米夫說：「有你在手上作爲人質，他就會合作，否則的話，他是會跟我搗蛋的！」

「現在看來，」江思靜說：「一切是不會有問題的！我們只要好好地商量一下，彼此合作，就一切都可以解決！」

「是的，」施米夫說：「但是假如司馬洛來把你也偷回去的話，那我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保證他一定會跟我合作了！所以，你跟我來，我要把你收藏在一個他偷不回去的地方！」

「是——是什麼地方？」江思靜吶吶着問。

「總之你跟我來就是了，」施米夫走上前去，執住他的手臂，江思靜沒有辦法不跟他走。

× × ×

第二天晚上，施米夫這個地盤上有了好一番熱鬧的新氣象。

飯堂裏來了一批新人，飲酒賭博，吵鬧得很，他們是白天乘直升飛機分批而來的，在他們來之前，直升飛機把那些原有的油田工人全部分批載走了，回來時就載來了這一批人。

這一批人，首先就是引起了施米夫的管家的白朗的不滿意。晚間，他就馬上向施米夫投訴了，他說：「施米夫先生，我要辭職了！」

施米夫抬頭看着白朗，微微一笑：「怎麼了？難道我待你不夠好嗎？」

「你換來這一批工人，我實在不能夠忍受，」白朗說：「我並不是替他們做事的，你才是我的主人，他們不能夠叫我拿這個拿那個！」

「以前江先生在屋裏的時候，你不斷埋怨，」施米夫說：「現在，江先生不在屋裏，你又是埋怨！」

「江先生我反而不介意，」白朗說：「江先生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但這些人，他們都是流氓——在我的眼中看來，他們不像是油田工人！」

施米夫的臉沉了下來，說：「怎麼了？我請的人，要你來進行甄別試嗎？」

「對不起，」白朗說：「我並不是有批評你的意圖，只是——我實在忍受不住！廚子也忍受不住！他們到他的廚房去偷食物偷酒！我們都是爲了你一個人服務，爲屋子裏的人服務，他們不是屋子裏的人，他們這樣攪，我們的工作是永遠都做不好的！」

施米夫忽然格格地笑了起來：「怎麼了，廚子也要辭職？」

「我不知道，」白朗說：「我不管他的事情！他是法國人，也許他是可以忍受的，我只是爲我自己說話！」

「好吧，」施米夫揮揮手，「不要鬧了，我跟他們講清楚好了，叫他們不准再騷擾你，這樣行了嗎？」

白朗遲疑着：「這一類人，我看你也是控制不住的！」

施米夫這一次却不生氣，他只是嘆了一口氣：「白朗，我答應你的事情，我一定做得到的，別懷疑我好不好？而且你也不要忘記，你是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

白朗咬緊牙齒，作出嚴肅的表情：「假如你可以保證的話——」

「我也不能絕對保證，」施米夫說：「不過，我對他們講過了，他們就會尊重我，你不要再鬧好不好？我這裏需要你！而且，他們亦不會在這裏很久的！」

「好吧！」白朗無可奈何地說：「假如你沒有什麼其他的需要，我要回去做我

的工作了。」

「我沒有其他的需要了，」施米夫說：「你去休息吧！」

白朗走了，鬼眼又出現了。鬼眼格格地笑着：「他不滿意我找回來的人？不是他走就是他們走？假如眞要你選擇，你怎麼選呢？」

「我用不着你這樣的選擇，」施米夫說：「而白朗的投訴，亦不是沒有道理的，這些是你請回來的人，你去告訴他們，不能夠太胡鬧吧，我也是想住得舒服一些的！」

「很好，」鬼眼說：「這沒有什麼問題！呃——對了，我剛剛殺掉了你的總工程師賓納！」

「這很好，」施米夫說：「我希望你做得毫無破綻。」

「沒有破綻，」鬼眼說道：「我替他在頭上打了一針，針孔有頭髮遮蓋着，除非是有驗屍官在這裏，否則，是看不出來的！」

他忽然一抬頭，望着廳子的門口，他的感應是特別靈敏的，已經可以感覺到有人在那裏。

果然，管家白朗又伸手在門上敲着，施米夫說：「進來吧，這一次又是什麼事情？」

「我很難過，」白朗嚴肅地說道：「有一個很壞消息！賓納先生——看來已經死了。」

「哦，」施米夫說：「我看他是由於中酒毒而死去了，我早就說他是不應該喝這許多酒的！」

「我們去看看吧。」鬼眼提醒一下施米夫。

「對了！」施米夫說。

他們一起到賓納的房間去看看。

施米夫早已知道賓納死了，因爲是他下令鬼眼去行事的，他始終認爲賓納講話太多，情緒太不穩定，不適宜由他活下去，他寧可再花更多的錢，在需要的時候只職聘一位總工程師，也因此，他的難過只是假裝出來的，他告訴白朗，賓納的葬禮，他明天才决定如何去做，然後他便退出賓納的房間。

白朗則仍然留在那裏，替賓納收拾遺物，但是當施米夫和鬼眼走了之後，白朗就關上門，細細地驗一下賓納的頭部。

他果然發覺賓納的耳朵後面，頭髮遮着的地方是有一個針孔的，他聽見了鬼眼對施米夫的報告，而即使他聽不到，他亦是會懷疑的了。

他做好了應做的工作，用一條被子把賓納的屍體蓋住，然後到廚房去，那個法國廚子正在喝一杯白蘭地。

白朗說：「我可以要一杯嗎？」

那個廚子希閣凄楚地微笑：「呀，你向來都不欣賞我們法國的東西，現在你終於茅塞頓開，也欣賞起來了，沒有錯，這是我們法國的國寶呀，白蘭地，來，多喝一些！」他去替白朗斟來了一大杯。

白朗淺淺地呷了一口。

希閣心不在焉地盪動着自己手中的那一隻杯子裏的酒，嘆息地說：「現在，世界上懂得欣賞東西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又少了一個！」

他所講的乃是總工程師賓納，他當然知道賓納死去了的消息，賓納也是一個品味高級的人，懂得欣賞他的烹飪，現在賓納已不能再吃東西了，當然，希閣也並不只是惋惜這一點而已，除此之外，他也是很喜歡賓納的爲人，所以他才會有這樣的嘆息。

白朗呷了一大口酒，嘴巴湊近希閣耳際，低聲道：「賓納先生是給謀殺的！」

「你肯定嗎？」希閣的眼睛一瞪。

「我肯定，」白朗說：「我聽到鬼眼向施米夫先生報告的，我也去驗過，果然是在這裏給打了一針，」他用手指示部位：「施米夫下令鬼眼謀殺了賓納先生！」

「鬼眼！」希閣咬着牙說：「那隻什麼都吃，分不出味道來的老鼠！」

「賓納先生講話太多，」白朗說：「給殺掉滅口了！」

「老天！」希閣說：「你即是說，我也不應該講話太多嗎？」

「我們已經聽到了太多，知道太多，」白朗說：「我沒有把我聽到的全部告訴施米夫先生，因爲我不想他認爲我知道得太多，不過看情形，我們也是遲早會給殺掉滅口的！」

「老天！」希閣說：「那我們怎辦好呢？」

「男人大丈夫，」白朗說：「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總不能夠像一隻龜那樣，一天到晚，總是把頭縮在殼裏，詐作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我認爲，我們都知道我們應該做一些什麼事情！」

「對了，」希閣說：「我們應該做一些事情！」

× × ×

鬼眼「霍」的一聲跳進了客廳中來，他還是頭一次不是神出鬼沒，這反而把施米夫嚇了一大跳，施米夫張開嘴巴要罵，鬼眼已先開口叫道：「他們逃走了。」

「誰逃走了？」施米夫問。

「白朗和希閣。」鬼眼說：「你的好管家和好廚師！」

「他們？他們能到什麼地方去？」施米夫說。

「他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逃的？」鬼眼說：「他們開走了一部車子，我聽見車聲，看見一部車開走了，我去看看，他們兩個已不見了。」

「那你還不追他們？」施米夫說。

「我現在就去追他們！」鬼眼說：「但是我先要得到你的同意——我要把他們殺掉！」

「殺掉吧！」施米夫吼道：「我不想看見他們活着！」

鬼眼馬上轉身就走，施米夫聽見一部車子匆匆開走的聲音，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望望外面，看見天黑如墨，一點星光都沒有，而跟着，大點的雨點就落下來，天有不測之風雲，暴風雨又來了。

那邊，白朗果然開走了一部吉普車，載着希閣，向村子裏飛馳而去，路本來已不容易走，他又發覺大雨降下來了，就更不容易走。

「有人追來了！」希閣叫道。他是一面不停地回頭張望的，他可以看到後面出現了另一部車的車頭燈。（未完．五）

十君子傳奇故事

長巷設圈套　神功驚雙魔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艾老人要雷嘯天和仇如海做蘇州分店的監督，雷、仇兩人相議之後，決定提出一些條件才答應艾老人，艾老人不明白雷、仇兩人存何居心，故不敢貿然下手……雷嘯天、仇如海和曉梅三人策騎直奔蘇州城，在「永安棧」歇息，艾曉梅忽然發覺艾天齊在窺探他們，心中存疑，半夜！又發現夜行人的行踪，艾曉梅立即追踪過去，發現了不少秘密……在「抓五爺」處，艾曉梅制住了井天，把井天交給「抓五爺」處置，「抓五爺」拷問井天，手段十分殘酷。

井天苦笑一聲，道：「我成名江湖的時候，年方二十四歲，正血氣方剛，遇事喜走極端，因此得罪過不少人，在三十四的……」

「抓五爺」道：「不是老夫喜歡插嘴說話，你的是太囉嗦了些，從你投入雙魔手下說起，直到被姑娘看破隱秘爲止！」

井天嗯了一聲，又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道：「當年一步走錯，今夜……就宰了你這老賊！」

井天話到中途，突然的變了，「老賊」二字出口，右掌五指，迅疾無倫的對「抓五爺」一彈，人已電掣射向門戶！

「抓五爺」哈哈一笑，動也沒動，僅僅右足前移半尺，向地一踩，倏地在「抓五爺」身前，多了一塊三寸厚的皮面棉裏長簾。井天所發暗器，全部釘在了皮棉簾的正面，「抓五爺」毫髮未傷！

同時，井天還差一步就移到門戶，一聲巨響，門戶突被一塊寸厚鐵板掩沒，刹那之差，井天前功盡棄！

他再也沒有逃生的可能，但却不能再受酷刑而死，反正是死，一咬牙，一狠心，縱身以頭向鐵板撞去！

怎料身形剛剛離地半尺，雙腿已被「抓五爺」的「雷霆一抓」抓中，耳聽「抓五爺」說道：「小子，你想死也沒那麼簡單！」

接着，身軀飛而出，砰的一聲，又摔倒在地上！

氣、怒、恨、悲交加之下，井天只覺雙太陽穴一陣發炸，雙目突現點點五色星火，兩耳突鳴，昏死過去！

×　　×　　×

「永安棧」，曉梅姑娘所居的落院。

中午前，已離吃飯時間很近了！

「永安棧」外，停下了一輛華麗的雙馬車！

車簾緊掩，誰也看不見車中何人，不過只要一看那個趕車的，你就知道車中的這一位，錯不了，不是闊少，也是有錢的公子。

趕車的把式，年紀不小了，灰髮、白鬚、紅臉，身量高大而雄壯，一身灰色短衫褲，是上好的手工織品！

這老者緩緩下車，「永安棧」的店小二，已含笑迎上車前，別看老者僅僅是個車把式，却威風十足。

店小二打個躬，道：「你老辛苦，是打個尖（吃點東西休息片刻的意思），還是歇晌啦，你老吩咐，小的去準備！」

老者說道：「小二，你想不想找點外快？」

店小二早就想瘋了，答話却妙，他道：「老聖明，天下還有見錢眼不開的嗎，不過有句俗話，外財不發命窮人！小的只敢想，却不敢要。」

老者樂了，道：「聽着，告訴櫃上一聲，說我叫你看着這輛車，大概要一頓飯的光景，我賞你五両銀子！」

「五両！」乖乖，店小二傻了。

老者却已掏出銀子，遞給店小二道：「記住，一步也不許離開，閒人也不准碰這輛車的半根毛，否則，我事完了出來就許殺人！」

店小二哆嗦，話還沒講出來呢，老者却已經大踏步進了「永安棧」，往後面院落而去！

老者剛走到最後的院落門口，適巧雷嘯天和仇如海送客出來，那是一個若似管家的人物，但老者却認得他！

那管家人物回身拱手道：「雷爺，就這麼說了，在下回去給家老爺回話，明早錢、房兩交，我好歹勸成這份買賣，雷爺可請多帮忙！」

老者一聽心中一楞，往旁邊站了站，看熱鬧沒言語。

雷嘯天已笑着說道：「吳管家放心，是省了是費了我心裏有數，咱們怎麼說的怎麼辦，成三破二，你放心好了！」

吳管家道謝，又說了一句「留步」，並且橫掃了老者一眼，方始向外走去，老者腹內冷哼一聲！

雷嘯天早看到老者了，此地再無去路，只有這個落院了，老者八成是找人的，不由含笑問道：「老人家找朋友？」

老者是打聽清楚來的，也一笑道：「是雷爺仇爺？」

雷嘯天對老者招呼自己，並不覺得意外，因爲剛才吳管家這樣叫過自己，老者就在一旁，當然喊不錯。

不過老者能叫出二弟的姓氏，雷嘯天却不由一呆，看了仇如海一眼，依然含笑拱拱手道：「恕在下眼拙，老人家尊姓，找在下兄弟有事？」

老者一笑道：「沒事！」

雷嘯天和仇如海又是一楞，剛要發問，老者又說道：「奉令而來！」

雷嘯天有些驚了，道：「敢問那一位遣得老人家……」

老者手往院落屋裏一指道：「裏面那位姑娘！」

裏面還有位姑娘，這沒有錯，不過却更使雷嘯天和仇如海驚心了，姑娘從昨夜來店，寸步未出，這……

老者又開口道：「是昨夜，我們姑娘找到了老朽，要老朽此時正刻前來報到，必有要事吩咐，兩位可能放老朽進去？」

仇如海立刻揚聲向屋裏喊道：「小妹妳出來一下！」

屋裏的曉梅姑娘，聞聲已經知道是「抓五爺」來了，她正想着心事，所以晚出來了一步。

曉梅到了門口，「抓五爺」立刻躬身道：「老朽奉令報到！」

曉梅把嘴巴一噘道：「五叔，你打不打算進來？」

「抓五爺」一笑道：「老朽敢不進來嗎？」

曉梅說道：「五叔，你對別人怎麼稱呼，我管不着，但對我却必須喊侄女，要不，五叔你找別人當老奴去，侄女不用老奴！」

「抓五爺」搖搖頭，沒有開口，仇如海突然問道：「小妹，五叔是……五叔是……五叔他尊姓？」

曉梅道：「爹的盟弟，和『刀、拐』兩位齊名，叫『抓五爺』。」

仇如海恍然大悟，一躬到地道：「小侄不知，五叔担待，五叔請進！」

「抓五爺」濃眉一皺，說道：「姑娘，這……」

曉梅一笑道：「這就對了，五叔，咱們裏面詳談，剛才幾乎把我氣死，五叔來了可好啦，您給我拿個注意。」

說着一把已經將「抓五爺」拉進了門，雷嘯天順手扣死，大家進了明間，曉梅姑娘互爲引介，方始落座！

「抓五爺」當看到雷嘯天的時候，已暗中頷首，又見到了仇如海，不由雙目一亮，但却也暗自嘆息！

曉梅親自斟了茶，道：「五叔，那個東西呢？」

「抓五爺」說道：「在棧外的雙馬車上！」

雷、仇互望一眼，聽得莫明其妙。

曉梅看了雷、仇二人一眼，道：「大哥二哥，小妹本想暫不告訴你們的，現在祗好實說了，昨夜小妹出去過，發現了一件令人生氣的事！」

遂將昨夜所見和盤托出，雷嘯天一楞道：「井天背叛，雖然出人意外，但因他本是雙魔部屬，有所爲而來，想明白也不覺得意外了，只是三弟……」

「抓五爺」接上一句，道：「恕我插句嘴，三弟是誰？」

曉梅姑娘將結義經過，及奉命開創蘇州分店的事，從頭至尾告訴了「抓五爺」一遍，「抓五爺」哦了一聲道：「難怪我看到『灰影子』林興這小子，原來是奉小爺之命，把『馬府』賣給姑娘開分店！」

曉梅道：「昨夜就有他，他當我沒見過他呢，自稱吳管家！」

「抓五爺」一笑，說道：「這小子沒說錯，『吳』者『無』也，他實話已經告訴了姑娘，說天下根本就沒有他這一號管家！」

曉梅櫻口一張，道：「五叔還說笑話呢，你瞧這多氣人！」

「抓五爺」道：「別生氣，這是對的，小爺是怕已經有人動了疑，一買一賣，是光明正大的事，這祗爲掩人耳目。」

曉梅道：「我親耳聽到爹說，要他去別的地方，他竟敢不聽，跑到了蘇州，既來了幹麼不見我們，却鬼鬼祟祟……」

「抓五爺」插口說道：「姑娘……少爺……」

曉梅把頭一擺，道：「叫侄女兒！」

「抓五爺」無可奈何，道：「好好好，侄女兒，小爺是妳親哥哥，又是雷、仇二位的盟弟，知道來此創建分店，又知道那兩個惹禍厭的老鬼正在蘇州，祗要不誤老主人的吩咐，順便潛來一行，代侄女兒先把事辦好，這有什麼不對？」

叫「抓五爺」這麼一解釋，簡直變成了應該，可是曉梅姑娘有多聰慧，哼了一聲說道：「那他爲什麼不見我們一面？」

「抓五爺」道：「我的傻侄女兒，妳忘了老主人的家法了，他沒有得老主人同意，是偷着來的，少一個人知道有好沒有壞！」

曉梅道：「可是『刀二爺』也在！」

「抓五爺」道：「這就更對了，刀二爺是不會告訴老主人，小爺用不着瞞他，說不定還是小爺把刀老二拖下水的呢！」

曉梅仍然擺擺頭道：「那他大可以請『刀二爺』來知會我們，搬去『馬府』，開始籌辦蘇州分店的事，幹麼還眞要房子錢呢？」

「抓五爺」心裏在說：「姑奶奶，誰不疑心才怪呢！」

可是他表面上却又解釋着道：「姑……不，侄女兒，妳沒奉命辦過事，自然不懂規矩，小爺那來的錢買這『馬府』巨宅呢？」

曉梅道：「這我怎麼知道！」

「抓五爺」道：「我可知道，小爺把老主人撥給他辦事的錢，爲了帮侄女兒妳的忙，動用了，若不補上那還得了，但是要想補足，除非原價賣給侄女兒妳之外，

別無他法，侄女兒，我看妳這次可冤枉了小爺！」

曉梅無言可答了，一切照「抓五爺」的解釋，是合情合理，不過曉梅姑娘却總覺得有不妥的地方！

「抓五爺」道：「賢侄女兒，橋歸橋，路歸路，怎能混爲一談？」

曉梅又道：「那他還傳令聚集高手，對付雙魔，有何……」

「抓五爺」對這一點，根本就無法再替天齊找出理由來，因此不容曉梅話說完，已接口道：「妳想一想，小爺讓過誰，既知雙魔沒走，他又到了蘇州，除非綑着把小爺送走，否則小爺是非要鬥鬥雙魔不可！」

這理由十分牽强，但却頗合艾天齊的個性，雷嘯天和仇如海早巳不存疑念，祗有曉梅姑娘，因爲她熟悉哥哥的爲人和心性，不論「抓五爺」解釋的有多順情，她總覺得此事稀罕，個中隱有他情。

仇如海此時方始開口道：「小妹，經五爺一說，妳應該釋疑了吧！」

曉梅哼了一聲，道：「如海哥，你忘記在『水月酒家』的事了，他會突然轉個大彎，對我如此關心？哼！」

仇如海道：「『水月酒家』是結拜也前的事情！」

這句話的意思，「抓五爺」聽不明白，可就雷嘯天與曉梅姑娘懂，曉梅姑娘仍然搖搖頭道：「不是小妹疑心太大，他這輩子也不會……」

「抓五爺」不能再讓姑娘說個不休，一笑道：「侄女兒，我不能久留，外面還有車呢！」

曉梅這才一笑，止住了有關艾天齊的談話，道：「五叔，您在蘇州不是一天了吧！」

「抓五爺」知道姑娘要問什麼，說道：「侄女兒明天就搬進『馬府』了，有關我的事，明天詳談如何？侄女兒還有什麼事沒有？」

曉梅道：「別看哥哥他行事不近人情，我却仍然關心他們的安全，去一趟『馬府』可好？」

「抓五爺」道：「侄女兒放心，我就是要去『馬府』。」

曉梅道：「事了，五叔請再來一次可好？」

「抓五爺」頷首道：「好，就這麼說了。」說着，轉對雷、仇二人道：「老朽暫別，午後再會，到時老朽尚有些事情，向二位請教，再者，姑娘初出遠門，一切望多照應。」

這句話，說紅了雷嘯天和仇如海的臉，昨夜曉梅獨自外出，自己兄弟竟然不知，設有兇險，豈不愧煞！

曉梅却開口道：「五叔見了我哥哥和『刀二爺』，告訴他們，侄女兒已經知道一切事了，您一定要告訴他們的！」

「抓五爺」一笑，道：「放一百二十個心，我饒不了他們！」

曉梅和雷、仇送出了「抓五爺」，五爺跨上車轅，馬車轉個彎兒，便馳向「馬府」！

「馬府」，就是那座巨宅，是當年蘇州巨紳「馬爺」的府居，如今「馬爺」早就死了，「馬府」也換了主人！

「抓五爺」停車巨宅大門外，手中長鞭揚處，打得那隻大銅門環，咚咚的響成一串！

有人應了聲，道：「誰呀，別這麼敲門好不好！」

「抓五爺」沒開口，等着門開！

大門吱呀一聲，裂開了一條縫，「抓五爺」已經看清了這個人，正是改名吳管家的林興！

「抓五爺」氣不過天齊手下幾塊材料，對林興自然沒有好臉色，哼了一聲，毫不客氣的說道：「都打開！」

林興可認出「抓五爺」來了，更認識「抓五爺」那輛車，他剛剛在「永安棧」都見過，因此心中不由一驚！

「抓五爺」一瞧林興那個傻樣子，火了，大聲道：「你沒長着耳朶！」

林興尷尬的一笑，問道：「你找那一位？」

「抓五爺」還會有好話，冷哼一聲道：「我就找這個小子，聽着，把門大開，把門檻拿下來，五爺我要趕着這輛車子進去！」

「灰影子」林興並不好惹，一身出奇的功力，在天齊手下，除計家兄弟外，算是不二的高手，一聽「抓五爺」這麼說話，他可惱了，沉聲道：「老小子，你找事可要睜睜眼，這地方……」

話沒說完，「抓五爺」長鞭一揮，喝道：「這地方老子要教訓了你，保管沒有錯！」

「錯」字剛剛吐出來，長鞭也甩在了林興的臉上，「灰影子」成了「紅道子」，一鞭打在了左頰之上！

「哎喲」一聲，林興猛地把大門推開，虎撲而下，「抓五爺」一笑，長鞭大雨般甩下，道：「乾脆，今天五爺把你打成個『血影子』！」

「灰影子」林興怎能撲近「抓五爺」身前，被長鞭將衣衫打了個粉碎，血跡斑斑，有百十數處傷痕！

他早就該聽懂，「抓五爺」那句「血影子」的話，可是只顧猛撲，竟沒有注意，白挨了一頓鞭子！

林興在大門口這聲喝喊，驚動了計家兄弟，計家兄弟是屬於總店的人物，撥歸天齊調使，身份功力高過旁人。

計萬安首先奔到門口，瞥目之下，大驚失色，計萬全業巳到了門際，不待二弟開口，立即示意，雙雙向前。

計家兄弟一到，「抓五爺」也停了長鞭，「灰影子」林興得此喘息良機，虎吼一聲再次撲上！

豈料計萬全沉聲喝道：「林興，還不退下！」

林興一楞，計家兄弟巳恭恭敬敬向「抓五爺」施禮道：「萬全、萬安，給五爺您老請安！」

「抓五爺」自聽了曉梅一陣問話，老經驗中業巳找出來了原因，恨惱不由自一處來，冷着臉道：「難得你們哥兒倆個，還認識我！」

計萬全肅立答對，道：「五爺先請到裏面，屬下再叫林興給您老陪罪！」

「抓五爺」冷哼一聲，道：「少廢話

，把門開大點，五爺原車而進！」

計萬全答應聲「是」，怒瞪了一身是血的林興一眼，兄弟二人抬下尺半門檻，「抓五爺」揚鞭驅車而入！

大門重闔，「抓五爺」長鞭巳插在轅上，計家兄弟恭侍一旁，林興傻傻的瞪着眼，「抓五爺」哼了一聲，道：「小爺和二爺可在？」

計萬全立卽躬身答道：「在，都在前廳。」

「抓五爺」嗯了一聲，道：「把車裏的井天抬到廳內，小心些，五爺要留他最後一口氣，給你們小爺和混蛋二爺看看！」話鋒一頓，手指着林興道：「還有這位『吳管家』，就這個樣子到大廳中，不准洗臉換衣服，好叫你們小爺瞧瞧，這是五爺我幹的！」

計家兄弟幾乎嚇破了胆，他們哥兒倆個，當年可是親眼看到過這位「抓五爺」發火，如今「抓五爺」又犯了脾氣，說句不好聽的話，活宰了自己兄弟，自己兄弟也只有白死的份，於是慌不迭的答應着，計萬安乖巧，一面躬身應是，一面向大廳方面退，意欲早一步通知天齊和「刀二爺」，好有個準備！

那知「抓五爺」怒目一瞪，道：「怎麼，你想走在五爺我的前面？」

計萬安嚇的全身一抖，道：「屬下不敢！」

「抓五爺」哼了一聲，道：「諒你也不敢，還不去抬人！」

計萬全此時恭敬而含笑的問道：「五爺，井天是誰……」

「抓五爺」道：「要知道是誰幹的，對不？」

計萬全道：「五爺聖明，萬一小爺問下來，屬下也好……」

「抓五爺」冷冷地說道：「你們小爺要問，自有五爺我答話，關你屁事？」

計萬全慌不迭的說道：「是是，關屬下屁事！」

「抓五爺」又瞪了他兄弟一眼，計家兄弟看也不敢看，小心的自車上抬下井天，觸目之下，心胆驚寒！

他兄弟都知道這是「抓五爺」的手法，當年在總店，提起「抓五爺」來，個個胆顫神喪，自是更不敢多問多說。

計家兄弟抬着井天，後面跟着一身是血的林興，「抓五爺」走在前面，推門進了前廳！

天齊正和「刀二爺」談着話，突見「抓五爺」寒着那張威猛的臉推門而進，驚悚起座！

「刀二爺」更看到了「抓五爺」身後的人，立即悄聲對天齊道：「老五多年沒這樣發火了，當心些！」

天齊心中更有數目，點點頭，快步的迎了上去，對被抬到的井天和一身是血的林興，一眼都不看！

艾天齊雖然和「刀二爺」大步迎接，可是「抓五爺」却依然寒着那張臉，冷得似能凍死兩個人！

天齊向來不笑，但對此老，却擠出一絲笑容，道：「五叔您好！」

「抓五爺」是有心無火故生三分氣，但對分寸却絲毫不失，臉上依然寒若玄冰，答話却是客氣，道：「小爺好。」

「刀二爺」含笑一揖道：「五弟，恕愚兄沒去看你……」

「抓五爺」就等着「刀二爺」開口，聞言冷笑道：「小弟並不希望二哥去看我，本來也不想到此處看二哥，但是有人却逼着小弟非來不可！」

「刀二爺」不能不答話，道：「五弟又在和誰嘔氣？是誰逼着五弟前來？」

「抓五爺」哼了一聲，道：「是二哥和小爺逼我來的，我本來發誓再不嘔氣，沒想到你和小爺，却偏偏帶來些非叫我嘔氣不可的東西！」

天齊不願意開口，明知自己現在開口詢問，照樣要討沒趣，索性由「刀二爺」一個人碰這硬釘子吧！

那知「抓五爺」却不放過他去，冷冷地說道：「抓五爺有事請教小爺！」

天齊無奈的說道：「五叔有事吩咐就是。」

「抓五爺」道：「抓老五不敢！」

話鋒一頓，轉身指着林興道：「你過來！」

林興此時巳經知道開罪了誰，早巳嚇軟了兩條狗腿，聞喚，强提着力，掙扎着走近了「抓五爺」！

「抓五爺」轉身又對着天齊道：「小爺，此人姓什麼叫什麼？」

天齊明知「抓五爺」認識，但却不能不答，道：「五叔你忘了，小侄巳經告訴過你！」

「抓五爺」道：「我雖然老了，但還記得這些事！」

天齊不由眉頭一皺，道：「那五叔怎又再問？」

「抓五爺」道：「小爺知不知道，『灰影子』林興不姓林？」

天齊吃了一驚，道：「五叔，這是眞的？」

「抓五爺」冷哼一聲，道：「他姓吳，是某個府中的管家！」

林興從「永安棧」回來，並沒將遇上「抓五爺」的事，禀知天齊，因此天齊想不到毛病出在「永安棧」內。

但是林興暫飾「吳管家」的事，却祗有一個原因，所以天齊在聽到「抓五爺」說道吳管家，也知消息洩露。

承認不好，不承認不行，天齊可爲了大難。

「刀二爺」祗好接話道：「五弟，林興暫以吳管家之名出現，是奉令行事！」

那知「抓五爺」依然不完，道：「抓五爺又不傻，料到林興沒這麼大的胆子，必係奉令行事，二哥你既知內情，這令是你下的了？」

「刀二爺」可不敢承認此事了，搖搖頭！

天齊道：「令是小侄下的！」

「抓五爺」哦了一聲，道：「小爺可能示下此令用意何在？」

天齊眉頭又是一皺，道：「五叔，小侄不願意叫兩位盟兄知道我在……」

「抓五爺」插口道：「小爺，不瞞你說，姑娘昨夜親自諭令，叫我清晨去『永安棧』，並將一切事告訴了我！」

天齊一驚，道：「她已經知道我到了

蘇州？」

「抓五爺」道：「不只是知道了這一點！」

「刀二爺」也急忙問道：「姑娘還知道什麼？」

「抓五爺」冷笑一聲，道：「姑娘還知道你和小爺，把此地賣給雷、仇兩位，供作『天下武林』店，蘇州的分店！」

天齊不由脫口說了句「糟透了」，話說出口，也惶悔自己多言，不由惱怒而及林興，道：「林興，是你露了消息……」

「抓五爺」接口道：「小爺別寃枉人，這事不怪他！」

天齊忙問道：「那五叔為什麼要教訓他？」

「抓五爺」道：「祇為他叫我一聲『老小子』！」

天齊怒瞪了林興一眼，道：「你有多大的胆子，敢對五爺這般無理？你就算沒見過五爺，難道也沒聽到計家兄弟說起過五爺！」

林興焉敢開口，垂首無言，「抓五爺」却又說道：「姑娘逼問我，小爺和二哥這樣作是什麼道理，我費盡唇舌，總算說得姑娘信了實，但是我却非要問個明白不可！」

「刀二爺」道：「等一下愚兄向你解釋！」

「抓五爺」道：「用不着等，雖然我騙姑娘，說小爺是先一步帮姑娘忙，買下『馬府』，但因老主人別有分派，小爺墊出去的錢，必須歸清，才叫手下轉買於姑娘，但是我却知道，這裏本來就是老主人的產業，我想，老主人決定在蘇州設店，決不會再叫姑娘用錢買房，內中必有別情，二哥請告訴我！」

「刀二爺」看看天齊，道：「是這樣，主人吩咐我，將此宅交給姑娘使用，小爺因為同行尚有雷、仇二君，恐雷、仇多想……」

「抓五爺」恍然大悟，插口道：「難道雷、仇二君，尚未蒙老主人恩遇！」

「刀二爺」又看看天齊，道：「老主人方面似已通過，是小爺特別謹慎。」

「抓五爺」哦了一聲，道：「小爺如今能防患於未然，實令老朽欣喜，老朽因不知小爺心意，怒及林興，小爺多諒。」

天齊暗中長出一口悶氣，十分感激「刀二爺」能替自己解了困窘，立刻微然搖頭，說道：「林興出口傷人，五叔責罰的是。」

話鋒微頓，却目視着井天，說道：「五叔，井天必有重大罪過，否則五叔這『十殘』之刑，已多年不用，斷不會加之其身！」

「抓五爺」看了身後的計家兄弟一眼，道：「你們哥兒倆守在廳外，不論是誰，不管有何大事，不許通報或進入，違者以『十殘』相加！」

「抓五爺」昔日在總店中，掌賞罰刑事七年，舉凡艾老人門下及各處分支人物，無不見他就胆顫心寒！

計家兄弟名份皆低，更不用說，七年前，艾老人之表堂弟，身犯淫惡，以刑當受「十殘」，艾老人講情未果，卒被「抓五爺」按規處治，與「抓五爺」幾乎斷義，「抓五爺」悲辭掌刑，來蘇州靜養至今，總店方面却仍不敢有人輕視，今下嚴令，計家兄弟連屁都不敢放一個，立即乖乖出去！

天齊睹情，知道事態嚴重，待計家兄弟和林興去後，悄聲道：「五叔，何事如此嚴重？」

「抓五爺」濃眉一挑，道：「小爺，你手下可有個名叫『嚴重』的人？」

天齊道：「有，五叔來時，小侄恰好先一步派他出去了！」

「抓五爺」道：「派往何處？」

天齊道：「城外，稍待即歸！」

「抓五爺」一言不發，大步到了門口，猛地將廳門打開，計家兄弟一邊一個，站在五丈外，果在負責衛守！

「抓五爺」暗暗點頭，出聲招進計萬全道：「你去告訴林興，稍待『嚴重』歸來，不許林興開口，然後爾兄弟小心防守着，將『嚴重』召進廳內！」

計萬全誠恐失誤，道：「祇准『嚴重』一人進廳？」

「抓五爺」道：「不錯，許進不許出，此事辦妥，老夫保爾兄弟能獨當一面，在蘇州分店中快樂幾年！」

計萬全道聲謝謝，疾步而出，「抓五爺」重回廳中。

「刀二爺」此時開口道：「五弟，別賣關子好不好？」

「抓五爺」冷哼一聲道：「我眞不想多管這件事，若不是小爺適巧在此的話，非要你這口刀崩上兩道缺牙不可！」

「刀二爺」嚇了一跳，他深知自己這位五拜弟的性格，向來不作誇張言語，立即正色道：「五弟，愚兄何事會錯到這個地步？」

「抓五爺」看了天齊一眼，說道：「這事說出來之後，看你和小爺的臉往那裏放！」

「刀二爺」急了，道：「說吧，老五，再不說心都放不落了！」

「抓五爺」道：「這話二哥你倒說對了，我要明天這個時候來，保險二哥你那『心』，一輩子也休想放落啦。」

天齊不由喊道：「五叔，你……」

「抓五爺」道：「好，小爺別急，這就說了，事很簡單，我奉姑娘之令，來救小爺和二哥你兩位的命！」

天齊劍眉一挑，道：「五叔，這麼嚴重？」

「抓五爺」哼了一聲，道：「小爺身旁有口『刀』，遇事變成了『坐』『井』『觀』『天』，這怎能不遇上『嚴重』的事！」

「刀二爺」已聽出話音，驚訝道：「老五，毛病出在『井天』和『嚴重』兩人身上？」

「抓五爺」一笑，遂將昨夜曉梅姑娘所見之事，詳說一遍，然後又說到刑問井天，始知計家兄弟上當引介，眞正主人者，却是「嚴重」，嚴重姓嚴是不錯，名字却叫「嚴和春」，是人寰雙魔中「大頭魔王」的親侄子，大頭魔王嚴七絕，已將一身奇技完全傳授給了嚴重！

天齊和「刀二爺」得此消息，臉色都變了，試想，若非曉梅發現眞情，今夜非

但所召高手必亡，就是自己也難逃雙魔的毒手，況身旁隱有大敵，隨時隨地都可以置自己於死地而不知！

「刀二爺」久久之後，方始嘿嘿冷笑出聲，道：「老五，我沒把生死看在眼內，但若非姑娘，這人却丟到了家，我沒別的話說，姑娘的這份恩德……」

「抓五爺」插言諷誚道：「二哥已經報答了！」

「刀二爺」老臉一紅，道：「五弟，愚兄知過了！」

「抓五爺」問天齊道：「嚴重如何被小爺收於身旁的？」

天齊道：「這是一年半前，他在『長安』身受重傷，臥於我的居所外，一時好事救了他，不料……」

「抓五爺」道：「可怕呀，君子欺以其方，小爺今後請多當心！」

談話間，計萬安突然叩門而進，道：「嚴重回來了！」

天齊注目「抓五爺」並未開口。

「抓五爺」知道，天齊是要自己對這件事情作主，立即道：「喊他進來，爾兄弟然後將廳門反鎖，鎖時要特別小心，不要出聲，也不要再留在廳外！」

計萬全答應一聲，退出廳外，順手闔門，片刻之後，廳門再啓，計萬全首先出現，揚聲道：「嚴兄弟回來了。」

天齊說道：「叫他進來，五爺要見見他！」

「刀二爺」向前跨了兩步，斜斜於天齊身前，計萬全答應一聲，向旁一閃，回身說道：「嚴賢弟，少爺喚你進去，總店掌賞罰的五爺來了！」

嚴重心中微微一動，道：「有什麼大事？」

計萬全道：「看來賢弟受小爺的抬舉，要進總店了，這是大喜事，稍待賢弟可別忘了好好請請我。」

嚴重信以為眞道：「放心，計大哥，小弟永不忘大哥的深厚情誼！」

說着，他故作恭敬而小心的報名而進，道：「屬下嚴重候諭！」

「抓五爺」早已站到井天臥處前面，道：「進來！」

嚴重緩步而進，「抓五爺」冷冷地看着他。

嚴重走近「抓五爺」丈遠的地方，身後廳門始掩，計家兄弟趁勢將門反鎖，悄悄離開了廳外。

嚴重仍往前行，「抓五爺」突然沉聲道：「站住！」

嚴重停步抬頭道：「老人家……」

「抓五爺」雙眉一挑道：「住口，你叫嚴重？」

嚴重祇當這是例行詢問，答道：「屬下嚴重！」

「抓五爺」說道：「少爺說你十分能幹！」

嚴重越法不疑有他，道：「這是少爺抬愛，其實屬下是個蠢才！」

「抓五爺」一笑道：「不要虛套，剛才何處去了？」

嚴重答道：「奉少爺之諭，到城外一行。」

「抓五爺」道：「你認得我？」

嚴重搖頭道：「屬下不認識，但適才萬全兄曾囑，說您是五爺！」

「抓五爺」又是一笑道：「不錯，我掌管一切賞罰！」

嚴重道：「屬下祈盼五爺的教訓。」

「抓五爺」哈哈笑了一陣，狀極高興，轉對天齊道：「小爺眼光眞好，此子有出息。」

話鋒一頓，「抓五爺」突然溫和的問道：「你伯父可好？」

嚴重此時已無機心，雙方答對又快，漫不經心的答道：「家伯父安泰。」

話說出口，也警覺有些不對，「抓五爺」身形向右旁一閃，道：「嚴春和，你不必驚慌，先看看地下這個人是誰？」

嚴春和剛才已經看到，有人臥於地上，但因「抓五爺」正好擋住視綫，沒看清楚，如今聞言，不必再看，已經知道是誰，不由又退了一步！

艾天齊適時嘿嘿兩聲，道：「嚴春和，你也太目中無人了！」

嚴春和雙眉一皺，知道消息既已洩露，對方必已有備，反正一場苦戰在所難免，遂橫心道：「到底是總店下來的人，要比小毛頭強多了，可笑一年多來，艾天齊你自覺收了個親信，平日耀武揚威，那知嚴老子却是個『追命鬼』，『水月酒家』樓頭，若非我伯父發現與你共坐之人十分難惹，爾兄妹早就去和孤魂寃鬼為伍了，如今嚴老子一個人在此，倒看爾等能將老子奈何得了！」

天齊哼了一聲，大步而前，「刀二爺」一却一攔，道：「少爺，這是我的事！」

說着緩緩逼上道：「嚴春和，取兵器吧！」

嚴春和嘴巴一噘，道：「久仰『刀二爺』的刀法，今天就領領高招！」

話聲中，祇見嚴春和自青衫內一伸手，撤出了一件奇特至極的兵刃，雪白，柔軟，有稜帶角！

「抓五爺」和「刀二爺」却都認識這件兵刃，正是當年「大頭魔王」嚴七絕所用的「索魂陰陽杵」！

「抓五爺」哼了一聲，對「刀二爺」道：「二哥，這小子抖了底啦！」

「刀二爺」哼了一聲，道：「看看他比嚴七絕如何！」

嚴春和雖說已得老魔神髓，但在火候和功力上，自是相差老魔多多，何況他深知「刀二爺」的厲害！

他所以撤出兵刃一拚的原故，是欲退故進的嬌兵之計，此人狡獪勝過老魔，怎肯留此受死！

他想得很週到，現在是白天，祇要自己闖出廳門，飛身街中，一切不顧的往老魔那兒跑，對方八成不會追趕。

一因大白天的，對方不能不顧忌一些，再因追到地頭，雙魔出了面，對方未必能討得了好，他這才故意造作！

不過他更明白，要想這樣逃走，十之八九無法如願，必須眞幹上個三招兩式，三招兩式他有信心決不會敗！

因之當「刀二爺」話說完之後，他立刻怒喝一聲道：「對！試試爺的高招吧，打！」

話到人到杵到，索魂陰陽杵，挾疾厲

風聲，蓋頂而下，招法看來無什麼奇處，但却暗藏其他殺着！

「刀二爺」多高的身份，對個晚一輩的寃家，若非因嚴春和會作奸細，絕不會親自動手，如今杵到，「刀二爺」要是躲閃一下，就算丟了人，因此「刀二爺」脚都不動，背後的「神刀」仍在鞘中！

嚴春和杵下，「刀二爺」微笑，當搜魂陰陽杵離「刀二爺」頭頂，不足寸遠時，只見寒光一閃，聽到「刀二爺」輕叱一聲：「先要你個指頭！」

接着，嚴春和一聲驚呼，倏忽後退丈外！

嚴春和一杵故然無功，而「刀二爺」向來每發必中的一刀，竟也斬空，自然也沒削下嚴春和的手指頭來！

「刀二爺」點點頭道：「不含糊！」

話聲中，一步步又向前逼進，那口神刀，眞叫怪也眞叫快，剛才沒瞧見如何出鞘的，現在却仍在背後鞘中！

嚴春和這倏忽而退，已離廳外八尺，倖而躲過，但他深知，若「刀二爺」連連下刀，自己非變作刀下之鬼不可，因此不再猶豫，身形一閃，到了廳門之前，顧不得開口，揚杵擊下！

一聲震響傳出，廳門碎散，但却沒破！嚴春和這才知道，廳門竟是兩層木頭，夾着五分鐵板造成，打不破它！

天齊冷笑一聲，大喝道：「你想逃，哼！」

嚴春和失一良機，心中不禁有些慌張，「刀二爺」已逼近到八九尺外，他略以沉思，撲向了天齊！

人未到，杵已擧，挾雷霆之威，直劈下來！

天齊劍不離身，微微退半，寶劍出鞘，作勢迎上！

那知嚴春和並非眞打，半空中猛掄陰陽杵，借杵的甩力，雙足凌虛一踹，疾若電掣奔向右窗！

「刀二爺」此時距他丈八，天齊丈五，祇有「抓五爺」祇離他九尺，他料到「抓五爺」會追，因此看也不看，輪杵向身後打去！

詎料「抓五爺」哈哈一笑，說道：「老魔那大胆子，他也不敢把背身對着老夫，你眞是『老鼠舔貓的鼻樑骨』，自己找死！」

話聲中，「抓五爺」右手揮動，凌虛向嚴春和一抓道：「滾回來！」

嚴春和人已到了窗前，驀覺身後一緊，被一極大力吸住，全力掙扎而毫無用處，接着，身不由己倒飛回來！

「抓五爺」適時又一聲哈哈，道：「老夫祇是不容爾跑，現在是不會宰你的，躺下！」

「躺下」二字出口，五指凌虛向地上一擲，「砰」的一聲，嚴春和被摔出丈遠，跌了個七葷八素！

天齊飄身而前，擧劍欲下，「抓五爺」喊道：「點他穴道，現在不能殺他！」

天齊變招眞快，劍尖一順，透傳劍氣，封了嚴春和的穴道！

× × ×

夜二更！

「馬府」屋前面，是十分僻靜的「長德巷」！

有十條黑影，自街心穿過，進了「長德巷」中。

巷中間，有戶被火燒已久，始終未再新建的坍樓，殘牆內，半樓上，陰暗黑處，藏着不少高手！

十條黑影刹那而近，殘牆內影子一閃，出現了一個人，站於巷中，將路阻死，冷冷地說道：「來了？」

十條黑影中，爲首一人道：「那一位，請報名！」

阻路的這人道：「你們認爲我是那一位？」

十人爲首者道：「我等奉小爺令由此巷進，你既在此相候，當然是自家人，不過老朽因沒見過你，故仍請報出尊名！」

阻路的這人哈哈一笑，道：「這個是理所當然，不過小爺傳令，問爾等如何祇來十人？」

十人爲首者道：「目下蘇州所屬高手，僅我等十人在，餘皆外出。」

阻路之人這次却聲調一變，道：「那很好，此時此地，是爾等喪命埋骨的地方，來年今朝，是爾等週年之忌，爾等回頭看！」

十人霍地回頭，身後不知何時，已出現了個「大頭」怪人，怪人身後，有十名高手，正獰笑相待。

適時，阻路之人又一拍掌，坍樓四外，又出現了九名黑影，爲首者是那「長竿魔王」！

「大頭魔王」嘿嘿獰笑兩聲，把手一揮道：「殺！一個不留！」

另外阻住進路的「長竿魔王」也揮手對部下道：「別閒着，上去招呼吧！」

在雙魔指令之下，那二十名江湖高手，呼嘯連聲，個個如狼似虎，撲向那十位艾家門的武林客！

「大頭魔王」和「長竿魔王」，却仍然立於原地，笑嘻嘻的，靜觀手下殘殺對方之人爲樂！

此時，雙魔手下分前後兩隊，已將正中艾家門的十名高手圍起，怪的是這十名艾家高手，却毫不驚慌！

不但不慌，並在爲首那人的揮手作式下，其餘九人，迅捷無倫的各隔三尺，列成一種奇特的隊形！

更怪的是，隊形列成，仍然沒取背後的兵刃，因爲天色沉暗，這十個人是背着什麼兵刃，却看不清楚！

「大頭魔王」正笑嘻嘻的觀望，一見對方如此沉着，心頭一動，悄聲對「長竿」道：「長竿子，事情不大對勁呀？」

「長竿魔王」也看出不妥來了，咦聲道：「怪，大頭，叫他們暫停！」

「大頭魔王」領旨，尙未開口，突然，暗影中有人，以無與倫比的威凌聲調，對雙魔喝道：「你們總算明白了，咱們也別閒着，一對一吧！」

雙魔提聚功力，注目而望，正好，人家也是一南、一北，各率五名高手，並且八人各挑着燈籠走近！

八盞巨大的「氣死風燈」，照耀得這「長德巷」如同白晝，雙魔業已看清了來人，老朋友了，誰也認識誰！

艾家門中後到的兩位首腦，一是「刀

二爺」，一是「抓五爺」，雙魔互望一眼，知又落入人家圈套之中。

不過雙魔並未放在心上，僅僅是艾家門中兩位奇俠來到，對雙魔威脅不到，就是艾老人駕臨，雙魔也不怕！

多少年來，雙魔隱身苦練絕技，當年被逐江湖，也非是艾家的力量，雙魔另有所懼，那是眞怕，不過雙魔業已得到確信，他倆所怕的幾個人，都已不在人世了，否則雙魔也不敢大搖大擺的走動！

「大頭魔王」首先一轉身，正對着「抓五爺」，這老魔未語先笑，笑的是那麼陰森，然後道：「抓五爺，你是越老越對了我的心肝眼了，老夫正準備宰了這些小討厭，就去水果行裏掏你去，正巧你就來了！」

「抓五爺」竟也和老魔鬥上了嘴，冷冷地說道：「大頭賊，抓老子告訴你個消息，井天回去了！」

「大頭魔王」當發現入人圈套之時，業已料到井天八成完了，因此不感意外，仍然陰森的一笑，道：「凡老夫魔宮使者，皆有爲師門而死之誓，井天雖死猶榮，少不了等一下老夫摘你的心祀他！」

「抓五爺」冷冷地說道：「不反對，取你那『搜魂陰陽杵』一戰吧！」

「大頭魔王」嘿嘿兩聲，道：「宰你就像宰個小鷄一樣，用不着那玩意兒！」

「抓五爺」却哈哈大笑幾聲，道：「老子一生對敵，都是空手相搏，其實，老子也有趁手的兵刃，但要分人才用，今天，老子是非用不可！」

「大頭魔王」心中一驚，暗忖道：「怪哉，抓老五『神抓』揚名天下，一生沒用過兵刃，怎麼說今天要用兵刃了呢，我要看看他用什麼！」忖念未畢，「抓五爺」已自腰中一抽，取出了兵刃，這支兵刃現出，幾乎氣炸了「大頭魔王」的肺！

那不是別物，正是老魔成名天下的「搜魂陰陽杵」！

「抓五爺」把杵對着老魔一恍，道：「此物得來未久，是令侄甘心願意雙手奉送老子的，老子念他孝心可嘉，沒要他的命！」

「大頭魔王」沉不住氣了，厲聲道：「嚴春和何在？」

「抓五爺」道：「嚴春和是什麼東西，老子不認識，老子只認得一個名叫嚴重的人，但他說是你的侄兒！」

「大頭魔王」怒目道：「就是他，人在何處？」

「抓五爺」道：「別急，人沒死！」

「大頭魔王」一跺脚道：「老夫今夜認敗，你把嚴春和交出來！」

「抓五爺」道：「騙子發誓，神仙都不信，大頭賊，咱們免了！」

「大頭魔王」道：「老夫先令門下停手撤走，你總該信了吧？」

「抓五爺」道：「令侄莫非不屬於魔宮人物？」

「大頭魔王」雙眉一皺，說道：「抓五爺，你這不是明知故問，他是我的繼承人！」

「抓五爺」哦了一聲，淡然道：「你剛剛講過，魔宮使者，皆有爲師門而死之誓，反正令侄有誓願爲師門而死，就成全他多好！」

「大頭魔王」氣得臉都變了顏色，厲聲道：「抓老五，今夜不把嚴春和乖乖的送出來，老夫發誓，若不把你剝皮抽筋挫骨揚灰，就不是人！」

「抓五爺」一笑道：「得了吧，大頭賊，你這個模樣，人堆裏早就不要你啦，這不是賭的牙痛咒嗎？眞要你的侄兒的話，少發狠！」

「大頭魔王」果然不再發狠，低聲道：「要怎樣才放他，你說吧！」

「抓五爺」道：「讓我想想可好？」

「大頭魔王」無可奈何的嗯了一聲，靜待「抓五爺」想好條件再談，但心中却焦急至極！

此時那「長竿魔王」却已和「刀二爺」殺成一堆，雙方門下，也各自展開技藝，血戰不休。「長竿魔王」和「刀二爺」，連一句話都沒說，兩個人互相對着往前走，倏地疾射迎上，刀竿立見眞章！

苦的是雙魔那些門下，今夜所遇對手，無一不是成名多年的高手，尤其是先到的十個人，正是「刀二爺」一手訓練而成，走到那裏帶到那裏的「快刀十傑」，個個有十二式「刀二爺」的絕傳，刀出血見，雙魔門下當時就完結了六個，十傑陣式一變，刀光閃處，又有四人喪生！

「長竿魔王」功力比當年高了一倍，「刀二爺」頭十招，逼「長竿魔王」退了八尺，又十招却被「長竿」攻進了一丈，自此，節節敗退，雖然仍能攻守自主，但却遲早必敗無疑！

適時，又有兩聲厲吼慘號傳出，雙魔門下又死了兩個，艾家門的高手，一個未傷，雙魔却剩了八名死黨！

「長竿魔王」不聞「大頭魔王」的聲音，深覺奇怪，長竿連甩，逼得「刀二爺」一連退三步，瞥目回顧！一見「大頭魔王」還沒動手，不由喝道：「大頭，你有毛病！」

「大頭魔王」似也橫了心，對「抓五爺」喝道：「抓五，老夫再等你五個數目，一！二！」他剛唸道二，「抓五爺」已開口道：「這樣吧，老子先把令侄請出來，你仔細看看，認爲還可以談條件的話，咱們再談也不晚！」話聲中，「抓五爺」閃身越牆而去，果然守信，刹那之後，抱着一個人飛縱出來！

「大頭魔王」目射碧光，注意「抓五爺」懷抱的那個人，偶見那人手脚微一顫動，暗自放下懸心！

人尙能動，自然沒死，看樣子受傷不輕。

可疑的是，這人用一塊白布，被裏着整個身軀，因之「大頭魔王」根本沒法看到是否他那侄兒！

「抓五爺」將人放置地上，「大頭魔王」邁步欲前，「抓五爺」嗯嗯兩聲，擺擺手道：「大頭，咱們可別來這一套，等等怎樣？」

「大頭魔王」只得停步，「抓五爺」却回身道：「給我一盞燈籠！」

那本來站在最後面的一位持燈大漢，此時却在「大頭魔王」心懸侄兒身上的時候，悄然移動，將燈籠遞上！

（未完・七）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傷心人葉映紅之墓

爲爭奪寶經　魔怪相拚搏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敏和魔婆溫魂行至半路，兩人雖份屬祖孫相處，但正邪不能並存，貌合神離，說不上幾句，又已說僵，溫魂借故叫他去找葉映紅，方敏聽她說得有理，對情人也十分懷念，只好依依不捨和她分別，逕向雪峯山天杉坪去找葉映紅，來到雪峯山見到一隊藥王苗的苗人，因受白骨神君逼害，要他們配製天蛇蠱毒，便自告奮勇爲他們除害，並叫通知葉映紅來協助，先和白骨神君交手，未能取勝，幸天杉坪的苗人來到，協助將白骨神君殺死，酋長告知葉映紅已死，帶他到墳前，方敏見到孤墳，傷心欲絕，幾番哭祭，引咎自責，痛不欲生……

馮瑩一聽兩人竟然對自己出言輕薄，心中已然大怒，但繼而聽得他們口中，道出了揮雲老怪和魔母溫魂的名字，方勉强將怒氣按捺了下來，道：「兩位，魔母溫魂和揮雲老怪兩人，過去了多久？」兩人一愣，道：「才兩三個時辰——姑娘，你是誰？」

馮瑩哈哈一笑，道：「虧你們也在江湖上行走，怎麼連旋風島上弟子，都不認得？」一面說，一面早已身形疾幌，向前馳了出去。

那兩人趕緊勒住了馬，面如死灰。馮瑩因嫌他們口舌輕薄，是以才自稱是旋風島上弟子，試想魔母溫魂在江湖上享有何等威名，行事又如此狠毒，馮瑩這一下，雖然一點也未曾出手，祇是輕輕巧巧一句話，但她已知道，那兩人可能要一輩子心中不安！這也是口舌輕薄之故。馮瑩既知溫魂和揮雲老怪成了一氣，而且確是未曾和方敏在一起，更要追了上去，看個究竟，出了小鎭，便是筆也似直的大路。一直行到天色黃昏，才見前面有一個小小的莊院。

那莊院甚是荒凉，像已久無人居住，連護莊河都已乾涸。馮瑩祇見老高的野草，似有人踏過的痕跡，暗忖剛才那兩人說，溫魂和揮雲老怪，走了不過三二個時辰，莫非正是歇足在這個廢莊院中了？且在草叢中躲上一躲，看個究竟再說。

便在野草叢中伏下身來，深秋時分，天黑得快，不一會，天色便暗了下來，探頭一看，祇見廢莊院中有一間屋子，露出燈光來，馮瑩暗叫錯不了！身形一竄，「刷」地拔起丈許，一式「孤雁迴翔」，居然越過了護莊河，足尖略爲一沾，又是一式「鶴飛冲天」，化爲「雁落平沙」，已然落在那屋子的後面，五六尺遠近處，趕緊將身子一伏，屏住了氣息。

從護莊河趕到那屋子附近，也有十餘丈距離，但馮瑩祇是使了三式七禽身法，祇有足尖在地上略沾了一沾，便已到達，眞是連一點聲息也沒有，身子才一伏下，便聽得揮雲老怪冷冷地道：「溫老魔，你手中寶劍雖利，但據我看來，極樂眞人純陽眞力，祇須以一根樹枝，便能制服，何足道哉！」

馮瑩一聽到揮雲老怪的聲音，便知道自己所料不差，溫魂和他，果然在這個廢莊上歇息，同時，心中對揮雲老怪的話好生佩服，因爲在武當山上，極樂眞人確是以一柄尋常的青剛劍，制住了溫魂的碧螢神劍，可知揮雲老怪見多識廣，絕不是等閒的人物！

祇聽得溫魂答道：「揮雲老怪，你講得不錯，但我手執利劍，尚可和極樂眞人動幾招手，總比你眼看着師弟被人打死，却夾着尾巴逃走，要强得多了！」

馮瑩心中暗叫好尖的嘴，揮雲老怪不知是不是受得了？但祇聽得揮雲老怪怪笑一聲，道：「溫老魔，咱倆大哥莫說二哥，你和我也差不了多少！」馮瑩趁揮雲老怪怪笑之際，已然向前竄出了五六尺，身

子緊緊地靠住了牆壁，從牆上破縫中向屋內看去，祇見溫魂和揮雲老怪隔着破桌而坐，一張斷腿椅子上，坐着一個美貌姑娘，那人竟然是尚金花！

那屋並不甚大，一眼就可以望得清清楚楚，果然未有方敏在內，馮瑩心中一凜，暗忖難道自己雖然追到，但方敏却已遭了毒手？

心內一陣焦急，祇見溫魂微揚了揚頭，一副愛理不理的神氣，揮雲老怪却道：「溫老魔，咱們三人，若是要一雪武當山上深仇大恨，却是誰也不能瞧不起誰！」溫魂面色一沉，道：「揮雲老怪，你是在放屁還是在說話？」那一旁尚金花秀眉微挑，但却被揮雲老怪使眼色止住，道：「溫老魔，我們當年，大家想要追尋崑崙聖書，所爲何來，你倒說說看。」

溫魂道：「當然是爲了融會正邪兩家之長，便可以出類拔萃，無所忌憚。」

揮雲老怪道：「這就是了，崑崙聖書雖好，但是却不知道落在何人手中，這小女娃手中有千芥大師的如來寶經，難道還抵不上崑崙聖書麼？」尚金花也道：「如來寶經的玄妙之處，祇怕仍在崑崙聖書之上哩！」

魔母溫魂一聽，聳然動容，一伸手，道：「拿來！」揮雲老怪冷笑一聲，道：「拿什麼來？」溫魂冷冷地道：「如來寶經！」

揮雲老怪哈哈大笑，道：「溫老魔，你莫非當我們是傻子不成？若是如來寶經在身上，見了你還不遠遠地躲開去麼？」

魔母溫魂面色一變，「霍」地站了起來，道：「那你們找我來幹什麼？」手在破桌上一按，那張破桌子「嘩啦」一聲，裂成了無數碎片，她和揮雲老怪之間，已然了無阻隔！

但揮雲老怪已然知道她祇是裝腔作勢，實則上並不會和自己動手，因此仍是端坐不動，微微一笑，道：「既是你沒有興趣，那我們便告辭了！」

溫魂冷笑一聲，道：「要走便走麼？那有這樣的好事！」說到一個「事」字時，滿頭白髮，已然盡皆揚起！揮雲老怪仍是面帶微笑，道：「溫老魔，莫非武當山上一敗，當眞令你糊塗了，你我之間武功相差並無多少，再加上那小女娃子，你怕未必是敵手哩！」溫魂怪笑道：「那你就上吧！」

揮雲老怪一笑，道：「祇怕你不能將我殺死，等我參透了如來寶經，總是個後患！」

溫魂面色一變，道：「好沒出息的東西，竟然想要挾我麼？」

揮雲老怪道：「你這話錯了，如來寶經如今在我的手中，怎能提得上『要挾』兩字，我們三人之中，小娃子本就學過如來寶經中的功夫，所學雖然不深，但根基總是紮好了的。溫老魔你早年曾習正派中的內功，對那如來寶經中所載無上玄妙之法，或許有意外之體驗，是以我們三人合力詳參，最是有益，三年之中，祇怕便能融會貫通，一雪今日之恥！」

揮雲老怪這一番話，將魔母溫魂說得隱隱心動，但却將伏在牆外偷聽的馮瑩，嚇了老大一跳，暗忖若眞是揮雲老怪的計劃得以實現，祇怕三年之後，又是天翻地覆的一場爭鬥！

祇聽得溫魂冷笑道：「我是能夠詳參如來寶經的秘奧，這小女娃早就曾經學過，那你又出什麼力呢？」揮雲老怪冷冷道：「溫老魔，這如來寶經，如今却是歸我所有的物事！」

溫魂長笑一聲，道：「好哇，事主還在這裏，你也不講得小聲些！」

揮雲老怪道：「却是小女娃自己送給我的，那裏像你這樣，一生祇知巧取豪奪！」溫魂道：「怎麼，你失了綠劍，心中不憤是不是？若眞有本事，何妨今晚便奪了回去？」

尚金花半晌未曾出聲，此時才眉頭一皺，道：「兩位前輩，不必再爭了，若不同心合力，祇怕難以雪恨！」溫魂向尚金花看了一眼，道：「你年紀輕輕，手段倒是我道中人，老婆子今日高興，收你爲徒如何？」

原來溫魂聽得有如來寶經，可供自己詳參，心中實是高興之極。那如來寶經，乃是佛門七大奇書之一，其中所載內功最是玄妙，所以才冠以佛祖如來之名，但又怕尚金花和揮雲老怪兩人關係太親。如今自己有碧螢神劍在手，足可制住他們兩人，但如果一年半載之後，三人俱在如來寶經中得到了莫大好處的話，祇怕他們兩人聯手，自己雖有碧螢神劍，仍是難以對敵，因此一開口便要收尚金花爲徒。

怎知尚金花大眼一轉，道：「溫前輩，我已拜揮雲前輩爲師在先了——」

魔母溫魂面色微變，但尚金花却緊接着說道：「若是溫前輩不棄，我願同時拜兩位爲師！」一面說，一面便離座而起，向溫魂盈盈下拜。溫魂見揮雲老怪面有慍色，顯然對尚金花此舉，大是不滿，可是他又有要利用溫魂之處，因此不敢得罪溫魂。

溫魂則老實不客氣，受了尚金花三拜，道：「你能在數日之間，連拜我們兩人爲師，福緣可謂不淺，我看再過數十年，武林之中，祇怕早已忘了什麼宇內四邪，而祇記得宇內一毒了！」

尚金花心中一怔，心中暗忖這老魔婆可比揮雲老怪難弄得多，敢情她已經看出了自己拜她爲師，是想藉她之力，牽制揮雲老怪，一旦自己羽毛豐滿之際，便翻臉相向，但她却裝作不懂，道：「師傅過獎了！」站了起來。

這三個人，盡皆是心思狠辣之人，而據目前形勢看來，尚金花從中撥弄，都稱兩人作「師傅」，而兩人却無可奈何，都要拖她作自己這方面的助手，已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

尚金花站了起來之後，揮雲老怪便冷冷地道：「溫老魔，你可是已經決定了和我們共參如來寶經？」溫魂却道：「揮雲老怪，你若是肯取如來寶經來，與我們共參，則事不宜遲了！」

三人心中各懷鬼胎，哈哈一齊乾笑了兩下，揮雲老怪自懷中取出兩頁尺許見方，薄如蟬翼的白絹來，上面以泥金書寫着密密的小字，揮雲老怪一揚道：「這是如來寶經的兩篇總旨，我們先將總旨參透了再說！」

溫魂見揮雲老怪尚不肯將如來寶經全部取出，心中恨極，但表面上却不動聲色，道：「拿來我看一看再說！」揮雲老怪却一縮手道：「別急，此處豈是靜參練功之所，不如到我西崆峒絕頂去，一起用心鑽研便了！」溫魂心想，反正他若是沒有自己，也看不懂，心急也是無用，便陰惻惻一笑，道：「也好！」

馮瑩聽了半晌，未見溫魂提及方敏的下落，却探得他們要到西崆峒絕頂，去練如來寶經中所載，無上內功的秘密。

此際，她心中眞是矛盾到了極點。若是要阻止他們行事，當然最好立即回武當山去，將自己所探聽到的秘密，講給師傅和極樂眞人知道，以便趕上山去，乘他們尚未將如來寶經上的功夫練成之際，將如來寶經奪了回來，爲武林消弭一個禍胎。

但如果立即折返武當山的話，方敏的消息，却再也無法探得，而她對方敏的情意，又正是那樣地刻骨銘心，難以捨棄。

心中直想了千百遍，祇盼能從溫魂的口中，聽出方敏的下落來，但三人却已然住口不言，各自練起功來，馮瑩想了半刻，暗忖祇有冒險行事一法，便提起眞氣，悄悄後退了幾步。

尚幸風吹枯草，瑟瑟之聲不絕，屋中雖有兩個絕頂武功的人在，但是却並未覺察，一退開之後，立即足尖一點，向後倒縱了出去，接連幾個起伏，已然身在三二十丈開外，又想了一想，覺得祇有這一個辦法，既可以探到方敏的消息，又不會令得溫魂覺察自己已然知了他們要去西崆峒的秘密。

定了定神，氣納丹田，朗聲道：「溫島主和方大哥，可是在廢莊中歇息？」

其時，四周圍靜到了極點，她氣納丹田的朗聲高呼，足可傳出三里開外，溫魂、揮雲老怪、尚金花三人，就是怕功夫尚未練成，就被極樂眞人知道了訊息，一聽到馮瑩的聲音，俱呆了一呆，溫魂身形展動，一閃出了門口，道：「誰來找我老婆子？」

馮瑩一見溫魂出了屋來，心中一喜，但是却不敢迎了上去，祇是隔老遠問道：「溫島主，方大哥可在麼？我師傅有幾句話，要和他說！」

溫魂極目一看，祇見荒草之上，祇是站着馮瑩一人，並無馬算子的踪跡，她是何等精靈的人物，那比白骨神君，會給方敏一句話嚇住，冷笑一聲，道：「你師傅呢，爲什麼不親自前來？」

馮瑩如此說法，本想造成一個印象，使她以爲師傅馬算子也在，一聽她如此問法，心中一凜，暗叫好厲害的老魔婆！諒來騙她不過，但其勢又不能不騙，頓了一頓，說道：「溫島主，你且叫方大哥出來，我師傅因爲他不識好歹，懶得和他親自對話！」

溫魂哈哈笑道：「祇怕是你要和他講話罷，你師傅此刻，不知在什麼地方哩，我問你，你怎麼知道我在此處過夜的？」

一面說，一面已然漸漸地逼向前來，馮瑩心中一驚，但既已冒險露了面，又絕無就此離去之理，何況此時想走，有溫魂和揮雲老怪兩大高手在，自己也未必一定走得脫身！倒不如索性裝得心中了無所懼的好些，淡然一笑，道：「我師傅正和極樂眞人在一起，他們在什麼地方，你自然不會知道！」

溫魂一聽極樂眞人四字，心頭也是一震，心中暗忖，若是祇有馮瑩一人，祇怕她未必會有那麼大胆，敢單獨將自己叫了出來，來到了離馮瑩丈許遠近處，便站定了脚步，重又問道：「你是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

馮瑩索性裝腔作勢到底，冷冷一笑道：「天下有什麼事能逃得過極樂眞人的耳目的？」

她祇當此話一出，至少也可以令得溫魂嚇上一跳，却不知一時不察，已然留下了一個大大的破綻！

她講這話，是想裝作溫魂一離山，極樂眞人便跟踪其後，因此對她的行踪，瞭若指掌。

但是她却忘了自己一上來時，心急要得方敏的下落，又要假作不知他們已得如來寶經的秘密，所以開口便叫方敏出來講話。

試想，若是極樂眞人眞的對溫魂行踪瞭若指掌，焉有不知早在兩天之前，溫魂已經和揮雲老怪，尚金花兩人一齊上路之理？

馮瑩前後幾句話間所露出的破綻，溫魂早已覺察，一笑道：「極樂眞人既然無所不知，方敏去了何處，你儘可以去問他，何必還來找我？」

一句話將馮瑩問得無言可答，祇見溫魂已然面露殺機，心中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後退一步，但一步剛退出，便突然聽得身後「哈哈」一笑，聲如夜梟，突如其來，嚇得馮瑩全身爲之一震，急回頭看時，祇見揮雲老怪滿面陰笑，站在身後，已然將自己去路也截斷了。

馮瑩心中苦笑一下，但是面上却不敢露出絲毫驚恐之狀，反倒一笑，道：「好呀，揮雲老怪，你那麼一大把年紀，還要和我來捉迷藏麼？果然好輕功，若不是你出聲一笑，我眞還不知道有人到了我的身後哩。」

揮雲老怪祇是冷冷地望着她，等她講完，揚頭對溫魂道：「溫老魔，剛才我已到各處看過，方圓三里之內，並無人跡，這小女娃來到這裏多久了，倒要確確實實問個明白才好！」

馮瑩心中，更是吃驚，祇見兩人各自逼前一步，面上邪笑不已，已然將自己完全圍住！

當下馮瑩知道自己身在這兩人的包圍之中，可打不過，要脫身，也是不能。唯一可以安全脫身的辦法，是不讓她們知道自己已經偷聽到了他們的秘密，則他們或者會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情之下，容自己從容離去。

因此微微一笑，道：「我先在渡口處打聽到了你們的去向，又在小鎮上得到你們才走過的消息，一路趕來，祇見廢莊上有燈火，心中還想未必是你們哩，老遠地叫了一聲，你們就出來了，你們又未在廢莊上殺人放火，那麼心虛作甚？」

揮雲老怪和溫魂互望一眼，溫魂陰惻惻地冷笑一聲道：「那你剛才所說，你師傅找方敏有話要說一事，不是眞的了？」

馮瑩道：「不錯，祇是我要找方敏的下落。」溫魂迫前一步，道：「你剛才已經口出謊言，我焉能信你如今所言是實？」馮瑩心中暗叫好厲害的老魔婆！但面上却不露聲色，說道：「笑話，你信與不信，這和我有什麼關係？我又何必要你非信不可？」

魔母溫魂仰天哈哈大笑，道：「小女娃，你實說，剛才可曾在廢莊之中，聽到我們講些什麼事來？」

馮瑩見溫魂開門見山，直截相問，心內更是吃驚，竭力鎮定心神，道：「你和揮雲老怪合在一起，還有什麼好事商量出來的，當然是一些害人之事，誰那麼自趨下流，甘願去偷聽你們的談話！」

溫魂見自己一再套問，馮瑩仍是口氣强硬，神色自若，看來並不像是曾經偷聽到自己和揮雲老怪兩人，準備苦練如來寶經，東山再起的計劃，計劃既然未曾外洩，則崆峒絕頂，人跡罕至，自己一定可以在那裏融滙正邪兩家之長，一雪武當山上之恨，此時若要動手將馮瑩除去，合兩人之力，雖然不難，但也不是一招半式便能解決的事，若是湊巧有什麼正派中人經過，被他們發現了，豈不是夜長夢多，又生枝節？

因此抬頭向揮雲老怪一望，揮雲老怪心中會意，道：「溫島主，這小女娃一人在此，咱們勝之不武，不如你將方敏的去處告訴她，讓她自去尋找便了。」溫魂說道：「揮雲老怪講得有理，女娃子，方敏已於七八日前，動身前往雪峯山天杉坪去了。」

馮瑩自然知道雪峯山天杉坪，乃是宇內四邪之一，紅掌祖師的居住之處，一聽方敏已經去了那裏，不由得心中愕然，暗忖莫非宇內四邪，已經準備聯成一氣，和正派中人爲敵，因此溫魂差方敏去請紅掌祖師的麼？不由得失聲問道：「咦，方敏去雪峯山天杉坪做什麼？」

溫魂一笑，說道：「在天杉坪上，有着他一個最最心愛的女子，因此他連我都撇下了不管，上天杉坪去找她細訴衷情去了。」

馮瑩更是一怔，脫口問道：「溫島主！你說的那女子，可是紅掌祖師之徒葉映紅？」

溫魂道：「對了！女娃子，你如果也對方敏有情的話，此際就算是脇生雙翅，怕也趕不及了。」

馮瑩心中頓時一呆，方敏和葉映紅相愛？葉映紅是方敏心中最愛的女子，而不是自己，這一切對馮瑩來說，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事，因爲從骷髏洲上，師徒兩人合力救下了方敏後，馮瑩一直以爲方敏心目中最愛的女子正是她自己。

她也曾因此，做過了不知多少甜蜜的美夢，夢見自己和方敏是武林中人人稱羨的一雙神仙眷屬，夢醒了之後，祇感到臉紅心跳，而絲毫不因爲是夢而失望，因爲她知道，那是眞的現實，是可以實現的夢境。

但是，如今方敏竟上天杉坪去找葉映紅了，去找另一個年輕姑娘了。

這，對於一個心中充滿了愛情的憧憬的年輕姑娘來說，是一個什麼樣的打擊啊，馮瑩呆了半晌，才迸出了三個字，道：「我不信。」

魔母溫魂怪笑數聲，拖長了聲音，道：「女娃子，信與不信，再簡單也沒有，你祇要上雪峯山天杉坪去一看，不就可以明白了麼？尚望你到時勿失了名門正派弟子的身份，不要醋海生波，大打出手，哈哈！」馮瑩給溫魂的這一番說話，氣得發昏，呆了一呆，足尖一點，「刷」地便向外竄去。

正在她人已躍在半空，眼看可以一下子竄出三丈來遠近之際，忽然廢莊之上，又有一個年輕女子的尖叫聲，傳了過來道：「兩位師傅，千萬不能讓她走掉，她已經知道了我們的一切計劃！」

那出聲叫喝的年輕女子，當然是尚金花，馮瑩在聽到了方敏原來別有所戀的消息之後，心中的難過，絕非言語所能形容，祇感到天地間的任何事物，對她已沒有意義可言。

若是她能夠脫身而出，她第一件要做的事，也一定是逕上雪峯山天杉坪，去向方敏問個究竟，而不是回武當山去，去向師傅和極樂眞人報訊！她雖然是正派弟子，以挽救武林浩刦爲己任，但是她也是人，活生生、有情感的年輕姑娘，她之不能不這樣做，是决不能非難她的。

直到尚金花那一叫，馮瑩心中才又陡地一驚，暗忖若是給兩人知道了自己已經偷聽到他們準備勤練如來寶經的計劃，自己却是再也不能脫身，於是身在半空，一提眞氣，一式「鶴飛冲天」凌空拔起五六尺高下，疾化爲「孤雁迴翔」，祇求脫身再說。

可是她這裏七禽身法雖妙，而且變式之快，也深得七禽大俠之三昧，電光火石之間，身子已在三丈開外，但是她眼前的兩人，却全是方今邪派之中，頂尖兒的人物，馮瑩向外逸出之際，原是特意避開了溫魂，向揮雲老怪所守住的那一方向離開去的，而揮雲老怪一聽到尚金花出聲警告，也立即展動身形，攔了過來，和馮瑩相隔五六尺許，身子一縱，也離地而起，約有五七尺高下，迎面便是一掌拍出！

那一掌，揮雲老怪志在攔人，因此在一掌發出之際，掌心曾劃了一個圓圈，不但掌風强勁，而且掌力所達，足有丈許方圓，馮瑩的去路，盡被封住，猶如一堵無形的石牆，擋在面前一樣，身形一凝，馮瑩知道不妙，若是再將溫魂引來，更難走脫，倒不如現在在尚可有一綫的脫身之機設法逃脫！

因此百忙之中，眞氣運轉，皓腕翻處，運足了九成功力，一掌反迎了上去！

揮雲老怪萬想不到形勢如此，馮瑩還敢全力相抗，祇當自己掌力一發便可將馮瑩迫下來，因此馮瑩掌力襲到，竟然並無預防，兩股大力，在半空之中相交，「騰」地一聲，揮雲老怪竟爾反被馮瑩迫下地來，而馮瑩身子在半空中一震，趁機一式「雪鷲騰天」，頭上脚下，直向上又竄高了丈許，再是一式「鷹擊長空」，「刷」地一個轉折，向側逸出，將兩式「七禽身法」使得淋漓盡致，祇見她衣袂飄飄，秀髮迎風，當眞是佳妙之極。

一式「鷹擊長空」，使到了一半，人

又已向旁逸出了丈許，眼看就要落在草叢之中，草叢內突然竄出一個人來，藉着星月微光，馮瑩一眼便認出了來者正是佛門敗類，千芥大師的叛徒尚金花，也已知道自己剛才眼看可以從容脫身，也是為她所阻。

心中恨極，不等尚金花發掌相迎，便是用力一掌，擊了下去。

她那一掌發出之際，身法正是一式「鷹擊長空」，居高臨下，勢子何等猛烈，尚金花本是想將她的去勢攔住，一見掌風颯颯，當頭罩下，再想躲避，已經不及，祇得硬着頭皮，硬迎了上去。

尚金花雖然也在佛門高人千芥大師門下多年，但千芥大師所授她的，祇不過是如來寶經中所載的一點粗淺功夫，準備她心術趨正之後，再將本身武功傾囊相授，那如來寶經上所載的武功，深奧絕倫，雖是一些粗下的功夫，尚金花遇着普通江湖上的人物，也是綽有餘力，但此時面對自小就在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門下學藝的馮瑩，却大是相形見拙。

祇見馮瑩身形向下疾墜，眨眼之間，「叭」地一聲，兩隻欺霜賽雪的纖掌，已經相交，馮瑩內力疾吐，尚金花驚呼一聲，「騰騰騰」地退出三步，下盤一個不穩，跌入了草叢之中。

馮瑩正待趕前一步，再給她一掌之際，猛地厲嘯聲生自耳際，人影起自身側，滿眼綠光，劍影如山，已經當頭罩了下去，尚未待她思索脫身之計，喉際一涼，溫魂手中的碧螢神劍，已經封住了她的喉頭，馮瑩心中一涼，長嘆一聲，垂下雙手，呆立不動。

祇見揮雲老怪緊接着在自己身旁，疾掠而過，將尚金花扶了起來。

尚金花秀眉緊蹙，美麗的面龐之上，現出苦痛之色，然而當她惡狠狠地瞪向馮瑩的時候，她眼中的那股邪惡怨毒的光芒，又使得她的美麗，頹然失色，呻吟了一聲，道：「師傅，我被她……打傷了！」

揮雲老怪道：「不碍事的，有我和溫島主在此，你些微小傷，怕得何來？」尚金花掙扎着提了一口眞氣，搖搖幌幌地來到馮瑩面前，疾伸右手，「叭」地一聲，便打了馮瑩一個耳光。

馮瑩心中怒極，「呸」地一聲，滿口唾沫，尚金花祇當馮瑩和她自己一樣，了無骨氣，身落人手，便祇有苦苦哀求的事兒，那裏想得到馮瑩乃是大俠之徒，寧死不屈，此時身子雖為碧螢劍制住，但是吐一口口水，還沒有多大的困難，一見尚金花向自己走來，已經知道尚金花想要狐假虎威，來羞辱自己，早有準備，尚金花一耳光才打中，馮瑩唾沫，便已噴出，其間相差間不容髮，尚金花那裏避得過去，立被噴了個滿頭滿臉。

馮瑩祇是身為溫魂碧螢神劍制住，一身功夫，絲毫未失，那一口唾沫，她乃是運足了內勁，疾噴而出的，力道何等強勁，尚金花祇覺得面上一陣劇痛，宛若被鐵豆子打中了一般，連忙閃身退出，雙手緊捂了臉面，驚叫起來。

馮瑩知道自己這一下，至少可以令得這個邪惡之人，稍煞氣焰，總算出了一口氣，罵了一聲：「認賊作父的臭東西。」昂然而立，不再作聲。揮雲老怪橫跨一步，道：「你臉上怎麼了？」尚金花放下雙手，揚起頭來，揮雲老怪和魔母溫魂兩人均不由驚嚇了一跳，一時之間，講不出話來。

原來馮瑩和尚金花相隔極近，而且那一噴，又力大無比，尚金花本來吹彈得破的俏臉之上，已經滿是鮮血，不復人形，尚金花放下手來，見自己雙手全是血漬，也不免吃了一驚。

她最以自己的美貌自負，一見手上有血，不問可知，面容已經受損，再一見揮雲老怪和溫魂兩人望着自己，面上均有吃驚之色，更是大驚，急問道：「兩位師傅，我怎麼啦？」

揮雲老怪和溫魂兩人互望一眼，溫魂道：「沒有什麼，祇不過是受些皮肉之傷而已，三兩天就會好的，你剛才說這小女娃已經偷聽了我們的秘密，是怎麼一回事？」尚金花本是在揮雲老怪和魔母溫魂相繼走出之後，轉到屋後，偶然間發現屋後野草偃伏，仔細一看，還有足跡，便知道曾經被人偷窺。

她知道，自己此時，和溫魂及揮雲老怪兩人相較，武功相去，不啻天淵，但自己終究是從如來寶經上紮下武學根基的人，對那本無上武學秘笈的領悟，可能還會在兩人之上！

兩人為了要爭取自己，增加自己這方面的力量，一定會將他們所領悟的全都講了出來，而自己則可以隱瞞不說，如此，久而久之，自己的武功修為，還可以在揮雲老怪和魔母溫魂之上，到時候，再和他們兩人翻臉，或是挑唆兩人自相殘殺，則兩人便成了自己窺得上乘武功的階梯。

當然，揮雲老怪和魔母溫魂，也全是老奸巨猾，慣以這類歹毒手段害人的人，可是却也未想到，武功和他們相去如此之遠的尚金花，會早在心中打定了主意，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因此，尚金花對於遠遁西崆峒，苦練如來寶經一事，更欲保守秘密，不給任何人知道，因為若是一給人知道的話，她弒師盜經，這種行為，為天下武林所不容，絕難逃過一死！

是以一見屋後曾有人伏伺的跡象，立即出言提醒，以致馮瑩在緊急關頭上，未能逃脫，尚金花見馮瑩未能走脫，心中本來高興之極，但是聽得溫魂言語支吾，說自己祇是受了些「皮肉之傷」，那「皮肉之傷」若是在面部，豈非將一副花容月貌毀去，溫魂問她為什麼說馮瑩已經知道秘密的話，尚金花根本未曾聽進耳去，「哇」地叫了一聲，轉身便走。

尚金花的行動如此特異，倒將揮雲老怪和溫魂兩人怔了一怔，一齊道：「金花，你到什麼地方去？」尚金花想起自己容貌將毀，從此不能再驕傲自己的美麗，天下無匹，心中難過之極，嬌縱之性大發，道：「你們別理我！我去找一個小溪，照一照傷成怎樣！」也不顧曾被馮瑩一掌擊傷，眞氣斷續，竟沒命也似直向前馳去，溫魂搖了搖頭，道：「這女娃子，多半以為她自己美貌無比，天下無雙哩！但實則上若是和葉映紅相比較，她祇能算得第三流。」

馮瑩心中又是一陣難過，但是見尚金花已經越跑越遠，心內一動，冷冷地道：「溫島主，你快將劍移開，我要到天杉坪去了。」

溫魂「桀」地一笑，道：「馮姑娘，你可走不脫了。」馮瑩假作驚愕，道：「為什麼？」溫魂道：「我們的計劃，已被你偷聽了去，豈可以放虎歸山？」馮瑩睜大了眼睛，道：「這又奇了，我何曾聽得你們什麼計劃來？溫島主未免太以做賊心虛了。」

溫魂不動聲色，道：「女娃子，剛才尚金花已經叫穿你曾偷聽計劃，你還想不認麼？」馮瑩之所以在尚金花叫穿了之後仍敢一口否認，就是因為尚金花不在眼前的原故，聞言笑道：「笑話又來了，你們兩位，號稱宇內四邪，乃是方今邪派之中的頂尖兒人物，你們未曾發覺我曾否偷聽，却反是尚金花能够發覺，溫島主，這種事情傳了出去，祇怕有損兩位令譽！」

溫魂和揮雲老怪兩人，心中盡皆愕然，暗忖馮瑩此言，倒大是有理。

馮瑩看出自己一番話，已經收到了兩成功效，又傲然道：「我此際單身一人，自然不是兩位敵手，但我師傅和極樂眞人若是知道了我的死訊，一定要普天下尋找仇人，為我報仇，到時，祇怕天下雖大，兩位也難尋立足之地了。」

溫魂猛地一怔，心知自己若是在未參透如來寶經之前，被極樂眞人尋到，再加上殺害馮瑩，一定性命難保，就算是會被她聽到了自己的計劃，至多換上一個地方，不去西崆峒絕頂，更何況尚金花的話未必靠得住，權衡利害，陰笑一下，後退一步，道：「女娃子，算你時辰未到，快滾吧！」

馮瑩想不到溫魂當眞會立即放自己離去，心中高興，道：「溫島主，咱們後會有期！」身形展動，正待向外逸出，忽然聽得揮雲老怪叱道：「且慢！」馮瑩知道若祇是一對一，祇怕也是打揮雲老怪不過，因此立即止步，祇是向溫魂望來。

她剛才在廢莊上偷聽三人談話之際，已經知道魔母溫魂和揮雲老怪兩人，名義上雖是合作，但實質上却祇不過是互相利用，兩人各自心病極深，此際揮雲老怪不讓自己走，馮瑩望住了溫魂，便等於是要她做主，溫魂老奸巨滑，自然知道馮瑩的用意，但話既已出口，也就說不上不算來，一瞪眼，道：「揮雲老怪，我已答應放她離去，你還攔住她作甚？」

揮雲老怪一聲冷笑，道：「溫老魔，尚金花經她迎面一吐，容顏必毀，待一會兒她若是回來，要殺她洩恨之際，你若是交不出人來，如何說法？」

溫魂見他竟爾出言要挾，心中勃然大怒，同時惡意陡生，冷笑一聲，道：「好哇，你竟然以這樣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娃子，來要挾我了？」

揮雲老怪也是強橫成性之人，抗聲道：「溫老魔，不是我說你，祇怕沒有那乳臭未乾的小女娃，那如來寶經，你一個字也看不懂！」

溫魂將心一橫，暗忖揮雲老怪雖然說那如來寶經不在他的身邊，聽來彷彿像是藏在什麼地方，但是轉眼之間，却又取出了兩篇總旨來，而且又要逕去西崆峒，練那如來寶經，總不成他已經將如來寶經，藏到了西崆峒上？前言後語之間，有好些矛盾之處，多半那本如來寶經，就在他的身上！

與其日後大家一起練成了如來寶經，受他的牽制，倒不如趁此際敵弱我強，將他結果的好！而且看情形他一下武當山，便和尚金花在一起，若是眞的如來寶經藏在什麼地方，尚金花一定也能知道，留了他又有何用？冷笑一聲，道：「揮雲老怪，沒有了那女娃子，我或者眞的一字也讀不懂，但是沒有了你，我看却與事無損！」講到一個「損」字，衣袖向外疾揮而出，一陣勁風，將馮瑩疾捲而出，而她身子向前一滑，也已到了揮雲老怪的面前。

揮雲老怪聽出她口氣不善，心中已經大是後悔，暗忖自己怎麼一時迷了心竅，會和她這樣的人通力合作，正待趁機逸出時，溫魂已經趕到，手腕一翻，碧螢神劍綠光閃耀，劍光如靈蛇吐信，已經在剎那之間，連向揮雲老怪刺了三下。

那碧螢神劍一度曾落在揮雲老怪手中，揮雲老怪自然知道此劍之鋒利，天下利器，無與匹敵，而溫魂內力深湛，劍上光芒，被她眞力迫得迸躍亂吐，更是具有不可抗拒之威，手腕一拖，已經將揮雲鞭揮了出來，但是却並不還擊，反倒身子一縮，涵胸拔背，避開了溫魂的一劍，手臂劃了一個圓圈，揮雲鞭「刷」地倒揮而出，在丈許開外的地上一點。

那鞭被他內力貫足了，一點到地上，便是「叭」地一聲，筆以似直，而揮雲老怪也就着這一點之力，身子騰空而起，在半空中成了一個半圓，再落地時，人已在三丈開外，身法端的快疾已極，竟是一上來，就打定了溜之大吉的主意！

溫魂祇覺一劍尚未使老，揮雲老怪人已溜出，更肯定那如來寶經，是在他的身上，大喝一聲：「老怪物，看你往那裏走！」身形飄動，向前直追了過去，馮瑩一見溫魂向揮雲老怪追去，知道脫身實是大好時機，連忙向後退出十餘丈，祇見揮雲老怪藉着長鞭之助，如轉風車也似，向外逃去，而溫魂則身如輕烟，捲起一溜綠虹，在後面緊隨不捨，沒有一人注意自己，不敢再多逗留，逕自跑了開去不提。

却說魔母溫魂一路追趕，他們兩人的輕功，本來相差不遠，而揮雲老怪祇是不斷以揮雲鞭倒揮而出！一等鞭梢點地，身子便騰空而起，身法絕快，追出了兩里許，兩人相隔已有十餘丈遠近，溫魂知道若是再不出奇謀，則極可能給揮雲老怪就此逸去，猛地一提眞氣，迫近了五六丈，趁揮雲老怪一鞭倒揮而出之際，手揚處，三溜晶光電射而出，正是她最厲害的暗器，柳葉飛刀！三柄飛出，兩柄一上一下，向揮雲老怪射到，另有一柄，却「刷」地向外射去，射到一半，才一個轉彎，逕奔那條揮雲鞭削到！

揮雲老怪乍一見她三柄飛刀削出，祇有兩柄向自己射來——心中還當另一柄是溫魂發得倉猝，失了準頭，正在暗笑之際，那一柄已經突向軟鞭削至。揮雲老怪大吃一驚，但此時却已成了顧得鞭，顧不得人，顧了人，便顧不得鞭的局面。

鞭人相形之下，自然是先顧人要緊，左手一探，已將奔上盤射來的一柄柳葉飛刀，抓在手中，立即手臂一沉，「錚」地一聲，將另一柄撥落。

正在此際，第三柄柳葉刀飛到，也已經不偏不倚，撞中了揮雲鞭！

那揮雲鞭乃是鐵綫蛇的背筋所製，堅韌絕倫，尋常兵刃，絕無辦法削斷，溫魂柳葉飛刀，雖是精鋼打就，但也無法削斷，祇是從中一撞，大力驟生，揮雲老怪卻也無法藉軟鞭點地之力，向外翻出，身子向下一墮，而這種結果，早已在溫魂的預料之中，厲嘯嘶空，又是三柄柳葉飛刀化爲三股晶瑩射目的冷電，成「品」字形向揮雲老怪射到。

揮雲老怪明知停下身來，和溫魂相鬥的話，決計討不了好去。

可是事已至此，也無別的辦法可想，祇得抖起揮雲鞭，一招「岩雲出岫」，鞭影如網，已經將全身盡皆護住，三柄柳葉飛刀一射到，祇是「錚錚錚」三聲，已經被格飛出老遠去！

但溫魂第二次三柄飛刀發出之際，人也已經和身撲到，揮雲老怪才將三柄飛刀格出，祇見綠光耀眼，已經將要刺破由揮雲鞭組成極爲嚴密的鞭網，心知不妙，手腕疾翻，在處於下風的形勢之下，力求主動，一招「浮雲三飛」，揮雲鞭呼嘯排蕩，反向魔母捲了過去。

魔母溫魂「哈哈」大笑，碧螢劍向上一撩，揮雲老怪的一鞭，眼看將要捲到她的頭頂，綠光過處，手上一輕，「嗤」地一聲，一截揮雲鞭，已被削了七尺來長，向前疾射了出去，而溫魂踏步進身，「一竅不通」，一劍已經平平刺出。

揮雲老怪無法可施，祇想將溫魂擋上一擋，再設法逃走，一咬牙，竟然拚捨多年相隨，仗以成名的揮雲鞭不要，力透掌心，手腕連翻，舞出了一式「金剛圈」，將尙有丈許的軟鞭，圈成了徑可尺許的七個圓圈，突然五指一鬆，七個圓圈形狀不變，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向溫魂拋了出去。

那一下，乃是揮雲老怪畢身功力所聚，所帶起的大力何等猛烈，溫魂去勢也爲之所阻，連揮三劍，才將揮雲鞭寸寸削斷，定睛一看，揮雲老怪已經身在三丈開外，正背對自己向前疾馳，溫魂那裏肯輕易放過？手揚處，七柄柳葉飛刀一齊激射而出，四柄直奔揮雲老怪背心襲去，另外三柄柳葉刀，卻怪嘯一聲，直向上空飛去，隱沒在黑暗之中不見。

揮雲老怪因是背對溫魂，祇聽得一陣暗器呼嘯排蕩之聲，祇知溫魂又已發出柳葉飛刀，但是卻無法知道她發出了幾柄，更不知道已有三柄，是溫魂以最精妙的手法，「雲裏跟斗」的手法發出，先是直射向天，待射高十餘丈後，再轉折而下，致人死命，因此頭也不回，聽聲辨形，反手一探，已經接了一柄柳葉飛刀在手！

魔母溫魂的柳葉飛刀，勁道如何之强，而揮雲老怪竟然能夠反手將之接住，方今邪派人物之中，也祇有揮雲老怪，可以做到這一點了！

當下他接了一柄柳葉飛刀，胆氣一壯，順手一撥，「錚錚錚」三聲，將其餘三柄，一齊撥落，然而手臂尙未收回，突然面前的半空之中，白光閃耀，嘶空之聲陡起，三柄飛刀自天而降，劈面飛來，事出突然，倉猝之間，揮雲老怪那裏料得到這三柄飛刀，雖然是迎面飛到，但卻也是溫魂從身後發出的？祇當溫魂已經追到了他的面前，大驚失色，匆忙之中竟然一個轉身。

他如果不轉身，要避過那突如其來的三柄飛刀，雖然要費些手腳，而且還不免受傷，但是總不致於喪命，他一個轉身，祇見綠光照耀中，溫魂白髮蝟張，滿面殺機，就站在自己面前！

這一來，他也知道上當，再想躲避時，溫魂已經一劍刺出，身後三柄飛刀，也已經一齊襲到，祇覺肩頭後心，一陣劇痛，知道性命難保，祇有留得最後一口氣，來報此大仇，雖後心要害，已被柳葉飛刀射中，仍硬將眞氣閉住，搖幌了一下，向下倒去！

溫魂本來還待補上一劍，但一見三柄柳葉飛刀，一齊射中，有一柄還在要害之中，祇當揮雲老怪已經立時氣絕而亡，便停劍不發，哈哈大笑，踏步進身，將揮雲老怪一撥，撥了過來，便去他身上搜尋那千芥大師的「如來寶經」。

本來，揮雲老怪所中的三柄柳葉飛刀，有一柄正從後心插入，刀鋒斜向，已經將督脈切斷，非立時屍橫就地不可。

但揮雲老怪卻在一感到背後疼痛之時，立即硬閉住了眞氣，因此，雖然傷勢沉重已極，而且即使是華陀復生，也無法治癒，份屬必死，但總還留了一口氣在，一見溫魂俯身來搜尋，突然猛地一個翻身，手臂一揮，他本接有一柄柳葉飛刀在手，那一揮，柳葉飛刀鋒利無比的刀刃，便在溫魂左臂小臂之上劃過，溫魂功力雖高，但總是血肉之軀，而且萬料不到「死屍」還有動作，未及閉氣相抗，一陣劇痛，右手小臂，已被揮雲老怪手中柳葉刀，齊腕上五寸削斷下來！

溫魂受此重創，而且還是在大獲全勝之後，心中怒極，大叫一聲，驚天動地，「砰！」地一腳，便踏中了揮雲老怪的胸窩。

這一腳，已經將揮雲老怪全身經脈，盡皆震斷，揮雲老怪連聲都未出，便自死去，屍身還被踢出丈許開外，重重地摔在地上。

西崆峒一門，本以軟鞭之法見長，而且所使軟鞭，其長無比，揮雲老怪的揮雲鞭，其長竟達四丈七尺，但因爲西崆峒人物，本就不多，揮雲老怪、屈天景和關元化三人，又均在一月之中相繼死去，是以如此長的軟鞭之法由此失傳，武林中人物所使的軟鞭，再長也不過七八尺過巳，揮雲老怪作惡多端，雖是死有餘辜，但是此事總不能不算是武林憾事！

揮雲老怪雖死，但臨死之前，卻也令得魔母溫魂受下了從未有過的重創，將她左手小臂削了下來，而且所用的兵刃，還正是溫魂用來傷人無算的柳葉飛刀！

當下溫魂將揮雲老怪一腳踢出，點了穴道，止住了如泉湧出的鮮血，脫下面衫來，緊緊地裹住了傷口，就在附近以碧螢劍挖了一個小穴，將斷手埋了，壓了一塊

石頭在上面，揮劍刻字道：「溫魂左手，埋於此處。」哈哈一笑，竟然若無其事，來到了揮雲老怪屍身旁邊，先揮劍在屍身上連刺三劍，才尖聲道：「老怪物，你不再神氣了麼？在宇內四邪之中，我居第一，你居第二，如今我以一隻左手，換你一條性命，總還算值得！」大笑數聲，俯身便從揮雲老怪身邊，搜出那兩頁如來寶經的總旨來，可是再找遍了全身，卻未見有其他，溫魂心中一怔，暗忖莫非自己料錯，那如來寶經當眞是他藏起來了，若眞是如此，豈非白斷了一隻手，雖將揮雲老怪除去，卻仍是一無所獲！

想了一會，心中猛地一動，暗叫是了！那如來寶經一定是在尙金花的身上！

揮雲老怪爲人心機也是極深，當然也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人物，既要與自己合作，便不能不存上三分小心，那如來寶經，自然不會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可是惴諸情理，他又根本沒有時間去收藏如來寶經，那當然是在尙金花身上了！

尙金花武藝低微，揮雲老怪一定料自己再猜，也猜不到他會將如來寶經這樣重要的物事，放在尙金花身上的，所謂虛則實之，揮雲老怪可謂是老奸巨猾之極了！

溫魂一想及此，對着揮雲老怪的屍體，冷笑一聲，轉身便走，逕自去尋找尙金花。

卻說馮瑩明知溫魂和揮雲老怪這兩個大魔頭，必然有一場惡鬥，若不是兩人對自己皆有敵意，自己若不再求脫身，勢必夜長夢多，眞想躲在一邊，仔細觀摩一番。需知魔母溫魂和揮雲老怪兩人，雖然是邪惡之徒，但是在武學上，卻各有造詣，也算上是出類拔萃的人物，非同等閒的！

馮瑩一直走出老遠，還不斷回頭觀看，但此時溫魂和揮雲老怪，已經追逐而出，身在三四里開外，馮瑩當然什麼也看不到了。

她祇顧低頭走着，心中煩亂到了極點，腦際翻來覆去，想着溫魂剛才的話，她心中千百遍地問自己：方敏心目中最愛的姑娘，難道眞的不是自己，而是葉映紅？可是她卻無法得出答案來，她決定立即上雪峯山天杉坪去，看個究竟。

走出了里許，祇見面前一道三丈來寬的小河，河水清澈，正待越河而過之際，陡地聽得不遠處，一個女子尖聲叫道：「這不是我！這不是我！」語音凄厲，馮瑩一聽便認出那正是尙金花的聲音，心中一怔，又不禁怒火中燃！

暗忖揮雲老怪和魔母溫魂，兩人若是動上了手，結果雖然肯定是溫魂獲勝，但揮雲老怪至少也可以支持上大半個時辰，尙金花此人，一開始爲惡便幹出了弒師這樣大事來，若是再過幾年時間，等她武功有了成就之時，還當了得？何不趁此機會將她除去，也爲武林間除一個大害。主意打定，便循聲找了過去，只見尙金花以手掩面，正在嚎哭，心中暗奇，身子一隱，隱在一叢蘆葦後面，等了一會，尙金花放下手來，馮瑩也不禁吃了一驚，原來尙金花面上，全是破損之處，宛若出了一場天花一樣，就算好了，也必然留下了一臉的疤痕，成爲醜怪之極的人，而不復是花容月貌，令人厚愛！

馮瑩究竟不是心腸狠毒之人，而且也是年輕姑娘，一見對方因爲自己而成了這副模樣，心中一軟，不禁將尙金花弒師叛逆，又怎樣陷害自己等大惡，看得輕了，心中嘆了一聲，現身出來，叫道：「尙姑娘，尙姑娘！」

尙金花在河水中瞧清了自己的顏面，一發現美貌無比的面龐，竟然成了這樣一副模樣，當眞是心如刀割，比取了她的性命還要難過，正在心內恨之切骨，千咒萬誓，要將馮瑩碎屍萬段，也難洩心頭之恨的時候，忽然倉卒間像是聽得仇人的呼喚之聲，不禁吃了一驚，暗忖自己難道是要死了，仇人正在揮雲老怪和魔母溫魂的手中，怎麼會走脫？莫非是被兩人押着來到此處，由我處置，所以才向我求饒麼？什麼人都可以放過，唯獨這毀容之仇，卻是不共戴天！

怔了一怔，尖聲答道：「賤丫頭，不用叫，我絕不會給你痛快死的，兩位師傅，快和我點了她的穴道，讓我折磨她！」

話講完，才轉過身來，抬頭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只見馮瑩一個人，衣衫飄動，站在河邊上，那裏有揮雲老怪和溫魂的影子？尙金花不由得驚叫一聲，後退一步，道：「你——」

馮瑩向她笑了一下，道：「尙姑娘，我知道你心中一定將我恨之切骨，但如果你能從此改過向善，我一定對普天下武林人物說明，不令他們再追究你弒師之事，你不用再指望揮雲老怪和溫魂了，他們兩人已在不遠處火併，無論是誰勝了，對你都不會有好處的，我們本是同道中人，希望以後仍是同道中人！」

馮瑩這一番話，眞說得上字字金玉，尙金花若是肯依她的話，馮瑩也必然在此生之中，盡力爲尙金花化解她弒師一事。

而尙金花容顏雖毀，卻無異是檢回了一條來，當眞是莫大便宜的事。

但是尙金花此時，對馮瑩的那一番金玉良言，卻是一個字也聽不進去，不過又自知打不過馮瑩，又是恨，只是怒，陡地一橫心，尖罵道：「賊賤人，誰聽你的花言巧語，我和你拚了！」惡狠狠地撲了過來。此時她心中，實在是恨到了極點，全無章法，連步法也是大亂，只求拚命，馮瑩倒眞是好心，還想走過去將她扶住，但尙金花卻張口便咬。

馮瑩嚇了一跳，見她狀類瘋狂，已然不可理喩，心中不禁爲之嘆息，暗忖她原是佛門三大高手之一，千芥大師的唯一弟子，若是肯好好爲人，不但一身絕藝，而且身受武林上下何等尊重，那致於有今天這樣的狼狽，手一鬆，向旁閃了開去，道：「尙姑娘自重，我要走了！」尙金花雙眼噴火，望着馮瑩，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道：「賊賤人，等我五年十年，等我將如來寶經中的功夫學會之後，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手在懷中一探，取出一卷銀光閃閃，也看不出是什麼質地的經書來，向馮瑩揚一揚。

她此心中是氣到了極點，明知打馮瑩不過，但這口氣，若是不當時舒消，只怕就此會鬱結成傷而死，所以才取出如來寶經來，想藉此恫嚇一下，也好令得對方時時想到會有強敵尋仇，以致心神不寧，但

是她怒氣頭上，卻未曾想到馮瑩的武功比她高，可以就此奪了她的如來寶經，令她永世也不得報仇！

馮瑩一見她將如來寶經取出，心中便是一動，暗忖聽她的口氣，竟是沒有絲毫懺悔之念，她一副容顏已然毀在自己手下，自己終是不忍再取她性命，但是這卷佛門奇書如來寶經，留在她的手中，卻總是個大大的禍胎，因此踏前一步，道：「尙姑娘，這卷如來寶經雖是令師千芥大師之物，但你此時，未具向善之心，卻不能讓它留在你的手上害人！」

尙金花猛地一震，身形一閃，趁機要將如來寶經收起來時，馮瑩已然足尖一點，撲了過去，人在半空，便「呼」地一掌，發了出去，一招未老，已然改擊爲抓，逕扣尙金花的脈門。尙金花的武功本就不及馮瑩，而且剛才和馮瑩對掌之際，還成了重傷，此時那裏還是馮瑩的敵手！身形略凝，尙未及還手，手中的如來寶經已然被馮瑩劈手奪了過去！

馮瑩一取書在手，立即後退丈許，手向尙金花一指，道：「尙姑娘，我絕無將此奇書據爲己有之意，只是代爲保管，若是三年之內，你不與邪派人物來往，又無劣蹟，確是洗心革面，你不來找我，我也會將這部如來寶經送還給你的！」

尙金花只是咬牙切齒的望着她，馮瑩講完，還想等她的回答，忽然之間，只見尙金花大叫一聲，口噴鮮血，一個搖幌，倒下地去，心中實是怒極，竟爾氣昏了過去！馮瑩走過去一探她的脈息，知道她不多一會，便會醒轉，便不再理她，小心懷着如來寶經，逕自趕路，當夜直行了一夜，第二天，買了三匹快馬，輪流騎馳，每一夜，至多只略爲休息上三二個時辰算數，尙幸她自幼練功，內力極是純眞，一路行來，雖是趕得辛苦，也不甚覺得疲倦，行了十來天，這一日，已然將近要走到雪峯山，那一帶已然是極爲荒凉之地。

馮瑩一口氣來到此處，心中突然生着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她怕的是：如果溫魂所說的竟是實話，那自己怎麼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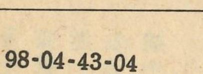
答案當然很明顯，她將失去了愛情！失去了自己的心上人！

失去了愛情以後怎麼辦呢？她根本連想也不敢想，她只是希望：溫魂只在說謊，方敏從來也沒有愛過任何人，更沒有愛過葉映紅，只有自己，才是他心目中的唯一愛人！她只好這樣地希望着，越是向雪峯山裏走了進去，她心越是跳得劇烈，即使是一隻野兔在她身旁悄悄地跑過，她也會無緣無故地被驚得跳了起來。那一天下午時分，她已然來到了藥王苗聚居之處。

馮瑩一打聽那天杉坪的去處，自然有人帶她到國落那裏去，馮瑩忙問道：「老丈，可有一個葉姑娘住在天杉坪上？」

國落嘆了一口氣，道：「不錯，但葉姑娘已然死了！」馮瑩聽了，心中不禁一呆。在貴州的紫色大宅之中，葉映紅雖然曾以寒玉七斷了她的小指，並還趁她不覺，給了她一血手印，令得她身負重傷，但是，一聽到葉映紅猝然死去的消息，她也不禁呆了一呆，「啊」地一聲，道：「葉姑娘年紀輕輕，怎麼便會死了？」

（未完・廿九）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